

金庸 著

天龙八部

三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九龍華山
清江都
松興河
一九七九年十月
佳成沙龍八五書店

天龙八部

第三集

金庸著

目 录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840
二十二	双眸粲粲如星·····	884
二十三	塞上牛羊空许约·····	925
二十四	烛畔鬓云有旧盟·····	959
二十五	莽苍踏雪行 ·····	1002
二十六	赤手屠熊搏虎 ·····	1052
二十七	金戈荡寇麈兵 ·····	1081
二十八	草木残生颅铸铁 ·····	1122
二十九	虫豸凝寒掌作冰 ·····	1161
三十	挥洒缚豪英 ·····	1216
	（以上回目调寄“破阵子”）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当下两人折而向南，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来到一个小镇上，找了一家客店。阿朱不等乔峰开口，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来。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似兄妹，本就觉得希奇，听说打“二十斤”酒，更是诧异，呆呆的瞧着他们二人，既不去打酒，也不答应。乔峰瞪了他一眼，不怒自威。那店小二吃了一惊，这才转身，喃喃的道：“二十斤酒？用酒来洗澡吗？”

阿朱笑道：“乔大爷，咱们去找徐长老，看来再走得两日，便会给人发觉。一路打将过去，杀将过去，虽是好玩，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那便找他不着了。”

乔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用恭维我，一路打将过去，敌人愈来愈多，咱俩终究免不了送命……”阿朱道：“要说有什么凶险，倒不见得。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遁，可就难办了。”乔峰道：“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咱们白天歇店、黑夜赶路如何？”

阿朱微笑道：“要他们认不出，那就容易不过。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装？”说到头来，还是“易容改装”四字。

乔峰笑道：“我不是汉人，这汉人的衣衫，本就不想穿了。

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在中原却是寸步难行。阿朱，你说我扮作什么人的好？”

阿朱道：“你身材魁梧，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最好改装成一个形貌寻常、身上没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这种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见几百个，那就谁也不会向你多瞧一眼。”

乔峰拍腿道：“妙极！妙极！喝完了酒，咱们便来改扮罢。”

他二十斤酒一喝完，阿朱当即动手，面粉、浆糊、墨胶，各种各样物事一凑合，乔峰脸上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一一隐没。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胡子。乔峰一照镜子，连自己也不认得了。阿朱跟着自己改装，扮成个中年汉子。

阿朱笑道：“你外貌是全然变了，但一说话，一喝酒，人家便知道是你。”乔峰点头道：“嗯，话要少说，酒须少喝。”

这一路南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每餐饮酒，也不过两三斤，稍具意思而已。

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两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一个道：“徐长老可死得具惨，前胸后背，肋骨尽断，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的毒手。”乔峰一惊，心道：“徐长老死了？”和阿朱对望了一眼。

只听得另一名乞丐道：“后天在河南卫辉开吊，帮中长老、弟兄们都去祭奠，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乔峰自是明白其意，他说乔峰来势厉害，不可随便说话，莫要被他的手下人听去了。

乔峰和阿朱吃完面后离了三甲镇，到得郊外。乔峰道：“咱们该去卫辉瞧瞧，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阿朱道：“是

啊，卫辉是定要去的。乔大爷，去吊祭徐长老的人，大都是你的旧部，你的言语举止之中，可别露出马脚来。”乔峰点头道：“我理会得。”当下折而东行，往卫辉而去。

第三天来到卫辉，进得城来，只见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有的随街乞讨，强索硬要。乔峰心中难受，眼见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无复当年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气象，如此过不多时，势将为世人所轻。虽说丐帮与他已经是敌非友，然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总觉可惜。

只听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便知徐长老的灵位设于城西一座废园之中。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猪头三牲，随着旁人来到废园，在徐长老灵位前磕头。

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那是丐帮的规矩，意思说死者是为人所害，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血恨。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却不知他便在身旁。乔峰见身周尽是帮中首脑人物，生怕给人瞧出破绽，不愿多耽，当即辞出，和阿朱并肩而行，寻思：“徐长老既死，这世上知道带头大哥之人可就少了一个。”

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乔峰眼快，认出正是谭婆，心道：“妙极，她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我正要找她。”只见跟着又是一人闪了过去，也是轻功极佳，却是赵钱孙。

乔峰一怔：“这两人鬼鬼祟祟的，有什么古怪？”他知这两人本是师兄妹，情冤牵缠，至今未解，心道：“二人都已六七十岁年纪，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本来不喜多管

闲事，但想赵钱孙知道“带头大哥”是谁，谭公、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便可乘机逼迫他们吐露真相，当下在阿朱耳边道：“你在客店中等我。”阿朱点了点头，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

赵钱孙尽拣隐僻处而行，东边墙角下一躲，西首屋檐下一缩，举止诡秘，出了东门。乔峰远远跟随，始终没给他发见，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乔峰提气疾行，几个起落，赶到船旁，轻轻跃上船篷，将耳朵贴在篷上倾听。

船舱之中，谭婆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师哥，你我都这大把年纪了，小时候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旧事，更有何用？”赵钱孙道：“我这一生是毁了。后悔也已来不及啦。我约你出来非为别事，小娟，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儿。”谭婆道：“唉，你这人总是痴得可笑。我当家的来到卫辉又见到你，已十分不快。他为人多疑，你还是少惹我的好。”赵钱孙道：“怕什么？咱师兄妹光明磊落，说说旧事，有何不可？”谭婆叹了口气，轻轻的道：“从前那些歌儿，从前那些歌儿……”

赵钱孙听她意动，加意央求，说道：“小娟，今日咱俩相会，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只怕我命不久长，你便再要唱歌给我听，我也是无福来听的了。”谭婆道：“师哥，你别这么说。你一定要听，我便轻声唱一首。”赵钱孙喜道：“好，多谢你，小娟，多谢你。”

谭婆曼声道：“当年郎从桥上过，妹在桥畔洗衣衫……”

只唱得两句，喀喇一声，舱门推开，闯进一条大汉。乔

峰易容之后，赵钱孙和谭婆都已认他不出。他二人本来大吃一惊，眼见不是谭公，当即放心，喝问：“是谁？”

乔峰冷冷的瞧着他二人，说道：“一个轻荡无形，勾引有夫之妇，一个淫荡无耻，背夫私会情郎……”

他话未说完，谭婆和赵钱孙已同时出手，分从左右攻上。乔峰身形微侧，反手便拿谭婆手腕，跟着手肘撞出，后发先至，攻向赵钱孙的左肋。赵钱孙和谭婆都是武林高手，满拟一招之间便将敌人拾夺下来，万万料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只一招之间便即反守为攻。船舱中地方狭窄，施展不开手脚，乔峰却是大有大斗，小有小打，擒拿手和短打近攻的功夫，在不到一丈见方的船舱中使得灵动之极。斗到第七回合，赵钱孙腰间中指，谭婆一惊，出手稍慢，背心立即中掌，委顿在地。

乔峰冷冷的道：“你二位且在这里歇歇，卫辉城内废园之中，有不少英雄好汉，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我去请他们来评一评这个道理。”

赵钱孙和谭婆大惊，强自运气，但穴道封闭，连小指头儿也动弹不了。二人年纪已老，早无情欲之念，在此约会，不过是说说往事，叙叙旧情，原无什么越礼之事。但其时是北宋年间，礼法之防人人看得极重，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如犯了色戒，更为众所不齿。一男一女悄悄在这船中相会，却有谁肯信只不过是唱首曲子？说几句胡涂废话？众人赶来观看，以后如何做人？连谭公脸上，也是大无光采了。

谭婆忙道：“这位英雄，我并无得罪阁下之处，若能手下留情，我……我必有补报。”乔峰道：“补报是不用了。我只

问你一句话，请你回答三个字。只须你照实说了，在下立即解开你二人穴道，拍手走路，今日之事，永不向旁人提起。”谭婆道：“只须老身知晓，自当奉告。”

乔峰道：“有人曾写信给丐帮汪帮主，说到乔峰之事，这写信之人，许多人叫他‘带头大哥’，此人是谁？”

谭婆踌躇不答，赵钱孙大声叫道：“小娟，说不得，千万说不得。”乔峰瞪视着他，问道：“你宁可身败名裂，也不说的了？”赵钱孙道：“老子一死而已。这位带头大哥于我有恩，老子决不能说他的名字出来。”乔峰道：“害得小娟身败名裂，你也是不管的了？”赵钱孙道：“谭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以死相谢，也就是了。”

乔峰向谭婆道：“那人于你未必有恩，你说了出来，大家平安无事，保全了谭公与你的脸面，更保全了你师哥的性命。”

谭婆听他以赵钱孙的性命相胁，不禁打了个寒战，道：“好，我跟你说，那人是……”

赵钱孙急叫：“小娟，你千万不能说。我求求你，求求你，这多半是乔峰的手下，你一说出来，那位带头大哥的性命就危险了。”

乔峰道：“我便是乔峰，你们倘若不说，后患无穷。”

赵钱孙吃了一惊，道：“怪不得这般好功夫。小娟，我这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这是我唯一向你恳求之事，你说什么也得答允。”

谭婆心想他数十年来对自己眷恋爱护，情义深重，自己负他良多，他心中所求，从来不向自己明言，这次为了掩护恩人，不惜一死，自己决不能败坏他的义举，便道：“乔帮主，

今日之事，行善在你，行恶也在你。我师兄妹俩问心无愧，天日可表。你想要知道之事，恕我不能奉告。”她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但言辞决绝，无论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

赵钱孙喜道：“小娟，多谢你，多谢你。”

乔峰知道再逼已然无用，哼了一声，从谭婆头上拔下一根玉钗，跃出船舱，径回卫辉城中，打听谭公落脚的所在。他易容改装，无人识得。谭公、谭婆夫妇住在卫辉城内的“如归客店”，也不是隐秘之事，一问便知。

走进客店，只见谭公双手背负身后，在房中踱来踱去，神色极是焦躁，乔峰伸出手掌，掌心中正是谭婆的那根玉钗。

谭公自见赵钱孙如影随形的跟到卫辉，一直便郁闷不安，这会儿半日不见妻子，正自记挂，不知她到了何处，忽然见到妻子的玉钗，又惊又喜，问道：“阁下是谁？是拙荆请你来的么？不知有何事见教？”说着伸手便去取那玉钗。乔峰由他将玉钗取去，说道：“尊夫人已为人所擒，危在顷刻。”谭公大吃一惊，道：“拙荆武功了得，怎能轻易为人所擒？”乔峰道：“是乔峰。”

谭公只听到“是乔峰”三字，便无半分疑惑，却更加焦虑记挂，忙问：“乔峰，唉！是他，那就麻烦了，我……我内人，她在哪里？”乔峰道：“你要尊夫人生，很是容易，要她死，那也容易。”谭公性子沉稳，心中虽急，脸上却不动声色，问道：“倒要请教。”

乔峰道：“乔峰有一事请问谭公，你照实说了，即刻放归尊夫人，不敢损她一根毫发。阁下倘若不说，只好将她处死，将她的尸体，和赵钱孙的尸首同穴合葬。”

谭公听到最后一句，哪里还能忍耐，一声怒喝，发掌向乔峰脸上劈去。乔峰斜身略退，这一掌便落了空。谭公吃了一惊，心想我这一掌势如奔雷，非同小可，他居然行若无事的便避过了，当下右掌斜引，左掌横击而出，乔峰见房中地位狭窄，无可闪避，当即竖起右臂硬接。拍的一声，这一掌打上手臂，乔峰身形不晃，右臂翻过，压将下来，搁在谭公肩头。

霎时之间，谭公肩头犹如堆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立即运劲反挺，但肩头重压，如山如丘，只压得他脊骨喀喀喀响声不绝，几欲折断，除了曲膝跪下，更无别法。他出力强挺，说什么也不肯屈服，但一口气没能吸进，双膝一软，噗的跪下。那实是身不由主，膝头关节既是软的，这般沉重的力道压将下来，不屈膝也是不成。

乔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气，压得他屈膝跪倒，臂上劲力仍是不减，更压得他曲背如弓，额头便要着地。谭公满脸通红，苦苦撑持，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之抗拒，用力向上顶去。突然之间，乔峰手臂放开。谭公肩头重压遽去，这一下出其不意，收势不及，登时跳了起来，一纵丈余，砰的一声，头顶重重撞上了横梁，险些儿将横梁也撞断了。

谭公从半空中落将下来，乔峰不等他双足着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胸口。乔峰手臂极长，谭公却身材矮小，不论拳打脚踢，都碰不到对方身子。何况他双足凌空，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来。谭公一急之下，登时省悟，喝道：“你便是乔峰！”

乔峰道：“自然是我！”

谭公怒道：“你……你……他妈的，为什么要牵扯上赵钱孙这小子？”他最气恼的是，乔峰居然说将谭婆杀了之后，要将她尸首和赵钱孙合葬。

乔峰道：“你老婆要牵扯上他，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想知道谭婆此刻身在何处？想不想知道她和谁在一起说情话，唱情歌？”谭公一听，自即料到妻子是和赵钱孙在一起了，忍不住急欲去看个究竟，便道：“她在哪里？请你带我去。”乔峰冷笑道：“你给我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带你去？”

谭公记起他先前的说话，问道：“你说有事问我，要问甚么？”

乔峰道：“那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徐长老携来一信，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剑通的。这信是何人所写？”

谭公手足微微一抖，这时他兀自被乔峰提着，身子凌空，乔峰只须掌心内力一吐，立时便送了他的性命。但他竟是凛然不惧，说道：“此人是你的杀父大仇，我决计不能泄露他的姓名，否则你去找他报仇，岂不是我害了他性命。”乔峰道：“你若不说，你自己性命就先送了。”谭公哈哈一笑，道：“你当谭某是何等样人？我岂能贪生怕死，出卖朋友？”

乔峰听他顾全义气，心下倒也颇为佩服，倘若换作别事，早就不再向他逼问，但父母之仇，岂同寻常，便道：“你不爱惜自己性命，连妻子的性命也不爱惜？谭公谭婆声名扫地，贻羞天下，难道你也不怕？”

武林中人最爱惜的便是声名，重名贱躯，乃是江湖上好汉的常情。谭公听了这两句话，说道：“谭某坐得稳，立得正，生平不做半件对不起朋友之事，怎说得上‘声名扫地，贻羞

天下’八个字？”

乔峰森然道：“谭婆可未必坐得稳，立得正，赵钱孙可未必不做对不起朋友之事。”

霎时之间，谭公满脸胀得通红，随即又转为铁青，横眉怒目，狠狠瞪视。

乔峰手一松，将他放下地来，转身走了出去。谭公一言不发的跟随其后。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卫辉城。路上不少江湖好汉识得谭公，恭恭敬敬的让路行礼。谭公只哼的一声，便走了过去。不多时，两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

乔峰身形一晃，上了船头，向舱内一指，道：“你自己来看罢！”

谭公跟着上了船头，向船舱内看去时，只见妻子和赵钱孙相偎相倚，挤在船舱一角。谭公怒不可遏，发掌猛力向赵钱孙脑袋击去。蓬的一声，赵钱孙身子一动，既不还手，亦不闪避。谭公的手掌和他头顶相触，便已察觉不对，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脸颊，着手冰冷，原来谭婆已死去多时。谭公全身发颤，不肯死心，再伸手去探她的鼻息，却那里还有呼吸？他呆了一呆，一摸赵钱孙的额头，也是着手冰冷，谭公悲愤无已，回过身来，狠狠瞪视乔峰，眼光中如要喷出火来。

乔峰见谭婆和赵钱孙忽然间一齐死于非命，也是诧异之极。他离船进城之时，只不过点了二人的穴道，怎么两个高手竟尔会突然身死？他提起赵钱孙的尸身，粗粗一看，身上并无兵刃之伤，也无血渍；拉着他胸口衣衫，嗤的一声，扯了下来，只见他胸口一大块瘀黑，显然是中了重手掌力，更奇的是，这下重手竟极像是出于自己之手。

谭公抱着谭婆，背转身子，解开她衣衫看她胸口伤痕，便和赵钱孙所受之伤一模一样。谭公欲哭无泪，低声向乔峰道：“你人面兽心，这般狠毒！”

乔峰心下惊愕，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想：“是谁使重手打死了谭婆和赵钱孙？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大非寻常，难道又是我的老对头到了？可是他怎知这二人在此船中？”

谭公伤心爱妻惨死，劲运双臂，奋力向乔峰击去。乔峰向旁一让，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大响，谭公的掌力将船篷打塌了半边。乔峰右手穿出，搭上他肩头，说道：“谭公，你夫人决不是我杀的，你信不信？”谭公道：“不是你还有谁？”乔峰道：“你此刻命悬我手，乔某若要杀你，易如反掌，我骗你有什么用处？”谭公道：“你只不过想查知杀父之仇是谁。谭某武功虽不如你，焉能受你之愚？”乔峰道：“好，你将我杀父之仇的姓名说了出来，我一力承担，替你报这杀妻大仇。”

谭公惨然狂笑，连运三次劲，要想挣脱对方掌握，但乔峰一只手掌轻轻搭在他的肩头，随劲变化，谭公挣扎的力道大，对方手掌上的力道相应而大，始终无法挣扎得脱。谭公将心一横，将舌头伸到双齿之间，用力一咬，咬断舌头，满口鲜血向乔峰狂喷过来。乔峰急忙侧身闪避。谭公奔将过去，猛力一脚，将赵钱孙的尸身踢开，双手抱住了谭婆的尸身，头颈一软，气绝而死。

乔峰见到这等惨状，心下也自惻然，颇为抱憾，谭氏夫妇和赵钱孙虽非他亲手所杀，但终究是为他而死。若要毁尸灭迹，只须伸足一顿，在船板上踩出一洞，那船自会沉入江底。但想：“我掩藏了三具尸体，反显得做贼心虚。”当下出

得船舱，回上岸去，想在岸边寻找什么足迹线索，却全无踪迹可寻。

他匆匆回到客店。阿朱一直在门口张望，见他无恙归来，极是欢喜，但见他神色不定，情知追踪赵钱孙和谭婆无甚结果，低声问道：“怎么样？”乔峰道：“都死了！”阿朱微微一惊，道：“谭婆和赵钱孙？”乔峰道：“还有谭公，一共三个。”

阿朱只道是他杀的，心中虽觉不安，却也不便出责备之言，说道：“赵钱孙是害死你父亲的帮凶，杀了也……也没什么。”

乔峰摇摇头，道：“不是我杀的。”阿朱吁了一口气，道：“不是你杀的就好。我本来想，谭公、谭婆并没怎么得罪你，可以饶了。却不知是谁杀的？”

乔峰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他屈指数了数，说道：“知道那元凶巨恶姓名的，世上就只剩下三人了。咱们做事可得赶快，别给敌人老是抢在头里，咱们始终落了下风。”

阿朱道：“不错。那马夫人恨你入骨，无论如何是不肯讲的。何况逼问一个寡妇，也非男子大丈夫的行径。智光和尚的庙远在江南。咱们便赶去山东泰安单家罢！”

乔峰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怜惜之色，道：“阿朱，这几天累得你苦了。”阿朱大声叫道：“店家，店家，快结帐。”乔峰奇道：“明早结帐不迟。”阿朱道：“不，今晚连夜赶路，别让敌人步步争先。”乔峰心中感激，点了点头。

暮色苍茫中出得卫辉城来，道上已听人传得沸沸扬扬，契丹恶魔乔峰如何忽下毒手，害死了谭公夫妇和赵钱孙。这些人说话之时，东张西望，唯恐乔峰随时会在身旁出现，殊不

知乔峰当真便在身旁，若要出手伤人，这些人也真是无可躲避。

两人一路上更换坐骑，日夜不停的疾向东行。赶得两日路，阿朱虽绝口不说一个“累”字，但睡眠惺忪的骑在马上，几次险些摔下马背来，乔峰见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于是弃马换车。两人在大车中睡上三四个时辰，一等睡足，又弃车乘马，绝尘奔驰。如此日夜不停的赶路，阿朱欢欢喜喜的道：“这一次无论如何得赶在那大恶人的先头。”她和乔峰均不知对头是谁，提起那人时，总是以“大恶人”相称。

乔峰心中却隐隐担忧，总觉这“大恶人”每一步都始终占了先着，此人武功当不在自己之下，机智谋略更是远胜，何况自己直至今刻，瞧出来眼前始终迷雾一团，但自己一切所作所为，对方却显然清清楚楚。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这般厉害的对手。只是敌人愈强，他气概愈豪，却也丝毫无惧怕之意。

铁面判官单正世居山东泰安大东门外，泰安境内，人人皆知。乔峰和阿朱来到泰安时已是傍晚，问明单家所在，当即穿城而过。出得大东门来，行不到一里，只见浓烟冲天，什么地方失了火，跟着锣声当当响起，远远听得人叫道：“走了水啦！走了水啦！快救火。”

乔峰也不以为意，纵马奔驰，越奔越近失火之处。只听得有人大声叫道：“快救火啊，快救火啊，是铁面单家！”

乔峰和阿朱吃了一惊，一齐勒马，两人对望了一眼，均想：“难道又给大恶人抢到了先着？”阿朱安慰道：“单正武艺高强，屋子烧了，决不会连人也烧在内。”

乔峰摇了摇头。他自从杀了单氏二虎之后，和单家结仇极深，这番来到泰安，虽无杀人之意，但想单正和他的子侄门人决计放自己不过，原是预拟来大战一场。不料未到庄前，对方已遭灾殃，心中不由得惻然生悯。

渐渐驰近单家庄，只觉热气炙人，红焰乱舞，好一场大火。

这时四下里的乡民已群来救火，提水的提水，泼沙的泼沙。幸好单家庄四周掘有深壕，附近又无人居住，火灾不致蔓延。

乔峰和阿朱驰到灾场之旁，下马观看。只听一名汉子叹道：“单老爷这样的好人，在地方上济贫救灾，几十年来积下了多少功德，怎么屋子烧了不说，全家三十余口，竟一个也没能逃出来？”另一人道：“那定是仇家放的火，堵住了门不让人逃走。否则的话，单家连五岁小孩子也会武功，岂有逃不出来之理？”先一人道：“听说单大爷、单二大爷、单五爷在河南给一个叫什么乔峰的恶人害了，这次来放火的，莫非又是这个大恶人？”

阿朱和乔峰说话中提到那对头时，称之为“大恶人”，这时听那两个乡人也口称“大恶人”，不禁互瞧了一眼。

那年纪较轻的人道：“那自然是乔峰了。”他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说道：“他定是率领了大批手下闯进庄去，将单家杀得鸡犬不留。唉，老天爷真没眼睛。”那年纪大的人道：“这乔峰作恶多端，将来定比单家几位爷们死得惨过百倍。”

阿朱听他诅咒乔峰，心中着恼，伸手在马颈头一拍，那马吃惊，左足弹出，正好踢在那人臀上。那人“啊”的一声，

身子矮了下去。阿朱道：“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些什么？”那人给马蹄踢了一脚，想起“大恶人”乔峰属下人手众多，吓得一声也不敢吭，急急走了。

乔峰微微一笑，但笑容之中，带着三分凄苦的神色，和阿朱走到火场的另一边去。听得众人纷纷谈论，说话一般无异，都说单家男女老幼三十余口，竟没一个能逃出来。乔峰闻到一阵阵焚烧尸体的臭气，从火场中不断冲出来，知道各人所言非虚，单正全家男女老幼，确是尽数葬身在火窟之中了。

阿朱低声道：“这大恶人当真辣手，将单正父子害死，也就罢了，何以要杀他全家？更何必连屋子也烧去了？”乔峰哼了一声，说道：“这叫做斩草除根。倘若换作了我，也得烧屋。”阿朱一惊，问道：“为什么？”乔峰道：“那一晚在杏子林中，单正曾说过几句话，你想必也听到了。他说：‘我家中藏得有一位带头大哥的几封信，拿了这封信去一对笔迹，果是真迹。’”阿朱叹道：“是了，他就算杀了单正，怕你来到单家庄中，找到了那几封书信，还是能知道这人的姓名。一把火将单家庄烧成了白地，那就什么书信也没有了。”

这时救火的人愈聚愈多，但火势正烈，一桶桶水泼到火上，霎时之间化作了白气，却那里遏得住火头？一阵阵火焰和热气喷将出来，只冲得各人不住后退。众人一面叹息，一面大骂乔峰。乡下人口中的污言秽语，自是难听之极了。

阿朱生怕乔峰听了这些无理辱骂，大怒之下竟尔大开杀戒，这些乡下人可就惨了，偷眼向他瞧去，只见他脸上神色奇怪，似是伤心，又似懊悔，但更多的还是怜悯，好似觉得

这些乡下人愚蠢之至，不值一杀。只听他叹了口气，黯然道：“去天台山罢！”

他提到天台山，那确是无可奈何之事。智光大师当年虽曾参与杀害他父母这一役，但后来智光大发愿心，远赴异域，采集树皮，医治浙闽两广一带百姓的瘴气疟病，活人无数，自己却也因此而身染重病，痊愈后武功全失。这等济世救人的行径，江湖上无人不敬，提起智光大师来，谁都称之为“万家生佛”，乔峰若非万不得已，决计不肯去和他为难。

两人离了泰安，取道南行。这一次乔峰却不拚命赶路了，心想自己好整以暇，说不定还可保得智光大师的性命，若是和先前一般的兼程而行，到得天台山，多半又是见到智光大师的尸体，说不定连他所居的禅寺也给烧成了白地。何况智光行脚无定，云游四方，未必定是在天台山的寺院之中。

天台山在浙东。两人自泰安一路向南，这一次缓缓行来，恰似游山玩水一般，乔峰和阿朱谈论江湖上的奇事轶闻，若非心事重重，实足游目畅怀。

这一日来到镇江，两人上得金山寺去，纵览江景，乔峰瞧着浩浩江水，不尽向东，猛地里想起一事，说道：“那个‘带头大哥’和‘大恶人’，说不定便是一人。”阿朱击掌道：“是啊，怎地咱们一直没想到此事？”乔峰道：“当然也或者是两个人，但这两人定然关系异常密切，否则那大恶人决不至于千方百计，要掩饰那带头大哥的身分。但那‘带头大哥’既连汪帮主这等人也甘愿追随其后，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那‘大恶人’却又如此了得。世上难道有这么两个高人，我竟连一个也不知道？以此推想，这两人多半便是一人。只要杀了

那‘大恶人’，便是报了我杀父杀母的大仇。”

阿朱点头称是，又道：“乔大爷，那晚在杏子林中，那些人述说当年旧事，只怕……只怕……”说到这里，声音不禁有些发颤。

乔峰接口道：“只怕那大恶人便是在杏子林中？”阿朱颤然道：“是啊。那铁面判官单正说道，他家中藏有带头大哥的书信，这番话是在杏子林中说的。他全家被烧成了白地……唉，我想起那件事来，心中很怕。”她身子微微发抖，震在乔峰的身侧。

乔峰道：“此人心狠手辣，世所罕有。赵钱孙宁可身败名裂，不肯吐露他的真相，单正又和他交好，这人居然能对他二人下此毒手。那晚杏子林中，又有什么如此厉害的人物？”沉吟半晌，又道：“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奇怪。”阿朱道：“什么事？”

乔峰望着江中的帆船，说道：“这大恶人聪明机谋，处处在我之上，说到武功，似乎也不弱于我。他要取我性命，只怕也不如何为难。他又何必这般怕我得知我仇人是谁？”

阿朱道：“乔大爷，你这可太谦了。那大恶人纵然是得，其实心中怕得你要命。我猜他这些日子中心惊胆战，生怕你得知他的真相，去找他报仇。否则的话，他也不必害死乔家二老，害死玄苦大师，又害死赵钱孙、谭婆，和铁面判官一家了。”

乔峰点了点头，道：“那也说得是。”向她微微一笑，说道：“他既不敢来害我，自也不敢走近你身边。你不用害怕。”过了半晌，叹道：“这人当真工于心计。乔某枉称英雄，却给

人玩弄于掌股之上，竟无还手之力。”

过长江后，不一日又过钱塘江，来到天台县城。乔峰和阿朱在客店中歇了一宿。次日一早起来，正要向店伴打听入天台山的路线，店中掌柜匆匆进来，说道：“乔大爷，天台山止观禅寺有一位师父前来拜见。”

乔峰吃了一惊，他住宿客店之时，曾随口说姓关，便问：“你干么叫我乔大爷？”那掌柜道：“止观寺的师父说了乔大爷的形貌，一点不错。”乔峰和阿朱对瞧一眼，均颇惊异，他二人早已易容改装，而且与在山东泰安时又颇不同，居然一到天台，便给人认了出来。乔峰道：“好，请他进来相见。”

掌柜的转身出去，不久带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僧人进来。那僧人合十向乔峰为礼，说道：“家师上智下光，命小僧朴者邀请乔大爷、阮姑娘赴敝寺随喜。”乔峰听他连阿朱姓阮也知道，更是诧异，问道：“不知师父何以得悉在下姓氏？”

朴者和尚道：“家师吩咐，说道天台县城‘倾盖客店’之中，住得有一位乔英雄，一位阮姑娘，命小僧前来迎接上山。这位是乔大爷了，不知阮姑娘在哪里？”阿朱扮作个中年男子，朴者和尚看不出来，还道阮姑娘不在此处。

乔峰又问：“我们昨晚方到此间，尊师何以便知？难道他真有前知的本领么？”

朴者还未回答，那掌柜的抢着道：“止观寺的老神僧神通广大，屈指一算，便知乔大爷要来。别说明后天的事瞧得清清楚楚，便是五百年之后的事情，他老人家也算得出个十之六七呢。”

乔峰知道智光大师风气极响，一般愚民更是对他奉若神

明，当下也不多言，说道：“阮姑娘随后便来，你领我们二人先去拜见尊师罢。”朴者和尚道：“是。”乔峰要算房饭钱，那掌柜的忙道：“大爷是止观禅寺老神僧的客人，住在小店，我们沾了好大的光，这几钱银子的房饭钱，那无论如何是不敢收的。”

乔峰道：“如此叨扰了。”暗想：“智光禅师有德于民，他害死我爹娘的怨仇，就算一笔勾销。只盼他肯吐露那‘带头大哥’和大恶人是谁，我便心满意足。”当下随着朴者和尚出得县城，径向天台山而来。

天台山风景清幽，但山径颇为险峻，崎岖难行。相传汉时刘晨、阮肇误入天台山遇到仙女，可见山水固极秀丽，山道却盘旋曲折，甚难辨认。乔峰跟在朴者和尚身后，见他脚力甚健，可是显然不会武功，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了戒备之意，寻思：“对方既知是我，岂有不严加防范之理？智光禅师虽是有德高僧，旁人却未必都和他一般心思。”

岂知一路平安，太平无事的便来到了止观寺外。天台山诸寺院中，国清寺名闻天下，隋时高僧智者大师曾驻锡于此，大兴“天台宗”，数百年来为佛门重地。但在武林之中，却以止观禅寺的名头响得多。乔峰一见之下，原来只是十分寻常的一座小庙，庙外灰泥油漆已大半剥落，若不是朴者和尚引来，如由乔峰和阿朱自行寻到，还真不信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止观禅寺了。

朴者和尚推开庙门，大声说道：“师父，乔大爷到了。”

只听得智光的声音说道：“贵客远来，老衲失迎。”说着走到门口，合十为礼。

乔峰在见到智光之前，一直担心莫要给大恶人又赶在头里，将他杀了，直到亲见他面，这才放心，当下和阿朱都抹去了脸上化装，以本来面目相见。乔峰深深一揖，说道：“打扰大师清修，深为不安。”

智光道：“善哉，善哉！乔施主，你本是姓萧，自己可知道么？”

乔峰身子一颤，他虽然已知自己是契丹人，但父亲姓什么却一直未知，这时才听智光说他姓“萧”，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阵冷汗，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正在逐步显露，当即躬身道：“小可不孝，正是来求大师指点。”

智光点了点头，说道：“两位请坐。”

三人在椅上坐定，朴者送上茶来，见两人相貌改变，阿朱更变作了女人，大是惊诧，只是师父在座，不敢多问。

智光续道：“令尊在雁门关外石壁之上，留下字迹，自称姓萧，名叫远山。他在遗文中称你为‘峰儿’。我们保留了你原来的名字，只因托给乔三槐养育，须得跟他之姓。”

乔峰泪如雨下，站起身来，说道：“在下直至今日，始知父亲姓名，尽出大师恩德，受在下一拜。”说着便拜了下去。阿朱也离座站起。

智光合十还礼，道：“恩德二字，如何克当？”

辽国的国姓是耶律，皇后历代均是姓萧。萧家世代后族，将相满朝，在辽国极有权势。有时辽主年幼，萧太后执政，萧家威势更重。乔峰忽然获知自己乃是契丹大姓，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出神半晌，转头对阿朱喟然道：“从今而后，我是萧峰，不是乔峰了。”阿朱道：“是，萧大爷。”

智光道：“萧大侠，雁门关外石壁上所留的字迹，你想必已经见到了？”萧峰摇头道：“没有。我到得关外，石壁上的字迹已给人铲得干干净净，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智光轻叹一声，道：“事情已经做下，石壁上的字能铲去，这几十条性命，又如何能够救活？”从袖中取出一块极大的旧布，说道：“萧施主，这便是石壁遗文的拓片。”

萧峰心中一凛，接过旧布，展了开来，只见那块大布是许多衣袍碎布缝缀在一起的，布上一个一个都是空心白字，笔划奇特，模样与汉字也甚相似，却一字不识，知是契丹文字，但见字迹笔划雄伟，有如刀斫斧劈，听智光那日说，这是自己父亲临死前以短刀所刻，不由得眼前模糊，泪水潸潸而下，一点点都滴在布上，说道：“还求大师译释。”

智光大师道：“当年我们拓了下来，求雁门关内识得契丹文字之人解说，连问数人，意思都是一般，想必是不错的了。萧施主，这一行字说道：‘峰儿周岁，偕妻往外婆家赴宴，途中突遇南朝大盗……’”萧峰听到这里，心中更是一酸，听智光继续说道：“‘……事出仓卒，妻儿为盗所害，余亦不欲再活人世。余受业恩师乃南朝汉人，余在师前曾立誓不杀汉人，岂知今日一杀十余，既愧且痛，死后亦无面目以见恩师矣。萧远山绝笔。’”

萧峰听智光说完，恭恭敬敬的将大布拓片收起，说道：“这是萧某先人遗泽，求大师见赐。”智光道：“原该奉赠。”

萧峰脑海中一片混乱，体会到父亲当时的伤痛之情，才知他投崖自尽，不但是由于心伤妻儿惨亡，亦因自毁誓言，杀了许多汉人，以致愧对师门。

智光缓缓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初时只道令尊率领契丹武士，前赴少林劫夺经书，待得读了这石壁遗文，方知道事出误会，大大的错了。令尊既已决意自尽，决无于临死之前再写假话来骗人之理。他若是前赴少林寺夺经，又怎会携带一个不会丝毫武功的夫人、怀抱一个甫满周岁的婴儿？事后我们有查究少林夺经这消息的来源，原来是出于一个妄人之口，此人存心戏弄那位带头大哥，要他千里奔波，好取笑他一番。”

萧峰道：“嗯，原来是想开玩笑，这个妄人怎样了？”

智光道：“带头大哥查明真相，自是恼怒之极，那妄人却逃了个不知去向，从此无影无踪。如今事隔三十年，想来也必不在人世了。”

萧峰道：“多谢大师告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使萧峰得能重新为人。萧某只想再问一件事。”智光道：“萧施主要问何事？”萧峰道：“那位带头大哥，究是何人？”

智光道：“老衲听说萧施主为了查究此事，已将丐帮徐长老、谭公、谭婆、赵钱孙四位打死，又杀了铁面判官单正满门，将单家庄烧成了白地，料得施主迟早要来此间。施主请稍候片刻，老衲请施主看一样物事。”说着站起身来。

萧峰待要辩明徐长老等人非自己所杀，智光已头也不回的走入了后堂。

过了一会，朴者和尚走到客堂，说道：“师父请两位到禅房说话。”萧峰和阿朱跟着他穿过一条竹荫森森的小径，来到一座小屋之前。朴者和尚推开板门，道：“请！”萧峰和阿朱走了进去。

只见智光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之上，向萧峰一笑，伸出手指，在地下写起字来。小屋地下久未打扫，积尘甚厚，只见他在灰尘中写道：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

写毕微微一笑，便闭上了眼睛。

萧峰瞧着地下这八句话，怔怔出神，心想：“在佛家看来，不但仁者恶人都是一般，连畜生恶鬼，和帝皇将相亦无差别，我到底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实在殊不足道。但我不是佛门子弟，怎么如他这般洒脱？”说道：“大师，到底那个带头大哥是谁，还请见示。”连问几句，智光只是微笑不答。

萧峰定睛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见他脸上虽有笑容，却似是僵硬不动。

萧峰连叫两声“智光大师”，见他仍无半点动静，伸手一探他的鼻端，原来呼吸早停，已然圆寂。萧峰凄然无语，跪下拜了几拜，向阿朱招招手，说道：“走罢！”

两人悄悄走出止观寺，垂头丧气的回向天台县城。

走出十余里，萧峰说道：“阿朱，我全无加害智光大师之意，他……他……他又何苦如此？”阿朱道：“这位高僧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原已无生死之别。”萧峰道：“你猜他怎能料到咱们要到止观寺来？”阿朱道：“我想……我想，还是那个大恶人所干的好事。”萧峰道：“我也是这么推测，这大恶人先去告知智光大师，说我要找他寻仇。智光大师自忖难逃我的毒手，跟我说了那番话后，便即服毒自尽。”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晌不语。

阿朱忽道：“萧大爷，我有几句不知进退的话，说了你可别见怪。”萧峰道：“怎地这等客气起来？我当然不会见怪。”阿朱道：“我想智光大师写在地下的那几句话，倒也很有道理。什么‘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化灰尘’。其实你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又有什么分别？江湖上刀头上的生涯，想来你也过得厌了，不如便到雁门关外去打猎放牧，中原武林的恩怨荣辱，从此再也别理会了。”

萧峰叹了口气，说道：“这些刀头上挣命的勾当，我的确过得厌了。在塞外草原中驰马放鹰，纵犬逐兔，从此无牵无挂，当真开心得多。阿朱，我在塞外，你来瞧我不瞧？”

阿朱脸上一红，低声道：“我不是说‘放牧’么？你驰马打猎，我便放牛放羊。”说到这里，将头低了下去。

萧峰虽是个粗豪汉子，但她这几句话中的含意，却也听得明明白白，她是说要和自己终身在塞外厮守，再也不回中原了。萧峰初时救她，只不过一时意气，待得她追到雁门关外，偕赴卫辉、泰安、天台，千里奔波，日夕相亲，才处处感到了她的温柔亲切，此刻更听到她直言吐露心事，不由得心意激荡，伸出粗大的手掌，握住了她小手，说道：“阿朱，你对我这么好，不以我是契丹贱种而厌弃我么？”

阿朱道：“汉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又有什么贵贱之分？我……我喜欢做契丹人，这是真心诚意，半点也不勉强。”说到后来，声音有如蚊鸣，细不可闻。

萧峰大喜，突然伸掌抓住她腰，将她身子抛上半空，待她跌了下来，然后轻轻接住，放在地下，笑咪咪的向她瞧了一眼，大声道：“阿朱，你以后跟着我骑马打猎、牧牛放羊，

是永不后悔的了？”

阿朱正色道：“便跟着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永不后悔。跟着你吃尽千般苦楚，万种熬煎，也是欢欢喜喜。”

萧峰大声道：“萧某得有今日，别说要我重当丐帮帮主，就是叫我做大宋皇帝，我也不干。阿朱，这就到信阳找马夫人去，她肯说也罢，不肯说也罢，这是咱们最后要找的一个人了。一句话问过，咱们便到塞外打猎放羊去也！”

阿朱道：“萧大爷……”萧峰道：“从今而后，你别再叫我什么大爷、二爷了，你叫我大哥！”阿朱满脸通红，低声道：“我怎么配？”萧峰道：“你肯不肯叫？”阿朱微笑道：“千肯万肯，就是不敢。”萧峰笑道：“你姑且叫一声试试。”阿朱细声道：“大……大哥！”

萧峰哈哈大笑，说道：“是了！从今而后，萧某不再是孤孤单单、给人轻蔑鄙视的胡虏贱种，这世上至少有一人……有一人……”一时不知如何说才是。

阿朱接口道：“有一人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说得诚挚无比。

萧峰纵声长笑，四周山谷鸣响，他想到阿朱说“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她明知前途满是荆棘，却也甘受无悔，心中感激，虽满脸笑容，腮边却滚下了两行泪水。

前任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家住在河南信阳乡下。萧峰偕阿朱从江南天台山前赴信阳，千里迢迢，在途非止一日。

两人自从在天台山上互通心曲，两情缱绻，一路上按辔徐行，看出来风光骀荡，尽是醉人之意。阿朱本来不善饮酒，

为了助萧峰之兴，也总勉强陪他喝上几杯，娇脸生晕，更增温馨。萧峰本来满怀愤激，但经阿朱言笑晏晏，说不尽的妙语解颐，悲愤之意也就减了大半。这一番从江南北上中州，比之当日从雁门关外趋疾山东，心情是大不相同了。萧峰有时回想，这数千里的行程，迷迷惘惘，直如一场大梦，初时噩梦不断，终于转成了美梦，若不是这娇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

这一日来到光州，到信阳已不过两日之程。阿朱说道：“大哥，你想咱们怎样去盘问马夫人才好？”

那日在杏子林中、聚贤庄内，马夫人言语神态对萧峰充满敌意，萧峰虽甚不快，但事后想来，她丧了丈夫，认定丈夫是他所害，恨极自己原是情理之常，如若不恨，反而于理不合了。又想她是个身无武功的寡妇，若是对她恫吓威胁，不免大失自己豪侠身分，更不用说以力逼问，听阿朱这么问，不禁踌躇难答，怔了一怔，才道：“我想咱们只好善言相求，盼她能明白事理，不再冤枉我杀她丈夫。阿朱，不如你去跟她说，好不好？你口齿伶俐，大家又都是女子。只怕她一见我之面，满腔怨恨，立时便弄僵了。”

阿朱微笑道：“我倒有个计较在此，就怕你觉得不好。”萧峰忙问：“什么计策？”阿朱道：“你是大英雄大丈夫，不能向她逼供，却由我来哄骗于她，如何？”

萧峰喜道：“如能哄她吐露真相，那是再好也没有了。阿朱，你知道我日思夜想，只盼能手刃这个杀父的大仇。我是契丹人，他揭穿我本来面目，那是应该的，令我得知自己的祖宗是什么人，我原该多谢他才是。可是他为何杀我养父养

母？杀我恩师？迫我伤害朋友、背负恶名、与天下英雄为仇？我若不将他砍成肉酱，又怎能定得下心来，一辈子和你在塞上骑马打猎、牧牛放羊？”说到后来，声音越来越高亢。近日来他神态虽已不如往时之郁郁，但对这大恶人的仇恨之心，决不因此而减了半分。

阿朱道：“这大恶人如此阴毒的害你，我只盼能先砍他几刀，帮你出一口恶气。咱们捉到他之后，也要设一个英雄大宴，招请普天下的英雄豪杰，当众说明你的冤屈，回复你的清白名声。”

萧峰叹道：“那也不必了。我在聚贤庄上杀了这许多人，和天下英雄结怨已深，已不求旁人谅我。萧峰只盼了断此事，自己心中得能平安，然后和你并骑在塞外驰骋，咱二人终生和虎狼牛羊为伍，再也不要见中原这些英雄好汉了。”

阿朱喜道：“那真是谢天谢地、求之不得。”微微一笑，说道：“大哥，我想假扮一个人，去哄得马夫人说出那个大恶人的姓名来。”

萧峰一拍大腿，叫道：“是啊，是啊！我怎地没想到这一节，你的易容神技用在这件事上，真再好也没有了。你想扮什么人？”

阿朱道：“那就要请问你了。马副帮主在世之日，在丐帮中跟谁最为交好？我假扮了此人，马夫人想到是丈夫的知交好友，料来便不会隐瞒。”

萧峰道：“嗯，丐帮中和马大元兄弟最交好的，一个是王舵主，一个是全冠清，一个是陈长老，还有，执法长老白世镜跟他交谊也很深。”阿朱嗯了一声，侧头想象这几人的形貌

神态。萧峰又道：“马兄弟为人沉静拘谨，不像我这样好酒贪杯、大吵大闹。因此平时他和我甚少在一起喝酒谈笑。全冠清、白世镜这些人和他性子相近，常在一起钻研武功。”

阿朱道：“王舵主是谁，我不识得。那个陈长老麻袋中装满毒蛇、蝎子，我一见身上就起鸡皮疙瘩，这门功夫可扮他不像。全冠清身材太高，要扮他半天是扮得像的。但如在马夫人家中耽得时候久了，慢慢套问她的口风，只怕露出马脚。我还是学白长老的好。他在聚贤庄中跟我说过几次话，学他最是容易。”

萧峰微笑道：“白长老待你甚好，力求薛神医给你治伤。你扮了他的样子去骗人，不有点对他不起么？”

阿朱笑道：“我扮了白长老后，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不累及他的名声，也就是了。”

当下在小客店中便装扮起来。阿朱将萧峰扮作了一名丐帮中的五袋弟子，算是白长老的随从，叫他越少说话越好，以防马夫人精细，瞧出了破绽。萧峰见阿朱装成白长老后，脸如寒霜，不怒自威，果然便是那个丐帮南北数万弟子既敬且畏的执法长老，不但形貌逼肖，而说话举止更活脱便是一个白世镜。萧峰和白长老相交将近十年，竟然看不出阿朱的乔装之中有何不妥。

两人将到信阳，萧峰沿途见到丐帮人众，便以帮中暗语与之交谈，查问丐帮中首脑人物的动向，再宣示白长老来到信阳，令马夫人先行得到讯息。只要她心中先入为主，阿朱的装扮中便露出了破绽，她也不易知觉。

马大元家住信阳西郊，离城三十余里。萧峰向当地丐帮

弟子打听了路途，和阿朱前赴马家。两人故意慢慢行走，挨着时刻，傍晚时分才到，白天视物分明，乔装容易败露，一到晚间，看出来什么都朦朦胧胧，便易混过了。

来到马家门外，只见一条小河绕着三间小小瓦屋，屋旁两株垂杨，门前一块平地，似是农家的晒谷场子，但四角各有一个深坑。萧峰深悉马大元的武功家数，知道这四个坑是他平时练功之用，如今幽明异路，不由得心中一阵酸楚。正要上前打门，突然间啊的一声，板门开了，走出一个全身缟素的妇人出来，正是马夫人。

马夫人向萧峰瞥了一眼，躬身向阿朱行礼，说道：“白长老光临寒舍，真正料想不到，请进奉茶。”

阿朱道：“在下有一件要事须与弟妹商量，是以作了不速之客，还请恕罪。”

马夫人脸上似笑非笑，嘴角边带着一丝幽怨，满身缟素衣裳。这时夕阳正将下山，淡淡黄光照在她脸上。萧峰这次和她相见，不似过去两次那么心神激荡，但见她眉梢眼角间隐露皱纹，约莫有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不施脂粉，肤色白嫩，竟似不逊于阿朱。

当下两人随着马夫人走进屋去，见厅堂颇为窄小，中间放了张桌子，两旁四张椅子，便甚少余地了。一个老婢送上茶来。马夫人问起萧峰的姓名，阿朱信口胡诌了一个。

马夫人问道：“白长老大驾光降，不知有何见教？”阿朱道：“徐长老在卫辉逝世，弟妹想已知闻。”马夫人突然一抬头，目光中露出讶异的神色，道：“我自然知道。”阿朱道：“我们都疑心是乔峰下的毒手，后来谭公、谭婆、赵钱孙三位

前辈，又在卫辉城外被人害死，跟着山东泰安铁面判官单家被人烧成了白地。不久之前，我到江南查办一名七袋弟子违犯帮规之事，途中得到讯息，天台山止观寺的智光老和尚突然圆寂了。”马夫人身子一颤，脸上变色，道：“这……这又是乔峰干的好事？”

阿朱道：“我亲到止观寺中查勘，没得到什么结果，但想十之八九，定是乔峰这厮干的好事，料来这厮下一步多半要来跟弟妹为难，因此急忙赶来，劝弟妹到别的地方去暂住一年半载，免受乔峰这厮加害。”

马夫人泫然欲涕，说道：“自从马大爷不幸遭难，我活在这人世本来也已多余，这姓乔的要害我，我正求之不得，又何必觅地避祸？”

阿朱道：“弟妹说哪里话来？马兄弟大仇未报，正凶尚未擒获，你身上可还挑着一副重担。啊，马兄弟灵位设在何处，我当去灵前一拜。”

马夫人道：“不敢当。”还是领着两人，来到后堂。阿朱先拜过了，萧峰恭恭敬敬的在灵前磕下头去，心中暗暗祷祝：“马大哥，你死而有灵，今日须当感应你夫人，说出真凶姓名，好让我替你报仇伸冤。”

马夫人跪在灵位之旁还礼，面颊旁泪珠滚滚而下。萧峰磕过了头，站起身来，见灵堂中挂着好几副挽联，徐长老、白长老各人的均在其内，自己所送的挽联却未悬挂。灵堂中白布幔上微积灰尘，更增萧索气象，萧峰寻思：“马夫人无儿无女，数日唯与一个老婢为伍，这孤苦寂寞的日子，也真难为她打发。”

只听得阿朱出言劝慰，说什么“弟妹保重身体，马兄弟的冤仇是大家的冤仇。你若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跟我说，我自会给你作主。”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萧峰心下暗赞：“这小妮子学得挺到家。丐帮帮主被逐，副帮主逝世，徐长老被人害死，传功长老给我打死，剩下来便以白长老地位最为尊崇了。她以代帮主的口吻说话，身分确甚相配。”马夫人谢了一声，口气极为冷淡。萧峰暗自担心，见她百无聊赖，神情落寞，心想她自丈夫逝世，已无人生乐趣，只怕要自尽殉夫，这女子性格刚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马夫人又让二人回到客堂，不久老婢开上晚饭，木桌上摆了四色菜肴，青菜、萝卜、豆腐、胡瓜，全是素菜，热腾腾的三碗白米饭，更无酒浆。阿朱向萧峰望了一眼，心道：“今晚你可没酒喝了。”萧峰不动声色，捧起饭碗便吃。

马夫人道：“先生去世之后，未亡人一直吃素，山居没设备荤酒，可怠慢两位了。”阿朱叹道：“马兄弟人死不能复生，弟妹也不必太过自苦了。”萧峰见马夫人对亡夫如此重义，心下也是好生相敬。

晚饭过后，马夫人道：“白长老远来，小女子原该留客，只是孀居不便，不知长老还有什么吩咐么？”言下便有逐客之意。阿朱道：“我这番来到信阳，是劝弟妹离家避祸，不知弟妹有什么打算？”马夫人叹了口气，说道：“那乔峰已害死了马大爷，他再来害我。不过是叫我从马大爷于地下。我虽是个弱质女子，不瞒白长老说，我既不怕死，那便什么都不怕了。”阿朱道：“如此说来，弟妹是不愿出外避难的了？”马夫人道：“多谢白长老的厚意。小女子实不愿离开马大爷的故

居。”

阿朱道：“我本当在这附近住上几日，保护弟妹。虽说白某决计不是乔峰那厮的对手，但缓急之际，总能相助一臂之力，只是我在途中又听到一个重大的机密讯息。”

马夫人道：“嗯，想必事关重大。”本来一般女子总是好奇心极盛，听到有什么重大机密，虽然事不关己，也必知之后而快，就算口中不问，脸上总不免露出急欲一知的神情。岂知马夫人仍是容色漠然，似乎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我丈夫既死，世上已无任何令我动心之事。萧峰心道：“人家形容孀妇之心如槁木死灰，用在马夫人身上，最是贴切不过。”

阿朱向萧峰摆了摆手，道：“你到外边去等我，我有句机密话跟马夫人说。”

萧峰点了点头，走出屋去，暗赞阿朱聪明，心知若盼别人吐露机密，往往须得先说些机密与他，令他先有信任之心，明白阿朱遣开自己，意在取信于马夫人，表示连亲信心腹也不能听闻，则此事之机密可知。

他走出大门，黑暗中门外静悄悄地，但听厨下隐隐传出叮当微声，正是那老婢在洗涤碗筷，当即绕过墙角，蹲在客堂窗外，屏息倾听。马夫人纵然不说那人姓名，只要透露若干蛛丝马迹，也有了追查的线索，不致如眼前这般茫无头绪。何况这假白长老千里告警，示惠于前，临去时再说一件机密大事，他又是本帮的首脑，马夫人多半不会对他隐瞒。

过了良久，才听得马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幽幽的道：“你……你又来做什么？”萧峰生怕坏了大事，不敢贸然探头到窗缝中去窥看客堂中情景，心中却感奇怪：“她这句话是什么用

意？”

只听阿朱道：“我确是听到讯息，乔峰那厮对你有加害之意，因此赶来报讯。”马夫人道：“嗯，多谢白长老的好意。”阿朱压低了声音，说道：“弟妹，自从马兄弟不幸逝世，本帮好几位长老纪念他的功绩，想请你出山，在本帮担任长老。”

萧峰听她说得极是郑重，不禁暗暗好笑，但也心赞此计甚高，马夫人倘若答允，“白长老”立时便成了她的上司，有何询问，她自不能拒答，就算不允去当丐帮长老，她得知丐帮对她重视，至少也可暂时讨得她的欢喜。

只听马夫人道：“我何德何能，怎可担任本帮长老？我连丐帮的弟子也不是，‘长老’的位份极高，跟我是相距十万八千里了。”阿朱道：“我和吴长老他们都极力推荐，大伙儿都说，有马夫人帮同出些主意，要擒杀乔峰那厮，便易办得多。我又得到一个重大之极的讯息，与马兄弟被害一事极有关连。”马夫人道：“是吗？”声音仍是颇为冷淡。

阿朱道：“那日在卫辉城吊祭徐长老，我遇到赵钱孙，他跟我说起一件事，说他知道谁是下手害死马兄弟的真凶。”

突然间呛啷啷一声响，打碎了一只茶碗。马夫人惊呼了一声，接着说道：“你……你开什么玩笑？”声音极是愤怒，却又带着几分惊惶之意。

阿朱道：“这是正经大事，我怎会跟你说笑？那赵钱孙确是亲口对我说，他知道谁是害死马大元兄弟的真凶。他说决计不是乔峰，也不是姑苏慕容氏，他千真万确的知道，实是另有其人。”

马夫人颤声道：“他怎会知道？他怎会知道！你胡说八道，

不是活见鬼么？”

阿朱道：“真的啊，你不用心急，我慢慢跟你说。那赵钱孙道：‘去年八月间……’”她话未说完，马夫人“啊”的一声惊呼，晕了过去。阿朱忙叫：“弟妹，弟妹！”用力捏她鼻下唇上的人中。马夫人悠悠醒转，怨道：“你……你何必吓我？”

阿朱道：“我不是吓你。那赵钱孙确是这么说的，只可惜他已经死了，否则我可以叫他前来对证。他说去年八月中秋，谭公、谭婆、还有那个下手害死马兄弟的凶手，一起在那位‘带头大哥’的家里过节。”

马夫人噓了一口气，道：“他真是这么说？”

阿朱道：“是啊。我便问那真凶是谁，他却说这人的名字不便从他口中说出来。我便去问谭公。谭公气虎虎的，瞪了我一眼不说。谭婆却道：一点也不错，便是她跟赵钱孙说的。我想怪不得谭公要生气，定是恼他夫人什么事都去跟赵钱孙说了；而赵钱孙不肯说那凶手的名字，原来是为了怕连累到他的老情人谭婆。”马夫人道：“嗯，那又怎样？”

阿朱道：“赵钱孙说道，大家疑心乔峰和慕容复害死了马兄弟，却任由真凶不知报应，逍遥自在，马兄弟地下有知，也必含冤气苦。”马夫人道：“是啊，只可惜赵钱孙已死，谭公、谭婆也没跟你说罢？”阿朱道：“没有，事到如今，我只好问带头大哥去。”马夫人道：“好啊，你原该去问问。”阿朱道：“说来却也好笑，这带头大哥到底是谁，家住哪里，我却不知。”

马夫人道：“嗯，你远兜圈子的，原来是想套问这带头大哥的姓名。”

阿朱道：“若是不便，弟妹也不用跟我说，不妨你自己去

设法查明，咱们再找那正凶算帐。”萧峰明知阿朱有意显得漫不在乎，以免引起马夫人疑心，心下仍不禁十分焦急。

只听马夫人淡淡的道：“这带头大哥的姓名，对别人当然要瞒，免得乔峰知道之后，去找他报杀父杀母之仇，白长老是自己人，我又何必瞒你？他便是……”说了“他便是”这三个字，底下却寂然无声了。

萧峰几乎连自己心跳之声也听见了，却始终没听到马夫人说那“带头大哥”的姓名，过了良久，却听得她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天上月亮这样圆，又这样白。”萧峰明知天上乌云密布，并无月亮，还是抬头一望，寻思：“今日是初二，就算有月亮，也决不会圆，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只听阿朱道：“到得十五，月亮自然又圆又亮，哎，只可惜马兄弟却再也见不到了。”马夫人道：“你爱吃咸的月饼，还是甜的？”萧峰更是奇怪，心道：“马夫人死了丈夫，神智有些不清楚了。”阿朱道：“我们做叫化子的，吃月饼还能有什么挑剔？找不到真凶，不给马兄弟报此大仇，别说月饼，就是山珍海味，入口也是没半分滋味。”

马夫人默然不语，过了半晌，冷冷的道：“白长老全心全意，只是想找到真凶，为你大元兄弟报仇雪恨，真令小女子感激不尽。”阿朱道：“这是我辈份所当为之事。丐帮数万兄弟，哪一个不想报此大仇？”马夫人道：“这位带头大哥地位尊崇，声势浩大，随口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他最喜庇护朋友，你去问他真凶是谁，他是无论如何不肯说的。”

萧峰心下一喜，寻思：“不管怎样，咱们已不虚此行。马夫人便不肯说那人的姓名，单凭‘地位尊崇，声势浩大，随

口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这句话，我总可推想得到武林中具有这等身分的又有几人？”

他正在琢磨这人是谁，只听阿朱道：“武林之中，单是一句话便能调动数万人众的，以前有丐帮帮主，嗯，少林弟子遍天下，少林派掌门方丈一句话，那也能调动数万人众……”马夫人道：“你也不用胡猜了，我再给你一点因头，你只须往西南方猜去。”阿朱沉吟道：“西南方？西南方有什么大来头的人物？好像没有啊。”

马夫人伸出手指，拍的一声，戳破了窗纸，刺破处就在萧峰的头顶。只听她跟着说道：“小女子不懂武功，白长老你总该知道，天下是谁最擅长这门功夫。”阿朱道：“嗯，这门点穴功夫么？少林派的金刚指，河北沧州郑家的夺魄指，那都是很厉害的了。”

萧峰心中却在大叫：“不对，不对！点穴功夫，天下以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为第一，何况她说的是西南方。”

果然听得马夫人道：“白长老见多识广，怎地这一件事却想不起来？难道是旅途劳顿，脑筋失灵，居然连大名鼎鼎的一阳指也忘记了？”话中颇有讥嘲之意。

阿朱道：“段家一阳指我自然知道。但段氏在大理称皇为帝，早和中上武林不相往来。若说那位带头大哥和他家有什么干系牵连，定是传闻之误。”

马夫人道：“段氏虽在大理称皇，可是段家并非只有一人，不做皇帝之人便常到中原。这位带头大哥，乃大理国当今皇帝的亲弟，姓段名正淳，封为镇南王的便是。”

萧峰听到马夫人说出“段正淳”三字，不由全身一震，数

月来千里奔波、苦苦寻访的名字，终于到手了。

只听阿朱道：“这位段王爷权位尊崇，怎么会参与江湖上的斗殴仇杀之事？”马夫人道：“江湖上寻常的斗殴仇杀，段王爷自然不屑牵连在内，但若是和大理国生死存亡、国运盛衰相关的大事，你想他会不会过问？”阿朱道：“那当然是要插手的。”马夫人道：“我听徐长老言道：大宋是大理国北面的屏障，契丹一旦灭了大宋，第二步便非并吞大理不可。因此大宋和大理唇齿相依，大理国决计不愿大宋亡在辽国手里”阿朱道：“是啊，话是不错的。”

马夫人道：“徐长老说道，那一年这位段王爷在丐帮总舵作客，和汪帮主喝酒论剑，忽然听到契丹武士要大举到少林寺夺经的讯息，段王爷义不容辞，便率领众人，赶往雁门关外拦截，他此举名为大宋，其实是为了大理国。听说这位段王爷那时年纪虽轻，但武功高强，为人又极仁义。他在大理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使钱财有如粪土，不用别人开口。几千几百两银子随手便送给朋友。你想中原武人不由他来带头，却又有谁？他日后是要做大理国皇帝的，身分何等尊贵，旁人都是草莽汉子，又怎能向他发号施令？”

阿朱道：“原来带头大哥竟是大理国的镇南王，大家死也不肯说出来，都是为了回护于他。”马夫人道：“白长老，这个机密，你千万不可跟第二人说，段王爷和本帮交情不浅，倘若泄露了出去。为祸非小。虽然大理段氏威镇一方，厉害得紧，但若那乔峰蓄意报仇，暗中等上这么十年八年，段正淳却也不易对付。”

阿朱道：“弟妹说得是，我守口如瓶，决不泄露。”马夫

人道：“白长老，你最好立一个誓，以免我放心不下。”阿朱道：“好，段正淳便是‘带头大哥’这件事，白世镜倘若说与人知，白世镜身受千刀万剐的惨祸，身败名裂，为天下所笑。”她这个誓立得极重，实则很是滑头，口口声声都推在“白世镜”身上，身受千刀万剐的是白世镜，身败名裂的是白世镜，跟她阿朱可不相干。

马夫人听了却似甚感满意，说道：“这样就好了。”

阿朱道：“那我便到大理去拜访镇南王，旁敲侧击，请问他去年中秋，在他府上作客的有那几个人，便可查到害死马兄弟的真凶了。不过此刻我总还认定是乔峰。赵钱孙、谭公、谭婆三人疯疯颠颠，说话不大靠得住。”

马夫人道：“查明凶手真相一事，那便拜托白长老了。”阿朱道：“马兄弟跟我便如亲兄弟一般，我自当尽心竭力。”马夫人泫然道：“白长老情义深重，亡夫地下有知，定然铭感。”阿朱道：“弟妹多多保重，在下告辞。”当即辞了出来。马夫人道：“小女子孀居，夜晚不便远送，白长老恕罪则个。”阿朱道：“好说，好说，弟妹不必客气。”

阿朱到得门外，只见萧峰已站在远处等候，两人对望一眼，一言不发的向来路而行。

一钩新月，斜照信阳古道。两人并肩而行，直走出十余里，萧峰才长吁一声，道：“阿朱，多谢你啦。”

阿朱淡淡一笑，不说什么，她脸上虽是满脸皱纹，化装成了白世镜的模样，但从她眼色之中，萧峰还是觉察到她心中深感担心焦虑，便问：“今日大功告成，你为什么不高兴？”

阿朱道：“我想大理段氏人多势众，你孤身前去报仇，实

是万分凶险。”

萧峰道：“啊，你是在为我担心。你放心好了，我在暗，他在明，三年五载报不了仇，正如马夫人所说，那就等上十年八载。总有一日，我要将段正淳斩成十七八块喂狗。”说到这里，不由得咬牙切齿，满腔怨毒都露了出来。

阿朱道：“大哥，你千万得小心才好。”萧峰道：“这个自然，我送了性命事小，爹娘的血仇不能得报，我死了也不瞑目。”慢慢伸出手去，拉着她手，说道：“我若死在段正淳手下，谁陪你在雁门关外牧牛放羊呢？”

阿朱道：“唉，我总是害怕得很，觉得这件事情之中有什么不对，那个马夫人，那……马夫人，这般冰清玉洁的模样，我见了她，却不自禁的觉得可怕厌憎。”

萧峰笑道：“这女人很是精明能干，你生恐她瞧破你的乔装改扮，自不免害怕。”

两人到得信阳城客店之中，萧峰立即要了十斤酒，开怀畅饮，心中不住盘算如何报仇，想到大理段氏，自然而然记起了那个新结交的金兰兄弟段誉，不由得心中一凛，呆呆的端着酒碗不饮，脸上神色大变。

阿朱还道他发觉了什么，四下一瞧，不见有异，低声问道：“大哥，怎么啦？”萧峰一惊，道：“没……没什么。”端起酒来，一饮而尽，酒到喉头，突然气阻，竟然大咳起来，将胸口衣襟上喷得都是酒水。他酒量世所罕有，内功深湛，竟然饮酒呛口，那是从所未有之事，阿朱暗暗担心，却也不便多问。

她哪里知道，萧峰饮酒之际，突然想起那日在无锡和段

誉赌酒，对方竟以“六脉神剑”的上乘气功，将酒水都从手指中逼了出来。这等神功内力，萧峰自知颇有不及。段誉明明不会武功，内功便已如此了得，那大对头段正淳是大理段氏的首脑之一，比之段誉，想必更加厉害十倍，这父母大仇，如何能报？他不知段誉巧得神功、吸入内力的种种奇遇，单以内力而论，段誉比他父亲已不知深厚了多少倍，而“六脉神剑”的功夫，当世除段誉一人而外，亦无第二人使得周全。萧峰和阿朱虽均与段誉熟识，但大理国段氏乃是国姓，好比大宋姓赵的、西夏国姓李的、辽国姓耶律的都是成千成万，段誉从来不提自己是大理国王子，萧峰和阿朱决计想不到他是帝皇之裔。

阿朱虽不知萧峰心中所想的详情，但也料到他总是为报仇之事发愁，便道：“大哥，报仇大事，不争一朝一夕，咱们谋定而后动，就算敌众我寡，不能力胜，难道不能智取么？”

萧峰心头一喜，想起阿朱机警狡猾，实是一个大大的臂助，当即倒了一满碗酒，一饮而尽，说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报此大仇。已不用管江湖上的什么规矩道义，多恶毒的手段也使得上。对了，不能力胜，咱们就跟他智取。”

阿朱又道：“大哥，除了你亲生父母的大仇，还有你养父养母乔家老先生、老太太的血仇，你师父玄苦大师的血仇。”

萧峰伸手在桌上一拍，大声道：“是啊，仇怨重重，岂止一端？”

阿朱道：“你从前跟玄苦大师学艺，想是年纪尚小，没学全少林派的精湛内功，否则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便再厉害，也未必在少林派达摩老祖的《易筋经》之上。我曾听慕容老爷

谈起天下武功，说道大理段氏最厉害的功夫，还不是一阳指，而是叫作什么‘六脉神剑’。”

萧峰皱眉道：“是啊，慕容先生是武林中的奇人，所言果然极有见地。我适才发愁，倒不是为了一阳指，而是为了这六脉神剑。”

阿朱道：“那日慕容老爷和公子论谈天下武功，我站在旁斟茶，听到了几句，慕容老爷说道：‘少林派七十二项绝技，自然各有精妙之处，但克敌制胜，只须一门绝技便已足够，用不着七十二项。’”

萧峰点头道：“慕容前辈所论甚是。”

阿朱又道：“那时慕容公子道：‘是啊，王家舅母和表妹就爱自夸多识天下武功，可是博而不精，有何用处。’慕容老爷道：‘说到这个“精”字，却又谈何容易？其实少林派真正的绝学，乃是一部《易筋经》，只要将这部经书练通了，什么平庸之极的武功，到了手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根基打好，内力雄强，则一切平庸招数使将出来都能发挥极大威力，这一节萧峰自是深知，那日在聚贤庄上力斗群雄，他以一套众所周知的“太祖长拳”会战天下英雄好汉，任他一等一的高人，也均束手拜服。这时他听阿朱重述慕容先生的言语，不禁连喝了两大碗酒，道：“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可惜慕容先生已然逝世，否则萧峰定要到他庄上，见一见这位天下奇人。”

阿朱嫣然一笑，道：“慕容老爷在世之日，向来不见外客，但你当然又作别论。”萧峰抬起头来一笑，知他“又作别论”四字之中颇含深意，意思说：“你是我的知心爱侣，慕容先生

自当另眼相看。”阿朱见到了他目光的神色，不禁低下头去，晕生双颊，芳心窃喜。

萧峰喝了一碗酒，问道：“慕容老爷去世时年纪并不太老罢？”阿朱道：“五十来岁，也不算老。”萧峰道：“嗯，他内功深湛，五十来岁正是武功登峰造极之时，不知如何忽然逝世？”阿朱摇头道：“老爷生什么病而死，我们都不知道。他死得很快，忽然早上生病，到得晚间，公子便大声号哭，出来告知众人，老爷死了。”

萧峰道：“嗯，不知是什么急症，可惜，可惜。可惜薛神医不在左近，否则好歹也要请了他来，救活慕容先生一命。”他和慕容氏父子虽然素不相识，但听旁人说起他父子的言行性情，不禁颇为钦慕，再加上阿朱的渊源，更多了一层亲厚之意。

阿朱又道：“那日慕容老爷向公子谈论这部《易筋经》。他说道：‘达摩老祖的《易筋经》我虽未寓目，但以武学之道推测，少林派所以得享大名，当是由这部《易筋经》而来。那七十二门绝技，不能说不厉害，但要说凭此而领袖群伦，为天下武学之首，却还谈不上。’老爷加意告诫公子，说决不可自恃祖传武功，小觑了少林弟子，寺中既有此经，说不定便有天资颖悟的僧人能读通了它。”

萧峰点头称是，心想：“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却不狂妄自大，甚是难得。”

阿朱道：“老爷又说，他生平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只可惜没见到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剑谱，以及少林派的《易筋经》，不免是终身的大憾事。大哥，慕容老爷既将这两套武功

相提并论，由此推想，要对付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似乎须从少林《易筋经》着手。要是能将《易筋经》从少林寺菩提院中盗了出来，花上几年功夫练它一练，那六脉神剑、七脉鬼刀什么的，我瞧也不用放在心上。”她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色。

萧峰跳起身来，笑道：“小鬼头……你……你原来……”

阿朱笑道：“大哥，我偷了这部经书出来，本想送给公子，请他看过之后，在老爷墓前焚化，偿他老人家的一番心愿。现今当然是转送给你了。”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小包，放在萧峰手里。

那晚萧峰亲眼见她扮作止清和尚，从菩提院的铜镜之后盗取经书，没想到便是少林派内功秘笈的《易筋经》。阿朱在聚贤庄上为群豪所拘，众人以她是女流之辈，并未在她身上搜查，而玄寂、玄难等少林高僧，更是做梦也想不到本寺所失的经书便在她身上。

萧峰摇了摇头，说道：“你干冒奇险，九死一生的从少林寺中盗出这部经书来，本意要给慕容公子的，我如何能够据为己有？”

阿朱道：“大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萧峰奇道：“怎么又是我的不是？”阿朱道：“这经书是我自己起意去偷来的，又不是奉了慕容公子之命。我爱送给谁，便送给谁。何况你看过之后，咱们再送给公子，也还不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求报得大仇，什么阴险毒辣、卑鄙肮脏之事，那也都干得了，怎地借部书来瞧瞧，也婆婆妈妈起来？”

这一番话只听得萧峰凜然心惊，向她深深一揖，说道：

“贤妹责备得是，为大事者岂可拘泥小节？”

阿朱抿嘴一笑，说道：“你本来便是少林弟子，以少林派的武功，去为恩师玄苦大师报仇雪恨，正是顺理成章之事，又有什么不对了？”

萧峰连声称是，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欢喜，当下便将那油布小包打了开来，只见薄薄一本黄纸的小册，封皮上写着几个弯弯曲曲的奇形文字。

他暗叫：“不好！”翻开第一页来，只见上面写满了字，但这些字歪歪斜斜，又是圆圈，又是钩子，半个也不识得。

阿朱“啊哟”一声，说道：“原来都是梵文，这就糟糕了。我本想这本书是要烧给老爷的，我做丫鬟的不该先看，因此经书到手之后，一直没敢翻来瞧瞧。唉，无怪那些和尚给人盗去了武功秘笈，却也并不如何在意，原来是本谁也看不懂的天书……”说着唉声叹气，极是沮丧。

萧峰劝道：“得失之际，那也不用太过介意。”将《易筋经》重行包好，交给阿朱。

阿朱道：“放在你身边，不是一样？难道咱们还分什么彼此？”

萧峰一笑，将小包收入怀中，他又斟了一大碗酒，正待再喝，忽听得门外脚步声响，有人大声吼叫。萧峰微感诧异，抢到门外，只见大街上一个大汉浑身是血，手执两柄板斧，直上直下的狂舞乱劈。

二十二 双眸粲粲如星

这大汉满腮虬髯，神态威猛，但目光散乱，行若颠狂，显是个疯子。萧峰见他手中一对大斧系以纯钢打就，甚是沉重，使动时开阖攻守颇有法度，门户精严，俨然是名家风范。萧峰于中原武林人物相识甚多，这大汉却是不识，心想：“这大汉的斧法甚是了得，怎地我没听说过有这一号人物？”

那汉子板斧越使越快，大叫大吼：“快，快，快去禀告主公，对头找上门来了。”

他站在通衢大道之上，两柄明晃晃的板斧横砍竖劈，行人自是远远避开，有谁敢走近身去？萧峰见他神情惶急，斧法一路路的使下来，渐渐力气不加，但拚命支持，只叫：“傅兄弟，你快退开，不用管我，去禀告主公要紧。”

萧峰心想：“此人忠义护主，倒是一条好汉，这般耗损精力，势必要受极重内伤。”当下走到那大汉身前，说道：“老兄，我请你喝一杯酒如何？”

那大汉向他怒目瞪视，突然大声叫道：“大恶人，休得伤我主人！”说着举斧便向他当头砍落。旁观众人见情势凶险，都是“啊哟”一声，叫了出来。

萧峰听到“大恶人”三字，也矍然而惊：“我和阿朱正要找大恶人报仇，这汉子的对头原来便是大恶人。虽然他口中

的大恶人，未必就是阿朱和我所说的大恶人，好歹先救他一救再说。”当下欺身直进，伸手去点他腰肋的穴道。

不料这汉子神智虽然昏迷，武功不失，右手斧头柄倒翻上来，直撞萧峰的小腹。这一招甚是精巧灵动，萧峰若不是武功比他高出甚多，险些便给击中，当即左手疾探而出，抓住斧柄一夺。那大汉本已筋疲力竭，如何禁受得起？全身一震，立时向萧峰和身扑了过来。他竟然不顾性命，要和对头拚个同归于尽。

萧峰右臂环将过来，抱住了那汉子，微一用劲，便令他动弹不得。街头看热闹的闲汉见萧峰制服了疯子，尽皆喝采。萧峰将那大汉半抱半拖的拉入客店大堂，按着他在座头坐下，说道：“老兄，先喝碗酒再说！”命酒保取过酒来。

那大汉双眼目不转睛的直瞪着他，瞧了良久，才问：“你……你是好人还是恶人？”

萧峰一怔，不知如何回答。

阿朱笑道：“他自然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你也是好人。咱们是朋友，咱们一同去打大恶人。”那大汉向她瞪视一会，又向萧峰瞪视一会，似乎信了，又似不信，隔了片刻，说道：“那……那大恶人呢？”阿朱又道：“咱们是朋友，一同去打大恶人！”

那大汉猛地站起身来，大声道：“不，不！大恶人厉害得紧，快，快去禀告主公，请他急速想法躲避。我来抵挡大恶人，你去报讯。”说着站起身来，抢过了板斧。

萧峰伸手按住他肩头，说道：“老兄，大恶人还没到，你主公是谁？他在哪里？”

大汉大叫：“大恶人，来来来，老子跟你拚斗三百回合，你休得伤了我家主公！”

萧峰向阿朱对望了一眼，无计可施。阿朱忽然大声道：“啊哟不好，咱们得快去向主公报讯。主公到了哪里？他上哪里去啦，别叫大恶人找到才好。”

那大汉道：“对，对，你快去报讯。主公到小镜湖方竹林去了，你……你快去小镜湖方竹林禀报主公，去啊，去啊！”说着连声催促，极是焦急。

萧峰和阿朱正拿不定主意，忽听得那酒保说道：“到小镜湖去吗？路程可不近哪。”萧峰听得“小镜湖”确是有这么一个地名，忙问：“在什么地方？离这儿有多远？”那酒保道：“若问旁人。也还真未必知道。恰好问上了我，这就问得对啦。我便是小镜湖左近之人。天下事情，当真有多巧便有多巧，这才叫做无巧不成话哪！”

萧峰听他啰里啰唆的不涉正题，伸手在桌上一拍，大声道：“快说，快说！”那酒保本想讨几文酒钱再说，给萧峰这么一吓，不敢再卖关子，说道：“你这位爷台的性子可急得很哪，嘿嘿，要不是刚巧碰到了我，你性子再急，那也不管用，是不是？”他定要说出几句闲话，眼见萧峰脸色不善，便道：“小镜湖在这里的西北，你先一路向西，走了七里半路，便见到有十来株大柳树，四株一排，共是四排，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共是一十六株大柳树，那你就赶紧向北。又走出九里半，只见有座青石板大桥，你可千万别过桥，这一过桥便错了，说不过桥哪，却又得要过，便是不能过左首那座青石板大桥，须得过右首那座木板小桥。过

了小桥，一忽儿向西，一忽儿向北，一忽儿又向西，总之跟着那条小路走，就错不了。这么走了二十一里半，就看到镜子也似的一大片湖水，那便是小镜湖了。从这里去，大略说说是四十里，其实是三十八里半，四十里是不到的。”

萧峰耐着性子听他没完。阿朱道：“你这位大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里路一文酒钱，本来想给你四十文，这一给便给错了数啦，说不给呢，却又得要给。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得四十，四十里路除去一里半，质当是三十八文半。”数了三十九个铜钱出来，将最后这一枚在利斧口上磨了一条印痕，双指一挟，拍的一声轻响，将铜钱拗成两半，给了那酒保三十八枚又半枚铜钱。

萧峰忍不住好笑，心想：“这女孩儿遇上了机会，总是要胡闹一下。”

那大汉双目直视，仍是不住口的催促：“快去报讯啊，迟了便来不及啦，大恶人可厉害得紧。”萧峰问道：“你主人是谁？”那大汉喃喃的道：“我主公……我主公……他……他去的，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还是别去的好。”萧峰大声道：“你姓什么？”那大汉随口答道：“我姓古。啊哟，我不姓古。”

萧峰心下起疑：“莫非此人有诈，故意引我上小镜湖去？怎么又姓古，又不姓古？”转念又想：“倘若是对头派了他来诓我前去，求之不得，我正要找他。小镜湖便是龙潭虎穴，萧某何惧？”向阿朱道：“咱们便上小镜湖去瞧瞧，且看有什么动静，这位兄台的主人若在那边，想来总能找到。”

那酒保插口道：“小镜湖四周一片荒野，没什么看头的。两位若想游览风景，见识见识咱们这里大户人家花园中的亭

台楼阁，包你大开眼界……”萧峰挥手叫他不可啰唆，向那大汉道：“老兄累得很，在这里稍息，我又代你禀报令主人，说道大恶人转眼便到。”

那大汉道：“多谢，多谢！古某感激不尽。我去拦住大恶人，不许他过来。”说着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揭板斧，可是他力气耗尽，双臂酸麻，紧紧握住了斧柄，却已无力举起。

萧峰道：“老兄还是歇歇。”付了店钱酒钱，和阿朱快步出门，便依那酒保所说，沿大路向西，走得七八里地，果见大道旁四株一排，一共四四一十六株大柳树。阿朱笑道：“那酒保虽然啰唆，却也有啰唆的好处，这就决计不会走错，是不是？咦，那是什么？”

她伸手指着一株柳树，树下一个农夫倚树而坐，一双脚浸在树旁水沟里的泥水之中。本来这是乡间寻常不过的景色，但那农夫半边脸颊上都是鲜血，肩头扛着一根亮光闪闪的熟铜棍，看来分量着实不轻。

萧峰走到那农夫身前，只听得他喘声粗重，显然是受了沉重内伤。萧峰开门见山的便道：“这位大哥，咱们受了一个使板斧朋友的嘱托，要到小镜湖去送一个讯，请问去小镜湖是这边走吗？”那农夫抬起头来，问道：“使板斧的朋友是死是活？”萧峰道：“他只损耗了些气力，并无大碍。”那农夫吁了口气，说道：“谢天谢地。两位请向北行，送讯之德，决不敢忘。”萧峰听出他出言吐谈，绝非寻常的乡间农夫，问道：“老兄尊姓？和那使板斧的是朋友吗？”那农夫道：“贱姓傅。阁下请快赶向小镜湖去，那大恶人已抢过了头去，说来惭愧，我竟然拦他不住。”

萧峰心想：“这人身受重伤，并非虚假，倘若真是对头设计诓我入彀，下的本钱倒也不小。”见他形貌诚朴，心生爱惜之意，说道：“傅大哥，你受的伤不轻，大恶人用什么兵刃伤你的？”那汉子道：“是根铁棒。”

萧峰见他胸口不绝的渗出鲜血，揭开他衣服一看，见当胸破了一孔，虽不过指头大小，却是极深。萧峰伸指连点他伤口四周的数处大穴，助他止血减痛。阿朱撕下他衣襟，给他裹好了伤处。

那姓傅的汉子道：“两位大恩，傅某不敢言谢，只盼两位尽快去小镜湖，给敝上报一个讯。”萧峰问道：“尊上人姓甚名谁，相貌如何？”

那人道：“阁下到得小镜湖畔，便可见到湖西有一丛竹林，竹杆都是方形，竹林中有几间竹屋，阁下请到屋外高叫数声：‘天下第一大恶人来了，快快躲避！’那就行了，最好请不必进屋。敝上之名，日后傅某自当奉告。”

萧峰心道：“什么天下第一大恶人？难道是号称‘四大恶人’中的段延庆吗？听这汉子的言语，显是不愿多说，那也不必多问了。”但这么一来，却登时消除了戒备之意，心想：“若是对头有意诓我前去，自然每一句话都会编得入情入理，决计不会令我起疑。这人吞吞吐吐，不肯实说，那就绝非存有歹意。”便道：“好罢，谨遵阁下吩咐。”那大汉挣扎着爬起，跪下道谢。

萧峰道：“你我一见如故，傅兄不必多礼。”他右手扶起了那人，左手便在自己脸上一抹，除去了化装，以本来面目和他相见，说道：“在下契丹人萧峰，后会有期。”也不等那

汉子说话，携了阿朱之手，快步而行。

阿朱道：“咱们不用改装了么？”萧峰道：“不知如何，我好生喜欢这个粗豪大汉。既有心跟他结交，便不能以假面目相对。”

阿朱道：“好罢，我也回复了女装。”走到小溪之旁，匆匆洗去脸上化装，脱下帽子，露出一头青丝，宽大的外袍一除下，里面穿的便是女子衣衫。

两人一口气便走出九里半路，远远望见高高耸起的一座青石桥。走近桥边，只见桥面伏着一个书生。这人在桥上铺了一张大白纸，便以桥上的青石作砚，磨了一大滩墨汁。那书生手中提笔，正在白纸上写字。萧峰和阿朱都觉奇怪，那有人拿了纸墨笔砚，到荒野的桥上来写字的？

走将近去，才看到原来他并非写字，却是绘画。画的便是四周景物，小桥流水，古木远山，都入图画之中。他伏在桥上，并非面对萧峰和阿朱，但奇怪的是，画中景物却明明是向着二人，只见他一笔一画，都是倒画，从相反的方向画将过来。

萧峰于书画一道全然不懂。阿朱久在姑苏慕容公子家中，书画精品却见得甚多，见那书生所绘的“倒画”算不得是什么丹青妙笔，但如此倒画，实是难能，正想上前问他几句，萧峰轻轻一拉她衣角，摇了摇头，便向右首那座木桥走去。

那书生说道：“两位见了我的倒画，何以毫不理睬？难道在下这点微末功夫，便有污两位法眼么？”阿朱道：“孔夫子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食。正人君子，不观倒画。”那人哈哈大笑，收起白纸，说道：“言之有理，请过桥罢。”

萧峰早料到他的用意，他以白纸铺桥，引人注目，一来是拖延时刻，二来是虚者实之，故意引人走上青石板桥，便道：“咱们要到小镜湖去，一上青石桥，那便错了。”那书生道：“从青石桥走，不过绕个圈子，多走五六十里路，仍能到达，两位还是上青石桥的好。”萧峰道：“好端端的，干什么要多走五六十里？”那书生笑道：“欲速则不达，难道这句话的道理也不懂么？”

阿朱也已瞧出这书生有意阻延，不再跟他多缠，当即踏上木桥，萧峰跟着上去。两人走到木桥当中，突觉脚底一软，喀喇喇一声响，桥板折断，身子向河中堕去。萧峰左手伸出，拦腰抱住阿朱身子，右足在桥板一点，便这么一借势，向前扑去，跃到了彼岸，跟着反手一掌，以防敌人自后偷袭。

那书生哈哈大笑，说道：“好功夫，好功夫！两位急急赶往小镜湖，为了何事？”

萧峰听得他笑声中带有惊惶之意，心想：“此人面目清雅，却和大恶人是一党。”也不理他，径自和阿朱去了。

行不数丈，听得背后脚步声响，回头一看，正是那书生随后赶来。萧峰转过身来，铁青着脸问道：“阁下有何见教？”那书生道：“在下也要往小镜湖去，正好和两位同行。”萧峰道：“如此最好不过。”左手搭在阿朱腰间，提一口气，带着她飘出，当真是滑行无声，轻尘不起。那书生发足急奔，却和萧峰二人越离越远。萧峰见他武功平平，当下也不在意，依旧提气飘行，虽然带着阿朱，仍比那书生迅捷得多，不到一顿饭时分，便已将他抛得无影无踪。

自过小木桥后，道路更是狭窄，有的长草及腰，甚难辨

认，若不是那酒保说得明白，这路也还真的难找。又行了小半个时辰，望到一片明湖，萧峰放慢脚步，走到湖前，但见碧水似玉，波平如镜，不愧那“小镜湖”三字。

他正要找那方竹林子，忽听得湖左花丛中有人格格两声轻笑，一粒石子飞了出来。萧峰顺着石子的去势瞧去，见湖畔一个渔人头戴斗笠，正在垂钓。他钓杆上刚钓起一尾青鱼，那颗石子飞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鱼丝之上，嗤的一声轻响，鱼丝断为两截，青鱼又落入了湖中。

萧峰暗吃一惊：“这人的手劲古怪之极。鱼丝柔软，不能受力，若是以飞刀、袖箭之类将其割断，那是丝毫不奇。明明是圆圆的一枚石子，居然将鱼丝打断，这人使暗器的阴柔手法，决非中土所有。”投石之人武功看来不高，但邪气逼人，纯然是旁门左道的手法，心想：“多半是那大恶人的弟子部属，听笑声却似是个年轻女子。”

那渔人的钓丝被人打断，也是吃了一惊，朗声道：“是谁作弄褚某，便请现身。”

瑟瑟几响，花树分开，钻了一个少女出来，全身紫衫，只十五六岁年纪，比阿朱尚小着两岁，一双大眼乌溜溜地，满脸精乖之气。她瞥眼见到阿朱，便不理渔人，跳跳蹦蹦的奔到阿朱身前，拉住了她手，笑道：“这位姊姊长得俊，我很喜欢你呢！”说话颇有些卷舌之音，咬字不正，就像是外国人初学中土言语一般。

阿朱见少女活泼天真，笑道：“你才长得俊呢，我更加喜欢你。”阿朱久在姑苏，这时说的是中州官话，语音柔媚，可也不甚准确。

那渔人本要发怒，见是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满腔怒气登时消了，说道：“这位姑娘顽皮得紧。这打断鱼丝的功夫，却也了得。”

那少女道：“钓鱼有什么好玩？气闷死了。你想吃鱼，用这钓杆来刺鱼不更好些么？”说着从渔人手中接过钓杆，随手往水中一刺，钓杆尖端刺入一尾白鱼的鱼腹，提起来时，那鱼兀自翻腾扭动，伤口中的鲜血一点点的落在碧水之上，红绿相映，鲜艳好看，但彩丽之中却着实也显得残忍。

萧峰见她随手这么一刺，右手先向左略偏，划了个小小弧形，再从右方向下刺出，手法颇为巧妙，姿势固然美观，但用以临敌攻防，毕竟是慢了一步，实猜不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

那少女手起杆落，接连刺了六尾青鱼白鱼，在鱼杆上串成一串，随便又是一抖，将那些鱼儿都抛入湖中。那渔人脸有不豫之色，说道：“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行事恁地狠毒。你要捉鱼，那也罢了，刺死了鱼却又不吃，无端杀生，是何道理？”

那少女拍手笑道：“我便是喜欢无端杀生，你待怎样？”双手用力一拗，想拗断他的钓杆，不料这钓杆甚是牢固坚韧，那少女竟然拗不断。那渔人冷笑道：“你想拗断我的钓杆，却也没这么容易。”那少女向渔人背后一指，道：“谁来了啊？”

那渔人回头一看，不见有人，知道上当，急忙转过头来，已然迟了一步，只见他的钓杆已飞出数十丈外，嗤的一声响，插入湖心，登时无影无踪。那渔人大怒，喝道：“哪里来的野丫头？”伸手便往她肩头抓落。

那少女笑道：“救命！救命！”躲向萧峰背后。那渔人闪身来捉，身法甚是矫捷。萧峰一瞥眼间，见那少女手中多了件物事。似是一块透明的布匹，若有若无，不知是什么东西。那渔人向她扑去，不知怎的，突然间脚下一滑，扑地倒了，跟着身子便变成了一团。萧峰这才看清楚，那少女手中所持的，是一张以极细丝线结成的鱼网。丝线细如头发，质地又是透明，但坚韧异常，又且遇物即缩，那渔人身入网中，越是挣扎，渔网缠得越紧，片刻之间，就成为一只大粽子般，给缠得难以动弹。

那渔人厉声大骂：“小丫头，你弄什么鬼花样，以这般妖法邪术来算计我。”

萧峰暗暗骇异，知那少女并非行使妖法邪术，但这张渔网却确是颇有妖气。

这渔人不住口的大骂。那少女笑道：“你再骂一句，我就打你屁股了。”那渔人一怔，便即住口，满脸胀得通红。

便在此时，湖西有人远远说道：“褚兄弟，什么事啊？”湖畔小径上一人快步走来。萧峰望见这人一张国字脸，四十来岁、五十岁不到年纪，形貌威武，但轻袍缓带，装束却颇潇洒。

这人走近身来，见到那渔人被缚，很是讶异，问道：“怎么了？”那渔人道：“这小姑娘使妖法……”那中年人转头向阿朱瞧去。那少女笑道：“不是她，是我！”那中年人哦的一声，弯腰一抄，将那渔人庞大的身躯托在手中，伸手去拉渔网。岂知网线质地甚怪，他越用力拉扯，渔网越收得紧，说什么也解不开。

那少女笑道：“只要他连说三声‘我服了姑娘啦！’我就放了他。”那中年人道：“你得罪了我褚兄弟，没什么好结果的。”那少女笑着道：“是么？我就是不想要什么好结果。结果越坏，越是好玩。”

那中年人左手伸出，搭向她肩头。那少女陡地向后一缩，闪身想避，不料她行动虽快，那中年人更快，手掌跟着一沉，便搭上了她肩头。

那少女斜肩卸劲，但那中年人这只左掌似乎已牢牢粘在她肩头。那少女娇斥：“快放开手！”左手挥拳欲打，但拳头只打出一尺，臂上无力，便软软的垂了下来。她大骇之下，叫道：“你使什么妖法邪术，快放开我。”中年人微笑道：“你连说三声‘我服了先生啦’，再解开我兄弟身上的渔网，我就放你。”少女怒道：“你得罪了姑娘，没什么好结果的。”中年人微笑道：“结果越坏，越是好玩。”

那少女又使劲挣扎了一下，挣不脱身，反觉全身酸软，连脚下也没了力气，笑道：“不要脸，只会学人家的话。好罢，我就说了。‘我服了先生啦！我服了先生啦！我服了先生啦！’”她说“先生”的“先”字咬音不正，说成“此生”，倒像是说“我服了畜生啦”。那中年人并没察觉，手掌一抬，离开了她肩头，说道：“快解开渔网。”

那少女笑道：“这再容易不过了。”走到渔人身边，俯身去解缠在他身上的渔网，左手在袖底轻轻一扬，一蓬碧绿的闪光，向那中年人激射过去。

阿朱“啊”的一声惊叫，见她发射暗器的手法既极歹毒，中年人和她相距又近，看来非射中不可。萧峰却只微微一笑，

他见这中年人一伸手便将那少女制得服服贴贴，显然内力深厚，武功高强，这些小小暗器自也伤不倒他。果然那中年人袍袖一拂，一股内劲发出，将一丛绿色细针都激得斜在一旁，纷纷插入湖边泥里。

他一见细针颜色，便知针上所喂毒药甚是厉害，见血封喉，立时送人性命，自己和她初次见面，无怨无仇，怎地下此毒手？他心下恼怒，要教训教训这女娃娃，右袖跟着挥出，袖力中夹着掌力，呼的一声响，将那少女身子带了起来，扑通一声，掉入了湖中。他随即足尖一点，跃入柳树下的一条小舟，扳桨划了几划，便已到那少女落水之处，只待她冒将上来，便抓了她头发提起。

可是那少女落水时叫了声“啊哟！”落入湖中之后，就此影踪不见。本来一个人溺水之后，定会冒将起来，再又沉下，如此数次，喝饱了水，这才不再浮起。但那少女便如一块大石一般，就此一沉不起。等了片刻，始终不见她浮上水面。

那中年人越等越焦急，他原无伤她之意，只是见她小小年纪，行事如此恶毒，这才要惩戒她一番，倘若淹死了她，却于心不忍。那渔人水性极佳，原可入湖相救，偏生被渔网缠住了无法动弹。萧峰和阿朱都不识水性，也是无法可施。只听得那中年人大声叫道：“阿星，阿星，快出来！”

远远竹丛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什么事啊？我不出来！”

萧峰心想：“这女子声音娇媚，却带三分倔强，只怕又是个顽皮脚色，和阿朱及那个堕湖少女要鼎足而三了。”

那中年人叫道：“淹死人啦，快出来救人。”那女子叫道：

“是不是你淹死了？”那中年人叫道：“别开玩笑，我淹死了怎能说话？快来救人哪！”那女子叫道：“你淹死了，我就来救，淹死了别人，我爱瞧热闹！”那中年人道：“你来是不来？”频频在船头顿足，极是焦急。那女子道：“若是男子，我就救，倘是女子，便淹死了一百个，我也只拍手喝采，决计不救。”话声越来越近，片刻间已走到湖边。

萧峰和阿朱向她瞧去，只见她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贴身水靠，更显得纤腰一束，一双乌溜溜的大眼晶光灿烂，闪烁如星，流波转盼，灵活之极，似乎单是一双眼睛便能说话一般，容颜秀丽，嘴角边似笑非笑，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萧峰听了她的声音语气，只道她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哪知已是个年纪并不很轻的少妇。她身上水靠结束整齐，想是她听到那中年人大叫救人之际，便即更衣，一面逗他着急，却快手快脚的将衣衫换好了。

那中年人见她到来，十分欢喜，叫道：“阿星，快快，是我将她失手摔下湖去，哪知便不浮上来了。”那美妇人道：“我先得问清楚，是男人我就救，若是女人，你免开尊口。”

萧峰和阿朱都好生奇怪，心想：“妇道人家不肯下水去救男人，以免水中搂抱纠缠，有失身分，那也是有的。怎地这妇人恰恰相反，只救男人，不救女人？”

那中年人跌足道：“唉，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你别多心。”那美妇人道：“哼，小姑娘怎么了？你这人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是来者不……”她本想说“都是来者不拒”，但一瞥眼见到了萧峰和阿朱，脸上微微一红，急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这个“拒”字就缩住不说

了，眼光中却满是笑意。

那中年人在船头深深一揖，道：“阿星，你快救她起来，你说什么我都依你。”那美妇道：“当真什么都依我？”中年人急道：“是啊。唉，这小姑娘还不浮起来，别真要送了她性命……”那美妇道：“我叫你永远住在这儿，你也依我么？”中年人脸现尴尬之色，道：“这个……这个……”那美妇道：“你就是说了不算数，只嘴上甜甜的骗骗我，叫我心里欢喜片刻，也是好的。你就连这个也不肯。”说到了这里，眼眶便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

萧峰和阿朱对望一眼，均感奇怪，这一男一女年纪都不小，但说话行事，却如在热恋中的少年情侣一般，模样却又不似夫妻，尤其那女子当着外人之面，说话仍是无所忌惮，在这旁人生死悬于一线的当中，她偏偏说这些不急之务。

那中年人叹了口气，将小船划了回来，道：“算啦，算啦，不用救了。这小姑娘用歹毒暗器暗算我，死了也是活该，咱们回去罢！”

那美妇侧着头道：“为什么不用救了？我偏偏要救。她用暗器射你吗？那好极了，怎么射你不死？可惜，可惜！”嘻嘻一笑，陡地纵起，一跃入湖。她水性当真了得，嗤的一声轻响，水花不起，已然钻入水底。跟着听得喀喇一响，湖面碎裂，那美妇双手已托着那紫衫少女，探头出水。那中年人大喜，忙划回小船去迎接。

那中年人划近美妇，伸手去接那紫衫少女，见她双眼紧闭，似已绝气，不禁脸有关切之色。那美妇喝道：“别碰她身子，你这人太也好色，靠不住得很。”那中年人佯怒道：“胡

说八道，我一生一世，从来没好色过。”

那美妇嗤的一声笑，托着那少女跃入船中，笑道：“不错，不错，你从来不好色，就只喜欢无盐嫫母丑八怪，啊哟……”她一摸那少女心口，竟然心跳已止。呼吸早已停闭，那是不用说了，可是肚腹并不鼓起，显是没喝多少水。

这美妇熟悉水性，本来料想这一会儿功夫淹不死人，哪知这少女体质娇弱，竟然死了，不禁脸上颇有歉意，抱着她一跃上岸，道：“快，快，咱们想法子救她！”抱着那少女，向竹林中飞奔而去。

那中年人俯身提起那渔人，向萧峰道：“兄台尊姓大名，驾临此间，不知有何贵干？”

萧峰见他气度雍容，眼见那少女惨死，仍如此镇定，心下也暗暗佩服，道：“在下契丹人萧峰，受了两位朋友的嘱托，到此报一个讯。”

乔峰之名，本来江湖上无人不知，但他既知本姓，此刻便自称萧峰，再带上“契丹人”三字，开门见山的自道来历。这中年人对萧峰之名自然甚为陌生，而听了“契丹人”三字，也丝毫不以为异，问道：“奉托萧兄的是哪两位朋友？不知报什么讯？”萧峰道：“一位使一对板斧，一位使一根铜棍，自称姓傅，两人都受了伤……”

那中年人吃了一惊，问道：“两人伤势如何？这两人现在何处？萧兄，这两人是兄弟知交好友，相烦指点，我……我……即刻要去相救。”那渔人道：“你带我同去。”萧峰见他二人重义，心下敬佩，道：“这两人的伤势虽重，尚无性命之忧，便在那边镇上……”那中年人再深深一揖，道：“多谢，多谢！”

更不打话，提着那渔人，发足往萧峰的来路奔去。

便在此时，只听得竹林中传出那美妇的声音叫道：“快来，快来，你来瞧……瞧这是什么？”听她语音，直是惶急异常。

那中年人停住了脚步，正犹豫间，忽见来路上一人如飞赶来，叫道：“主公，有人来生事么？”正是在青石桥上颠倒绘画的那个书生。萧峰心道：“我还道他是阻挡我前来报讯，却原来和那使板斧的、使铜棍的是一路。他们所说的‘主公’，便是这中年人了。”

这时那书生也已看到了萧峰和阿朱，见他二人站在中年人身旁，不禁一怔，待得奔近身来，见到那渔人受制被缚，又惊又怒，问道：“怎……怎么了？”

只听得竹林中那美妇的声音更是惶急：“你还不来，啊哟，我……我……”

那中年人道：“我去瞧瞧。”托着那渔人，便向竹林中快步行去。他这一移动身子，立见功力非凡，脚步轻跨，却是迅速异常，萧峰一只手托在阿朱腰间，不疾不徐的和他并肩而行。那中年人向他瞧了一眼，脸露钦佩之色。

这竹林顷刻即至，果然每一根竹子的竹杆都是方的，在竹林中行了数丈，便见三间竹子盖的小屋，构筑甚是精致。

那美妇听得脚步声，抢了出来，叫道：“你……你快来看，那是什么？”手里拿着一块黄金锁片。

萧峰见这金锁片是女子寻常的饰物，并无特异之处，那日阿朱受伤，萧峰到她怀中取伤药，便曾见到她有一块模样差不多的金锁片。岂知那中年人向这块金锁片看了几眼，登时脸色大变，颤声道：“哪……哪里来的？”

那美妇道：“是从她头颈中除下的，我曾在她们的左肩上划下记号，你自己……你自己瞧去……”说着已然泣不成声。

那中年人快步抢进屋内。阿朱身子一闪，也抢了进去，比那美妇还早了一步。萧峰跟在那女子身后，直进内堂，但见是间女子卧房，陈设精雅。萧峰也无暇细看，但见那紫衫少女横卧榻上，僵直不动，已然死了。

那中年人拉高少女衣袖，察看她的肩头，他一看之后，立即将袖子拉下。萧峰站在他背后，瞧不见那少女肩头有什么记号，只见到那中年人背心不住抖动，显是心神激荡之极。

那美妇扭住了那中年人衣衫，哭道：“是你自己的女儿，你竟亲手害死了她，你不抚养女儿，还害死了她……你……你这狠心的爹爹……”

萧峰大奇：“怎么？这少女竟是他们的女儿。啊，是了，想必那少女生下不久，便寄养在别处，这金锁片和左肩上的什么记号，都是她父母留下的记忆。”突见阿朱泪流满面，身子一晃，向卧榻斜斜的倒了下去。

萧峰吃了一惊，忙伸手相扶，一弯腰间，只见榻上那少女眼珠微微一动。她眼睛已闭，但眼珠转动，隔着眼皮仍然可见。萧峰关心阿朱，只问：“怎么啦？”阿朱站直身子，拭去眼泪，强笑道：“我见这位……这位姑娘不幸惨死，心里难过。”

萧峰伸手去搭那少女的脉搏。那美妇哭道：“心跳也停了，气也绝了，救不活啦。”萧峰微运内力，向那少女腕脉上冲去，跟着便即松劲，只觉那少女体内一股内力反激出来，显然她是在运内力抗御。

萧峰哈哈大笑，说道：“这般顽皮的姑娘，当真天下罕见。”那美妇人怒道：“你是什么人，快快给我出去！我死了女儿，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萧峰笑道：“你死了女儿，我给你医活来如何？”一伸手，便向那少女的腰间穴道上点去。

这一指正点在那少女腰间的“京门穴”上，这是人身最末一根肋骨的尾端，萧峰以内力透入穴道，立时令她麻痒难当。那少女如何禁受得住，从床上一跃而起，格格娇笑，伸出左手扶向萧峰肩头。

那少女死而复活，室中诸人无不惊喜交集。那中年人笑道：“原来你吓我……”那美妇人破涕为笑，叫道：“我苦命的孩儿！”张开双臂，便向她抱去。

不料萧峰反手一掌，打得那少女直摔了出去。他跟着一伸手，抓住了她手腕，冷笑道：“小小年纪，这等歹毒！”

那美妇叫道：“你怎么打我孩儿？”若不是瞧在他“救活”了女儿的份上，立时便要动手。

萧峰拉着那少女的手腕，将她手掌翻了过来，说道：“请看。”

众人只见那少女指缝中挟着一枚发出绿油油光芒的细针，一望而知针上喂有剧毒。她假意伸手去扶萧峰肩头，却是要将这细针插入他身体，幸好他眼明手快，才没着了道儿，其间可实已凶险万分。

那少女给这一掌只打得半边脸颊高高肿起，萧峰当然未使全力，否则便要打得她脑骨碎裂，也是轻而易举。她给扣住了手腕，要想藏起毒针固已不及，左边半身更是酸麻无力，她突然小嘴一扁，放声大哭，边哭边叫：“你欺侮我！你欺侮

我！”

那中年人道：“好，好！别哭啦！人家轻轻打你一下，有什么要紧？你动不动的便以剧毒暗器害人性命，原该教训教训。”

那少女哭道：“我这碧磷针，又不是最厉害的。我还有很多暗器没使呢。”

萧峰冷冷的道：“你怎么不用无形粉、逍遥散、极乐刺、穿心钉？”

那少女止住了哭声，脸色诧异之极，颤声道：“你……你怎么知道？”

萧峰道：“我知道你师父是星宿老怪，便知道你这许多歹毒暗器。”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星宿老怪”丁春秋是武林中人人闻之皱眉的邪派高手，此人无恶不作，杀人如麻，“化功大法”专门消人内力，更为天下学武之人的大忌，偏生他武功极高，谁也奈何他不得，总算他极少来到中原，是以没酿成什么大祸。

那中年人脸上神色又是怜惜，又是担心，温言问道：“阿紫，你怎地会去拜了星宿老人为师？”

那少女瞪着圆圆的大眼，骨溜溜地向那中年人打量，问道：“你怎么又知道我名字？”那中年人叹了口气，说道：“咱们适才的话，难道你没听见吗？”那少女摇摇头，微笑道：“我一装死，心停气绝，耳目闭塞，什么也瞧不见、听不见了。”

萧峰放开了她手腕，道：“哼，星宿老怪的‘龟息功’。”少女阿紫瞪着他道：“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呸！”向他伸伸舌

头，做个鬼脸。

那美妇拉着阿紫，细细打量，眉花眼笑，说不出的喜欢。那中年人微笑道：“你为什么装死？真吓得我们大吃一惊。”阿紫很是得意，说道：“谁叫你将我摔入湖中？你这家伙不是好人。”那中年人向萧峰瞧了一眼，脸有尴尬之色，苦笑道：“顽皮，顽皮。”

萧峰知他父女初会，必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言语要说，扯了扯阿朱的衣袖，退到屋外的竹林之中，只见阿朱两眼红红的，身子不住发抖，问道：“阿朱，你不舒服么？”伸手搭了搭她脉搏，但觉振跳甚速，显是心神大为激荡。阿朱摇摇头，道：“没什么。”随即道：“大哥，请你先出去，我……我要解手。”萧峰点点头，远远走了开去。

萧峰走到湖边，等了好一会，始终不见阿朱从竹林中出来，蓦地里听得脚步声响，有三人急步而来，心中一动：“莫非是大恶人到了？”远远只见三个人沿着湖畔小径奔来，其中二人背上负得有人，一个身形矮小的人步履如飞，奔行时犹似足不点地一般。他奔出一程，便立定脚步，等候后面来的同伴。那两人步履凝重，武功显然也颇了得。三人行到近处，萧峰见那两个被负之人，正是途中所遇的使斧疯子和那姓傅大汉。只听那身形矮小之人叫道：“主公，主公，大恶人赶来了，咱们快快走罢！”

那中年人一手携着美妇，一手携着阿紫，从竹林中走了出来。那中年人和那美妇脸上都有泪痕，阿紫却笑嘻嘻地：洋洋然若无其事。接着阿朱也走出林中，到了萧峰身边。

那中年人放开携着的两个女子，抢步走到两个伤者身边，

按了按二人的脉搏，察知并无性命之忧，登时脸有喜色，说道：“三位辛苦，古博两位兄弟均无大碍，我就放心了。”三人躬身行礼，神态极是恭谨。

萧峰暗暗纳罕：“这三人武功气度都着实不凡，若不是独霸一方为尊，便当是一门一派的首领，但见了这中年汉子却如此恭敬，这人又是什么来头？”

那矮汉子说道：“启禀主公，臣下在青石桥边故布疑阵，将那大恶人阻得一阻。只怕他迅速即便瞧破了机关，请主公即行起驾为是。”那中年人道：“我家不幸，出了这等恶逆，既然在此邂逅相遇，要避只怕也避不过，说不得，只好跟他周旋一番了。”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说道：“御敌除恶之事，臣子们份所当为，主公务当以社稷为重，早回大理，以免皇上悬念。”另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说道：“主公，今日之事，不能逞一时之刚勇。主公若有些微失闪，咱们有何面目回大理去见皇上？只有一齐自刎了。”

萧峰听到这里，心中一凛：“又是臣子、又是皇上的，什么早回大理？难道这些人竟是大理段家的么？心中怦怦乱跳，寻思：“莫非天网恢恢，段正淳这贼子，今日正好撞在我的手里？”

他正自起疑，忽听得远处一声长吼，跟着有个金属相互磨擦般的声音叫道：“姓段的龟儿子，你逃不了啦，快乖乖的束手待缚。老子瞧在你儿子的面上，说不定便饶了你性命。”

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饶不饶他的性命，却也还轮不到你岳老三作主，难道老大还不会发落么？”又有一个阴声阴气的声音道：“姓段的小子若是知道好歹，总比不知好歹的便

宜。”这个人勉力远送话声，但显是中气不足，倒似是身上有伤未愈一般。

萧峰听得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什么“姓段的”，疑心更盛，突然之间，一只小手伸过来握住了他手。萧峰斜眼向身旁的阿朱瞧了一眼，只见她脸色苍白，又觉她手心中一片冰凉，都是冷汗，低声问道：“你身子怎样？”阿朱颤声道：“我很害怕。”萧峰微微一笑，说道：“在大哥身边也害怕么？”嘴巴向那中年人一努，轻轻在她耳边说道：“这人似乎是大理段家的。”阿朱不置可否，嘴唇微微抖动。

那中年人便是大理国皇太弟段正淳。他年轻时游历中原，风流自赏，不免到处留情。其时富贵人家三妻四妾本属常事，段正淳以皇子之尊，多蓄内宠原亦寻常。只是他段家出自中原武林世家，虽在大理称帝，一切起居饮食，始终遵从祖训，不敢忘本而过份豪奢。段正淳的元配夫人刀白凤，是云南摆夷大酋长的女儿，段家与之结亲，原有笼络摆夷、以固皇位之意。其时云南汉人为数不多，倘若不得摆夷人拥戴，段氏这皇位就说什么也坐不稳。摆夷人自来一夫一妻，刀白凤更自幼尊贵，便也不许段正淳娶二房，为了他不绝的拈花惹草，竟致愤而出家，做了道姑。段正淳和木婉清之母秦红棉、钟万仇之妻甘宝宝、阿紫的母亲阮星竹这些女子，当年各有一段情史。

这一次段正淳奉皇兄之命，前赴陆凉州身戒寺，查察少林寺玄悲大师遭人害死的情形，发觉疑点甚多，未必定是姑苏慕容氏下的毒手，等了半月有余，少林寺并无高僧到来，便带同三公范骅、华赫艮、巴天石，以及四大护卫来到中原访

查真相，乘机便来探望隐居小镜湖畔的阮星竹。这些日子双宿双飞，快活有如神仙。

段正淳在小镜湖畔和旧情人重温鸳梦，护驾而来的三公四卫散在四周卫护，殊不想大对头竟然找上门来。

段延庆武功厉害，四大护卫中的古笃诚、傅思归先后受伤。朱丹臣误认萧峰为敌，在青石桥阻拦不果。褚万里复为阿紫的柔丝网所擒。司马范骅、司徒华赫良、司空巴天石三人救护古、傅二人后，赶到段正淳身旁护驾，共御强敌。

朱丹臣一直在设法给褚万里解开缠在身上的渔网，偏生这网线刀割不断，手解不开，忙得满头大汗，无法可施。段正淳向阿紫道：“快放开褚叔叔，大敌当前，不可再顽皮了。”阿紫笑道：“爹爹，你奖赏我什么？”段正淳皱眉道：“你不听话，我叫妈打你手心。你冒犯褚叔叔，还不快快陪罪？”阿紫道：“你将我抛在湖里，害得我装了半天死，你又不向我陪罪？我也叫妈打你手心！”

范骅、巴天石等见镇南王忽然又多了一个女儿出来，而且骄纵顽皮，对父亲也是没半点规矩，都暗中戒惧，心想：“这位姑娘虽然并非嫡出，总是镇南王的千金，倘若犯到自己身上来，又不能跟她当真，只有自认倒霉了。褚兄弟给她这般绑着，当真难堪之极。”

段正淳怒道：“你不听爹的话，瞧我以后疼不疼你？”阿紫扁了扁小嘴，说道：“你本来就不疼我，否则怎地抛下我十几年，从来不理我？”段正淳一时说不出话来，黯然叹息。阮星竹道：“阿紫乖宝，妈有好东西给你，你快放了褚叔叔。”阿紫伸出手来，道：“你先给我，让我瞧好是不好。”

萧峰在一旁眼见这小姑娘刁蛮无礼，好生着恼，他心敬褚万里是条好汉，心想：“你是他的家臣，不敢发作，我可不用买这个帐。”一俯身，提起褚万里身子，说道：“褚兄，看来这些柔丝遇水即松，我给你去浸一浸水。”

阿紫大怒，叫道：“又要你这坏蛋来多事！”只是被萧峰打过一个耳光，对他颇为害怕，却也不敢伸手阻拦。

萧峰提起褚万里，几步奔到湖边，将他在水中一浸。果然那柔丝网遇水便即松软。萧峰伸手将渔网解下。褚万里低声道：“多谢萧兄援手。”萧峰微笑道：“这顽皮女娃子甚是难缠，我已重重打了她一记耳光，替褚兄出了气。”褚万里摇了摇头，甚是沮丧。

萧峰将柔丝网收起，握成一团，只不过一个拳头大小，的是奇物。阿紫走近身来，伸手道：“还我！”萧峰手掌一挥，作势欲打，阿紫吓得退开几步。萧峰只是吓她一吓，顺势便将柔丝网收入了怀中。他料想眼前这中年人多半便是自己的大对头，阿紫是他女儿，这柔丝网是一件利器，自不能还她。

阿紫过去扯住段正淳衣角，叫道：“爹爹，他抢了我的渔网！他抢了我的渔网！”段正淳见萧峰行径特异，但想他多半是要小小惩戒阿紫一番，他武功如此了得，自不会贪图小孩子的物事。

忽听得巴天石朗声道：“云兄别来无恙？别人的功夫总是越练越强，云兄怎么越练越差劲了？下来罢！”说着挥掌向树上击去，喀嚓一声响，一根树枝随掌而落，同时掉下一个人来。这人既瘦且高，正是“穷凶恶极”云中鹤。他在聚贤庄上被萧峰一掌打得重伤，几乎送了性命，好容易将养好了，功

夫却已大不如前。当日在大理和巴天石较量轻功，两人相差不远，但今日巴天石一听他步履起落之声，便知他轻功反而不如昔时了。

云中鹤一瞥眼见到萧峰，吃了一惊，反身便走，迎向从湖畔小径走来的三人。那三人左边一个蓬头短服，是“凶神恶煞”南海鳄神；右边一个女子怀抱小儿，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居中一个身披青袍，撑着两根细铁杖，脸如僵尸，正是四恶之首，号称“恶贯满盈”的段延庆。

段延庆在中原罕有露面，是以萧峰和这“天下第一大恶人”并不相识，但段正淳等在大理领教过他的手段，知道叶二娘、岳老三等人虽然厉害，也不难对付，这段延庆委实非同小可。他身兼正邪两派所长，段家的一阳指等功固然精通，还练就一身邪派功夫，正邪相济，连黄眉僧这等高手都敌他不过，段正淳自知不是他的对手。

范骅大声道：“主公，这段延庆不怀好意，主公当以社稷为重，请急速去请天龙寺的众高僧到来。”天龙寺远在大理，如何请得人来？眼下大理君臣面临生死大险，这话是请段正淳即速逃归大理，同时虚张声势，令段延庆以为天龙寺众高僧便在附近，有所忌惮。段延庆是大理段氏嫡裔，自必深知天龙寺众僧的厉害。

段正淳明知情势极是凶险，但大理诸人之中，以他武功最高，倘若舍众而退，便有何面目以对天下英雄？更何况情人和女儿俱在身畔，怎可如此丢脸？他微微一笑，说道：“我大理段氏自身之事，却要到大宋境内来了断，嘿嘿，可笑啊可笑。”

叶二娘笑道：“段正淳，每次见到你，你总是跟几个风流俊俏的娘儿们在一起。你艳福不浅哪！”段正淳微笑道：“叶二娘，你也风流俊俏得很哪！”

南海鳄神怒道：“这龟儿子享福享够了，生个儿子又不肯拜我为师，太也不会做老子。待老子剪他一下子！”从身畔抽出鳄嘴剪，便向段正淳冲来。

萧峰听叶二娘称那中年人为段正淳，而他直认不讳，果然所料不错，转头低声向阿朱道：“当真是他！”阿朱颤声道：“你要……从旁夹攻，乘人之危吗？”萧峰心情激动，又是愤怒，又是欢喜，冷冷的道：“父母之仇，恩师之仇，义父、义母之仇，我含冤受屈之仇，哼，如此血海深仇，哼，难道还讲究仁义道德、江湖规矩不成？”他这几句说得甚轻，却是满腔怨毒，犹如斩钉截铁一般。

范骅见南海鳄神冲来，低声道：“华大哥，朱贤弟，夹攻这莽夫！急攻猛打，越快了断越好，先剪除羽翼，大伙儿再合力对付正主。”华赫良和丹臣应声而出。两人虽觉以二敌一，有失身分，而且华赫良的武功殊不在南海鳄神之下，也不必要人相助，但听范骅这么一说，都觉有理。段延庆实在太过厉害，单打独斗，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有众人一拥而上，或者方能自保。当下华赫良手持钢铲，朱丹臣挥动铁笔，分从左右向南海鳄神攻去。

范骅又道：“巴兄弟去打发你的老朋友，我和褚兄弟对付那女的。”巴天石应声而出，扑向云中鹤。范骅和褚万里也即双双跃前，褚万里的称手兵刃本是一根铁钓杆，却给阿紫投入了湖中，这时他提起傅思归的铜棍，大呼抢出。

范骅直取叶二娘。叶二娘嫣然一笑，眼见范骅身法，知是劲敌，不敢怠慢，将抱着的孩子往地下一抛，反臂出来时，手中已握了一柄又阔又薄的板刀，却不知她先前藏于何处。

褚万里狂呼大叫，却向段延庆扑了过去。范骅大惊，叫道：“褚兄弟，褚兄弟，到这边来！”褚万里似乎并没听到，提起铜棍，猛向段延庆横扫。

段延庆微微冷笑，竟不躲闪，左手铁杖向他面门点去。这一杖轻描淡写，然而时刻部位却拿捏不爽分毫，刚好比褚万里的铜棍击到时快了少许，后发先至，势道凌厉。这一杖连消带打，褚万里非闪避不可，段延庆只一招间，便已反客为主。哪知褚万里对铁杖点来竟如不见，手上加劲，铜棍向他腰间疾扫。段延庆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个疯子？”他可不肯和褚万里斗个两败俱伤，就算一杖将他当场截死，自己腰间中棍，也势必受伤，急忙右杖点地，纵跃避过。

褚万里铜棍疾挺，向他小腹上撞去。傅思归这根铜棍长大沉重，使这兵刃须从稳健之中见功夫。褚万里的武功以轻灵见长，使这铜棍已不顺手，偏生他又蛮打乱砸，每一招都直取段延庆要害，于自己生死全然置之度外。常言道：“一夫拚命，万夫莫当”，段延庆武功虽强，遇上这疯子蛮打拚命，却也被迫得连连倒退。

只见小镜湖畔的青草地上，霎息之间溅满了点点鲜血。原来段延庆在倒退时接连递招，每一杖都戳在褚万里身上，一杖到处，便是一洞。但褚万里却似不知疼痛一般，铜棍使得更加急了。

段正淳叫道：“褚兄弟退下，我来斗这恶徒！”反手从阮

星竹手中接过一柄长剑，抢上去要双斗段延庆。褚万里叫道：“主公退开。”段正淳哪里肯听，挺剑便向段延庆刺去。段延庆右杖支地，左杖先格褚万里的铜棍，随即乘隙指向段正淳眉心。段正淳斜斜退开一步。

褚万里吼声如受伤猛兽，突然间扑倒，双手持住铜棍一端，急速挥动，幻成一圈黄光，便如一个极大的铜盘，着地向段延庆拄地的铁杖转过去，如此打法，已全非武术招数。

范骅、华赫艮、朱丹臣等都大声叫嚷：“褚兄弟，褚大哥，快下来休息。”褚万里荷荷大叫，猛地跃起，挺棍向段延庆乱截。这时范骅诸人以及叶二娘、南海鳄神见他行径古怪，各自罢斗，凝目看着他。朱丹臣叫道：“褚大哥，你下来！”抢上前去拉他，却被他反肘一撞，正中面门，登时鼻青口肿。

遇到如此对手，却也非段延庆之所愿，这时他和褚万里已拆了三十余招，在他身上刺了十几个深孔，但褚万里兀自大呼酣斗。段延庆和旁观众人都是心下骇然，均觉此事大异寻常。朱丹臣知道再斗下去，褚万里定然不免，眼泪滚滚而下，又要抢上前去相助，刚跨出一步，猛听得呼的一声响，褚万里将铜棍向敌人力掷而出，去势甚劲。段延庆铁杖点出，正好点在铜棍腰间，只轻轻一挑，铜棍便向脑后飞出。铜棍尚未落地，褚万里十指箕张，向段延庆扑了过去。

段延庆微微冷笑，平胸一杖刺出。段正淳、范骅、华赫艮、朱丹臣四人齐声大叫，同时上前救助。段延庆这一杖去得好快，噗的一声，直插入褚万里胸口，自前胸直透后背。他右杖刺过，左杖点地，身子已飘在数丈之外。

褚万里前胸和后背伤口中鲜血同时狂涌，他还待向段延

庆追去，但跨出一步，便再也无力举步，回转身来，向段正淳道：“主公，褚万里宁死不辱，一生对得住大理段家。”

段正淳右膝跪下，垂泪道：“褚兄弟，是我养女不教，得罪了兄弟，正淳惭愧无地。”

褚万里向朱丹臣微笑道：“好兄弟，做哥哥的要先去了。你……你……”说了两个“你”字，突然停语，便此气绝而死，身子却仍直立不倒。

众人听到他临死时说“宁死不辱”四字，知他如此不顾性命的和段延庆蛮打，乃是受阿紫渔网缚体之辱，早萌死志。武林中人均知“强中还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的道理，武功上输给旁人，决非奇耻大辱，苦练十年，将来未始没有报复的日子。但褚万里是段氏家臣，阿紫却是段正淳的女儿，这场耻辱终身无法洗雪，是以甘愿在战阵之中将性命拚了。朱丹臣放声大哭，傅思归和古笃诚虽重伤未愈，都欲撑起身来，和段延庆死拚。

忽然间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这人武功很差，如此白白送了性命，那不是个大傻瓜么？”说话的正是阿紫。

段正淳等正自悲伤，忽听得她这句凉薄的讥嘲言语，心下都不禁大怒。范骅等向他怒目而视，碍于她是主公之女，不便发作。段正淳气往上冲，反手一掌，重重向她脸上打去。

阮星竹举手一格，嗔道：“十几年来弃于他人，生死不知的亲生女儿，今日重逢，你竟忍心打她？”

段正淳一直自觉对不起阮星竹，有愧于心，是以向来对她千依百顺，更不愿在下人之前争执，这一掌将要碰到阮星竹的手臂，急忙缩回，对阿紫怒道：“褚叔叔是给你害死的，

你知不知道？”

阿紫小嘴一扁，道：“人家叫你‘主公’，那么我便是他的小主人。杀死一两个奴仆，又有什么了不起？”神色间甚是轻蔑。

其时君臣分际甚严，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褚万里等在大理国朝中为臣，自对段氏一家极为敬重。但段家源出中土武林，一直遵守江湖上的规矩，华赫艮、褚万里等虽是臣子，段正明、段正淳却向来待他们犹如兄弟无异。段正淳自少年时起，即多在中原江湖上行走，褚万里跟着他出生入死，经历过不少风险。岂同寻常的奴仆？阿紫这几句话，范骅等听了心下更不痛快。只要不是在朝廷庙堂之中，便保定帝对待他们，称呼上也常带“兄弟”两字，何况段正淳尚未登基为帝，而阿紫又不过是他一个名份不正的私生女儿。

段正淳既伤褚万里之死，又觉有女如此，愧对诸人，一挺长剑，飘身而出，指着段延庆道：“你要杀我，尽管来取我性命便是。我段氏以‘仁义’治国，多杀无辜，纵然得国，时候也不久长。”

萧峰心底暗暗冷笑：“你嘴上倒说得好听，在这当口，还装伪君子。”

段延庆铁杖一点，已到了段正淳身前，说道：“你要和我单打独斗，不涉旁人，是也不是？”段正淳道：“不错！你不过想杀我一人，再到大理去弑我皇兄，是否能够如愿，要看你的运气。我的部属家人，均与你我之间的事无关。”他知段延庆武功实在太强，自己今日多半要毕命于斯，却盼他不要再向阮星竹、阿紫、以及范骅诸人为难。段延庆道：“杀你家

人，赦你部属。当年父皇一念之仁，没杀你兄弟二人，至有今日篡位叛逆之祸。”

段正淳心想：“我段正淳当堂堂而死，不落他人话柄。”向褚万里的尸体一拱手，说道：“褚兄弟，段正淳今日和你并肩抗敌。”回头向范骅道：“范司马，我死之后，和褚兄弟的坟墓并列，更无主臣之分。”

段延庆道：“嘿嘿，假仁假义，还在收罗人心，想要旁人给你出死力么？”

段正淳更不言语，左手捏个剑诀，右手长剑递了出去，这一招“其利断金”，乃是“段家剑”的起手招数。段延庆自是深知其中变化，当下平平正正的还了一杖。两人一搭上手，使的都是段家祖传武功。段延庆以杖当剑，存心要以“段家剑”剑法杀死段正淳。他和段正淳为敌，并非有何私怨，乃为争夺大理的皇位，眼前大理三公俱在此间，要是他以邪派武功杀了段正淳，大理群臣必定不服。但如用本门正宗“段家剑”克敌制胜，那便名正言顺，谁也不能有何异言。段氏兄弟争位，和群臣无涉，日后登基为君，那就方便得多了。

段正淳见他铁杖上所使的也是本门功夫，心下稍定，屏息凝神，剑招力求稳妥，脚步沉着，剑走轻灵，每一招攻守皆不失法度。段延庆以铁杖使“段家剑”，剑法大开大阖，端凝自重，纵在极轻灵飘逸的剑招之中，也不失王者气象。

萧峰心想：“今日这良机当真难得，我常担心段氏一阳指和‘六脉神剑’了得，恰好段正淳这贼子有强敌找上门来，而对手恰又是他本家，段家这两门绝技的威力到底如何，转眼便可见分晓了。”

行到二十余招后，段延庆手中的铁杖似乎显得渐渐沉重，使动时略比先前滞涩，段正淳的长剑每次和之相碰，震回去的幅度却也越来越大。萧峰暗暗点头，心道：“真功夫使出来了，将这根轻飘飘的细铁杖，使得犹如一根六七十斤的地镇铁禅杖一般，造诣大是非凡。”武功高强之人往往能“举重若轻”，使重兵刃犹似无物，但“举轻若重”，却又是更进一步的功夫。虽然“若重”，却非“真重”，须得有重兵器染之威猛，却具轻兵器之灵巧。眼见段延庆使细铁棒如运钢杖，而且越来越重，似无止境，萧峰也暗赞他内力了得。

段正淳奋力接招，渐觉敌人铁杖加重，压得他内息运行不顺。段家武功于内劲一道极是讲究，内息不畅，便是输招落败的先兆。段正淳心下倒也并不惊慌，本没盼望这场比拚能侥幸获胜，自忖一生享福已多，今日便将性命送在小镜湖畔，却也不枉了，何况有阮星竹在旁含情脉脉的瞧着，便死也做个风流鬼。

他生平到处留情，对阮星竹的眷恋，其实也不是胜过对无配刀白凤的其余女子，只是他不论和那一个情人在一起，都是全心全意的相待，就为对方送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至于分手后另有新欢，却又另当作别论了。

段延庆铁棒上内力不断加重，拆到六十余招后，一路段家剑法堪堪拆完，见段正淳鼻上渗出几粒汗珠，呼吸之声却仍曼长调匀，心想：“听说此人好色，颇多内宠，居然内力如此悠长，倒也不可不一觑于他了。”这时他棒上内力已发挥到了极致，铁棒击出时随附着嗤嗤声响。段正淳招架一剑，身子便是一晃，招架第二剑，又是一晃。

他二人所使的招数，都是在十三四岁时便已学得滚瓜烂熟，便范骅、巴天石等人，也是数十年来看得惯了，因此这场比剑，决非比试招数，纯系内力的比拚。范骅等看到这里，已知段正淳支持不住，各人使个眼色，手按兵器，便要一齐出手相助。

忽然一个少女的声音格格笑道：“可笑啊可笑！大理段家号称英雄豪杰，现今大伙儿却想一拥而上、倚多为胜了，那不是变成了无耻小人么？”

众人都是一愣，见这几句话明明出于阿紫之口，均感大惑不解。眼前遭逢厄难的是她父亲，她又非不知，却如何会出言讥嘲？

阮星竹怒道：“阿紫你知道甚么？你爹爹是大理国镇南王，和他动手的乃是段家叛逆。这些朋友都是大理国的臣子，除暴讨逆，是人人应有之责。”她水性精熟，武功却是平平，眼见情郎迭遇凶险，如何不急，跟着叫道：“大伙儿并肩上啊，对付凶徒叛逆，又讲什么江湖规矩？”

阿紫笑道：“妈，你的话太也好笑，全是蛮不讲理的强辩。我爹爹如是英雄好汉，我便认他。他倘是无耻之徒，打架要靠人帮手，我认这种爹爹作甚？”

这几句清脆脆的传进了每个人耳里。范骅和巴天石、华赫艮等面面相觑，都觉上前相助固是不妥，不出手却也不成。

段正淳为人虽然风流，于“英雄好汉”这四个字的名声却甚是爱惜。他常自己解嘲，说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就算过不了美人关，总还是个英雄。岂不见楚霸王有虞姬、汉高祖有戚夫人、李世民有武则天？”卑鄙懦怯之事，那是决不

屑为的。他于剧斗之际，听得阿紫的说话，当即大声说道：“生死胜败，又有什么了不起？哪一个上来相助，便是跟我段正淳过不去。”

他开口说话，内力难免不纯，但段延庆并不乘机进迫，反而退开一步，双杖拄地，等他说好了再斗。范骅等心下暗惊，眼见段延庆固然风度闲雅，决不占人便宜，但显然也是有恃无恐，无须占此便宜。

段正淳微微一笑，道：“进招罢！”左袖一拂，长剑借着袖风递出。

阮星竹道：“阿紫，你瞧爹爹剑法何等凌厉，他真要收拾这个僵尸，实是绰绰有余。只不过他是王爷身分，其实尽可交给部属，用不着自己出手。”阿紫道：“爹爹能收拾他，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我就怕妈妈嘴硬骨头酥，嘴里说得威风十足，心中却怕得要命。”这几句话正说中了她母亲的心情，阮星竹怒目向女儿瞪了一眼，心道：“这小丫头当真不识好歹，说话没轻没重。”

只见段正淳长剑连进三下快招，段延庆铁棒上内力再盛，一一将敌剑逼回。段正淳第四剑“金马腾空”横飞而出，段延庆左手铁棒一招“碧鸡报晓”点了过去，棒剑相交，当即黏在一起。段延庆喉间咕咕作响，猛地里右棒在地下一点，身子腾空而起，左手铁棒的棒头仍是黏在段正淳的剑尖之上。

顷刻之间，这一个双足站地，如渊停岳峙，纹丝不动；那一个全身临空，如柳枝随风，飘荡无定。

旁观众人都是“哦”的一声，知道两人已至比拚内力的要紧关头，段正淳站在地下，双足能够借力，原是占了便宜，

但段延庆居高临下，全身重量都压在对方长剑之上，却也助长了内力。

过得片刻，只见长剑渐渐弯曲，慢慢成为弧形，那细细的铁棒仍然其直如矢。

萧峰见段正淳手中长剑越来越弯，再弯得一些，只怕便要断为两截，心想：“两人始终都不使最高深的‘六脉神剑’。莫非段正淳自知这门功夫难及对方，不如藏拙不露？但瞧他运使内力的神气，似乎潜力垂尽，并不是尚有看家本领未使的模样。”

段正淳眼见手中长剑随时都会折断，深深吸一口气，右指点出，正是一阳指的手法。他指力造诣颇不及乃兄段正明，难以及到三尺之外。棒剑相变，两件兵刃加起来长及八尺，这一指自是伤不到对手，是以指力并非对向段延庆，却是射向他的铁棒。

萧峰眉头一皱，心道：“此人竟似不会六脉神剑，比之我义弟犹有不如。这一指不过是极高明的点穴功夫而已，又有什么希奇了？”但见他手指到处，段延庆的铁杖一晃，段正淳的长剑便伸直了几分。他连点三指，手中长剑伸展了三次，渐有回复原状之势。

阿紫却又说起话来：“妈，你瞧爹爹又使手指又使剑，也不过跟人家的一根细棒儿打个平手。倘若对方另外那根棒儿又攻了过来，难道爹爹有三只手来对付吗？要不然，便爬在地下起飞脚也好，虽然模样儿难看，总胜于给人家一棒截死了。”

阮星竹早瞧得忧心忡忡，偏生女儿在旁尽说些不中听的

言语，她还未回答，只见段延庆右手铁棒一起，嗤的一声，果然向段正淳的左手食指点了过来。

段延庆这一棒的手法和内劲都和一阳指无异，只不过以棒代指、棒长及远而已。段正淳更不相避，指力和他棒力相交，登觉手臂上一阵酸麻，他缩回手指，准拟再运内劲，第二指跟着点出，哪知眼前黑棒闪动，段延庆第二棒又点了过来。段正淳吃了一惊：“他调运内息如此快法，直似意到即至，这一阳指的造诣，可比我深得多了。”当即一指还出，只是他慢了瞬息，身子便晃了一晃。

段延庆见和他比拚已久，深恐夜长梦多，倘若他群臣部属一拥而上，终究多费手脚，当下运棒如风、顷刻间连出九棒。段正淳奋力抵挡，到第九棒上，真气不继，噗的一声轻响，铁棒棒头插入了他左肩。他身子一晃，拍的一声，右手中长剑跟着折断。

段延庆喉间发出一下怪声，右手铁棒直点对方脑门。这一棒他决意立取段正淳的性命，手下使上了全力，铁棒出去时响声大作。

范骅、华赫艮、巴天石三人同时纵出，分攻段延庆两侧，大理三公眼见情势凶险非常，要求段正淳已万万不及，均是径攻段延庆要害，要逼他回棒自救。段延庆早已料到此着，左手铁棒下落，撑地支身，右手铁棒上贯足了内劲，横将过来，一震之下，将三股兵刃尽数荡开，跟着又直取段正淳的脑门。

阮星竹“啊”的一声尖叫，疾冲过去，眼见情郎要死于非命，她也是不想活了。

段延庆铁棒离段正淳脑门“百会穴”不到三寸，蓦地里

段正淳的身子向旁飞了出去，这棒竟然点了个空，这时范骅、华赫良、巴天石三人同时给段延庆的铁棒逼回。巴天石出手快捷、反手抓住了阮星竹手腕，以免她枉自在段延庆手下送了性命。各人的目光齐向段正淳望去。

段延庆这一棒没点中对方，但见一条大汉伸手抓住了段正淳后颈，在这千钧一发的瞬息之间，硬生生将他拉开。这手神功当真匪夷所思，段延庆武功虽强，自忖也难以办到。他脸上肌肉僵硬，虽然惊诧非小，仍是不动声色，只鼻孔中哼了一声。

出手相救段正淳之人，自便是萧峰了。当二段激斗之际，他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的观战，陡见段正淳将为敌方所杀，段延庆这一棒只要戳了下去，自己的血海深仇便也无法得报。这些日子来，他不知已放下了多少愿，立下了多少誓，无论如何非报此仇不可，眼见仇人便在身前，如何容得他死在旁人手里，是以纵身上前，将段正淳拉开。

段延庆心思机敏，不等萧峰放下段正淳，右手铁棒便如狂风暴雨般递出，一棒又一棒，尽是点向段正淳的要害。他决意除去这个挡在他皇位之前的障碍，至于如何对付萧峰，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萧峰提着段正淳左一闪，右一躲，在棒影的夹缝中一一避过。段延庆连出二十七棒，始终没带到段正淳的一片衣角。他心下骇然。自知不是萧峰的敌手，一声怪啸，陡然间飘开数丈，问道：“阁下是谁？何以前来搅局？”

萧峰尚未回答，云中鹤叫道：“老大，他便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乔峰，你的好徒弟追魂杖谭青，就是死在这恶徒的手下。”

此言一出，不但段延庆心头一震，连大理群豪也耸然动容。乔峰之名响遍天下，“北乔峰，南慕容”，武林中无人不知。只是他向傅思归及段正淳通名时都自称“契丹人萧峰”，各人不知他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峰，此刻听了云中鹤这话，人人心中均道：“原来是他。侠义武勇，果然名不虚传。”

段延庆早听云中鹤详细说过，自己的得意徒儿谭青如何在聚贤庄上害人不成，反为乔峰所杀，这时听说眼前这汉子便是杀徒之人，心下又是愤怒，又是疑惧，伸出铁棒，在地下青石板上写道：“阁下和我何仇，既杀吾徒，又来坏我大事。”

但听得嗤嗤嗤响声不绝，竟如是在沙中写字一般，十六个字每一笔都深入石里。他的腹语术和上乘内功相结合，能迷人心魄，乱人神智，乃是一项极厉害的邪术。只是这门功夫纯以心力克制对方，倘若敌人的内力修为胜过自己，那便反受其害。他既知谭青的死法，又见了萧峰相救段正淳的身手，便不敢贸然以腹语术和他说话。

萧峰见他写完，一言不发，走上前去伸脚在地下擦了几擦，登时将石板上这十六个字擦得干干净净。一个以铁棒在石板上写字已是极难，另一个却伸足便擦去字迹，这足底的功夫，比之棒头内力聚于一点，更是艰难得多。两人一个写，一个擦，一片青石板铺成的湖畔小径，竟显得便如沙滩一般。

段延庆见他擦去这些字迹，知他一来显示身手，二来意思说和自己无怨无仇，过去无意酿成的过节，如能放过不究，那便两家罢手。段延庆自忖不是对手，还是及早抽身，免吃眼前的亏为妙，当下右手铁棒从上而下划了下来，跟着又是向上一挑，表示“一笔勾销”之意，随即铁棒着地一点，反

跃而出，转过身来，飘然而去。

南海鳄神圆睁怪眼，向萧峰上身瞧瞧，下身瞧瞧，满心的不服气，骂道：“他妈的，这狗杂种有什么了不起……”一言未毕，突然间身子腾空而起，飞向湖心，扑通一声，水花四溅，落入了小镜湖中。

萧峰最恼恨旁人骂他“杂种”，左手仍然提着段正淳，抢过去右手便将南海鳄神摔入了湖中。这一下出手迅捷无比，不容南海鳄神有分毫抗拒余地。

南海鳄神久居南海，自称“鳄神”，水性自是极精，双足在湖底一蹬，跃出湖面叫道：“你怎么搅的？”说了这句话，身子又落入湖底。他再在湖底一蹬，又是全身飞出水面，叫道：“你暗算老子！”这句话说完，又落了下去。第三次跃上时叫道：“老子不能和你甘休！”他性子暴躁之极，等不及爬上岸之后再骂萧峰，跳起来骂一句，又落了下去。

阿紫笑道：“你们瞧，这人在水中钻上钻下，不是像只大乌龟么？”刚好南海鳄神在这时跃出水面，听到了她说话，骂道：“你才是一只小鸟……”阿紫手一扬，嗤的一声响，射了他一枚飞锥。飞锥到时，南海鳄神又已沉入了湖底。

南海鳄神游到岸边，湿淋淋的爬了起来。他竟毫不畏惧，楞头楞脑的走到萧峰身前，侧了头向他瞪眼，说道：“你将我摔下湖去，用的是什么手法？老子这功夫倒是不会。”叶二娘远远站在七八丈外，叫道：“老三快走，别在这儿出丑啦。”南海鳄神怒道：“我给人家丢入湖中，连人家用什么手法都不知道，岂不是奇耻大辱？自然要问个明白。”

阿紫一本正经的道：“好罢，我跟你说了。他这功夫叫做

“掷龟功。”

南海鳄神道：“嗯，原来叫‘掷龟功’，我知道了这功夫的名字，求人教得会了，下苦功练练，以后便不再吃这个亏。”说着快步而去。这时叶二娘和云中鹤早走得远了。

二十三 塞上牛羊空许约

萧峰轻轻将段正淳放在地下，退开几步。

阮星竹深深万福道谢，说道：“乔帮主，你先前救我女儿，这会儿又救了他……他……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范骅、宋丹臣等也都过来相谢。

萧峰森然道：“萧峰救他，全出于一片自私之心，各位不用谢我。段王爷，我问你一句话，请你从实回答。当年你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是也不是？虽然此事未必出于你本心，可是你却害得一个孩子一生孤苦，连自己爷娘是谁也不知道，是也不是？”雁门关外父母双双惨亡，此事想及便即心痛，可不愿当着众人明言。

段正淳满脸通红，随即转为惨白，低头道：“不错，段某生平为此事耿耿于心，每当念及，甚是不安。只是大错已经铸成，再也难以挽回。天可怜见，今日让我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只是……只是……唉，我总是对不起人。”

萧峰厉声道：“你既知铸下大错，害苦了人，却何以直到此时，兀自接二连三的又不断再干恶事？”

段正淳摇了摇头，低声说道：“段某行止不端，德行有亏，平生荒唐之事，实在干得太多，思之不胜汗颜。”

萧峰自在信阳听马夫人说出段正淳的名字后，日夕所思，

便在找到他而凌迟处死，决意教他吃足零碎苦头之后，这才取他性命。但适才见他待友仁义，对敌豪迈，不像是个专做坏事的卑鄙奸徒，不由得心下起疑，寻思：“他在雁门关外杀我父母，乃是出于误会，这等错误人人能犯。但他杀我义父乔三槐夫妇，害我恩师玄苦师父，那便是绝不可恕的恶行，难道这中间另有别情吗？”他行事绝不莽撞，当下正面相询，要他亲口答复，再定了断，待见段正淳脸上深带愧色，既说铸成大错，一生耿耿不安，又说今日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至于杀乔三槐夫妇、杀玄苦大师等事，他自承是“行止不端，德行有亏”，这才知千真万确，脸上登如罩了一层严霜，鼻中哼了一声。

阮星竹忽道：“他……他向来是这样的，我也没怎……怎么怪他。”萧峰向她瞧去，只见她脸带微笑，一双星眼含情脉脉的瞧着段正淳，心下怒气勃勃，哼了一声，道：“好！原来他向来是这样的。”转过头来，向段正淳道：“今晚三更，我在那座青石桥上相候，有事和阁下一谈。”

段正淳道：“准时必到。大恩不敢言谢，只是远来劳苦，何不请到那边小舍之中喝上几杯？”萧峰道：“阁下伤势如何？是否须得将养几日？”他对饮酒的邀请，竟如听而不闻。段正淳微觉奇怪，道：“多谢乔兄关怀，这点轻伤也无大碍。”

萧峰点头道：“这就好了。阿朱，咱们走罢。”他走出两步，回头又向段正淳道：“你手下那些好朋友，那也不用带来了。”他见范骅、华赫良等人都是赤胆忠心的好汉，若和段正淳同赴青石桥之会，势必一一死在自己手下，不免可惜。

段正淳觉得这人说话行事颇为古怪，自己这种种风流罪

过，连皇兄也只置之一笑，他却当众严词斥责，未免过分，但他于己有救命之恩，便道：“一凭尊兄吩咐。”

萧峰挽了阿朱之手，头也不回的径自去了。

萧峰和阿朱寻到一家农家，买些米来煮了饭，又买了两只鸡熬了汤，饱餐了一顿，只是有饭无酒，不免有些扫兴。他见阿朱似乎满怀心事，一直不开口说话，问道：“我寻到了大仇人，你该当为我高兴才是。”

阿朱微微一笑，说道：“是啊！我原该高兴。”萧峰见她笑得十分勉强，说道：“今晚杀了此人之后，咱们即行北上，到雁门关外驰马打猎、牧牛放羊，再也不踏进关内一步了。唉，阿朱，我在见到段正淳之前，本曾立誓要杀得他一家鸡犬不留。但见此人倒有义气，心想一人做事一人当，那也不用找他家人了。”阿朱道：“你这一念之仁，多积阴德，必有后福。”萧峰纵声长笑，说道：“我这双手下不知已杀了多少人，还有什么阴德后福？”

他见阿朱秀眉双蹙，又问：“阿朱，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不喜欢我再杀人么？”阿朱道：“不是不高兴，不知怎样，我肚痛得紧。”萧峰伸手搭了搭她脉搏，果觉跳动不稳，脉象浮躁，柔声道：“路上辛苦，只怕受了风寒。我叫这老妈妈煎一碗姜汤给你喝。”

姜汤还没煎好，阿朱身子不住发抖，颤声道：“我冷，好冷。”萧峰甚是怜惜，除下身上外袍，披在她身上。阿朱道：“大哥，你今晚得报大仇，了却这个大心愿，我本该陪你去的，只盼待会身子好些。”萧峰道：“不！不！你在这儿歇歇，睡了一觉醒来，我已取了段正淳的首级来啦。”

阿朱叹了口气，道：“我好难过，大哥，我真是没有法子。我不能陪你了。我很想陪着你，和你在一起，真不想跟你分开……你……你一个人这么寂寞孤单，我对你不起。”

萧峰听她说来柔情深至，心下感动，握住她手，说道：“咱们只分开这一会儿，又有什么要紧？阿朱，你待我真好，你的恩情我不知怎样报答才是。”

阿朱道：“不是分开一会儿，我觉得会很久很久。大哥，我离开了你，你会孤零零的，我也是孤零零的。最好你立刻带我到雁门关外，咱们便这么牧牛放羊去。段正淳的怨仇，再过一年来报不成么？让我先陪你一年。”

萧峰轻轻抚着她头上的秀发，说道：“好容易撞见了，今晚报了此仇，咱们再也不回中原了。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及我，他也不会使‘六脉神剑’，但若过得一年再来，那便要上大理去。大理段家好手甚多，遇上了精通‘六脉神剑’的高手，你大哥就多半要输。不是我不听你的话，这中间实有许多难处。”

阿朱点了点头，低声道：“不错，我不该请你过一年再去大理找他报仇。你孤身深入虎穴，万万不可。”

萧峰哈哈一笑，举起饭碗来空喝一口，他惯于大碗大碗的喝酒，此刻碗中空空所有，但这么作个模样，也是好的，说道：“若是我萧峰一人，大理段家这龙潭虎穴那也闯了，生死危难，浑不放在心上。但现下有了小阿朱，我要照料陪你一辈子，萧峰的性命，那就贵重得很啦。”

阿朱伏在他的怀里，背心微微起伏。萧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心中一片平静温暖，心道：“得妻如此，复有何憾？”霎

时之间，不由得神驰塞上，心飞关外，想起一月之后，便已和阿朱在大草原中骑马并驰，打猎牧羊，再也不必提防敌人侵害，从此无忧无虑，何等逍遥自在？只是那日在聚贤庄中救他性命的黑衣人大恩未报，不免耿耿，然这等大英雄自是施恩不望报，这一生只好欠了他这番恩情。

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来，阿朱伏在他怀中，已然沉沉睡熟。萧峰拿出三钱银子，给了那家农家，请他腾了一间空房出来，抱着阿朱，放在床上，给她盖上了被，放下了帐子，坐在那农家堂上闭目养神，不久便沉沉睡去。

小睡了两个多时辰，开门出来，只见新月已斜挂树顶，西北角上却乌云渐渐聚集，看来这一晚多半会有大雷雨。

萧峰披上长袍，向青石桥走去。行出五里许，到了河边，只见月亮的影子倒映河中，西边半天已聚满了黑云，偶尔黑云中射出一两下闪电，照得四野一片明亮。闪电过去，反而更显得黑沉沉地。远处坟地中磷火抖动，在草间滚来滚去。

萧峰越走越快，不多时已到了青石桥头，一瞧北斗方位，见时刻尚早，不过二更时分，心道：“为了要报大仇，我竟这般沉不住气，居然早到了一个更次。”他一生中与人约会以性命相拚，也不知有过多少次，对方武功声势比之段正淳更强的也着实不少，今晚却异乎寻常的心中不安，少了以往那一股一往无前、决一死战的豪气。

立在桥边，眼看河水在桥下缓缓流过，心道：“是了，以往我独来独往，无牵无挂，今晚我心中却多了一个阿朱。嘿，这真叫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想到这里，不由得心底平添了几分柔情，嘴边露出一丝微笑，又想：“若是阿朱陪着我

站在这里，那可有多好。”

他知段正淳的武功和自己差得太远，今晚的拚斗不须挂怀胜负，眼见约会的时刻未至，便坐在桥边树下凝神吐纳，渐渐的灵台中一片空明，更无杂念。

蓦地里电光一闪，轰隆隆一声大响，一个霹雳从云堆里打了下来。萧峰睁开眼来，心道：“转眼大雨便至，快三更了罢？”

便在此时，见通向小镜湖的路上一人缓步走来，宽袍缓带，正是段正淳。

他走到萧峰前面，深深一揖，说道：“乔帮主见召，不知有何见教？”

萧峰微微侧头，斜睨着他，一股怒火猛地在胸中烧将上来，说道：“段王爷，我约你来此的用意，难道你竟然不知么？”

段正淳叹了口气，说道：“你是为了当年雁门关外之事，我误听好人之言，受人播弄，伤了令堂的性命，累得令尊自尽身亡，实是大错。”

萧峰森然道：“你何以又去害我义父乔三槐夫妇，害死我恩师玄苦大师？”

段正淳缓缓摇头，凄然道：“我只盼能遮掩此事，岂知越陷越深，终至难以自拔。”

萧峰道：“嘿，你倒是条爽直汉子，你自己了断，还是须得由我动手。”

段正淳道：“若非乔帮主出手相救，段某今日午间便已命丧小镜湖畔，多活半日，全出阁下之赐。乔帮主要取在下性命，尽管出手便是。”

这时轰隆隆一声雷响，黄豆大的雨点忽喇喇的洒将下来。

萧峰听他说得豪迈，不禁心中一动，他素喜结交英雄好汉，自从一见段正淳，见他英姿爽飒，便生惺惺相惜之意，倘若是寻常过节，便算是对他本人的重大侮辱，也早一笑了之，相偕去喝上几十碗烈酒。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岂能就此放过？他举起一掌，说道：“为人子弟，父母师长的大仇不能不报。你杀我父亲、母亲、义父、义母、受业恩师，一共五人，我便击你五掌。你受我五掌之后，是死是活，前仇一笔勾销。”

段正淳苦笑道：“一条性命只换一掌，段某遭报未免太轻，深感盛情。”

萧峰心道：“莫道你大理段氏武功卓绝，只怕萧峰这掌力你一掌也经受不起。”说道：“如此看掌。”左手一圈，右掌呼的一声击了出去。

电光一闪，半空中又是轰隆隆一个霹雳打了下来，雷助掌势，萧峰这一拳击出，真具天地风雷之威，砰的一声，正击在段正淳胸口。但见他立足不定，直摔了出去，拍的一声撞在青石桥栏干上，软软的垂着，一动也不动了。

萧峰一怔：“怎地他不举掌相迎？又如此不济？”纵身上前，抓住他后领提了起来，心中一惊，耳中轰隆隆雷声不绝，大雨泼在他脸上身上，竟无半点知觉，只想：“怎地他变得这么轻了？”

这天午间他出手相救段正淳时，提着他身子为时颇久。武功高强之人，手中重量便有一斤半斤之差，也能立时察觉，但这时萧峰只觉段正淳的身子斗然间轻了数十斤，心中蓦地生出一阵莫名的害怕，全身出了一阵冷汗。

便在此时，闪电又是一亮。萧峰伸手到段正淳脸上一抓，着手是一堆软泥，一揉之下，应手而落，电光闪闪之下，他看得清楚，失声叫：“阿朱，阿朱，原来是你！”

只觉自己四肢百骸再无半点力气，不由自主跪了下来，抱着阿朱的双腿。他知适才这一掌使足了全力，武林中一等一英雄好汉若不出掌相迎，也必禁受不起，何况是这个娇怯怯的小阿朱？这一掌当然打得她肋骨尽断，五脏震碎，便是薛神医在旁即行施救，那也必难以抢回她的性命了。

阿朱斜倚在桥栏干上，身子慢慢滑了下来，跌在萧峰身上，低声说道：“大哥，我……我……好生对你不起，你恼我吗？”

萧峰大声道：“我不恼你，我恼我自己，恨我自己。”说着举起手来，猛击自己脑袋。

阿朱的左手动了一动，想阻止他不要自击，但提不起手臂，说道：“大哥，你答应我，永远永远，不可损伤自己。”

萧峰大叫：“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阿朱低声道：“大哥，你解开我衣服，看一看我左肩。”萧峰和她关山万里，同行同宿，始终以礼自持，这时听她叫自己解她衣衫，倒是一怔。阿朱道：“我早就是你的人了，我……我……全身都是你的。你看一看……看一看我左肩，就明白了。”

萧峰眼中含泪，听她说话时神智不乱，心中存了万一的指望，当即左掌抵住她背心，急运真气，源源输入她体内，盼能挽救大错，右手慢慢解开她衣衫，露出她的左肩。

天上长长的一道闪电掠过，萧峰眼前一亮，只见她肩头

肤光胜雪，却刺着一个殷红如血的红字：“段”。

萧峰又是惊奇，又是伤心，不敢多看，忙将她衣衫拉好，遮住了肩头，将她轻轻搂在怀里，问道：“你肩上有‘段’字，那是什么意思？”

阿朱道：“我爹爹、妈妈将我送给旁人之时，在我肩上刺的，以便留待……留待他日相认。”萧峰颤声道：“这‘段’字，这‘段’字……”阿朱道：“今天日间，他们在那阿紫姑娘的肩头发见了一个记认，就知道是他们的女儿，你……你……看到那记认吗？”萧峰道：“没有，我不便着。”阿朱道：“她……她肩上刺着的，也是一个红色的‘段’字，跟我的一模一样。”

萧峰登时大悟，颤声道：“你……你也是他们的女儿？”

阿朱道：“本来我不知道，看到阿紫肩头刺的字才知。她还有一个金锁片，跟我那个金锁片，也是一样的，上面也铸着十二个字。她的字是：‘湖边竹，盈盈绿，报平安，多喜乐。’我锁片上的字是：‘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我……我从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道是好口采，却原来嵌着我妈妈的名字。我妈妈便是那女子阮……阮星竹。这对锁片，是我爹爹送给我妈妈的，她生了我姊妹俩，给我们一个人一个，带在颈里。”

萧峰道：“我明白啦，我马上得设法给你治伤，这些事，慢慢再说不迟。”

阿朱道：“不！不！我要跟你说个清楚，再迟得一会，就来不及了。大哥，你得听我说完。”萧峰不忍违逆她意思，只得道：“好，我听你说完，可是你别太费神。”阿朱微微一笑，

道：“大哥，你真好，什么事情都就着我，这么宠我，如何得了？”萧峰道：“以后我更要宠你一百倍，一千倍。”

阿朱微笑道：“够了，够了，我不喜欢你待我太好。我无法无天起来，那就没人管了。大哥，我……我躲在竹屋后面，偷听爹爹、妈妈，和阿紫妹妹说话。原来我爹爹另外有妻子的，他和妈妈不是正式夫妻，先是生下了我，第二年又生下了我妹妹。后来我爹爹要回大理，我妈妈不放他走，两人大吵了一场，我妈妈还打了他，爹爹可没还手。后来……后来……没有法子，只好分手。我外公家教很严，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定会杀了我妈妈的。我妈妈不敢把我姊妹带回家去。只好分送了给人家，但盼日后能够相认，在我姊妹肩头都刺了个‘段’字。收养我的人只知道我妈妈姓阮，其实，其实，我是姓段……”

萧峰心中更增怜惜，低声道：“苦命的孩子。”

阿朱道：“妈妈将我送给人家的时候，我还只一岁多一点，我当然不认得爹爹，连见了妈的面也不认得。大哥，你也是这样。那天晚上在杏子林里，我听人家说你的身世，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咱们俩都是一样的苦命孩子。”

电光不住闪动，霹雳一个接着一个，突然之间，河边一株大树给雷打中，喀喇喇的倒将下来。他二人于身外之物全没注意，虽处天地巨变之际，也如浑然不觉。

阿朱又道：“害死你爹爹妈妈的人，竟是我爹爹，唉，老天爷的安排真待咱们太苦，而且，而且……从马夫人口中，套问我爹爹名字来的，便是我自己。我若不是乔装了白世镜去骗她，她也决不肯说我爹爹的名字。人家说，冥冥中自有

天意，我从来不相信。可是……可是……你说，能不能信呢？”

萧峰抬起头来，满天黑云早将月亮遮得没一丝光亮，一条长长的闪电过去，照得四野通明，宛似老天爷忽然开了眼一般。

他颓然低头，心中一片茫然，问道：“你知道段正淳当真不是你爹爹，再也不错么？”

阿朱道：“不会错的。我听到我爹爹、妈妈抱住了我妹子痛哭，述说遗弃我姊妹二人的经过。我爹娘都说，此生此世，说什么也要将我寻了回来。他们哪里猜得到，他们亲生的女儿便伏在窗外。大哥，适才我假说生病，却乔装改扮了你的模样，去对我爹爹说道，今晚青石桥之约作罢，有什么过节，一笔勾销，再装成我爹爹的模样，来和你相会……好让你……好让你……”说到这里，已是气若游丝。

萧峰掌心加运内劲，使阿朱不致脱力，垂泪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了？要是我知道他便是你的爹爹……”可是下面的话再也说下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他事先得知，段正淳便是自己至爱之人的父亲，那便该当如何。

阿朱道：“我翻来覆去，思量了很久很久，大哥，我多想能陪你一辈子，可是那怎么能够？我能求你不报这五位亲人的大仇么？就算我胡里胡涂的求了你，你又答允了，那……那终究是不成的。”

她声音愈说愈低，雷声仍是轰轰不绝，但在萧峰听来，阿朱的每一句话，都比震天响雷更是惊心动魄。他揪着自己头发，说道：“你可以叫你爹爹逃走，不来赴这约会！或者你爹爹是英雄好汉，不肯失约，那你可以乔装了我的模样，和你

爹爹另订约会，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一个遥远的日子里再行相会。你何必，何必这样自苦？”

阿朱道：“我要叫你知道，一个人失手害死了别人，可以全非出于本心。你当然不想害我，可是你打了我一掌。我爹爹害死你的父母，也是无意中铸成了大错。”

萧峰一直低头凝望着她，电光几下闪烁，只见她眼色中柔情无限。萧峰心中一动，蓦地里体会到阿朱对自己的深情，实出于自己以前的想象之外，心中陡然明白：“段正淳虽是她生身之父，但于她并无养育之恩，至于要自己明白无心之错可恕，更不必为此而枉自送了性命。”颤声道：“阿朱，阿朱，你一定另有原因，不是为了救你父亲，也不是要我知道那是无心铸成的大错，你是为了我！你是为了我！”抱着她身子站了起来。

阿朱脸上露出笑容，见萧峰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深意，不自禁的欢喜。她明知自己性命已到尽头，虽不盼望情郎知道自己隐藏在心底的用意，但他终于知道了……

萧峰道：“你完全是为了我，阿朱，你说是不是？”阿朱低声道：“是的。”萧峰大声道：为什么？为什么？”阿朱道：“大理段家有六脉神剑，你打死了他们镇南王，他们岂肯干休？大哥，那《易筋经》上的字，咱们又不识得……”

萧峰恍然大悟，不由得热泪盈眶，泪水跟着便直洒了下来。

阿朱道：“我求你一件事，大哥，你肯答允么？”萧峰道：“别说一件，百件千件也答允你。”阿朱道：“我只有一个亲妹子，咱俩自幼不得在一起，求你照看于她，我担心她走入

了歧途。”萧峰强笑道：“等你身子大好了，咱们找了她来跟你团聚。”阿朱轻轻的道：“等我大好了……大哥，我就和你到雁门关外骑马打猎、牧牛牧羊，你说，我妹子也肯去吗？”萧峰道：“她自然会去的，亲姊姊、亲姊夫邀她，还不去吗？”

忽然间忽喇一声响，青石桥桥洞底下钻出一个人来，叫道：“羞也不羞？什么亲姊姊、亲姊夫了？我偏不去。”这人身形娇小，穿了一身水靠，正是阿紫。

萧峰失手打了阿朱一掌之后，全副精神都放在她的身上，以他的功夫，本来定可觉察到桥底水中伏得有人，但一来雷声隆隆，暴雨大作，二来他心神大乱，直到阿紫自行现身，这才发觉，不由得微微一惊，叫道：“阿紫，阿紫，你快来瞧瞧你姊姊。”

阿紫小嘴一扁，道：“我躲在桥底下，本想瞧你和我爹爹打架，看个热闹，哪知你打的竟是我姊姊。两个人唠唠叨叨，情话说个不完，我才不爱听呢。你们谈情说爱那也罢了，怎地拉扯到了我身上？”说着走近身来。

阿朱道：“好妹妹，以后，萧大哥照看你，你……你也照看他……”

阿紫格格一笑，说道：“这个粗鲁难着的蛮子，我才不理他呢。”

萧峰蓦地里觉得怀中的阿朱身子一颤，脑袋垂了下来，一头秀发披在他肩上，一动也不动了。萧峰大惊，大叫：“阿朱，阿朱。”一搭她脉搏，已然停止了跳动。他自己一颗心几乎也停止了跳动，伸手探她鼻息，也已没了呼吸。他大叫：“阿朱！阿朱！”但任凭他再叫千声万声，阿朱再也不能答应他了，急

以真力输入她身体，阿朱始终全不动弹。

阿紫见阿朱气绝而死，也大吃一惊，不再嬉皮笑脸，怒道：“你打死了我姊姊，你……你打死了我姊姊。”

萧峰道：“不错，是我打死了你姊姊，你应该为你姊姊报仇。快，快杀了我罢！”他双手下垂，放低阿朱的身子，挺出胸膛，叫道：“你快杀了我。”真盼阿紫抽出刀来，插入自己的胸膛，就此一了百了，解脱了自己无穷无尽的痛苦。

阿紫见他脸上肌肉痉挛，神情可怖，不由得十分害怕，倒退了两步，叫道：“你……你别杀我。”

萧峰跟着走上两步，伸手至胸，嗤的一声响，撕破胸口衣衫，露出肌肤，说道：“你有毒针、毒刺、毒锥……快快刺死我。”

阿紫在闪电一亮之际，见到他胸口所刺的那个青郁郁的狼头，张牙露齿，形貌凶恶，更是害怕，突然大叫一声，转身飞奔而去。

萧峰呆立桥上，伤心无比，悔恨无穷，提起手掌，砰的一声，拍在石栏干上，只击得石屑纷飞。他拍了一掌，又拍一掌，忽喇喇一声大响一片石栏干掉入了河里，要想号哭，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一条闪电过去，清清楚楚映出了阿朱的脸。那深情关切之意，仍然留在她的眉梢嘴角。

萧峰大叫一声：“阿朱！”抱着她身子，向荒野中直奔。

雷声轰隆，大雨倾盆，他一会儿奔上山峰，一会儿又奔入了山谷，浑不知身在何处，脑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

雷声渐止，大雨仍下个不停。东方现出黎明，天慢慢亮

了。萧峰已狂奔了两个多时辰，但他丝毫不知疲倦，只是想尽量折磨自己，只是想立刻死了，永远陪着阿朱。他嘶声呼号，狂奔乱走，不知不觉间，忽然又回到了那青石桥上。

他喃喃说道：“我找段正淳去，找段正淳，叫他杀了我，给他女儿报仇。”当下迈开大步，向小镜湖畔奔去。

不多时便到了湖边，萧峰大叫：“段正淳，我杀了你女儿，你来杀我啊，我决不还手，你快出来，来杀我。”他横抱阿朱，站在方竹林前，等了片刻，林中寂然无声，无人出来。

他踏步入林，走到竹屋之前，踢开板门，走进屋去，叫道：“段正淳，你快来杀我！”屋中空荡荡的，竟一个人也没有。他在厢房、后院各处寻了一遍，不但没见段正淳和他那些部属，连竹屋主人阮星竹和阿紫也都不在。屋中用具陈设一如其旧，倒似是各人匆匆离去，仓猝间什么东西也不及携带。

他心道：“是了，阿紫带来了讯息，只道我还要杀她父亲报仇。段正淳就算不肯逃，那姓阮的女人和他部属也必逼他远走高飞。嘿嘿，我不是来杀你的，是要你杀我，要你杀我。”又大叫了几声：“段正淳，段正淳！”声音远远传送出去，但听得疾风动竹，簌簌声响，却无半点人声。

小镜湖畔、方竹林中，寂然无人，萧峰似觉得天地间也只剩下了他一人。自从阿朱断气之后，他从没片刻放下她身子，不知有多少次以真气内力输入她体内，只盼天可怜见，又像上次她受了玄慈方丈一掌那样，重伤不死。但上次是玄慈方丈以金刚掌力击在萧峰手中铜镜之上，阿朱不过波及受震，这次萧峰这一掌却是结结实实的打正在她胸口，如何还

能活命？不论他输了多少内力过去，阿朱总是一动也不动。

他抱着阿朱，呆呆的坐在堂前，从早晨坐到午间，从午间又坐到了傍晚。这时早已雨过天青，淡淡斜阳，照在他和阿朱的身上。

他在聚贤庄上受群雄围攻，虽然众叛亲离，情势险恶之极，却并未有丝毫气沮，这时自己亲手铸成了难以挽回的大错，越来越觉寂寞孤单，只觉再也不该活在世上了。“阿朱代她父亲死了，我也不能再去找段正淳报仇。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丐帮的大业，当年的雄心壮志，都已不值得关怀。我是契丹人，又能有什么大业雄心？”

走到后院，见墙角边放着一柄花锄，心想：“我便永远在这里陪着阿朱罢？”左手仍是抱着阿朱，说什么也舍不得放开她片刻，右手提起花锄，走到方竹林中，掘了一个坑，又掘了一个坑，两个土坑并列在一起。

心想：“她父母回来，多半要挖开坟来看个究竟。须在墓前竖上块牌子才是。”折了一段方竹，剖而为二，到厨房中取厨刀削平了，走到西首厢房。见桌上放着纸墨笔砚。他将阿朱横放在膝头，研了墨，提起笔来，在一块竹片上写道：“契丹莽夫萧峰之墓”。

拿起另一块竹片，心下沉吟：“我写什么？‘萧门段夫人之墓’么？他虽和我有夫妇之约，却未成婚，至死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姑娘，称她为‘夫人’，不亵渎她么？”

心下一时难决，抬起头来思量一会，目光所到之处，只见壁间悬着一张条幅，写得有好几行字，顺着看下去：

“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偎花映烛，偷传深意，

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相见时稀
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

他读书无多，所识的字颇为有限，但这阕词中没什么难字，看得出是一首风流艳词，好似说喝醉了酒含羞唱歌，怎样怎样又说相会时刻少，分别时候多，心里发愁。他含含糊糊的看去，也没心情去体会词中说些什么，随口茫茫然的读完，见下面又写着两行字道：“书少年游付竹妹补壁。星眸竹腰相伴，不知天地岁月也。大理段二醉后狂涂。”

萧峰喃喃的道：“他倒快活。星眸竹腰相伴，不知天地岁月也。大理段二醉后狂涂。大理段二，嗯，这是段正淳写给他情人阮星竹的，也就是阿朱她爹爹妈妈的风流事。怎地堂而皇之的挂在这里，也不怕丑？啊，是了，这间屋子，段正淳的部属也不会进来。”

当下也不再理会这个条幅，只想：“我在阿朱的墓碑上怎样写？”自知文字上的功夫太也粗浅，多想也想不出什么，便写了“阿朱之墓”四个字。放下了笔，站起身来，要将竹牌插在坑前，先埋好了阿朱，然后自杀。

他转过身来，抱起阿朱身子，眼光又向壁上的条幅一瞥，蓦地里跳将起来，“啊哟”一声叫，大声道：“不对，不对，这件事不对！”

走近一步，再看条幅中的那几行字，只见字迹圆润，儒雅洒脱。他心中似有一个声音在大声道：“那封信！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信上的字不是这样的，完全不同。”

他只粗通文字，原是不会辨认笔迹，但这条幅上的字秀丽圆熟，间格整齐，那封信上的字却歪歪斜斜、瘦骨棱棱，一

眼而知出于江湖武人之手。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太，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双眼睁得大大的，盯住了那条幅上的字，似乎要从这几行字中，寻觅出这中间隐藏着的大秘密、大阴谋。

他脑海中盘旋的，尽是那晚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所见到的那封书信，那封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智光大师将信尾的署名撕下来吞入了肚中，令他无法知道写信之人是谁，但信上的字迹，却已深深印入他脑海之中，清楚之极。写信之人，和写这张条幅的“大理段二”绝非一人，决无可疑。

但那信是不是“带头人哥”托旁人代写？他略一思索，便知决无可能。段正淳能写这样一笔好字，当然是拿惯笔杆之人，要写信给汪帮主，谈论如此大事，岂有叫旁人代笔之理？而写一首风流艳词给自己情人，更无叫旁人代笔之理。

他越想疑窦越大，不住的想：“莫非那带头大哥不是段正淳？莫非这幅字不是段正淳写的？不对，不对，除了段正淳，怎能有第二个‘大理段二’写了这种风流诗词挂在此处？难道马夫人说的是假话？那也不会。她和段正淳素不相识，一个地北，一个天南，一个是草莽匹夫的孀妇，一个是王公贵人，能有什么仇怨，会故意捏造假话来骗我。”

他自从知道了“带头大哥”是段正淳后，心中的那种疑团本已一扫而空，所思虑的只是如何报仇而已，这时陡然见到了这个条幅，各种各样的疑团又涌上心头：“那封书信若不是段正淳写的，那么带头大哥便不是他。如果不是他，却又是谁？马夫人为什么要说假话骗人，这中间有什么阴谋诡计？我打死阿朱，本是误杀，阿朱为我而死却是心甘情愿。这么一来，她的不白之冤之上，再加上一层不白之冤。我为什么

不早些见到这个条幅？可是这条幅挂在厢房之中，我又怎能见到？倘若始终不见，我殉了阿朱而死，那也是一了百了，为什么偏偏早不见，迟不见，在我死前片刻又见到了？”

夕阳即将落山，最后的一片阳光正渐渐离开他脚背，忽听得小镜湖畔有两人朝着竹林走来。这两人相距尚远，他凝神听去，辨出来者是两个女子，心道：“多半是阿紫和她妈妈来了。嗯，我要问明段夫人，这幅字是不是段正淳写的。她当然恨极我杀了阿朱，她一定要杀我，我……我……”他本来是要“决不还手”，但立时转念：“如果阿朱确是冤枉而死，杀死我爹爹、妈妈的另有其人，那么这大恶人身上又多负了一笔血债，又多了一条人命。阿朱难道不是他害死的么？我若不报此仇，怎能轻易便死？”

只听得那两个女子渐行渐近，走进了竹林。又过片刻，两人说话的声音也听见了。只听得一人道：“小心了，这贱人武功虽然不高，却是诡计多端。”另一个年轻的女子道：“她只孤身一人，我娘儿俩总收拾得了她。”那年纪较大的女子道：“别说话了，一上去便下杀手，不用迟疑。”那少女道：“要是爹爹知道了……”那年长女子道：“哼，你还顾着你爹爹？”接着便没了话声。但听得两人蹑足而行，一个向着大门走来，另一个走到了屋后，显是要前后夹攻。

萧峰颇为奇怪，想：“听口音这两人不是阮星竹和阿紫，但也是母女两个，要来杀一个孤身女子，嗯，多半是要杀阮星竹，而那少女的父亲却不赞成此事。”这件事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再不理睬，仍是怔怔的坐着出神。

过得半晌，呀的一声，有人推开板门，走了进来。萧峰

并不抬头，只见一双穿着黑鞋的纤脚走到他身前，相距约莫四尺，停住了步。跟着旁边的窗门推开，跃进一个人来，站在他身旁，他听了那人纵跃之声，知道武功也不高强。

他仍不抬头，手中抱着阿朱，自管苦苦思索：“到底‘带头大哥’是不是段正淳？智光大师的言语中有什么古怪，徐长老有什么诡计？马夫人的话中有没有破绽？”当真是思涌如潮，心乱如麻。

只听得那年轻女子说道：“喂，你是谁？姓阮的那贱人呢？”她话声冷冷的，语调更是十分的无礼。萧峰不加理会，只想种种疑窦。那年长女子道：“尊驾和阮星竹那贱人有什么瓜葛？这女子是谁？快快说来。”萧峰仍是不理。那年轻女子大声道：“你是聋子呢还是哑巴，怎地一声不响？”语气中已充满了怒意。萧峰仍是不理，便如石像般坐着不动。

那年轻女子一跺脚，手中长剑一颤，剑刃震动，嗡嗡作响，剑尖斜对萧峰的太阳穴，相距不过数寸，喝道：“你再装傻，便给点苦头你吃吃。”

萧峰于身外凶险，半分也没放在心上，只是思量着种种解索不开的疑团。那少女手臂向前一送，长剑刺出，在他头颈边寸许之旁擦了过去。萧峰听明白剑势来路，不闪不避，浑若不知。两名女子相顾惊诧。那年轻女子道：“妈，这人莫非是个白痴？他抱着的这个姑娘好像死了。”那妇人道：“他多半是装傻。在这贱人家中，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先劈他一刀，再来拷打查问。”话声甫毕，左手刀便向萧峰肩头砍了下去。

萧峰待得刀刃离他肩头尚有半尺，右手翻出，疾伸而前，两根手指抓住了刀背，那刀便如凝在半空，砍不下来。他手

指向前一送，刀柄撞中那妇人肩下要穴，登时令她动弹不得，顺手一抖，内力到处，拍的一声响，一柄钢刀断为两截。他随手抛在地下，始终没抬头瞧那妇人。

那年轻女子见母亲被他制住，大惊之下，向后反跃，嗤嗤之声连响，七枝短箭连珠价向他射来。萧峰拾起断刀，一拍一落，跟着手一挥，那断刀倒飞出去，拍的一声，刀柄撞在她腰间。那年轻女子“啊”的一声叫，穴道正被撞中，身子也登时给定住了。

那妇人惊道：“你受伤了吗？”那少女道：“腰里撞得好痛，倒没受伤，妈，我给封住了‘京门穴’。”那妇人道：“我给点中了‘中府穴’。这……这人武功厉害得很哪。”那少女道：“妈，这人到底是谁？怎么他也不站起身来，便制住了咱娘儿俩，我瞧他啊，多半是有邪术。”

那妇人不敢再凶，口气放软，向萧峰道：“咱母女和尊驾无怨无仇，适才妄自出手，得罪了尊驾，是咱二人的不对了。还请宽宏大量，高抬贵手。”那少女忙道：“不，不，咱们输了便输了，何必讨饶？你有种就将姑娘一刀杀了，我才不希罕呢。”

萧峰隐隐约约听到了她母女的说话，只知母亲在求饶，女儿却十分倔强，但到底说些什么话，却一句也没听入心中。

这时屋中早已黑沉沉地，又过一会，天色全黑。萧峰始终抱着阿朱坐在原处，一直没有移动。他平时头脑极灵，遇上了疑难之事，总是决断极快，倘若一时之间无法明白，便即搁在一旁，暂不理睬，决不会犹豫迟疑，但今日失手打死了阿朱，悲痛已极，痴痴呆呆，浑浑噩噩，倒似是失心疯一

般。

那妇人低声道：“你运气再冲冲环跳穴看，说不定牵动经脉，能冲开被封的穴道。”那少女道：“我早冲过了，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妇人忽道：“噓！有人来了！”

只听得脚步细碎，有人推门进来，也是一个女子。那女子擦擦几声，用火刀火石打火，点燃纸煤，再点亮了油灯，转过身来，突然见到萧峰、阿朱，以及那两个女子，不禁“啊”的一声惊呼。她绝未料到屋中有人，蓦地里见到四个人或坐或站，都是一动也不动，登时大吃一惊。她手一松，火刀、火石铮铮两声，掉在地下。

先前那妇人突然厉声叫道：“阮星竹，是你！”

刚进屋来的那女子正是阮星竹。她回过头来，见说话的是个中年女子，她身旁另有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女，两人相貌颇美，那少女尤其秀丽，都是从未见过。阮星竹道：“不错，我姓阮，两位是谁？”

那中年女子不答，只是不住的向她端相，满脸都是怒容。

阮星竹转头向萧峰道：“乔帮主，你已打死了我女儿，还在这里干什么？我……我……我苦命的孩儿哪！”说着放声大哭，扑到了阿朱的尸身上。

萧峰仍是呆呆的坐着，过了良久，才道：“段夫人，我罪孽深重，请你抽出刀来，将我杀了。”

阮星竹泣道：“便一刀将你杀了，也已救不活我那苦命的孩儿。乔帮主，你说我和阿朱的爹爹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害得孩子一生孤苦，连自己爹娘是谁也不知道。这话是不错的，可是……你要打抱不平，该当杀段王爷，该当杀

我，为什么却杀了我的阿朱？”

这时萧峰的脑筋颇为迟钝，过了片刻，才心中一凛，问道：“什么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阮星竹哭道：“你明明知道，定要问我，阿朱……阿朱和阿紫都是我的孩儿，我不敢带回家去，送了给人。”

萧峰颤声道：“昨天我问段正淳，是否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他直认不讳。这件亏心事，便是将阿朱……和阿紫两个送与旁人吗？”阮星竹怒道：“我做了这件亏心事，难道还不够？你当我是什么坏女人，专门做亏心事？”萧峰道：“段正淳昨天又说‘天可怜见，今日让我重得见到一个……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他说今日重见这个没了爹娘的孩子，是说阿紫，不是说……不是说我？”阮星竹怒道：“他为什么要说你？你是他抛弃了送人的孩子吗？你……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又怎生得出你这畜生？”她恨极了萧峰，但又忌惮他武功了得，不敢动手，只一味斥骂。

萧峰道：“那么我问他，为什么直到今日，兀自接二连三的再干恶事，他却自己承认行止不端，德行有亏？”阮星竹满是泪水的面颊上浮上淡淡红晕，说道：“他生性风流，向来就是这样的。他耍了一个女子，又耍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接二连三的荒唐，又……要你来多管什么闲事？”

萧峰喃喃道：“错了，错了，全然错了！”出神半晌，蓦地里伸出手来，拍拍拍拍，猛打自己耳光。阮星竹吃了一惊，一跃而起，倒退了两步，只见萧峰不住的出力殴打自己，每一掌都落手极重，片刻间双颊便高高肿起。

只听得“呀”的一声轻响，又有人推门进来，叫道：“妈，

你已拿了那幅字……”正是阿紫。她话未说完，见到屋中有人，又见萧峰左手抱着阿朱，右手不住的击打自己，不禁惊得呆了。

萧峰的脸颊由肿而破，跟着满脸满手都是鲜血，跟着鲜血不断的溅了开来，溅得墙上、桌上、椅上……都是点点鲜血，连阿朱身上，墙上所悬着的那张条幅上，也溅上了殷红色的点点滴滴。

阮星竹不忍再看这残酷的情景，双手掩目，但耳中仍不住听到拍拍之声，她大声叫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阿紫尖声道：“喂，你别弄脏了我爹爹写的字，我要你赔。”跃上桌子，伸手去摘墙上所悬的那张条幅。原来她母女俩去而复回，便是来取这张条幅。

萧峰一怔，住手不打，问道：“这个‘大理段二’果真便是段正淳吗？”阮星竹道：“除了是他，还能有谁？”说到段正淳时，脸上不自禁的露出了一往情深的骄傲。

这两句话又给萧峰心中解开了一个疑团：这条幅确是段正淳写的，那封给汪帮主的信就不是他写的，带头大哥便多半不是段正淳。

他心中立时便生出一个念头：“马夫人所以冤枉段正淳，中间必有极大隐情。我当先解开了这个结，总会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之日。”这么一想，当即消了自尽的念头，适才这一顿自行殴击，虽打得满脸鲜血，但心中的悔恨悲伤，却也得了个发泄之所，于是抱着阿朱的尸身，站了起来。

阿紫已见到桌上他所写的那两块竹片，笑道：“嘿嘿，怪不得外边掘了两个坑，我正在奇怪，原来你是想和姊姊同死

合葬，啧啧啧，当真多情得很哪！”

萧峰道：“我误中奸人毒计，害死了阿朱，现下要去找这奸人，先为阿朱报仇，再追随她于地下。”阿紫道：“奸人是谁？”萧峰道：“此刻还无眉目，我这便去查。”说着抱了阿朱，大踏步出去。阿紫笑道：“你这么抱着我姊姊，去找那奸人么？”

萧峰一呆，一时没了主意，心想抱了阿朱的尸身千里迢迢而行，终究不妥，但要放开了她，却实是难分难舍，怔怔瞧着阿朱的脸，眼泪从他血肉模糊的脸上直滚下来，泪水混合着鲜血，淡红色的水点，滴在阿朱惨白的脸上，当真是血泪斑斑。

阮星竹见了他伤心的情状，憎恨他的心意霎时之间便消解了，说道：“乔帮主，大错已经铸成，那已无可挽回，你……你……”她本想劝他节哀，但自己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道：“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好好的女儿，为什么要去送给别人？”

那被萧峰定住了身形的少女忽然插口道：“当然都是你不好啦！人家好好的夫妻，为什么你要去拆散他们？”

阮星竹抬起头来，问那少女道：“姑娘为什么说这话？你是谁？”

那少女道：“你这狐狸精，害得我妈妈好苦，害得我……害得我……”

阿紫一伸手，便向她脸上掴去。那少女动弹不得，眼见这一掌难以躲开。

阮星竹忙伸手拉住阿紫手臂，道：“阿紫，不可动粗。”向那中年美妇又看了两眼，再瞧瞧她右手中的一柄钢刀，地下

的一柄断刀，恍然大悟，道：“是了，你使双刀，你……你是修罗刀秦……秦红棉……秦姊姊。”

这中年美妇正是段正淳的另一个情人修罗刀秦红棉，那黑衣少女便是她的女儿木婉清。秦红棉不怪段正淳拈花惹草，到处留情，却恨旁的女子狐媚妖淫，夺了她的情郎，因此得到师妹甘宝宝传来的讯息后，便和女儿木婉清同去行刺段正淳的妻子刀白凤和他另一个情人，结果都没成功。待得知悉段正淳又有一个相好叫阮星竹，隐居在小镜湖畔的方竹林中，便又带了女儿赶来杀人。

秦红棉听阮星竹认出了自己，喝道：“不错，我是秦红棉，谁要你这贱人叫我姊姊？”

阮星竹一时猜不到秦红棉到此何事，又怕这个情敌和段正淳相见后旧情复燃，便笑道：“是啊，我说错了，你年纪比我轻得多，容貌又这等美丽，难怪段郎对你这么着迷。你是我妹子，不是姊姊。秦家妹子，段郎每天都想念你，牵肚挂肠的，我真羡慕你的好福份呢。”

秦红棉一听阮星竹称赞自己年轻貌美，心中的怒气已自消了三成，待听她说段正淳每天思念自己，怒气又消了三成，说道：“谁像你这么甜嘴蜜舌的，惯会讨人欢喜。”

阮星竹道：“这位姑娘，便是令爱千金么？啧啧啧，生得这么俊，难为你秦家妹子生得出来……”

萧峰听她两个女人叽哩咕噜的尽说些风月之事，不耐烦多听，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一度肠为之断、心为之碎的悲伤过去之后，便思索如何处理日后的大事。

他抱起阿朱的尸身，走到土坑旁将她放了下去，两只大

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上，但在她脸上却始终不撒泥土。他双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了。耳中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到她的话声，约定到雁门关外骑马打猎、牧牛放羊，要陪他一辈子。不到一天之前，她还在说着这些有时深情、有时俏皮、有时正经、有时胡闹的话。从今而后再也听不到了。在塞上牧牛放羊的誓约，从此成空了。

萧峰跪在坑边，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将泥上撒到阿朱脸上。

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一声长啸，再也不看阿朱，双手齐推，将坑旁的泥土都推在她身上脸上。回转身来，走入厢房。

只见阮星竹和秦红棉仍在絮絮谈论。阮星竹虽在伤心之际，仍是巧舌如簧，哄得秦红棉十分欢喜，两个女人早就去了敌意。阮星竹道：“乔帮主，这位妹妹得罪了你，事出无心，请你解开了她二人的穴道罢。”

阮星竹是阿朱之母，她说的话，萧峰自当遵从几分，何况他本就想放了二人，当下走近身去，伸手在秦红棉和木婉清的肩头各拍一下。二人只觉一股热气从肩头冲向被封穴道。四肢登时便恢复了自由。母女对望一眼，对萧峰功力之深，心下好生佩服。

萧峰向阿紫道：“阿紫妹子，你爹爹的条幅，请你借给我看一看。”

阿紫道：“我不要你叫我妹子长、妹子短的。”话是这么说，却也不敢违拗，还是将卷起的条幅交了给他。

萧峰展了开来，再将段正淳所写的字仔细看了两遍。阮星竹满脸通红，忸怩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萧峰道：“段王爷现下到了何处？”阮星竹脸色大变，退了两步，颤声道：“不……不……你别再去找他了。”萧峰道：“我不是去跟他为难，只是想问他几件事。”阮星竹哪里肯信，说道：“你既已失手打死了阿朱，不能再去找他。”

萧峰料知她决不肯说，便不再问，将条幅卷起，还给阿紫，说道：“阿朱曾有遗言，命我照料她的妹子。段夫人，日后阿紫要是遇上了为难之事，只要萧峰能有效力之处，尽管吩咐，决不推辞。”

阮星竹大喜，心想：“阿紫有了这样一个大本领的靠山，这一生必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了。”说道：“如此多谢了。阿紫，快谢谢乔大哥。”她将“乔帮主”的称呼改成了“乔大哥”，好令阿紫跟他的干系亲密些。

阿紫却扁了扁嘴，神色不屑，说道：“我有什么为难之事要他帮手？我有天下无敌的师父，这许多师哥，还怕谁来欺侮我？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的事还办不了，尽出乱子，还想帮我忙？哼，那不是越帮越忙吗？”她咕咕咯咯的说来，清脆爽朗。阮星竹数次使眼色制止，阿紫只假装不见。

阮星竹顿足道：“唉，这孩子，没大没小的乱说，乔帮主，你瞧在阿朱的脸上，千万不要介意。”萧峰道：“在下姓萧，不姓乔。”阿紫说道：“妈，这个人连自己姓什么也弄不清楚，是个大大的浑人……”阮星竹喝道：“阿紫！”

萧峰拱手一揖，说道：“就此别过。”转头向木婉清道：“段姑娘，你这种歹毒暗器，多用无益，遇上了本领高强过你

的对手，你未免反受其害。”

木婉清还未答话，阿紫道：“姊姊，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些暗器最多打不中对方，还能有什么害处？”

萧峰再不理睬，转身出门，左足跨出门口时，右手袍袖一拂，呼的一阵劲风，先前木婉清向他发射而被击落的七枚小箭同时飞起，猛向阿紫射出，去势犹似闪电。阿紫只得叫一声“哎唷”，那里还来得及闪避？七枚短箭从她头顶、颈边、身旁掠过，拍的一声响，同时钉在她身后墙上，直没至羽。

阮星竹急忙抢上，搂住阿紫，惊叫：“秦家妹子，快取解药来。”秦红棉道：“伤在哪里？伤在哪里？”木婉清忙从怀中取出解药，去察看阿紫的伤势。

过得片刻，阿紫惊魂稍定，才道：“没……没射中我。”四个女子一齐瞧着墙上的七枚短箭，无不骇然，相顾失色。

原来萧峰记着阿朱的遗言，要他照顾阿紫，却听得阿紫说“我有天下无敌的师父，这许多师哥，还怕谁来欺侮我？”因此用袖风拂箭，吓她一下，免得她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有恃无恐，小觑了天下英雄好汉，将来不免吃苦头。

他走出竹林，来到小镜湖畔，在路旁寻到一株枝叶浓密的大树，纵身上树。他要找到段正淳问个明白，何以马夫人故意陷害于他，但阮星竹决不肯说他的所在，只有暗中跟随。

过不多时，只见四人走了出来，秦红棉母女在前，阮星竹母女在后，瞧模样是阮星竹送客。

四人走到湖边，秦红棉道：“阮姊姊，你我一见如故，前嫌尽释，消去了我心头一桩恨事，现下我要去找那姓康的贱婢。你可知道她的所在？”阮星竹一怔，问道：“妹子，你去

找她干什么？”秦红棉恨恨的道：“我和段郎本来好端端地过快活日子，都是这贱婢使狐狸精勾当……”阮星竹沉吟道：“那康……康敏这贱人，嗯，可不知在哪里。妹子找到了她，你帮我在她身上多刺几刀。”秦红棉道：“那还用说？就只怕不容易寻着。好啦，再见了！嗯，你若见到段郎……”阮星竹一凛，道：“怎么啦？”秦红棉道：“你给我狠狠的打他两个括子，一个耳光算在我的帐上，一个算在咱姑娘帐上。”

阮星竹轻声一笑，道：“我怎么还会见到这没良心的死人？妹子你几时见到他，也给我打他两个耳光，一个是代我打的，一个是代阿紫打的。不，打耳光不够，再给我踢上两脚。生了女儿不照看，任由我们娘儿俩孤苦伶仃的……”说着便落下泪来。秦红棉安慰道：“姊姊你别伤心。待我们杀了那姓康的贱人，回来跟你作伴儿。”

萧峰躲在树上，对两个女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心想段正淳武功不弱，待朋友也算颇为仁义，偏偏喜爱女色，不算英雄。只见秦红棉拉着木婉清，向阮星竹母女行了一礼，便即去了，阮星竹携着阿紫的手，又回入竹林。

萧峰寻思：“阮星竹必会去找段正淳，只是不肯和秦红棉同去而已，先前她说来取这条幅，段正淳定在前面不远之处相候。我且在这里守着。”

只听得树丛中发出微声，两个黑影悄悄走来，却是秦红棉母女去而复回。听得秦红棉低声道：“婉儿，你怎地如此粗心大意，轻易上人家的当？阮家姊姊卧室中的榻下，有双男人鞋子，鞋头上用黄线绣着两个字，左脚鞋上绣个‘山’字，右脚鞋上绣个‘河’字，那自然是你爹爹的鞋子。鞋子很新，

鞋底湿泥还没干，可想而知，你爹爹便在左近。”木婉清道：“啊！原来这姓阮的女人骗了咱们。”秦红棉道：“是啊，她又怎肯让这负心汉子跟咱们见面？”木婉清道：“爹爹没良心，妈，你不用见他了。”

秦红棉半晌不语，隔了一会，才道：“我想瞧瞧他，只是不想他见到我。隔了这许多日子，他老了，你妈也老了。”这几句话说得很是平淡，但话中自蕴深情。

木婉清道：“好罢！”声音十分凄苦。她与段誉分手以来，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但明知是必无了局的相思，在母亲面前却还不敢流露半点心事。

秦红棉道：“咱们只须守在这里，料你爹爹不久就会到来。”说着便拨开长草，隐身其中。木婉清跟着躲在一株树后。

淡淡星光之下，萧峰见到秦红棉苍白的脸上泛着微红，显是甚为激动，心道：“情之累人，一至于斯。”但随即便又想到了阿朱，胸口不由得一阵酸楚。

过不多时，来路上传来奔行迅捷的脚步声，萧峰心道：“这人不是段正淳，多半是他的部属。”果然那人奔到近处，认出是那个在桥上画倒画的朱丹臣。

阮星竹听到了脚步声，却分辨不出，一心只道是段正淳，叫道：“段郎，段郎！”快步迎出。阿紫跟了出来。

朱丹臣一躬到地，说道：“主公命属下前来禀报，他身有急事，今日不能回来了。”

阮星竹一怔，问道：“什么急事？什么时候回来？”朱丹臣道：“这事与姑苏慕容家有关，好像是发见了慕容公子的行踪。主公万里北来，为的便是找寻此人。主公言道：只待他

大事一了，便来小镜湖畔相聚，请夫人不用挂怀。”阮星竹泪凝于眶，哽咽道：“他总是说即刻便回，每一次都是三年、五年也不见人面。好容易盼得他来了，又……”

朱丹臣于阿紫气死褚万里一事，极是悲愤，段正淳的话既已传到，便不愿多所逗留，微一躬身，掉头便行，自始至终没向阿紫瞧上一眼。

阮星竹待他走过，低声向阿紫道：“你轻功比我好得多，快悄悄跟着他，在道上给我留下记认，我随后便来。”阿紫抿嘴笑道：“你叫我追爹爹，有什么奖赏？”阮星竹道：“妈有什么东西，全都是你的，还要什么奖赏？”阿紫道：“好罢，我在墙角上写个‘段’字，再画个箭头，你便知道了，”阮星竹搂着她肩头，喜道：“乖孩子！”阿紫笑道：“痴心妈妈！”拔起身子，追赶朱丹臣而去。

阮星竹在小镜湖畔悄立半晌，这才沿着小径走去。她一走远，秦红棉母女便分别现身，两人打了个手势，蹑足跟随在后。

萧峰心道：“阿紫既在沿途做下记认，要找段正淳可容易不过了。”走了几步，蓦地在月光下见到自己映在湖中的倒影，凄凄冷冷，甚是孤单，心中一酸，便欲回向竹林，到阿朱墓前再去坐上一会，但只一沉吟间，豪气陡生，手出一掌，劲风到处，击得湖水四散飞溅，湖中影子也散成了一团碎片。一声长啸，大踏步便走了。

此后这几日中晓行夜宿，多喝酒而少吃饭，每到一处市镇，总在墙脚边见到阿紫留下的‘段’字记号，箭头指着方向。有时是阮星竹看过后擦去，但痕迹宛然可寻。

一路向北行来，天气渐渐寒了，这一日出门不久，天上便飘飘扬扬的下起大雪来。萧峰行到午间，在一间小酒店中喝了十二三碗烈酒，酒瘾未杀，店中却没酒了。他好生扫兴，迈开大步疾走了一阵，来到一座大城，走到近处，心头微微一震，原来已到了信阳。

一路上他追寻阿紫留下的记号，想着自己的心事，于周遭人物景色，全没在意，竟然重回信阳。他真要追上段正淳，原是轻而易举，加快脚步疾奔得一天半日，自非赶上不可。但自阿朱死后，心头老是空荡荡地，不知如何打发日子才好，心里总是想：“追上了段正淳，却又如何？找到了正凶，报了大仇，却又如何？我一个人回到雁门关外，在风沙大漠之中打猎牧羊，却又如何？”是以一直并未急追。

进了信阳城，见城墙脚下用炭笔写着个‘段’字，字旁的箭头指而向西。他心头又是一阵酸楚，想起那日和阿朱并肩而行，到信阳城西马夫人家去套问讯息，今日回想，当时每走一步，便是将阿朱向阴世推了一步。

只行出五六里，北风劲急，雪更下得大了。

循着阿紫留下的记号，径向西行，那些记号都是新留下不久，有些是削去了树皮而画在树上的，树干刀削之处树脂兀自未凝，记号所向，正是马大元之家。萧峰暗暗奇怪，寻思：“莫非段正淳知道马夫人陷害于他，因而找她算帐去了？是了，阿朱临死时在青石桥上跟我说话，曾提到马夫人，都给阿紫听了去，定是转告她爹爹了。可是我们只说马夫人，他怎知就是这个马夫人？”

他一路上心情郁郁，颇有点神不守舍，这时逢到特异之

事，登时精神一振，回复了昔日与劲敌交锋时的警觉。见道旁有座破庙，当即进去，掩上山门，放头睡了三个时辰，到二更时分，这才出庙，向马大元家中行去。

将到临近时，隐身树后，察看周遭形势，只看了一会，嘴角边便微露笑容，但见马家屋子东北侧伏有二人，瞧身形是阮星竹和阿紫。接着又见秦红棉母女伏在屋子的东南角上。这时大雪未停，四个女子身上都堆了一层白雪。东厢房窗中透出淡淡黄光，寂无声息。萧峰折了一根树枝，投向东方，拍的一声轻响，落在地下。阮星竹等四人都向出声处望去，萧峰轻轻一跃，已到了东厢房窗下。

天寒地冻，马家窗子外都上了木板，萧峰等了片刻，听得一阵朔风自北方呼啸而来，待那阵风将要扑到窗上，他轻轻一掌推出，掌力和那阵风同时击向窗外的木板，喀喇一声响，木板裂开，连里面的窗纸也破了一条缝。秦红棉和阮星竹等虽在近处，只因掌风和北风配得丝丝入扣，并未察觉，房中若是有人自也不会知觉。萧峰凑眼到破缝之上，向里张去，一看之下，登时呆了，几乎不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段正淳短衣小帽，盘膝坐在炕边，手持酒杯，笑嘻嘻的瞅着炕桌边打横而坐的一个妇人。

那妇人身穿缟素衣裳，脸上薄施脂粉，眉梢眼角，皆是春意，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便如要滴出水来，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斜睨着段正淳，正是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

二十四 烛畔鬓云有旧盟

此刻室中的情景，萧峰若不是亲眼所见，不论是谁说与他知，他必斥之为荒谬妄言。他自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首次见到马夫人之后，此后两度相见，总是见她冷若冰霜，凛然有不可犯之色，连她的笑容也是从未一见，怎料得到竟会变成这般模样。更奇的是，她以言语陷害段正淳，自必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瞧小室中的神情，酒酣香浓，情致缠绵，两人四目交投，惟见轻怜密爱，哪里有半分仇怨？

桌上一个大花瓶中插满了红梅。炕中想是炭火烧得正旺，马夫人颈中扣子松开了，露出雪白的项颈，还露出了一条红缎子的抹胸边缘。炕边点着的两枝蜡烛却是白色的，红红的烛火照在她红扑扑的脸颊上。屋外朔风大雪，斗室内却是融融春暖。

只听段正淳道：“来来来，再陪我喝一杯，喝够一个成双成对。”

马夫人哼了一声，腻声道：“什么成双成对？我独个儿在这里孤零零、冷清清的，日思夜想。朝盼晚望，总是记着你这个冤家，你……你……却早将人抛在脑后，哪里想到来探望我一下？”说到这里，眼圈儿便红了。

萧峰心想：“听她说话，倒与秦红棉、阮星竹差不多，莫

非……莫非……她也是段正淳的旧情人么？”

段正淳低声细气的道：“我在大理，哪一天不是牵肚挂肠的想着我的小康？恨不得插翅飞来，将你搂在怀里，好好的怜你惜你。那日听到你和马副帮主成婚的讯息，我接连三日三夜没吃一口饭。你既有了归宿，我若再来探你，不免累了你。马副帮主是丐帮中大有身分的英雄好汉，我再来跟你这个那个，可太也对他不起。这……这不是成了卑鄙小人么？”

马夫人道：“谁希罕你来向我献殷勤了？我只是记挂你，身上安好么？心上快活么？大事小事都顺遂么？只要你好，我就开心了，做人也有了滋味。你远在大理，我要打听你的讯息，不知可有多难。我身在信阳，这一颗心，又有哪一时、哪一刻不在你的身边？”

她越说越低，萧峰只觉她的说话腻中带涩，软洋洋地，说不尽的缠绵宛转，听在耳中当真是荡气回肠，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然而她的说话又似纯系出于自然，并非有意的狐媚。他平生见过的人着实不少，真想不到世上竟会有如此艳媚入骨的女子。萧峰虽感诧异，脸上却也不由自主的红了。他曾见过段正淳另外两个情妇，秦红棉明朗爽快，阮星竹俏美爱娇，这位马夫人却是柔到了极处，腻到了极处，又是另一种风流。

段正淳眉花眼笑，伸手将她拉了过来，搂在怀里。马夫人“唔”的一声，半推半就，伸手略略撑拒。

萧峰眉头一皱，不想看他二人的丑态，忽听得身侧有人脚下使劲踏着积雪，发出擦的一声响。他暗叫：“不好，这两位打翻醋坛子，可要坏了我的大事。”身形如风，飘到秦红棉

等四人身后，一一点了她四人背心上的穴道。

这四人也不知是谁做的手脚，便已动弹不得，这一次萧峰点的是哑穴，令她们话也说不出。秦红棉和阮星竹耳听得情郎和旁的女子如此情话连篇，自是怒火如焚，妒念似潮，倒在雪地之中，双双受苦煎熬。

萧峰再向窗缝中看去，只见马夫人已坐在段正淳身旁，脑袋靠在他肩头，全身便似没了半根骨头，自己难以支撑，一片漆黑的长发披将下来，遮住了段正淳半边脸。她双眼微开微闭，只露出一条缝，说道：“我当家的为人所害，你总该听到传闻，也不赶来瞧瞧我？我当家的已死，你不用再避什么嫌疑了罢？”语音又似埋怨，又似撒娇。

段正淳笑道：“我这可不是来了么？我一得讯息，立即连夜动身，一路上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从大理赶来，生怕迟到了一步。”马夫人道：“怕什么迟到了一步？”段正淳笑道：“怕你熬不住寂寞孤单，又去嫁了人，我大理段二岂不是落得一场白白的奔波？教我十年相思，又付东流。”马夫人啐了一口，道：“呸，也不说好话，编派人家熬不住寂寞孤单，又去嫁人？你几时想过我了，说什么十年相思，不怕烂了舌根子。”

段正淳双臂一收，将她抱得更加紧了，笑道：“我要是不想你，又怎会巴巴的从大理赶来？”马夫人微笑道：“好罢，就算你也想我。段郎，以后你怎生安置我？”说到这里，伸出双臂，环抱在段正淳颈中，将脸颊挨在他面上，不住轻轻的揉擦，一头秀发如水波般不住颤动。

段正淳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往后的事儿，提他干么？来，让我抱抱你，别了十年，你是轻了些呢，还是重了些？”

说着将马夫人抱了起来。

马夫人道：“那你终究不肯带我去大理了？”段正淳眉头微皱，说道：“大理有什么好玩？又热又湿，又多瘴气，你去了水土不服，会生病的。”马夫人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嗯，你不过是又来哄我空欢喜一场。”段正淳笑道：“怎么是空欢喜？我立时便要叫你真正的欢喜。”

马夫人微微一挣，落下地来，斟了杯酒，道：“段郎，再喝一杯。”段正淳道：“我不喝了，酒够啦！”马夫人左手伸过去抚摸他脸，说道：“不，我不依，我要你喝得迷迷糊糊的。”段正淳笑道：“迷迷糊糊的，有什么好？”说着接过了酒杯，一饮而尽。

萧峰听着二人尽说些风情言语，好生不耐，眼见段正淳喝酒，忍不住酒瘾发作，轻轻吞了口馋涎。

只见段正淳打了个呵欠，颇露倦意。马夫人媚笑道：“段郎，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萧峰精神一振，心想：“她要说故事，说不定有什么端倪可寻。”

段正淳却道：“且不忙说，来，我给你脱衣衫，你在枕头边轻轻的说给我听。”

马夫人白了他一眼，道：“你想呢！段郎，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穿新衣服，爹爹却做不起，我成天就是想，几时能像隔壁江家姊姊那样，过年有花衣花鞋穿，那就开心了。”段正淳道：“你小时候一定长得挺俊，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就是穿一身破烂衣衫，那也美得很啊。”马夫人道：“不，我就是爱穿花衣服。”段正淳道：“你穿了这身孝服，雪白粉嫩，嗯，又多了三分俏，花衣服有什么好看？”

马夫人抿着嘴一笑，又轻又柔的说道：“我小时候啊，日思夜想，生的便是花衣服的相思病。”段正淳道：“到得十七岁上呢？”马夫人目露光采，悄声道：“段郎，我就为你害相思病了。这病根子老是不断，一直害到今日，还是没害完，也不知今生今世，想着我段郎的这相思病儿，能不能好。”

段正淳听得心摇神驰，伸手又想去搂她，只是酒喝得多了，手足酸软，抬了抬手臂，又放了下来，笑道：“你劝我喝了这许多酒，待会要是……要是……哈哈，小康，后来你到几岁上，才穿上了花衣花鞋？”

马夫人道：“你从小大富大贵，自不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处。那时候啊，我便是有一双新鞋穿，那也开心得不得了。我七岁那一年上，我爹爹说，到腊月里，把我家养的三头羊、十四只鸡拿到市集上去卖了过年，再剪块花布，回家来给我缝套新衣。我打从八月里爹爹说了这句话那时候起，就开始盼望了，我好好的喂鸡、放羊……”

萧峰听到“放羊”这两个字，忍不住热泪盈眶。

马夫人继续说道：“好容易盼到了腊月，我天天催爹爹去卖羊、卖鸡。爹爹总说：‘别这么心急，到年近岁晚，鸡羊卖得起价钱。’过得几天，下起大雪来，接连下了几日几晚。那一天傍晚，突然垮喇喇几声晌，羊栏屋给大雪压垮啦。幸好羊儿没压死。爹将羊儿牵在一旁，说道这可得早些去将羊儿卖了。不料就是这天半夜里，忽然羊叫狼嚎，吵了起来。爹爹说：‘不好，有狼！’提了标枪出去赶狼。可是三头羊都给饿狼拖去啦，十几只鸡也给狼吃了大半。爹爹大叫大嚷，出去赶狼，想把羊儿夺回来。

“眼见他追入了山里，我着急得很，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夺回羊儿。等了好久好久，才见爹爹一跛一拐的回来。他说在山崖上雪里滑了一交，摔伤了腿，标枪也摔到了崖底下，羊儿自然夺不回了。

“我好生失望，坐在雪地里放声大哭。我天天好好放羊，就是想穿花衣衫，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我又哭又叫，只嚷：‘爹，你去把羊儿夺回来，我要穿新衣，我要穿新衣！’”

萧峰听到这里，一颗心沉了下去：“这女人如此天性凉薄！她爹爹摔伤了，她不关心爹爹的伤势，尽记着自己的花衣，何况雪夜追赶饿狼，那是何等危险的事？当时她虽年幼不懂事，却也不该。”

只听她又说下去：“我爹爹说道：‘小妹，咱们赶明儿再养几头羊，到明年卖了，一定给你买花衣服。’我只是大哭不依。可是不依又有什么法子呢？不到半个月便过年了，隔壁江家姊姊穿了一件黄底红花的新棉袄，一条葱绿色黄花的裤子。我瞧得真是发了痴啦，气得不肯吃饭。爹爹不断哄我，我只不睬他。”

段正淳笑道：“那时候要是我知道了，一定送十套、二十套新衣服给你。”说着伸了个懒腰，烛火摇晃，映得他脸上尽是醺醺酒意，浓浓情欲。

马夫人道：“有十套、二十套，那就不希罕啦。那天是年三十，到了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悄悄起来，摸到隔壁江伯伯家里。大人在守岁，还没睡，蜡烛点得明晃晃地，我见江家姊姊在炕上睡着了，她的新衣裤盖在身上，红艳艳的烛火照着，更加显得好看。我呆呆的瞧着，瞧了很久

很久，我悄悄走进房去。将那套新衣新裤拿了起来。”

段正淳笑道：“偷新衣么？哎唷，我只道咱们小康只会偷汉子，原来来会偷衣服呢。”

马夫人星眼流波，嫣然一笑，说道：“我才不是偷新衣新裤呢！我拿起桌上针线篮里的剪刀，将那件新衣裳剪得粉碎，又把那条裤子剪成了一条条的，永远缝补不起来。我剪烂了这套新衣新裤之后，心中说不出的欢喜，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还要痛快。”

段正淳一直脸蕴笑意，听到这里，脸上渐渐变色，颇为不快，说道：“小康，别说这些旧事啦，咱们睡罢！”

马夫人道：“不，难得跟你有几天相聚，从今而后，只怕咱俩再也不得见面了，我要跟你说多些话。段郎，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故事？我要叫你明白我的脾气，从小就是这样，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偏偏旁人运气好得到了，那么我说什么也得毁了这件物事。小时候使的是笨法子，年纪慢慢大起来，人也聪明了些，就使些巧妙点的法子啦。”

段正淳摇了摇头，道：“别说啦。这些煞风景的话，你让我听了，叫我没了兴致，待会可别怪我。”

马夫人微微一笑，站起身来，慢慢打开了绑着头发的白头绳，长发直垂到腰间，柔丝如漆。她拿起一只黄杨木的梳子，慢慢梳着长发，忽然回头一笑，脸色娇媚无限，说道：“段郎，你来抱我！”声音柔腻之极。

萧峰虽对这妇人心下厌憎，烛光下见到她的眼波，听到她“你来抱我”这四个字，也不自禁的怦然心动。

段正淳哈哈一笑，撑着炕边，要站起来去抱她。却是酒喝得多了，竟然站不起身，笑道：“也只喝了这六七杯酒儿，竟会醉得这么厉害。小康，你的花容月貌，令人一见心醉，真抵得上三斤烈酒，嘿嘿。”

萧峰一听，吃了一惊：“只喝了六七杯酒，如何会醉？段正淳内力非同泛泛，就算没半点酒量，也决没这个道理，这中间大有蹊跷。”

只听马夫人格格娇笑，腻声道：“段郎，你过来哟，我没半点力气，你……你……你快来抱我。”

秦红棉和阮星竹卧在窗外，马夫人这等撒娇使媚，一句句传入耳来，均是妒火攻心，几欲炸裂了胸膛，偏又提不起手来塞住耳朵。

段正淳左手撑在炕边，用力想站起身来，但身子刚挺直，双膝酸软，又即坐倒，笑道：“我也是没半点力气，真是奇怪了。我一见到你，便如耗子见了猫，全身都是酸软啦。”

马夫人轻笑道：“我不依你，只喝了这一点儿，便装醉哄人。你运运气，使动内力，不就得了？”

段正淳调运内息，想提一口真气，岂知丹田中空荡荡地，便如无边无际，什么都捉摸不着，他连提三口真气，不料修培了数十年的深厚内力陡然间没影没踪，不知已于何时离身而去。这一来可就慌了，知道事情不妙。但他久历江湖风险，脸上丝毫不动声色，笑道：“只剩下一阳指和六脉神剑的内劲，这可醉得我只会杀人，不会抱人了。”

萧峰心道：“这人虽然贪花好色，却也不是个糊涂脚色。他已知身陷危境，说什么‘只会杀人，不会抱人’。其实他一

阳指是会的，六脉神剑可就不会，显是在虚声恫吓。他若没了内力，一阳指也使不出来。”

马夫人软洋洋的道：“啊哟，我头晕得紧，段郎，莫非……莫非这酒中，给你作了手脚么？”段正淳本来疑心她在酒中下药，听她这么说，对她的疑心登时消了，招了招手，说道：“小康，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马夫人似要举步走到他身边，但却站不起来，伏在桌上，脸泛桃红，只是喘气，媚声道：“段郎，我一步也动不了啦，你怕我不肯跟你好，在酒里下了春药，是不是？你这小不正经的。”

段正淳摇了摇头，打个手势，用手指蘸了些酒，在桌上写道：“已中敌人毒计，力图镇静。”说道：“现下我内力提上来啦，这几杯毒酒，却也迷不住我。”马夫人在桌上写道：“是真是假？”段正淳写道：“不可示弱。”大声道：“小康，你有什么对头，却使这毒计来害我？”

萧峰在窗外见到他写“不可示弱”四字，暗叫不妙，心道：“饶你段正淳精明厉害，到头来还是栽在女人手里。这毒药明明是马夫人下的，她听你说‘只会杀人，不会抱人’，忌惮你武功了得，这才假装自己也中了毒，探问你的虚实，如何这么容易上了当？”

马夫人脸现忧色，又在桌上写道：“内力全失是真是假？”口中却道：“段郎，若有什么下三滥的奸贼想来打咱们主意，那是再好也没有了。闲着无聊，正好拿他来消遣。你只管坐着别理会，瞧他可有胆子动手。”

段正淳写道：“只盼药性早过，敌人缓来。”说道：“是啊，有人肯来给咱们作耍，正是求之不得。小康，你要不要瞧瞧

我凌空点穴的手段？”

马夫人笑道：“我可从来没见过，你既内力未失，便使一阳指在纸窗上戳个窟窿，好不好？”段正淳眉头微蹙，连使眼色，意思说：“我内力全无，那里还能凌空点穴？我是在恐吓敌人，你怎地不会意？”马夫人却连声催促，道：“快动手啊，你只须在纸窗上戳个小窟窿，便能吓退敌人，否则那可糟了，别让敌人瞧出了破绽。”

段正淳又是一凛：“她向来聪明机伶，何以此刻故意装傻？”正沉吟间，只听马夫人柔声道：“段郎，你中了‘十香迷魂散’的烈性毒药，任你武功登天，那也必内力全失。你如果还能凌空点穴，能在纸窗上用内力真气刺一个小孔，那可就奇妙得紧了。”段正淳失惊道：“我……我是中了‘十香迷魂散’的歹毒迷药？你怎么……怎么知道？”

马夫人娇声笑道：“我给你斟酒之时，嘻嘻，好像一个不小心，将一包毒药掉入酒壶中了。唉，我一见到你，就神魂颠倒，手足无措，段郎，你可别怪我。”

段正淳强笑道：“嗯，原来如此，那也没什么。”这时他已心中雪亮，知道已被马夫人制住，若是狂怒喝骂，决计无补于事，脸上只好装作没事人一般，竭力镇定心神，设法应付危局，寻思：“她对我一往情深，决不致害我性命，想来不过是要我答允永不回家，和她一辈子厮守，又或是要我带她同回大理，名正言顺的跟我做长久夫妻。那是她出于爱我的一片痴心，手段虽然过分，总也不是歹意。”言念及此，便即宽心。

果然听得马夫人问道：“段郎，你肯不肯和我做长久夫

妻？”

段正淳笑道：“你这人忒是厉害，好啦，我投降啦。明儿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我娶你为镇南王的侧妃。”

秦红棉和阮星竹听了，又是一阵妒火攻心，均想：“这贱人有什么好？你不答允我，却答允了她。”

马夫人吸了一口气，道：“段郎，早一阵我曾问你，日后拿我怎么样，你说大理地方湿热多瘴，我去了会生病，你现下是被迫答允，并非出于本心。”

段正淳叹了口气，道：“小康，我跟你说，我是大理国的皇太弟，我哥哥没有儿子，他千秋万岁之后，便要将皇位传给我。我在中原不过是一介武夫，可是回到大理，便不能胡作非为，你说是不是呢？”马夫人道：“是啊，那又怎地？”段正淳道：“这中间本来颇有为难之处，但你对我这等情切，竟不惜出到下毒的手段，我自然回心转意了。天天有你这样一个好人儿陪在身边，我又不是不想。我既答允了带你去大理，自是决无反悔。”

马夫人轻轻“哦”了一声，道：“话是说得有理。日后你做了皇上，能封我为皇后娘娘么？”段正淳踌躇道：“我已有元配妻室，皇后是不成的……”马夫人道：“是啊，我是个不祥的寡妇，怎能做皇后娘娘？那不是笑歪了通大理国千千万万人的嘴巴么？”她又拿起木梳，慢慢梳头，笑道：“段郎，刚才我说那个故事给你听，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罢？”

段正淳额头冷汗涔涔而下，勉力镇慑心神，可是数十年来勤修苦练而成的内功，全不知到了何处，便如一个溺水之人，双手拚命乱抓，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

马夫人问道：“段郎，你身上很热，是不是，我给你抹抹汗。”从怀中抽出一块素帕，走到他身前，轻轻给他抹去了额头的冷汗，柔声道：“段郎，你得保重身子才好，酒后容易受凉，要是有什么不适，那不是教我又多担心么？”

窗内段正淳和窗外萧峰听了，都是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惧意。

段正淳强作微笑，说道：“那天晚上你香汗淋漓，我也曾给你抹了汗来，这块手帕，我十几年来一直带在身边。”

马夫人神色腴腆，轻声道：“也不怕丑，十多年前的旧事，亏你还好意思说？你取出来给我瞧瞧。”

段正淳说十几年来身边一直带着那块旧手帕，那倒不见得，不过此刻却倒真便在怀里。他容易讨得女子欢心，这套本事也是重要原因，令得每个和他有过风流孽缘的女子，都信他真正爱的便是自己，只因种种难以抗拒的命运变故，才无法结成美满姻缘。他想将这块手巾从怀中掏出来，好令她顾念旧情，哪知他只手指微微一动，手掌以上已全然麻木，这“十香迷魂散”的毒性好不厉害，竟然无力去取了巾。

马夫人道：“你拿给我瞧瞧啊！哼，你又骗人。”段正淳苦笑道：“哈哈，醉得手也不能动了，你给我取了出来罢。”马夫人道：“我才不上当呢，你想骗我过来，用一阳指制我死命。”段正淳微笑道：“似你这般俏丽无比的绝世美人，就算我是十恶不赦的凶徒，也舍不得在你脸上轻轻划半道指甲痕。”

马夫人笑道：“当真？段郎，我可总有点儿不放心，我得用绳子绑住你双手，然后……然后，再用一缕柔丝，牢牢绑住你的心。”段正淳道：“你早绑住我的心了，否则我怎么会

乖乖的送上门来？”马夫人嗤的一笑，道：“你原是个好人儿，也难怪我对你害上了这身永远治不好的相思病。”说着拉开炕床旁的抽屉，取出一根缠着牛筋的丝绳来。

段正淳心下更惊：“原来她早就一切预备妥当，我却一直犹似蒙在鼓里，段正淳啊段正淳，今日你命送此处，可又怨得谁来？”马夫人道：“我先将你的手绑一绑，段郎，我可真是说不出的喜欢你。你生不生我的气？”

段正淳深知马夫人的性子，她虽是女子，却比寻常男子更为坚毅，恶毒辱骂不能令她气恼，苦苦哀恳不能令她回心，眼下只好拖延时刻，且看有什么机会能转危为安，脱此困境，便笑道：“我一见到你水汪汪的眼睛，天大的怒气也化为乌有了。小康，你过来，给我闻闻你头上那朵茉莉花香不香？”

十多年前。段正淳便由这一句话，和马夫人种下了一段孽缘，此刻旧事重提，马夫人身子一斜，软答答的倒在他的怀中，风情无限，娇羞不胜。她伸手轻轻抚摸段正淳的脸蛋，腻声道：“段郎，段郎，那天晚上我将身子交了给你，我跟你讲，他日你若三心两意，那便如何？”段正淳只觉眼前金星乱冒，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渗了出来。马夫人道：“没良心的好郎君，亲亲郎君，你赌过的咒，转眼便忘了吗？”

段正淳苦笑道：“我说让你把我身上的肉，一口口的咬下来。”本来这句誓语盟约纯系戏谑，是男女欢好之际的调请言语，但段正淳这时说来，却不由得全身肉为之颤。

马夫人媚笑道：“你跟我说过话。隔了这许多年，居然没忘记，我的段郎真有良心。段郎，我想绑绑你的手，跟你玩个新鲜花样儿，你肯不肯？你肯，我就绑；你不肯，我就

不绑。我向来对你千依百顺，只盼能讨你欢心。”

段正淳知道就算自己不让她绑，她定会另行想出古怪法子来，苦笑道：“你要绑，那就绑罢。我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死在你的手里，那是再快活也没有了。”

萧峰在窗外听着，也不禁佩服他定力惊人，在这如此危急的当口，居然还说得出调笑的话来。只见马夫人将他双手拉到背后，用牛筋丝绳牢牢的缚住，接连打了七八个死结，别说段正淳这时武功全失，就是内力无损，也非片刻间所能挣脱。

马夫人又娇笑道：“我最恨你这双腿啦，迈步一去，那就无影无踪了。”说着在他大腿上轻轻扭了一把。段正淳笑道：“那年我和你相会，却也是这双腿带着我来的。这双腿儿罪过虽大，功劳可也不小。”马夫人道：“好罢！我也把它绑了起来。”说着拿起另一条牛筋丝绳，将他双脚也绑住了。

她取过一把剪刀，慢慢剪破了他右肩几层衣衫，露出雪白的肌肤来。段正淳年纪已然不轻，但养尊处优，一生过的是荣华富贵日子，又兼内功深厚，肩头肌肤仍是光滑结实。

马夫人伸手在他肩上轻轻抚摸，凑过樱桃小口，吻他的脸颊，渐渐从头颈而吻到肩上，口中唔唔唔的腻声轻哼，说不尽的轻怜蜜爱。

突然之间，段正淳“啊”的一声大叫，声音刺破了寂静的黑夜。马夫人抬起头来，满嘴都是鲜血，竟已将他肩头一块肉咬了下来。

马夫人将咬下来的那小块肉吐在地下，媚声道：“打是情，骂是爱，我爱得你要命，这才咬你。段郎，是你自己说的，你

若变心，就让我把你身上的肉儿，一口口的咬下来。”

段正淳哈哈一笑，说道：“是啊，小康，我说过的话，怎能不作数？我有时候想，我将来怎样死才好呢？在床上生病而死，未免太平庸了。在战场上为国战死，当然很好，只不过虽英勇而不风流，有点儿美中不足，不似段正淳平素为人。小康，今儿你想出来的法子可了不起，段正淳命丧当代第一美人的樱桃小口之中，珍珠贝齿之下，这可偿了我的心愿啦。你想，若不是我段正淳跟你有过这么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换作了第二个男人，就算给你满床珠宝，你也决计不肯在他身上咬上一口。小康，你说是不是呢？”

秦红棉和阮星竹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知道段郎已是命在顷刻，但见萧峰仍蹲在窗下观看动静，并不出手相救，心中千百遍的骂他。

萧峰却还捉摸不定马夫人的真意，不知她当真是要害死段正淳，还不过是吓他一吓，教他多受些风流罪过，然后再饶了他，好让他此后永作裙边不贰之臣。倘若她这些作为只是情人间闹一些别扭，自己却莽莽撞撞闯进屋去救人，那可失却了探听真相的良机，是以仍然沉住了气，静以观变。

马夫人笑道：“是啊，就算大宋天子，契丹皇帝，他要杀我容易，却也休想叫我咬他一口。段郎，我本想慢慢的咬死你，要咬你千口万口，但怕你部属赶来相救。这样罢，我将这把小刀插在你心口，只插进半寸，要不了你的性命，倘若有人来救，我在刀柄上一撞，你就不用吃那零碎苦头了。”说着取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割开了段正淳胸前衣衫，将刀尖对准他心口，纤纤素手一送，将匕首插进了他胸膛，果真只

刺进少许。

这一次段正淳却一哼也不哼，眼见胸口鲜血流出，说道：“小康，你的十根手指，比你十七岁时更加雪白粉嫩了。”

萧峰当马夫人用匕首刺进段正淳身子之时，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瞧着她手，若见她用力过大，有危及段正淳性命之虞，便立即一掌拍了进去，将她身子震开，待见她果只轻轻一插，当下仍是不加理会。

马夫人道：“我十七岁那时候，要洗衣烧饭，手指手掌自然粗些。这些年来不用做粗重生活，皮肉倒真的娇贵些了。段郎，我第二口咬在你哪里好？你说咬哪里，我便咬哪里，我一向听你的话。”

段正淳笑道：“小康，有咬死我后，我也不离开你身边。”马夫人道：“干什么？”段正淳道：“凡是妻子谋害了丈夫，死了的丈夫总是阴魂不散，缠在她身边，以防第二个男人来跟她相好。”

段正淳这句话，原不过吓她一下，想叫她不可太过恶毒，不料马夫人听了之后，脸色大变，不自禁的向背后瞧了一眼。段正淳乘机道：“咦！你背后那人是谁？”

马夫人吃了一惊，道：“我背后有什么人？胡说八道。”段正淳道：“嗯，是个男人，裂开了嘴向你笑呢，他摸着自己的喉咙，好像喉头很痛，那是谁啊，衣服破破烂烂的，眼中不住的流泪……”

马夫人急速转身，哪见有人，颤声道：“你骗人，你……你骗人！”

段正淳初时随口瞎说，待见她惊恐异常，登时心下起疑，

一转念间，隐隐约约觉得马大元之死这事中间，只怕有什么蹊跷。他知马大元是死于“锁喉擒拿手”之下，当下故意说那人似乎喉头很痛，眼中有泪，衣服破烂，果然马夫人大是惊恐。段正淳更猜到了三分，说道：“啊，奇怪，怎么这男子一晃眼又不见了，他是谁？”

马夫人脸色惊惶已极，但片刻间便即宁定如常，说道：“段郎，今日到了这步田地，你吓我又有什么用？你也知道不应咒是不成的了，咱俩相好一场，我给你来个爽爽快快的了断罢。”说着走前一步，伸手便要往匕首柄上推去。

段正淳眼见再也延挨不得，双目向她背后直瞪，大声呼叫：“马大元，马大元，快捏死你老婆！”

马夫人见他脸上突然现出可怖异常的神色，又大叫“马大元”，不由得全身一颤，回头瞧了一眼。段正淳奋力将脑袋一挺，撞中她的下颏，马夫人登时摔倒，晕了过去。

段正淳这一撞并非出自内力，马夫人虽昏晕了一阵，片刻间便醒，款款的站了起来，抚着自己的下颏，笑道：“段郎，你便是爱这么蛮来，撞得人家这里好生疼痛。你编这些话吓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段正淳这一撞已用竭了他聚集半天的力气，暗暗叹了口气，心道：“命该如此，夫复何言！”一转念间，说道：“小康，你这就杀我么？那么丐帮中人来问你谋杀亲夫的罪名时，谁来帮你？”

马夫人嘻嘻一笑，说道：“谁说我谋杀亲夫了？你又不是我的亲夫。倘若你当真是我的丈夫，我怜你爱你还来不及，又怎舍得害你？我杀了你之后，远走高飞，也不会再耽在这里

啦。你大理国的臣子们寻来，我对付得了么？”她幽幽的叹了口气，说道：“段郎，我实在非常非常的想你、爱你，只盼时时刻刻将你抱在怀里亲你、疼你，只因为我要不了你，只好毁了你，这是我天生的脾气，那也没有法子。”

段正淳道：“嗯，是了，那天你故意骗那个小姑娘，要假手乔峰杀我，就是为此。”

马夫人道：“是啊，乔峰这厮也真没用，居然杀你不了，给你逃了出来。”

萧峰心中不住的想：“阿朱乔装白世镜，其技如神，连我也分辨不出，马夫人和白世镜又不相稔，如何会识破其中的机关？”

只听马夫人道：“段郎，我要再咬你一口。”段正淳微笑道：“你来咬罢，我再喜欢也没有了。”萧峰见不能再行延搁，伸出拳头，抵在段正淳身后的土墙之上，暗运劲力，土墙本不十分坚牢，他拳头慢慢陷了进去，终于无声无息的穿破一洞，手掌抵住段正淳背心。

便在此时，马夫人又在段正淳肩头咬下一块肉来。段正淳纵声大叫，身子颤动，忽觉双手已得自由，原来缚住他手腕的牛筋丝绳已给萧峰用手指扯断，同时一股浑厚之极的内力涌入了他各处经脉。

段正淳一怔之间，已知外面来了强援，气随意转，这股内力便从背心传到手臂，又传到手指，嗤的一声轻响，一阳指神功发出。马夫人胁下中指，“哎哟”一声尖叫，倒在炕上。

萧峰见段正淳已将马夫人制住，当即缩手。

段正淳正想开口相谢，忽见门帘掀开，走进一个人来。只

听那人说道：“小康，你对他旧情未断，是不是？怎地费了这大功夫，还没料理干净？”

萧峰隔窗见到那人，心中一呆，又惊又怒，片刻之间，脑海中存着的许许多多疑团，一齐都解开了。马夫人那日在无锡杏子林中，取出自己常用的折扇，诬称是他赴马家偷盗书信而失落，这柄折扇她从何处得来？如是有人盗去，势必是和自己极为亲近之人，然则是谁？自己是契丹人这件大秘密，隐瞒了这么多年，何以突然又翻了出来？阿朱乔装白世镜，本是天衣无缝，马夫人如何能够识破机关？

原来，走进房来的，竟是丐帮的执法长老白世镜。

马夫人惊道：“他……他……武功未失，点……点了我的穴道。”

白世镜一跃而前，抓住了段正淳双手，喀喇、喀喇两响，扭断了他腕骨。段正淳全无抗拒之力，萧峰输入他体内的真气内力只能支持得片刻，萧峰一缩手，他又成了废人。

萧峰见到白世镜后，一霎时思涌如潮，没想到要再出手相助段正淳，同时也没想到白世镜竟会立时便下毒手，待得惊觉，段正淳双腕已断。他想：“此人风流好色，今日让他多吃些苦头，也是好的，瞧在阿朱的面前，最后我总是救他性命便了。”

白世镜道：“姓段的，瞧你不出倒好本事，吃了十香迷魂散，功夫还剩下三成。”

段正淳虽不知墙外伸掌相助之人是谁，但必定是个大有本领的人物，眼前固然多了个强敌，但大援在后，心下并不惊慌，听白世镜口气，显是不知自己来了帮手，便问道：“尊

驾是丐帮中的长老么？在下和尊驾素不相识，何以遽下毒手？”

白世镜走到马夫人身边，在她腰间推拿了几下，段氏一阳指的点穴功夫极为神妙，白世镜虽武功不弱，却也无法解开她的穴道，皱眉道：“你觉得怎样？”语气甚是关切。

马夫人道：“我便是手足酸软，动弹不得。世镜，你出手料理了他，咱们快些走罢。这间屋子……这间屋子，我不想多耽了。”

段正淳突然纵声大笑，说道：“小康，你……你……怎地如此不长进？哈哈，哈哈！”

马夫人微笑道：“段郎，你兴致倒好，死在临头，居然还笑得这么欢畅。”

白世镜怒道：“你还叫他‘段郎’？你这贱人。”反手拍了一下，重重打了她一记耳光。马夫人雪白的右颊登时红肿，痛得流下泪来。

段正淳怒喝：“住手，你干么打她？”白世镜冷笑道：“凭你也管得着么？她是我的人，我爱打便打，爱骂便骂。”段正淳道：“这么如花如玉的美人儿，亏你下得了手？就算是你的人，你也该低声下气的讨她欢心、逗她高兴才是啊。”

马夫人向白世镜横了一眼，说道：“你听听人家怎么待我，你却又怎样待我？你也不害臊。”语音眼色，仍然尽是媚态。

白世镜骂道：“小淫妇，瞧我不好好炮制你。姓段的，我可不听你这一套，你会讨女人欢心，怎么她又来害你？请了，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祭。”说着踏前一步，伸手便去推插在他胸口的那柄匕首。

萧峰右掌又从土墙洞口中伸进，只要白世镜再走近半步，

掌风立发。

便在此时，突然门帘子给一股疾风吹了起来，呼的一声，劲风到处，两根蜡烛的烛火一齐熄灭，房中登时黑漆一团。

马夫人啊的一声惊叫。白世镜知道来了敌人，这时已无暇去杀段正淳，迎敌要紧，喝道：“什么人？”双掌护胸，转过身来。

吹灭烛火的这一阵劲风，明明是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所发，但烛火熄灭之后，更无动静。白世镜、段正淳、马夫人、萧峰四人一凝神间，隐隐约约见到房中已多了一人。

马夫人第一个沉不住气，尖声叫了起来：“有人，有人！”只见这人挡门而立，双手下垂，面目却瞧不清楚，一动不动的站着。白世镜喝问：“是谁？”向前跨了一步。那人不言不动。白世镜喝道：“再不答话，在下可要不客气了。”他从来者扑灭烛火的掌力之中，知他武功极强，不敢贸然动手。那人仍是不动，黑暗之中，更显得鬼气森森。

段正淳和萧峰见了来人模样，心下也均起疑：“这人武功了得，那是谁啊？”

马夫人尖声叫道：“你点了烛火，我怕，我怕！”

白世镜喝道：“这淫妇，别胡说八道！”这当口他若转身去点烛火，立时便将背心要害卖给了敌人，他双掌护胸，要待对方先动。不料那人始终不动。两人如此相对，几乎有一盏茶时分。萧峰当然不会发出声息，段正淳不开口说话。四下里万籁无声，连雪花飘下来的声音几乎也听得见了。

白世镜终于沉不住气，叫道：“阁下既不答话，我可要得罪了。”他停了片刻，见对方仍是一无动静，当即翻手从怀中

取出一柄破甲钢锥，纵身而上，黑暗中青光闪动，钢锥向那人胸口疾刺过去。

那人斜身一闪，让了开去。白世镜只觉一阵疾风直逼过来，对方手指已抓向自己喉头，这一招来得快极，自己钢锥尚未收回，敌人手指尖便已碰到了咽喉，这一来当真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后跃避开，颤声道：“你……你……”

他真正害怕的倒还不是对方武功奇高，而是适才那人所出的招数竟是“锁喉擒拿手”。这门功夫是马大元的家传绝技，除了马家子弟之外，无人会使。白世镜和马大元相交已久，自是明白他的武功家数。白世镜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凝目向那人望去，但见他身形甚高，和马大元一般，只是黑暗中瞧不清他相貌。那人仍是不言不动，阴森森的一身鬼气，白世镜觉得颈中隐隐生疼，想是被他指甲刺破了。他定了定神，问道：“尊驾可是姓马？”那人便如是个聋子，全不理睬。

白世镜道：“小淫妇，点亮了蜡烛。”马夫人道：“我动不得，你来点罢。”白世镜却怎敢随便行动，授人以隙？又想：“这人的武功明明比我为高，他要救段正淳，不用等旁人前来相帮，为何一招之后，不再追击？”

这般又是良久寂静无声，白世镜突然之间察觉到一件怪事，房中虽是谁都不言不动，呼吸之声却是有的，马夫人的呼吸，段正淳的呼吸，自己的呼吸，可是对面站着的那人却没发出呼吸之声。

白世镜屏住呼吸，侧耳静听，以他的内力修为，该当听得到屋中任何人的透气之声，可是对面那人便没有呼吸。隔了好久好久，那人仍是没有呼吸。若是生人，岂有不透气之

理？白世镜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音：扑、扑、扑、扑……他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越来越响，感到自己胸口在剧烈颤动，这颗心似乎要从口腔中跳出来，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声，向那人扑去，破甲锥连连晃动，刺向那人面前。

那人左手一掠，将白世镜的右臂格在外门，右手疾探而出，抓向他咽喉。白世镜已防到他会再施“锁喉擒拿手”，一低头，从他腋下闪了开去。那人却不追击，就此呆呆的站在门口。白世镜举锥向他腿上戳去，那人直挺挺的向上一跃避开。

马夫人见这人身形僵直，上跃时膝盖不弯，不禁脱口而呼：“僵尸，僵尸！”

只听得腾的一声，那人重重的落了下来。白世镜心中更是发毛：“这人若是武学高手，纵起落下的身手怎会如此笨拙？难道世间真有僵尸么？”

白世镜微一犹豫，猿身而上，嗤嗤嗤三声，破甲锥三招都刺向那人下盘。那人的膝盖果真不会弯曲，只直挺挺的一跳一跳闪避，看来他连迈步也不会。白世镜刺向左，他便右跃闪开，刺向右，他就躲向左。白世镜发觉了对手的弱点，心中惧意略去，可是越来越觉得他不是生人。又刺数锥，对方身法虽拙，但自己几下变化精妙的锥法，却也始终没能伤到他。

突然之间，后颈一冷，一只冰凉的大手摸了上来。白世镜大吃一惊，挥锥猛力反刺，嗤的一声轻响，刺了个空，那人的大手却已抓住了他后颈。白世镜全身酸软，再也动弹不得，只有呼呼呼的不住喘气。马夫人大叫：“世镜，世镜，你

怎么啦？”白世镜如何还有余力答话，只觉体中的内力，正在被后颈上这只大手一丝丝的挤将出来。

蓦地里一只冰凉如铁的大手摸到了他脸上，这只手当真不是人手，半分暖气也无。白世镜也忍不住叫道：“僵尸！僵尸！”声音凄厉可怖。那只大手从他额头慢慢摸将下来，摸到他的眼睛，手指在他眼珠上滑来滑去。白世镜吓得几欲晕去，对方的手指只须略一使劲，自己一对眼珠立时便给他挖了出来，这只冷手却又向下移，摸到了他鼻子，再摸向他嘴巴，一寸一寸的下移，终于叉住了他喉咙，两根冰冷的手指挟住了他喉结，渐渐收紧。

白世镜惊怖无已，叫道：“大元兄弟，饶命！饶命！”马夫人尖声大呼：“你……你说什么？”白世镜叫道：“大元兄弟，都是这贱淫妇出的主意，是她逼我干的，跟我……跟我可不相干。”马夫人怒道：“是我出的主意又怎么？马大元，你活在世上是个脓包，死了又能作什么怪？老娘可不怕你。”

白世镜觉得自己刚才出言推诿罪责之时，喉头的手指便松了些。自己一住口，冰冷的手指又慢慢收紧，心中慌乱，听得马夫人叫他“马大元”，更认定这怪物便是马大元的僵尸，叫道：“大元兄弟饶命！你老婆偷看到了汪帮主的遗令，再三劝你揭露乔峰的身世秘密，你一定不肯……她……她这才起意害你……”

萧峰心头一凛，他可不信世间有什么鬼神，料定来人是个武学名家，故意装神弄鬼，使得白世镜和马夫人心中慌乱，以便乘机逼问他二人的口供。果然白世镜心力交瘁，吐露了出来，从他话中听来，马大元乃是给他二人害死，马夫人更

是主谋。马夫人所以要谋杀亲夫，起因在于要揭露自己的身世之秘，而马大元不允，“她为什么这样恨我？为什么非推倒我不可？她如为了想要丈夫当帮主，就不该害了丈夫。”

马夫人尖声叫道：“马大元，你来捏死我好了，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脓包样子！半点大事也担当不起的胆小鬼！”

只听得喀喇一声轻响，白世镜的喉头软骨已被捏碎了一块。白世镜拚命挣扎，说什么也逃不脱那人手掌，跟着又是喀喇一声响，喉管碎裂。他大声呼了几口气，口中吸的气息再也吸不进胸中，手脚一阵痉挛，便即气绝。

那人一捏死白世镜，转身出门，便即无影无踪。

萧峰心念一动：“此人是谁？须得追上去查个明白。”当下飘身来到前门，白雪映照之下，只见淡淡一个人影正向东北角上渐渐隐去，若不是他眼力奇佳，还真没法见到。

萧峰心道：“此人身法好快！”俯身在躺在脚边的阿紫肩头拍了一下，内力到处，解开了她的穴道，心想：“马夫人不会武功，这小姑娘已足可救她父亲。”一时不及再为阮星竹等人解穴，迈开大步，急向前面那人追去。

一阵疾冲之下，和他相距已不过十来丈，这时瞧得清楚，那人果然是个武学高手，这时已不是直着腿子蹦跳，脚步轻松，有如在雪上滑行一般。萧峰的轻功源出少林，又经丐帮汪帮主陶冶，纯属阳刚一派，一大步迈出，便是丈许，身子跃在空中，又是一大步迈出，姿式虽不如何潇洒优雅，长程赶路却甚是实在。再追一程，跟那人又近了丈许。

约莫奔得半炷香时分，前面那人脚步突然加快，如一艘吃饱了风的帆船，顺流激驶，霎时之间，和萧峰之间相距又

拉长了一段。萧峰暗暗心惊：“此人当真了得，实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若非是这等人物，原也不能于举手之际便杀死了白世镜。”

他天生异禀，实是学武的奇才，授业师父玄苦大师和汪帮主武功已然甚高，萧峰却青出于蓝，更远远胜过了两位师父，任何一招平平无奇的招数到了他手中，自然而然发出巨大无比的威力。熟识他的人都说这等武学天赋实是与生俱来，非靠传授与苦学所能获致。萧峰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觉得什么招数一学即会，一会即精，临敌之际，自然而然有诸般巧妙变化。但除了武功之外，读书、手艺等等都只平平而已，也与常人无异。他生平罕逢敌手，许多强敌内力比他深厚，招数比他巧妙，但一到交手，总是在最要紧的关头，以一招半式之差两败了下来，而且输得心服口服，自知终究无可匹敌，从来没人再去找他寻仇雪耻。

他此刻遇上了一个轻功如此高强的对手，不由得雄心陡起，加快脚步，又抢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的向东北疾驰，萧峰始终无法追上，那人却也无法抛得脱他。一个时辰过去，两个时辰过去，两人已奔出一百余里，仍是这般的不即不离。

又过得大半个时辰，天色渐明。大雪已止，萧峰远远望见山坡下有个市镇，房屋栉比鳞次，又听得报晓鸡声此起彼落，他酒瘾忽起，叫道：“前面那位兄台，我请你喝二十碗酒，咱俩再比脚力如何？”那人不答，仍是一股劲儿的急奔。萧峰笑道：“你手诛白世镜这等奸徒，实是英雄了得，萧峰甘拜下风，轻功不如你。咱二人去沽酒喝罢，不比了，不比了。”他一面说话，一面奔跑，脚下丝毫不缓。

那人突然止步，说道：“乔峰威震江湖，果然名不虚传。你口中说话，真气仍然运使自如，真英雄，真豪杰！”

萧峰听他话声模糊，但略显苍老，年纪当比自己大得多，说道：“前辈过奖了。晚辈高攀，想跟前辈交个朋友，不知会嫌弃么？”

那人叹道：“老了，不中用了！你别追来，再跑一个时辰，我便输给你啦！”说着缓缓向前行去。

萧峰想追上去再跟他说话，但只跨出一步，心道：“他叫我别追。”又想起自己为中原群豪所不齿，只怕这人也是个鄙视仇恨契丹之人，当即停步，目送那人的背影渐渐远去，没入树林之后，心下感叹：“此人轻功佳妙，内力悠长，可惜不能和他见上一面！”又想：“他话声模糊，显是故意压低了嗓子，好让我认不出他口音。他连声音也不想给我听清楚，何况见面？”

凝思半晌，这才进了市镇，到一家小酒店沽酒而饮，每喝得一两碗，便拍桌赞叹：“好男儿，好汉子，哎，可惜，可惜！”

他说“好男子，好汉子”，是称赞那人武功了得，杀死白世镜一事又处置得十分妥善；连称“可惜”，是感叹没能交上这个朋友。他素来爱朋友如命，这一次被逐出丐帮，更与中原群豪结下了深仇，以前的朋友都断了个干净，心下自是十分郁闷，今日无意中遇上一位武功堪与自己相匹的英雄，偏又无缘结识，只得以酒浇愁。但心中长期积着的不少疑团已然解开，却也大感舒畅。

喝了二十碗余，付了酒资，扬长出门，心想：“段正淳不

知如何了？阮星竹、秦红棉她们被我点了穴道，须得回去解救。”于是迈开大步。又回马家。

回去时未曾施展全力，脚程便慢得多了，回到马家，时已过午。只见屋外雪地中一人也无，阮星竹等都已不在，料想阿紫已将她们抱进了屋中。推门进屋，只见白世镜的尸身仍倒在门边，段正淳人已不在，炕边伏着一个女人。满身是血，正是马夫人。

她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低声道：“行行好，快，你快杀了我罢！”萧峰见她脸色灰败，只一夜之间，便如老了二三十年一般，变得十分丑陋，便问：“段正淳呢？”马夫人道：“救了他去啦，这……这恶人！啊！”突然之间，她一声大叫，声音尖锐刺耳之极。萧峰出其不意，倒给她吓了一跳，退后一步，问道：“你干什么？”

马夫人喘息道：“你……你是乔……帮主？”萧峰苦笑道：“我早不是丐帮的帮主了。难道你又不知？”马夫人道：“是的，你是乔帮主。乔帮主，请你行行好，快杀了我。”萧峰皱眉道：“我不想杀你。你谋杀亲夫。丐帮中自有人来料理你。”

马夫人哀求道：“我……我实在抵不住啦，那小贱人手段这般毒辣，我……我做了鬼也不放过她。你……你看……我身上。”

她伏在阴暗之处，萧峰看不清楚，听她这么说，便过去推开窗子，亮光照进屋来，一瞥之下，不由得微微一颤，只见马夫人肩头、手臂、胸口、大腿，到处给人用刀子划成一条条伤口，伤口中竟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蚂蚁。萧峰看了她伤处，知她四肢和腰间关节处的筋络全给人挑断了，再也动弹

不得。这不同点穴，可以解开穴道，回复行动，筋脉既断，那就无可医治，从此成了软瘫的废人。但怎么伤口中竟有这许多蚂蚁？

马夫人颤声道：“那小贱人，挑断了我的手筋脚筋，割得我浑身是伤，又……又在伤口中倒了蜜糖水……蜜糖水，说要引得蚂蚁咬我全身。让我疼痛麻痒几天几夜，受尽苦楚，叫我求生不得，求……求死不能。”

萧峰只觉再看她的伤口一次，便要作呕。他绝不是软心肠之人，但杀人放火，素喜爽快干脆，用恶毒法子折磨敌人，实所不取，叹了口气，转身到厨房中去提了一大桶水来，泼在她身上，令她免去群蚊啮体之苦。

马夫人道：“谢谢你，你良心好。我是活不成了。你行行好，一刀将我杀了罢。”萧峰道：“是谁……谁割伤你的？”马夫人咬牙切齿，道：“是那个小贱人，瞧她年纪幼小，不过十五六岁，心肠手段这般毒辣……”萧峰失惊道：“是阿紫？”马夫人道：“不错，我听得那个贱女人这么叫她，叫她快将我杀了。可是这阿紫，这小贱人，偏要慢条斯理的整治我，说要给她父亲报仇，代她母亲出气，要我受这种无穷苦楚……”

萧峰心想：“我生怕秦红棉和阮星竹吃醋，一出手便杀了马夫人，没了活口，不能再向她盘问。哪知阿紫这小丫头这般残忍恶毒。”皱眉道：“段正淳昔日和你有情，虽然你要杀他，但他见到女儿如此残酷的折磨你，难道竟不阻止？”

马夫人道：“那时他已昏迷不醒，人事不知，那是……那是十香迷魂散之故。”

萧峰点头道：“这就是了。想他也是个明辨是非的好汉，

岂能纵容女儿如此胡作非为？嗯，那几个女子呢？”马夫人呻吟道：“别问了，别问了，快杀了我罢。”萧峰哼了一声，道：“你不好好回答，我在你伤口上再倒些蜜糖水，撒手而去，任你自生自灭。”马夫人道：“你们男人……都这般狠心恶毒……”萧峰道：“你谋害马大哥的手段便不毒辣？”马夫人奇道：“你……你怎地什么都知道？是谁跟你说的？”

萧峰冷冷的道：“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快说！”

马夫人道：“好罢，什么都跟你说。阿紫这小贱人这般整治我，她母亲不住喝止，小贱人只是笑嘻嘻的不听。她母亲已给人点了穴道，却动弹不得。过不多久，段正淳手下有五六个人到来，阿紫这小贱人将她父亲、母亲，还有秦红棉母女俩，一个个抱出屋去，却不许人进屋来，免得他们见到了我。段正淳手下那些人骑得有马，便接了她们去啦。”

萧峰点了点头，寻思：“段正淳由部属接了去，阮星竹她们三人身上穴道被封。再过得几个时辰便即自解，这干人便不必理会了。”马夫人道：“我都跟你说了，你……你快杀了我。”萧峰道：“你什么都说了，不见得罢？要死，还不容易？要活就难了。你为什么要害死马大哥？”

马夫人目露凶光，恨恨的道：“你非问不可么？”

萧峰道：“不错，非问不可。我是个硬心肠的男子，不会对你可怜的。”

马夫人呸了一声，道：“你当然心肠刚硬，你就不说，难道我不知道？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你害的。你这傲慢自大、不将人家瞧在眼里的畜生！你这猪狗不如的契丹胡虏，

你死后堕入十八层地狱，天天让恶鬼折磨你。用蜜糖水泼我伤口啊，为什么又不敢了？你这狗杂种，王八蛋……”她越骂越狠毒，显然心中积满了满腔怨愤，非发泄不可，骂到后来，竟是市井秽语，肮脏齷齪，匪夷所思。

萧峰自幼和群丐厮混，什么粗话都听得惯了，他酒酣耳热之余，他常和大伙儿一块说粗话骂人，但见马夫人一向斯文雅致，竟会骂得如此泼辣悍恶，实大出意料之外，而这许多污言秽语，居然有许多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

他一声不响，待她骂了个畅快，只见她本来脸色惨白，经过这场兴奋的毒骂，已挣得满脸通红，眼中发出喜悦的神色。又骂了好一阵，她声音才渐渐低了下来，最后说道：“乔峰你这狗贼，你害得我今日到这步田地，瞧你日后有什么下梢。”萧峰平心静气的道：“骂完了么？”马夫人道：“暂且不骂了，待我休息一会再骂。你这没爹没娘的狗杂种！老娘只消有一口气在，永远就不会骂完。”

萧峰道：“很好，你骂就是。我首次和你会面，是在无锡城外的杏子林中，那时马大哥已给你害死了，以前我跟你素不相识，怎说是我害得你到今日这步田地？”

马夫人恨恨的道：“哈，你说在无锡城外首次和我会面，就是这句话，不错，就为了这句话。你自高自大，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的傲慢家伙，直娘贼！”

她这么一连串的大骂，又是半晌不绝。

萧峰由她骂个畅快，直等她声嘶力竭，才问：“骂够了么？”马夫人恨恨的道：“我永远不够的，你……这个眼高于顶的家伙，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萧峰道：

“不错，就算是皇帝，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不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刚才……刚才那个人，武功就比我高。”

马夫人也不去理会他说的是谁，只是喃喃咒骂，又骂了一会，才道：“你说在无锡城外首次见到我，哼，洛阳城里的百花会中，你就没见到我么？”

萧峰一怔，洛阳城开百花会，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他与丐帮众兄弟同去赴会，猜拳喝酒，闹了个畅快，可是说什么也记不起在会上曾见过她，便道：“那一次马大哥是去的，他没带你来见我啊。”

马夫人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一群臭叫化的头儿，有什么神气了？那天百花会中，我在那黄芍药旁这么一站，会中的英雄好汉，哪一个不向我呆望，哪一个不是瞧着我神魂颠倒？偏生你这家伙自逞英雄好汉，不贪女色，竟连正眼也不向我瞧上一眼。倘若你当真没见到我，那也罢了，我也不怪你。你明明见到我的，可就是视而不见，眼光在我脸上掠过，居然没停留片刻，就当我跟庸脂俗粉没丝毫分别。伪君子，不要脸的无耻之徒。”

萧峰渐明端倪，道：“是了，我记起来了，那日芍药花旁，好像确有几个女子，那时我只管顾着喝酒，没功夫去瞧什么牡丹芍药、男人女人。倘若是前辈的女流英侠，我当然会上前拜见。但你是我嫂子，我没瞧见你，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失礼？你何必记这么大的恨？”

马夫人恶狠狠的道：“你难道没生眼珠子么？恁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汉，都要从头至脚的向我细细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视，乘旁人不觉，总还是向我偷偷

的瞧上几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会中一千多个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终没瞧我。你是丐帮的大头脑，天下闻名的英雄好汉。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的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

萧峰叹了口气，说道：“我从小不喜欢跟女人在一起玩，年长之后，更没功夫去看女人了，又不是单单的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我起初也没去留意，到得后来，可又太迟了……”

马夫人尖声道：“什么？比我更美貌百倍的女人？那是谁？那是谁？”萧峰道：“是段正淳的女儿，阿紫的姐姐。”马夫人吐了口唾沫，道：“呸，这种贱女人，也亏你挂在嘴上……”她一言未毕，萧峰抓住她的头发，提起她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说道：“你敢再说半句不敬她的言语，哼，教你尝尝我的毒辣手段。”

马夫人给他这么一摔，几乎昏晕过去，全身骨骼格格作响，突然纵声大笑，说道：“原来……原来咱们的乔大英雄，乔大帮主，是给这个蹄子迷上啦，哈哈，哈哈，笑死人啦。你做不成丐帮帮主，便想做大理国公主的驸马爷。乔帮主，我只道你是什么女人都不看的。”

萧峰双膝一软，坐入椅中，缓缓的道：“我只盼再能看她一眼，可是……相是……再也看不到了。”

马夫人冷笑道：“为什么？你想要她，凭你这身武功，难道还抢她不到？”

萧峰摇头不语，过了良久，才道：“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抢她不回来了。”马夫人大喜，问道：“为什么，哈哈，哈哈。”萧峰低声道：“她死了。”

马夫人笑声陡止，心中微感歉意，觉得这个自大傲慢的乔帮主倒也有三分可怜，但随即脸露微笑，笑容越来越欢畅。

萧峰瞥眼见到她的笑容，登时明白，她是为自己伤心而高兴，站起身来，说道：“你谋杀亲夫，死有余辜，还有什么说话？”马夫人听到他要出手杀死自己，突然害怕起来，求道：“你……你饶了我，别杀死我。”萧峰道：“好，本来不用我动手。”迈步出去。

马夫人见他头也不回的跨步出房，心中忿怒又生，大声道：“乔峰，你这狗贼，当年我恼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眼，才叫马大元来揭你的疮疤。马大元说什么也不肯，我才叫白世镜杀了马大元。你……你今日对我，仍是丝毫也不动心。”

萧峰回过身来，冷冷的道：“你谋杀亲夫，就只为了我不曾瞧你一眼。哼，撒这等漫天大谎，有谁能信？”

马夫人道：“我立刻便要死了，更骗你作甚？你瞧我不起，我本来有什么法子？那也只有心中恨你一辈子罢了。别说丐帮那些臭叫化对你奉若天神，普天下又有谁敢得罪你？也是老天爷有眼，那一日让我在马大元的铁箱中发现了汪帮主的遗书。要偷拆这么一封书信，不损坏封皮上火漆，看了重行封好，又是什么难事？我偷看那信，得知了其中过节，你想我那时可有多开心？哈哈，那正是我出了心中这口恶气的良机，我要你身败名裂，再也逞不得英雄好汉。我便要马大元当众揭露，好叫天下好汉都知你是契丹的胡虏，要你别说做

不成丐帮帮主，便在中原无法立足，连性命也是难保。”

萧峰明知她全身已不能动弹，再也无法害人，但这样一句句恶毒的言语钻进耳来，却也背上感到一阵寒意，哼了一声，说道：“马大哥不肯依你之言，你便将他杀了？”

马夫人道：“是啊！他非但不听我话，反而狠狠骂了我一顿，说道从此不许我出门，我如吐露了只字，要把老娘斩成肉酱。他向来对我千依百顺，几时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我向来便没将他放在心上，瞧在眼里，他这般得罪我，老娘自有苦头给他吃的。过了一个多月，白世镜来作客，那日是八月十四，他到我家来过中秋节，他瞧了我一眼，又是一眼，哼哼，这老色鬼！我糟蹋自己身子，引得这老色鬼为我着了迷。我叫老色鬼杀了马大元这脓包，他不肯，我就要抖露他强奸我。这老贼对着旁人，一脸孔的铁面无私，在老娘跟前，什么丑样少得了？我跟他说：‘你杀了马大元，我自然成世跟你。要不然，你就爽爽快一掌打死了我罢！’他不舍得杀我，只好杀马大元啦。”

萧峰吁了口气，道：“白世镜铁铮铮的一条好汉子，就这样活活的毁在你手中。你……你也是用十香迷魂散给马兄弟吃了，然后叫白世镜捏碎他的喉骨，装作是姑苏慕容氏以‘锁喉擒拿手’杀了他，是不是？”

马夫人道：“是啊，哈哈，怎么不是？不过‘姑苏慕容’什么的，我可不知道，是老色鬼想出来的。”

萧峰点了点头。马夫人又道：“我叫老色鬼出头揭露你的身世秘密。呸，这老色鬼居然跟你讲义气，给我逼得狠了，拿起刀子来要自尽。好啦，我便放他一马，找上了全冠清这死

样活气的家伙。老娘只跟他睡了三晚，他什么全听我的了，胸膛拍得老响，说一切包在他身上，必定成功。老娘料想，单凭全冠清这家伙一人，可扳你不倒，于是再去找徐长老出面。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不用我再说了罢？”

萧峰终于心中最后一个疑窦也揭破了，为什么全冠清主谋反叛自己，而白世镜反遭叛党擒获，问道：“我那把扇子，是白世镜盗来的？”马夫人道：“那倒不是。老色鬼说什么也不肯做对不起你的事。是全冠清说动了陈长老，等你出门之后，在你房里盗出来的。”

萧峰道：“段姑娘假扮白世镜，虽然天衣无缝，却也因此而给你瞧出破绽？”

马夫人奇道：“这小妮子就是段正淳的女儿？是你的心上人？她当真美得不得了？”

萧峰不答，抬头向着天边。

马夫人道：“这小……小妮子，也真吓了我一跳，还说什么八月十五的，那正是马大元的死忌。可是后来我说了两句风情言语，我说天上的月亮又圆又白，那天老色鬼说：‘你身上有些东西，比天上月亮更圆更白。’我问她月饼爱吃咸的还是甜的，那天老色鬼说：‘你身上的月饼，自然是甜过了蜜糖。’你那位段姑娘却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立时便给我瞧出了破绽。”

萧峰恍然大悟，才明白那晚马夫人为什么提到月亮与月饼、原来是去年八月十四晚上，她与白世镜私通时的无耻之言。马夫人哈哈一笑，说道：“乔峰，你的装扮可差劲得紧了，我一知道那小妮子是西贝货，再想一想你的形状说话，嘿嘿，

怎么还能不知道你便是乔峰？我正要杀段正淳，恰好假手于你。”

萧峰咬牙切齿的道：“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这笔帐都要算在你身上。”

马夫人道：“是她先来骗我的，又不是我去骗她。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倘若她不来找我，等白世镜当上了丐帮帮主，我自有法子叫丐帮和大理段氏结上了怨家，这段正淳嘛，嘿嘿，迟早逃不出我的手掌。”

萧峰道：“你好狠毒！自己的丈夫要杀，跟你有过私情的男人，你要杀；没来瞧瞧你容貌的男人，你也要杀。”

马夫人道：“美色当前，为什么不瞧？难道我还不够美貌？世上哪有你这种假道学的伪君子。”她说着自己得意之事，两颊潮红，甚是兴奋，但体力终于渐渐不支，说话已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萧峰道：“我最后问你一句话，那个写信给汪帮主的带头大哥，到底是谁？你看过那封信，见过信上的署名。”

马夫人冷笑道：“嘿嘿，嘿嘿，乔峰，最后终究是你来求我呢，还是我求你？马大元死了、徐长老死了、赵钱孙死了、铁面判官单正死了、谭公谭婆死了、天台山智光大师死了。世上就只剩下我和那个带头大哥自己，才知道他是谁。”

萧峰心跳加剧，说道：“不错，毕竟是乔峰向你求恩，请你将此人的姓名告知。”

马夫人道：“我命在顷刻，你又有什么好处给我？”

萧峰道：“乔某但教力所能及，夫人有何吩咐，无有不遵。”

马夫人微笑道：“我还想什么？乔峰，我恼恨你不屑细细

瞧我，以致酿成这种祸事，你要我告知那带头大哥的名字，那也不难，只须你将我抱在怀里，好好的瞧我半天。”

萧峰眉头紧蹙，实是老大不愿，但世上确是只有她一人，才知这个大秘密，自己的血海深仇，都着落在她口唇中吐出来的几个字，别说她所说的条款并不十分为难，就算当真是为难尴尬之极的事，也只有勉强照做。她命系一线，随时均能断气，威逼利诱，全无用处。心想：“倘若我执意不允，她一口气转不过来，那么我杀父杀母的大仇人到底是谁，从此再也不会知道了。我抱着她瞧上几眼，又有何妨？”便道：“好，我答允你就是。”弯腰将她抱在怀中，双目炯炯，凝视着她的脸颊。

这时马夫人满脸血污，又混着泥土灰尘，加之这一晚中她饱受折磨，容色憔悴，甚是难看，萧峰抱着她本已十分勉强，瞧着她这副神情，不自禁的皱起了眉头。

马夫人怒道：“怎么？你瞧着我挺讨厌吗？”萧峰只得道：“不是！”这两个字实是违心之论，平时他就算遇到天大的危难，也不肯心口不一，此刻却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马夫人柔声道：“你要是不讨厌我，那就亲亲我的脸。”萧峰正色道：“万万不可。你是我马大哥的妻子，萧峰义气为重，岂可戏侮朋友的孀妇。”马夫人甜腻腻的道：“你要讲义气，怎么又将我抱在怀里呢……”

便在此时，只听得窗外有人噗哧一笑，说道：“乔峰，你这人太也不要脸啦！害死了我姐姐，又来抱住了我爹爹的情人亲嘴偷情，你害不害臊？”正是阿紫的声音。

萧峰问心无愧，于这些无知小儿的言语，自亦不放在心

上，对马夫人道：“你快说，说那个带头大哥是谁？”

马夫人呢声道：“我叫你瞧着我，你却转过了头，干什么啊？”声音中竟是不减娇媚。

阿紫走进房来，笑道：“怎么你还不死？这么丑八怪的模样，有哪个男人肯来瞧你？”

马夫人道：“什么？你……你说我是丑八怪的模样？镜子，镜子，我要镜子！”语调中显得十分惊惶。萧峰道：“快说，快说啊，你说了我就给你镜子。”

阿紫顺手从桌上拿起一面明镜，对准了她，笑道：“你自己瞧瞧，美貌不美貌？”

马夫人往镜中看去，只见一张满是血污尘土的脸，惶急、凶狠、恶毒、怨恨、痛楚、恼怒，种种丑恶之情，尽集于眉目唇鼻之间，哪里还是从前那个俏生生、娇怯怯、惹人怜爱的美貌佳人？她睁大了双目，再也合不拢来。她一生自负美貌，可是在临死之前，却在镜中见到了自己这般丑陋的模样。

萧峰道：“阿紫，拿开镜子，别惹恼她。”

阿紫格格一笑，说道：“我要叫她知道自己的相貌可有多丑！”

萧峰道：“你要是气死了她，那可糟糕！”只觉马夫人的身子已一动不动，呼吸之声也不再听到，忙一探她鼻息，已然气绝。萧峰大惊，叫道：“啊哟，不好，她断了气啦！”这声喊叫，直如大祸临头一般。

阿紫扁了扁嘴，道：“你当真挺喜欢她？这样的女人死了，也值得大惊小怪。”萧峰跌足道：“唉，小孩子知道什么？我要问她一件事。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若不是你来打岔，

她已经说出来了。”阿紫道：“哎哟，又是我不好啦，是我坏了你的大事，是不是？”

萧峰叹了口气，心想人死不能复生，发脾气也已无济于事，阿紫这小丫头骄纵成性，连她父母也管她不得，何况旁人？瞧在阿朱的份上，什么也不能和她计较，当下将马夫人放在榻上，说道：“咱们走罢！”

四处一查，屋中更无旁人，那老婢已逃得不知去向，便取出火种，到柴房中点燃了，片刻间火焰升起。

两人站在屋旁，见火焰从窗子中窜了出来。萧峰道：“你还不回爹爹、妈妈那里去？”阿紫道：“不，我不去爹爹、妈妈那里。爹爹手下那些人见了我便吹胡子瞪眼睛，我叫爹爹将他们都杀了，爹爹真胡闹，偏不答允。”

萧峰心想：“你害死了褚万里，他的至交兄弟们自然恨你，段正淳又怎能为你而杀他忠心耿耿的部属？你自己胡闹，反说爹爹胡闹，真是小孩儿家胡说八道。”便道：“好罢，我要去了！”转过身子，向北而去。

阿紫道：“喂，喂，慢着，等一下我。”萧峰立定脚步，回过身来，道：“你去哪里？是不是回师父那里？”阿紫道：“不，现下我不回师父那里，我不敢。”萧峰奇道：“为什么不敢？又闯了什么祸啦？”阿紫道：“不是闯祸，我拿了师父的一部书，这一回去，他就抢过去啦。等我练成之后再回去，那时给师父拿去，就不怕了。”萧峰道：“是练武功的书罢？既是你师父的，你求他给你瞧瞧，他总不会不答允。何况你自己练，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由你师父在旁指点，岂不是好？”

阿紫扁扁小嘴，道：“师父说不给，就是不给，多求他也

没用。”

萧峰对这个给骄纵惯了的小姑娘很是不喜，又想他师父星宿海老怪丁春秋恶名昭彰，不必跟这种人多生纠葛，说道：“好罢，你爱怎样便怎样，我不来管你。”

阿紫道：“你到哪里去？”

萧峰瞧着马家这几间屋子烧起熊熊火焰，长叹了一口气，道：“我本该前去报仇，可是不知仇人是谁。今生今世，这场大仇是再也不能报的了。”

阿紫道：“啊，我知道了，马夫人本来知道，可惜给我气死了，从此你再不知道仇人是谁。真好玩，真好玩！乔帮主威名赫赫，却给我整治得一点法子也没有。”

萧峰斜眼瞧着她，只见她满脸都是幸灾乐祸的喜悦之情，熊熊火光照射在她脸上，映得脸蛋有如苹果般鲜红可爱，哪想得到这天真无邪的脸蛋之下，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恶意。霎时间怒火上冲，顺手便想重重给她一个耳光，但随即想起，阿朱临死时求恳自己，要他照料她这个世上唯一的同胞妹子，心想：“阿朱一生只求我这件事，我岂可不遵？这小姑娘就算是大奸大恶，我也当尽力纠正她的过误，何况她只不过是年轻识浅、胡闹顽皮？”

阿紫昂起了头，道：“怎么？你要打死我吗？怎么不打了？我姊姊已给你打死了，再打死我又有什么打紧？”

这几句话便如尖刀般刺入萧峰心中，他胸口一酸，无言可答，掉头不顾，大踏步便往雪地中走去。

阿紫笑道：“喂，慢着，你到哪里？”萧峰道：“中原已非我所居之地，杀父杀母的大仇也已报不了啦。我要到塞北之

地，从此不回来了。”阿紫侧头道：“你取道何处？”萧峰道：“我先去雁门关。”

阿紫拍手道：“那好极了，我要到晋阳去，正好跟你同路。”萧峰道：“你到晋阳去干什么？千里迢迢，一个小姑娘怎么单身赶这远路。”阿紫笑道：“嘿，怕什么千里迢迢？我从星宿海来到此处，不是更加远么？我有你作伴，怎么又是单身了？”萧峰摇头道：“我不跟你作伴。”阿紫道：“为什么？”萧峰道：“我是男人，你是个年轻姑娘，行路投宿，诸多不便。”

阿紫道：“那真是笑话奇谈了，我不说不便，你又有什么不便？你跟我姊姊，也不是一男一女的晓行夜宿、长达跋涉么？”

萧峰低沉着声音道：“我跟你姊姊已有婚姻之约，非同寻常。”阿紫拍手笑道：“唉哟，真瞧不出，我只道姊姊倒是挺规矩的，哪知道你就跟我爹爹一样，我姊姊就像我妈妈一般，没拜天地结成夫妻，却早就相好成双了。”

萧峰怒喝道：“胡说八道，你姊姊一直到死，始终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我对她严守礼法，好生敬重。”

阿紫叹道：“你大声吓我，又有什么用？姊姊总之是给你打死了。咱们走罢。”

萧峰听到她说“姊姊总之是给你打死了”这句话，心肠软了下来，说道：“你还是回到小镜湖畔去跟着你妈妈，要不然找个僻静的所在，将那本书上的功夫练成了，再回到师父那里去。到晋阳去有什么好玩？”

阿紫一本正经的道：“我不是去玩的，有要紧的大事要办。”

萧峰摇摇头，道：“我不带你去。”说着迈开大步便走。阿紫展开轻功，随后追来，叫道：“等等我，等等我！”萧峰不去理她，径自去了。

行不多时，北风转紧，又下起雪来。萧峰冲风冒雪，快步行走，想起从此冤沉海底，大仇也无法得报，心下自是郁郁，但无可奈何之中抛开了满怀心事，倒也是一场大解脱。

二十五 莽苍踏雪行

萧峰行出十余里，见路畔有座小庙，进去在殿上倚壁小睡了两个多时辰，疲累已去，又向北行。再走四十余里，来到北边要冲长台关。

第一件事自是找到一家酒店，要了十斤白酒，两斤牛肉，一只肥鸡，自斟自饮。十斤酒喝完，又要了五斤，正饮间，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阿紫。萧峰心道：“这小姑娘来败我酒兴。”转过了头，假装不见。

阿紫微微一笑，在他对面一张桌旁坐了下来，叫道：“店家，店家，拿酒来。”酒保走过来，笑道：“小姑娘，你也喝酒吗？”阿紫斥道：“姑娘就是姑娘，为什么加上一个‘小’字？我干么不喝酒？你先给我打十斤白酒，另外再备五斤，给侍候着，来两斤牛肉，一只肥鸡，快，快！”

酒保伸出了舌头，半晌缩不进去，叫道：“哎唷，我的妈呀！你这位姑娘是当真，还是说笑，你小小人儿，吃得了这许多？”一面说，一面斜眼向萧峰瞧去，心道：“人家可是冲着你来啦！你喝什么，她也喝什么；你吃什么，她也吃什么。”

阿紫道：“谁说我是小小人儿？你不生眼睛，是不是？你怕我吃了没钱付帐？”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当的一声，掷在桌上，说道：“我吃不了，喝不了，还不会喂狗么？要你

担什么心？”酒保陪笑道：“是，是！”又向萧峰横了一眼，心道：“人家可真跟你干上了。绕着弯儿骂人哪。”

一会儿酒肉送了上来，酒保端了一只大海碗，放在她面前，笑道：“姑娘，我这就跟你斟酒啦。”阿紫点头道：“好啊。”酒保给她满满斟了一大碗酒，心中说：“你若喝干了这碗酒，不醉倒在地下打滚才怪。”

阿紫双手端起酒碗，放在嘴边舐了一点，皱眉道：“好辣，好辣。这劣酒难喝得很。世上若不是有这么几个大蠢才肯喝，你们的酒又怎卖得掉？”酒保又向萧峰斜睨了一眼，见他始终不加理睬，不觉暗暗好笑。

阿紫撕了只鸡腿，咬了一口，道：“呸，臭的！”酒保叫屈道：“这只香喷喷的肥鸡，今儿早上还在咯咯咯的叫呢。新鲜热辣，怎地会臭？”阿紫道：“嗯，说不定是你身上臭，要不然便是你店中别的客人臭。”其时雪花飞飘，途无行旅，这酒店中就只萧峰和她两个客人。酒保笑道：“是我身上臭，当然是我身上臭哪。姑娘，你说话留神些，可别不小心得罪了别的爷们。”

阿紫道：“怎么啦？得罪了人家，还能一掌将我打死么？”说着举筷挟了块牛肉，咬了一口，还没咀嚼，便吐了出来，叫道：“哎唷，这牛肉酸的，这不是牛肉，是人肉。你们卖人肉，黑店哪，黑店哪！”

酒保慌了手脚，忙道：“唉哟，姑娘，你行行好，别尽捣乱哪。这是新鲜的黄牛肉，怎么说是人肉？人肉哪有这么粗的肌理？哪有这么红艳艳的颜色？”阿紫道：“好啊，你知道人肉的肌理颜色。我问你，你们店里杀过多少人？”酒保笑道：

“你这位姑娘就爱开玩笑。信阳府长台关好大的市镇，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店，哪有杀人卖肉的道理？”

阿紫道：“好罢，就算不是人肉，也是臭东西，只有傻瓜才吃。哎哟，我靴子在雪地里弄得这么脏。”说着从盘中抓起一大块煮得香喷喷的红烧牛肉，便往左脚的皮靴上擦去。靴帮上本来溅满了泥浆，这么一擦，半边靴帮上泥浆去尽，牛肉的油脂涂将上去，登时光可鉴人。

酒保见她用厨房中大师父着意烹调的牛肉来擦靴子，大是心痛，站在一旁，不住的唉声叹气。

阿紫问道：“你叹什么气？”酒保道：“小店的红烧牛肉，向来算得是长台镇上一绝，远近一百里内提起来，谁都要大拇指一翘，喉头咕咕咕的直吞馋涎，姑娘却拿来擦皮靴，这个……这个……”阿紫瞪了他一眼，道：“这个什么？”酒保道：“似乎太委屈了一点。”阿紫道：“你说委屈了我的鞋子？牛肉是牛身上来的，皮靴也是牛身上来的，也不算什么委屈。喂，你们店中还有什么拿手菜肴？说些出来听听。”酒保道：“拿手小菜自然是有的，不过价钱不这么便宜。”阿紫从怀中又取出一锭银子，当的一声，抛在桌上，问道：“这够了么？”

酒保见这锭银子足足有五两重，两整桌的酒菜也够了，忙陪笑道：“够啦，够啦，怎么不够？小店拿手的菜肴，有酒糟鲤鱼、白切羊羔、酱猪肉……”阿紫道：“很好，每样给煮三盆。”

酒保道：“姑娘要尝尝滋味嘛，我瞧每样有一盆也够了……”阿紫沉着脸道：“我说要三盆便是三盆，你管得着么？”酒保道：“是，是！”拉长了声音，叫道：“酒糟鲤鱼三盆哪！

白切羊羔三盆哪……”

萧峰在一旁冷眼旁观，知道这小姑娘明着和酒保捣蛋，实则是逗引自己插嘴，当下偏给她来个不理不睬，自顾自的喝酒赏雪。

过了一会，白切羊羔先送上来了。阿紫道：“一盆留在这里，一盆送去给那位爷台，一盆放在那张桌上。那边给放上碗筷，斟上好酒。”酒保道：“还有客人来么？”阿紫瞪了他一眼，道：“你这么多嘴，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酒保伸了伸舌头，笑道：“要割我的舌头么，只怕姑娘没这本事。”

萧峰心中一动，向他横了一眼，心道：“你这可不是自己找死？胆敢向这小魔头说这种话？”

酒保将羊羔送到萧峰桌上，萧峰也不说话，提筷就吃。过了一会，酒糟鲤鱼、酱猪肉等陆续送上，仍是每样三盆，一盆给萧峰，一盆给阿紫，一盆放在另一桌上。萧峰来者不拒，一一照吃。阿紫每盆只尝了一筷，便道：“臭的、烂的，只配给猪狗吃。”抓起羊羔、鲤鱼、猪肉，去擦靴子。酒保虽然心痛，却也无可奈何。

萧峰眼见窗外，寻思：“这小魔头当真讨厌，给她缠上了身，后患无穷。阿朱托我照料她，这人是鬼精灵，她要照料自己绰绰有余，压根儿用不着我操心。我还是避之则吉，眼不见为净。”

正想到此处，忽见远处一人在雪地中走来。隆冬腊月，这人却只穿一身黄葛布单衫，似乎丝毫不觉寒冷。片刻间来到近处，但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双耳上各垂着一只亮晃晃的黄金大环，狮鼻阔口，形貌颇为凶狠诡异，显然不是中土人物。

这人来到酒店门前，掀帘而入，见到阿紫，微微一怔，随即脸有喜色，要想说话，却又忍住，便在一张桌旁坐了下来。

阿紫道：“有酒有肉，你如何不吃？”那人见到一张空着座位的桌上布满酒菜，说道：“是给我要的么？多谢师妹了。”说着走过去坐下，从怀中取出一把金柄小刀，切割牛肉，用手抓起来便吃，吃几块肉，喝一碗酒，酒量倒也不弱。

萧峰心道：“原来这人是星宿海老怪的徒儿。”他本来不喜此人的形貌举止，但见他酒量颇佳，便觉倒也并不十分讨厌。

阿紫见他喝干了一壶酒，对酒保道：“这些酒拿过去，给那位爷台。”说着双手伸到面前的酒碗之中，搅了几下，洗去手上的油腻肉汁，然后将酒碗一推。酒保心想：“这酒还能喝么？”

阿紫见他神情犹豫，不端酒碗，催道：“快拿过去啊，人家等着喝酒哪。”酒保笑道：“姑娘你又来啦，这碗酒怎么还能喝？”阿紫板起了脸道：“谁说不能喝？你嫌我手脏么？这么着，你喝一口酒，我给你一锭银子。”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一两重的小元宝来，放在桌上。酒保大喜，说道：“喝一口酒便给一两银子，可太好了。别说姑娘不过洗洗手，就是洗过脚的洗脚水，我也喝了。”说着端起酒碗，呷了一大口。

不料酒水入口，便如一块烧红的热铁炙烙舌头一般，剧痛难当，酒保“哇”的一声，口一张，酒水乱喷而出，只痛得他双脚乱跳，大叫：“我的娘啊！哎唷，我的娘啊！”萧峰见他这等神情，倒也吃了一惊，只听得他叫声越来越模糊，显是舌头肿了起来。

酒店中掌柜的、大师父、烧火的、别的酒保听得叫声，都涌了过来，纷纷询问：“什么事？什么事？”那酒保双手扯着自己面颊，已不能说话，伸出舌头来，只见舌头肿得已比平常大了三倍，通体乌黑。萧峰又是一惊：“那是中了剧毒。这个魔头的手指只在酒中浸了一会，这碗酒就毒得如此厉害。”

众人见到那酒保舌头的异状，无不惊惶，七张八嘴的乱嚷：“碰到了什么毒物？”“是给蝎子螫上了么？”“哎唷，这可不得了，快，快去请大夫！”

那酒保伸手指着阿紫，突然走到她面前，跪倒在地，咚咚磕头。阿紫笑道：“哎唷，这可当不起，你求我什么事啊？”酒保仰起头来，指指自己舌头，又不住磕头。阿紫笑道：“要给你治治，是不是？”酒保痛得满头大汗，两只手在身上到处乱抓乱捏，又是磕头，又是拱手。

阿紫伸手入怀，取出一把金柄小刀，和那狮鼻人所持的刀子全然相同，她左手抓住了那酒保后颈，右手金刀挥去，嗤的一声轻响，将他舌尖割去了短短一截。旁观众人失声大叫，只见断舌处血如泉涌。那酒保大吃一惊，但鲜血流出，毒性便解，舌头上的痛楚登时消了，片刻之间，肿也退了。阿紫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拔开瓶塞，用小指指甲挑了些黄色药末，弹在他舌尖上，伤口血流立缓。

那酒保怒既不敢，谢又不甘，神情极是尴尬，只道：“你……你……”舌头给割去了一截，自然话也说不清楚了。

阿紫将那小锭银子拿在手里，笑道：“我说你喝一口酒，就给一两银子，刚才这口酒你吐了出来，那可不算，你再喝啊。”酒保双手乱摇，含含糊糊的道：“我……我不要了，我

不喝。”阿紫将银子收入怀中，笑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好像是说，‘要我割的舌头么？只怕姑娘没这本事。’是不是？这会儿可是你磕头求割我的，我问你：姑娘有没有这本事呢？”

那酒保这才恍然，原来此事全因自己适才说错了一句话而起，恼恨到了极处，登时便想上前动手，狠狠的打她一顿，可是见另外两张桌上各坐着一个魁梧雄壮的男人，显是和她一路，便又胆怯。阿紫又道：“你喝不喝啊？”酒保怒道：“老……老子不……”想起随口骂人，只怕又要着她道儿，又惊又怒，发足奔向内堂，再也不出来了。

掌柜等众人纷纷议论，向阿紫怒目而视，各归原处，换了个酒保来招呼客人。这酒保见了适才这一场情景，只吓得胆战心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萧峰大是恼怒：“那酒保只不过说了句玩话，你就整治得他终身残废，以后说话再也无法清楚。小小年纪，行事可忒也歹毒。”

只听阿紫道：“酒保，把这碗酒送去给那位爷台喝。”说着向那狮鼻人一指。那酒保见她伸手向酒碗一指，已是全身一震，待听她说要将这酒送去给人喝，更加惊惧。阿紫笑道：“啊，是了，你不肯拿酒给客人，定是自己想喝了，那也可以，这就自己喝罢。”那酒保吓得面无人色，忙道：“不，不，小人……小人不喝。”阿紫道：“那你快拿去啊。”那酒保道：“是，是。”双手牢牢捧着酒碗，战战兢兢的移到那狮鼻人桌上，唯恐不小心溅了半滴出来，双手发抖，酒碗碗底碰到桌面时，嗒嗒嗒的直响。

那狮鼻人两手端起酒碗，定睛凝视，瞧着碗中的酒水，离

口约有一尺，既不再移近，也不放回桌上。阿紫笑道：“二师哥，怎么啦？小妹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吗？”

萧峰心想：“这碗酒剧毒无比，这人当然不会受激，白白送了性命。内功再强之人，也未必能抵挡酒中的剧毒。”

哪知狮鼻人又凝思半晌，举碗就唇，骨嘟骨嘟的直喝下肚。萧峰吃了一惊，心道：“这人难道竟有深厚无比的内力，能化去这等剧毒？”正惊疑间，只见他已将一大碗酒喝干，把酒碗放回桌上，两只大拇指上酒水淋漓，随手便在衣襟上一擦。萧峰微一沉思，便知其理：“是了，他喝酒之前两只大拇指插入酒中，端着碗半晌不饮，多半他大拇指上有解毒药物，以之化去了酒中剧毒。”

阿紫见他饮干毒酒，登时神色惊惶，强笑道：“二师哥，你化毒的本领大进了啊，可喜可贺。”狮鼻人并不理睬，狼吞虎咽的一顿大嚼，将桌上菜肴吃了十之八九，拍拍肚皮，站起身来，说道：“走罢。”阿紫道：“你请便罢，咱们后会有期。”狮鼻人瞪着一对怪眼，道：“什么后会有期？你跟我一起去。”阿紫摇头道：“我不去。”走到萧峰身边，说道：“我和这位大哥有约在先，要到江南去走一遭。”

狮鼻人向萧峰瞪了一眼，问道：“这家伙是谁？”阿紫道：“什么家伙不家伙的？你说话客气些。他是我姊夫，我是他小姨，我们二人是至亲。”狮鼻人道：“你出下题目来，我做了文章，你就得听我话。你敢违反本门的门规不成？”

萧峰心道：“原来阿紫叫他喝这毒酒，乃是出一个难题，却不料这人居然接下了。”

阿紫道：“谁说我出过题目了？你说是喝这碗酒么？哈哈，

笑死人啦，这碗酒是我给酒保喝的。想不到你堂堂星宿派门人，却去喝臭酒保喝过的残酒。人家臭酒保喝了也不死，你再去喝，又有什么了不起？我问你，这臭酒保死了没有？连这种人也喝得，我怎么会出这容易题目？”这番话委实强辞夺理，可是要驳倒她却也不易。

那狮鼻人强忍怒气，说道：“师父有命，要我传你回去，你违抗师命么？”阿紫笑道：“师父最疼我啦，二师哥，请你回去禀告师父，就说我在道上遇见了姊夫，要一同去江南玩玩，给他老人家买些好玩的古董珠宝，然后再回去。”狮鼻人摇头道：“不成，你拿了师父的……”说到这里，斜眼向萧峰相睨，似乎怕泄露了机密，顿了一顿，才道：“师父大发雷霆，要你快快回去。”阿紫央求道：“二师哥，你明知师父在大发雷霆，还要逼我回去，这不是有意要我吃苦头吗？下次师父责罚你起来，我可不给你求情啦。”

这句话似令狮鼻人颇为心动，脸上登时现出犹豫之色，想是星宿老怪对她颇为宠爱，在师父跟前很能说得上话。他沉吟道：“你既执意不肯回去，那么就把那件东西给我。我带回去缴还给师父，也好有个交代，他老人家的怒气也会平息了些。”

阿紫道：“你说什么？那件什么东西？我可全不知道。”狮鼻人脸一沉，说道：“师妹，我不动手冒犯于你，乃是念在同门之谊，你可得知道好歹。”阿紫笑道：“我当然知道好歹，你来陪我吃饭吃酒，那是好；你要逼我回去师父那里，那便是歹。”狮鼻人道：“到底怎样？你如不交出那件物事，便得跟我回去。”阿紫道：“我不回去。也不知道你说些什么。你要

我身上的物事？好罢……”说着从头发上拔下一枚珠钗，说道：“你要拿个记认，好向师父交代，就拿这根珠钗去罢。”狮鼻人道：“你真要逼得我非动手不可，是不是？”说着走上了一步。

阿紫眼见他不动声色的喝干毒酒，使毒本领比自己高出甚多，至于内力武功，更万万不是他敌手。星宿派武功阴毒狠辣，出手没一招留有余地，敌人只要中了，非死也必重伤，伤后受尽荼毒，死时也必惨酷异常，师兄弟间除了争夺本门排名高下而性命相搏，从来不相互拆招练拳，因拆招必分高下，一分高下便有死伤。师父徒弟之间，也从不试演功夫。星宿老怪传授功诀之后，各人便分头修练，高下深浅，唯有各人自知，逢到对敌之时，才显出强弱来。按照星宿派门中规矩，她既以毒酒相示，等于同门较艺，已是非同小可之事，狮鼻人倘若认输，一辈子便受她之制，现下毫不犹豫的将这碗毒酒喝下肚去，阿紫若非另有反败为胜之道，就该服服贴贴的听令行事，否则立有杀身大祸。她见情势紧迫，左手拉着萧峰衣袖，叫道：“姊夫，他要杀我呢。姊夫，你救救我。”

萧峰给她左一声“姊夫”，右一声“姊夫”，只听得怦然心动，念起阿朱相嘱托的遗言，便想出手将那狮鼻人打发了。但一瞥眼间，见到地下一滩鲜血，心想阿紫对付那个酒保如此辣手，让她吃些苦头、受些惩戒也是好的，便眼望窗外，不加理睬。

那狮鼻人不愿就此对阿紫痛下杀手，只想显一显厉害，教她心中害怕，就此乖乖的跟他回去，当下右手一伸，抓住了萧峰的左腕。

萧峰见他右肩微动，便知他要向自己出手，却不理睬，任由他抓住手腕，腕上肌肤和他掌心一碰到，便觉炙热异常，知道对方掌心蕴有剧毒，当即将一股真气运到手腕之上，笑道：“怎么样？阁下要跟我喝一碗酒，是不是？”伸右手斟了两大碗酒，说道：“请！”

那狮鼻人连运内力，却见萧峰泰然自若，便如没有知觉一般，心道：“你别得意，待会就要你知道我毒掌的厉害。”说道：“喝酒便喝酒，有什么不敢？”举起酒碗，一大口喝了下去。不料酒到咽喉，突然一股内息的逆流从胸口急涌而上，忍不住“哇”的一声，满口酒水喷出，襟前酒水淋漓，跟着便大声咳嗽，半晌方止。

这一来，不由得大惊失色，这股内息逆流，显是对方雄浑的内力传入了自己体内所致，倘若他要取自己性命，适才已是易如反掌，一惊之下，忙松指放开萧峰手腕。不料萧峰手腕上竟如有一股极强黏力，手掌心胶着在他腕上，无法摆脱。狮鼻人大惊，用力一摔。萧峰一动不动，这一摔便如是撼在石柱上一般。

萧峰又斟了碗酒，道：“老兄适才没喝到酒，便喝干了这碗，咱们再分手如何？”

狮鼻人又是用力一挣，仍然无法摆脱，左掌当即猛力往萧峰面门打来。掌力未到，萧峰已闻到一阵腐臭的腥气，犹如大堆死鱼相似，当下右手推出，轻轻一拨。那狮鼻人这一掌使足了全力，哪知掌力来到中途，竟然歪了，但其时已然无法收力，明知掌力已被对方拨歪，还是不由自主的一掌击落，重重打在自己右肩，喀喇一声，连肩骨关节也打脱了。

阿紫笑道：“二师哥，你也不用客气，怎么打起自己来？可教我太也不好意思了。”

狮鼻人恼怒已极，苦于右手手掌黏在萧峰手腕之上，无法得脱，左手也不敢再打，第三次挣之不脱，当下催动内力，要将掌心中蕴积着的剧毒透入敌人体内。岂知这股内力一碰到对方手腕，立时便给撞回，而且并不止于手掌，竟不住向上倒退，狮鼻人大惊，忙运内力与抗。但这股夹着剧毒的内力犹如海潮倒卷入江，顷刻间便过了手肘关节，跟着冲向腋下，慢慢涌向胸口。狮鼻人自然明白自己掌中毒性的厉害，只要一侵入心脏，立即毙命，只急得满头大汗，一滴滴的流了下来。

阿紫笑道：“二师哥，你内功当真高强。这么冷的天气，亏你还能大汗淋漓，小妹委实佩服得紧。”

狮鼻人哪里还有余暇去理会她的嘲笑？明知已然无幸，却也不愿就此束手待毙，拚命催劲，能够多撑持一刻，便好一刻。

萧峰心想：“这人和我无怨无仇，虽然他一上来便向我下毒手，却又何必杀他？”突然间内力一收。

狮鼻人陡然间觉得掌心黏力已去，快要迫近心脏那股带毒内力，立时疾冲回向掌心，惊喜之下，急忙倒退两步，脸上已全无血色，呼呼喘气，再也不敢走近萧峰身边。

他适才死里逃生，到鬼门关去走了一遭又再回来。那酒保却全然不知，过去给他斟酒。狮鼻人手起一掌，打在他脸上。那酒保啊的一声，仰天便倒。狮鼻人冲出大门，向西南方疾驰而去，只听得一阵极尖极细的哨子声远远传了出去。

萧峰看那酒保时，见他一张脸全成黑色，顷刻间便已毙命，不禁大怒，说道：“这厮好生可恶，我饶了他性命，怎地他反而出手伤人？”一按桌子，便要追出。

阿紫叫道：“姊夫，姊夫，你坐下来，我跟你说话。”

阿紫若是叫他“喂”，或是“乔帮主”、“萧大哥”什么的，萧峰一定不加理睬，但这两声“姊夫”一叫，他登时想起阿朱，心中一酸，问道：“怎么？”

阿紫道：“二师哥不是可恶，他出手没伤到你，毒不能散，便非得另杀一人不可。”萧峰也知道邪派武功中原有“散毒”的手法，毒聚于掌之后，若不使在敌人身上，便须击牛击马，打死一只畜生，否则毒气回归自身，说道：“要散毒，他不会去打一头牲口吗？怎地无缘无故的杀人？”阿紫瞧着地下酒保的尸体，笑道：“这种蠢人跟牛马有什么分别，杀了他还不是跟杀一头牲口一样？”她随口而出，便如是当然之理。

萧峰心中一寒：“这小姑娘的性子好不狠毒，何必多去理她？”见酒店中掌柜等又再涌出，不愿多惹麻烦，闪身便出店门，径向北行。

他耳听得阿紫随后跟来，当下加快脚步，几步跨出，便已将她抛得老远。忽听得阿紫娇声说道：“姊夫，姊夫，你等等我，我……我跟不上啦。”

萧峰先此一直和她相对说话，见到她的神情举止，心下便生厌恶之情，这时她在背后相呼，竟宛如阿朱生时娇唤一般，这两个同胞姊妹自幼分别，但同父同母，居然连说话的音调也十分相象。萧峰心头大震，停步回过身来，泪眼模糊之中，只见一个少女从雪地中如飞奔来，当真便如阿朱复生。

他张开双臂，低声叫道：“阿朱，阿朱！”

一霎时间，他迷迷糊糊的想到和阿朱从雁门关外一同回归中原，道上亲密旖旎的风光，蓦地里一个温软的身子扑进怀中，叫道：“姊夫，你怎么不等我？”

萧峰一惊，醒觉过来，伸手将她轻轻推开，说道：“你跟着我干什么？”阿紫道：“你替我逐退了我师哥，我自然要来谢谢你。”萧峰淡然道：“那也不用谢了。我又不是存心助你，是他向我出手，我只好自卫，免得死在他手里。”说着转身又行。

阿紫扑上去拉他手臂。萧峰微一斜身，阿紫便抓了个空。她一个踉跄，向前一扑，以她的武功，自可站定，但她乘机撒娇，一扑之下，便摔在雪地之中，叫道：“哎唷，哎唷！摔死人啦。”

萧峰明知她是装假，但听到她的娇呼之声，心头便涌出阿朱的模样，不自禁感到一阵温馨，当即转身，伸手抓住她后领拉起，却见阿紫正自娇笑。她道：“姊夫，我姊姊要你照料我，你怎么不听她话？我一个小姑娘，孤苦伶仃的，这许多人要欺负我，你也不理不睬。”

这几句话说得楚楚可怜，萧峰明知她九成是假，心中却也软了，问道：“你跟着我有什么好？我心境不好，不会跟你说话的。你胡作非为，我要管你的。”

阿紫道：“你心境不好，有我陪着解闷，心境岂不是慢慢可以好了？你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斟酒，你替换下来的衣衫，我给你缝补浆洗。我行事不对，你肯管我，当真再好也没有了。我从小爹娘就不要我，没人管教，什么事也不懂……”说

到这里，眼眶儿便红了。

萧峰心想：“她姊妹俩都有做戏天才，骗人的本事当真炉火纯青，高明之至。可幸我早知她行事歹毒，决计不会上她的当。她定要跟着我，到底有什么图谋？是她师父派她来害我吗？”心中一凛：“莫非我的大仇人和星宿老怪有牵连？甚至便是他本人？”随即转念：“萧峰堂堂男子，岂怕这小女孩向我偷下毒手？不如将计就计，允她随行，且看她有何诡计施将出来，说不定着落在她身上，得报我的大仇，亦未可知。”便道：“既然如此，你跟我同行便了。咱们话说明在先。你如再无辜伤人杀人，我可不能饶你。”

阿紫伸了伸舌头，道：“倘若人家先来害我呢？要是我所杀伤的是坏人呢？”

萧峰心想：“这小女孩狡猾得紧，她若出手伤了人，便会花言巧语，说作是人家先向她动手，对方明明是好人，她又会说看错了人。”说道：“是好人坏人，你不用管。你既和我同行，人家自然伤不了你，总而言之，不许你跟人家动手。”

阿紫喜道：“好！我决不动手，什么事都由你来抵挡。”跟着叹道：“唉，你不过是我姊夫，就管得我这么紧。我姊姊倘若不死嫁了你，还不是给你管死了。”

萧峰怒气上冲，待要大声呵斥，但跟着心中一阵难过，又见阿紫眼中闪烁着一丝狡猾的神色，寻思：“我说了那几句话，她为什么这样得意？”一时想之不透，便不理睬，拔步逕行，走出里许，猛地想起：“啊哟，多半她有什么大对头、大仇人要跟她为难，是以骗得我来保驾。我说‘你既和我同行，人家自然伤不了你。’便是答允保护她了。其实不论她是对是错，

我就算没说过这句话，只要她在我身边，也决不会让她吃亏。”

又行里许，阿紫道：“姊夫，我唱支曲儿给你听，好不好？”萧峰打定了主意：“不管她出什么主意，我一概不允。给她钉子碰得越多，越对她有益。”便道：“不好。”阿紫嘟起了嘴道：“你这人真专横得紧。那么我说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萧峰道：“不好。”阿紫道：“我出个谜语请你猜，好不好？”萧峰道：“不好。”阿紫道：“那么你说个笑话给我听，好不好？”萧峰道：“不好。”她连问十七八件事，萧峰想也不想，都是一口回绝。阿紫又道：“那么我不吹笛儿给你听，好不好？”萧峰仍道：“不好！”

这两字一出口，便知是上了当，她问的是“我不吹笛儿给你听”，自己说“不好”，那就是要她吹笛了。他话已出口，也就不加理会，心想你要吹笛，你就吹罢。

阿紫叹了口气，道：“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真难侍候，可偏偏要我吹笛，也只有依你。”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根玉笛。

这玉笛短得出奇，只不过七寸来长，通体洁白，晶莹可爱。阿紫放到口边，轻轻一吹，一股尖锐的声音便远远送了出去。适才那狮鼻人离去之时，也曾发出这股尖锐的哨声，本来笛声清扬激越，但这根白玉笛中发出来的声音却十分凄厉，全非乐调。

萧峰心念微动之际，已知其理，暗暗冷笑：“是了，原来你早约下同党，埋伏左近，要来袭击于我，萧某岂惧你这些狐群狗党？只是不可大意了。”他知星宿老怪门下武功极是阴毒，莫要一个疏伸，中了暗算。只听阿紫的笛子吹得高一阵，低一阵，如杀猪，如鬼哭，难听无比。这样一个活泼美貌的

小姑娘，拿着这样一枝晶莹可爱的玉笛，而吹出来的声音竟如此凄厉，愈益显得星宿派的邪恶。

萧峰也不去理她，自行赶路，不久走上一条长长的山岭，山路狭隘，仅容一人，心道：“敌人若要伏击，定在此处。”果然上得岭来，只转过一个山坳，便见前面拦着四人。那四人一色穿的黄葛布衫，服饰打扮和酒店中所遇的狮鼻人一模一样，四人不能并列，前后排成一行，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根长长的钢杖。

阿紫不再吹笛，停了脚步，叫道：“三师哥、四师哥、七师哥、八师哥，你们都好啊。怎么这样巧，大家都在这里聚会？”

萧峰也停了脚步，倚着山壁，心想：“且看他们如何装神弄鬼？”

四人中当先一人是个胖胖的中年汉子，先向萧峰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晌，才道：“小师妹。你好啊，你怎么伤了二师哥？”阿紫失惊道：“二师哥受了伤吗？是谁伤他的？伤得重不重？”

排在最后那人大声道：“你还假惺惺什么？他说是你叫人伤了他的。”那人是个矮子，又排在最后，全身给前面三人挡住了，萧峰瞧不见他模样，听他说话极快，显然性子甚急，这人所持的钢杖偏又最长最大，想来膂力不弱，只缘身子矮了，便想在别的地方出人头地。

阿紫道：“八师哥，你说什么？二师哥说是你叫人伤他的？唉哟，你怎可以下这毒手？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了，怎肯放过你，你难道不怕？”那矮子暴跳如雷，将钢杖在山石上撞得当

当乱响，大声道：“是你伤的，不是我伤的。”阿紫道：“什么？‘是你伤的，不是我伤的’，好啊，你招认了。三师哥、四师哥、七师哥，你们三位都亲耳听见了，八师哥说是他害死二师哥的，是了，他定是使‘三阴蜈蚣爪’害死了二师哥。”

那矮子叫道：“谁说二师哥死了！他没死，受的伤也不是‘三阴蜈蚣爪’……”阿紫抢着道：“不是三阴蜈蚣爪么？那么定是‘抽髓掌’了，这是你的拿手本领，二师哥不小心中了你的暗算，你……你可太厉害了。”

那矮子暴跳如雷、怒叫：“三师哥快动手，把这小贱人拿了回去，请师父发落，她……她……她，胡说八道的，不知说些什么，什么东西……”他口音本已难听，这一着急，说得奇快，便是不知所云。那胖子道：“动手倒也不必了，小师妹向来好乖、好听话的，小师妹，你跟我们去罢。”这胖子说话慢条斯理，似乎性子甚是随和。阿紫笑道：“好啊，三师哥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向来是听你话的。”那胖子哈哈一笑，说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咱们这就走罢。”阿紫道：“好啊，你们这就请便。”

后面那矮子又叫了起来：“喂，喂，什么你们请便？要你跟我们一起走。”阿紫笑道：“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便来。”那矮子道：“不成，不成！得跟我们一块儿走。”阿紫道：“好倒也好，就可惜我姊夫不肯。”说着向萧峰一指。

萧峰心道：“来了，来了，这出戏做得差不多了。”懒洋洋的倚在山壁之上，双手围在胸前，对眼前之事似乎全不关心。

那矮子道：“谁是你姊夫，怎么我看不见？”阿紫笑道：

“你身材太高了，他也看不见你。”只听得当的一声响，那矮子钢杖在地下一撑，身子便即飞起，连人带杖越过三个师兄头顶，落在阿紫之前，叫道：“快随我们回去！”说着便向阿紫肩头抓去。这人身材虽矮，却是腰粗膀阔，横着看去，倒颇为雄伟，动作也甚敏捷。阿紫不躲不闪，任由他抓。那矮子一只大手刚要碰到她肩头，突然微一迟疑，停住不动，问道：“你已动用了么？”阿紫道：“动用什么？”那矮子道：“自然是神木王鼎了……”

他这“神木王鼎”四个字一出口，另外三人齐声喝道：“八师弟，你说什么？”声音十分严峻，那矮子退了一步，脸现惶惧之色。

萧峰心下琢磨：“神木王鼎是什么东西？这四人神色十分郑重，决非做戏，他们埋伏在这里，怎么并不出手，尽是自己斗口，难道担心敌我不过，还在等什么外援不成？”

只见那矮子伸出手来，说道：“拿来！”阿紫道：“拿什么来？”那矮子道：“就是神……神……那个东西。”阿紫向萧峰一指，道：“我送了给我姊夫啦。”她此言一出，四人的目光齐向萧峰射来，脸上均现怒色。

萧峰心道：“这些人当真讨厌，我也懒得跟他们理会了。”他慢慢站直身子，突然间双足一点，陡地跃起，从四人头顶飞纵而过，这一下既奇且快，那四人也没见他奔跑跳跃或是曲膝作势，只眼前一花，头顶风声微动，萧峰已在四人身后。四人大声呼叫，随后追来，但一霎眼间，萧峰已在数丈之外。

忽听得呼的一声猛响，一件沉重的兵刃掷向他后心。萧

峰不用转头，便知是有人以钢杖掷到，他左手反转，接住钢杖。那四人大声怒喝，又有两根钢杖掷来，萧峰又反手接住。每根钢杖都有五十来斤，三根钢杖捧在手中，已有一百六七十斤，萧峰脚下丝毫不缓，只听得呼的一声，又有一根钢杖掷到。这一根飞来时声音最响，显然最为沉重，料是那矮子掷来的。萧峰心想：“这几个蛮子不识好歹，须得让他们知道些厉害。”但听得那钢杖飞向脑后，相距不过两尺，他反过左手，又轻轻接住了。

那四人飞掷钢杖，本来敌人要闪身避开也十分不易，料知四杖之中，必有一两根打中了他，否则兵刃岂肯轻易脱手？岂知萧峰竟行若无事的一一接去，无不又惊又怒，大呼大叫的急赶。萧峰待他们追了一阵，陡地立住脚步。这四人正自发力奔跑，收足不定，险些冲到他身上，急忙站住，呼呼喘气。

萧峰从他们投掷钢杖和奔跑之中，已估量到四人武功平平。他微微一笑，说道：“各位追赶在下，有何见教？”

那矮子道：“你……你……你是谁？你……你武功很厉害啊。”萧峰笑道：“也没什么厉害。”一面说，一面运劲于掌，将一根钢杖无声无响的按入了雪地之中。那山道是极坚的硬土，却见钢杖渐渐缩短，没到离地二尺许之处，萧峰放开了手，右脚踏落，将钢杖踏得上端竟和地平。

这四人有的双目圆睁，有的张大了口合不拢来。

萧峰一根接着一根，又将两根钢杖踏入地中。待插到第四根钢杖时，那矮子纵身上前，喝道：“别动我的兵刃！”

萧峰笑道：“好，还你！”右手提起钢杖，对准了山壁用

力一掷，当的一声响，直插入山壁之中。一根八尺来长的钢杖，倒有五尺插入岩中。这钢杖所插处乃是极坚极硬的黑岩。萧峰这么运动一掷，居然入岩如此之深，自己也觉欣然，寻思：“这几个月来备历忧劳，功夫倒没搁下，反而更长进了。半年之前，我只怕还没能插得如此深入。”

那四个人不约而同的大声惊呼，脸露敬畏之色。

阿紫自后赶到，叫道：“姊夫，你这手功夫好得很啊，快教教我。”那矮子怒道：“你是星宿派门下弟子，怎么去请外人教艺？”阿紫道：“他是我姊夫，怎么是外人了？”

那矮子急于收回自己兵刃，纵身一跃，伸手去抓钢杖。岂知萧峰早已估量出他轻身功夫的深浅，钢杖横插在石壁之上，离地一丈四五尺，那矮子的手指差了尺许，碰不到钢杖。

阿紫拍手笑道：“好啊，八师哥，只要拔了你的兵刃到手，我便跟你去见师父，否则便不用想了。”那矮子这么一跃，使足平生之力，乃是他轻身功夫的极限，便再跃高一寸，也已艰难万分，听阿紫这么出言相激，心下恼怒，又是用力一纵，中指指尖居然碰到了钢杖。阿紫笑道：“碰到不算数，要拔了出来。”

那矮子怒极之下，功夫竟然比平时大进，双足力蹬，一个矮矮阔阔的身躯疾升而上，双手急抓，竟然抓住了钢杖，但这么一来，身子可就挂在半空，摇摇晃晃的无法下来。他使力撼动钢杖，但这根八尺来长的钢杖倒有五尺陷入了坚岩之中，如此摇撼，便摇上三日三夜，也未必摇得下来，这模样自是滑稽可笑之极。

萧峰笑道：“萧某可要失陪了！”说着转身便行。

那矮子却说什么也不肯放手，他对自己的武功倒也有自知之明，适才一跃而攀上钢杖，实属侥幸，松手落下之后，第二次再跃，多半不能再攀得到，这钢杖是他十分爱惜的兵刃，轻重合手，再要打造，那就难了，他又用力摇了几下，钢杖仍是纹丝不动，叫道：“喂，你将神木王鼎留下，否则的话，那可后患无穷。”

萧峰道：“神木王鼎，那是什么东西？”

星宿派门下的三弟子上前一步，说道：“阁下武功出神入化，我们都是很佩服的。那座小鼎嘛，本门很是看重，外人得之却是无用，还请阁下赐还。我们必有酬谢。”

萧峰见他们的模样不似作假，也不似埋伏了要袭击自己的样子，便道：“阿紫，将那个神木王鼎拿出来，给我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

阿紫道：“哎唷，我交了给你啦，肯不肯交出来，可全凭你了。姊夫，还是你自己留着罢。”萧峰一听，已猜到 she 盗了师门宝物，说已交在自己手中，显是为了要自己为她挡灾，当下将计就计，哈哈一笑，说道：“你交给我的物事很多，我也弄不清哪一件叫做‘神木王鼎’。”

那矮子身子吊在半空，当即接口道：“那是一只六寸来高的小小木鼎，深黄颜色。”萧峰道：“嗯，这只东西么？我见倒见过，那只是件小小玩意儿，又有什么用处？”那矮子道：“你懂得什么？怎么是一件小小玩意儿？这木鼎……”他还待说下去，那胖子喝道：“师弟别胡说八道。”转头向萧峰道：“这虽是件没用的玩意儿，但这是家师……家师……那个父亲所赐，因此不能失却，务请阁下赐还，我们感激不尽。”

萧峰道：“我随手一丢，不知丢到哪里去啦，是不是还找得到，那也难说，倘若真是要紧物事，我就回信阳去找找，只不过路程太远，再走回头路可就太也麻烦。”

那矮子抢着道：“要紧得很，怎么不要紧？咱们快……快……回信阳去拿。”他说到这里，纵身而下，连自己的就手兵刃也不要了。

萧峰伸手轻敲自己额角，说道：“唉，这几天没喝够酒，记性不大好，这只小木鼎嘛，也不知是放在信阳呢，还是在大理，嗯，要不然是晋阳……”

那矮子大叫：“喂，喂，你说什么？到底是在大理，还是晋阳？天南地北，这可不是玩的。”那胖子却看出萧峰是故意为难，说道：“阁下不必出言戏耍，但教此鼎完好归还，咱们必当重重酬谢，决不食言。”

萧峰突然失惊道：“啊哟，不好，我想起来了。”那四人齐声惊问：“什么？”萧峰道：“那木鼎是在马夫人家里，刚才我放了一把火，将她家烧得片瓦无存，这只木鼎嘛，给大火烧上一烧，不知道会不会坏？”那矮子大声道：“怎么不坏，这个……这个……三师哥，四师哥，那如何是好。我不管，师父要责怪，可不关我的事。小师妹，你自己去跟师父说，我，我可管不了。”

阿紫笑道：“我记得好像不在马夫人家里。众位师哥，小妹失陪了，你们跟我姊夫理论理论罢。”说着斜身一闪，抢在萧峰身前。

萧峰转了过来，张臂拦住四人，道：“你们倘若说明白那神木王鼎的用途来历，说不定我可以帮你们找找，否则的话，

在下恕不奉陪了。”

那矮子不住搓手，说道：“三师哥，没法子啦，只好跟他说了罢？”那胖子道：“好，我便跟阁下说……”

萧峰突然身形一晃，纵到那矮子身边，一伸手托在他腋下，道：“咱们到上面去，我只听你说，不听他的。”他知那胖子貌似忠厚，其实十分狡狴，没半句真话，倒是这矮子心直口快，不会说谎，他托着那矮子的身躯，发足便往山壁上奔去，山壁陡峭之极，本来无论如何攀援不上，但萧峰提气直上，一口气便冲上了十来丈，见有一块凸出的石头，便将那矮子放在石上，自己一足踏石，一足凌空，说道：“你跟我说罢！”

那矮子身在半空，向下一望，不由得头晕目眩，忙道：“快……快放我下去。”萧峰笑道：“你自己跳下去罢。”那矮子道：“胡说八道，这一跳岂不跌个粉身碎骨？”萧峰见他性子直率，倒生了几分好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矮子道：“我是出尘子！”萧峰微微一笑，心道：“这名字倒风雅，只可惜跟你老兄的身材似乎不大相配。”说道：“我可要失陪了，后会有期。”

出尘子大声道：“不能，不能，哎哟，我……我要摔死了。”双手紧贴山壁，暗运内劲，要想抓住石头，但触手处尽是光溜溜的，哪里依附得住？他武功虽然不弱，但处身这三面凌空的高处，不由得十分惊恐。

萧峰道：“快说，神木王鼎有什么用！你要是不说，我就下去了。”

出尘子急道：“我……我非说不可么？”萧峰道：“不说也

成，那就再见了。”出尘子一把抓住他衣袖，道：“我说，我说。这座神木王鼎是本门的三宝之一，用来修习‘化功大法’的。师父说，中原武人一听到我们的‘化功大法’，便吓得魂飞魄散，要是见到这座神木王鼎，非打得稀烂不可，这……这是一件希世奇珍，非同小可……”

萧峰久闻“化功大法”之名，知是一门污秽阴毒的邪术，听得这神木王鼎用途如此，也懒得再问，伸手托在出尘子腋下，顺着山壁直奔而下。

在这陡峭如墙的山壁疾冲下来，比之上去时更快更险，出尘子吓得大声呼叫，一声呼叫未息，双脚已经着地，只吓得脸如土色，双膝发战。

那胖子道：“八师弟，你说了么？”出尘子牙关格格互击，兀自说不出话来。

萧峰向着阿紫道：“拿来！”阿紫道：“拿什么来啊？”萧峰道：“神木王鼎！”阿紫道：“你不是说放在马夫人家里么？怎么又向我要？”萧峰向她打量，见她纤腰细细，衣衫也甚单薄，身边不似藏得有一座六寸来高的木鼎，心想，这小姑娘狡猾得紧，她门户中事，原本不用我理会，这些邪魔外道难缠得紧，阴魂不散的跟着自己，也很讨厌，便道：“这种东西萧某得之无用，决计不会拿了不还。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萧某失陪了。”说着迈开大步，几个起落，已将五人远远抛在后面。

那四人震于他的神威，要追还是不追，议论未定，萧峰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萧峰一口气奔出七十余里，这才找到饭店，饮酒吃饭。这

天晚上，他在周王店歇宿，运了一会功，便即入睡。到得半夜，睡梦中忽然听到几响尖锐的哨声，当即惊醒。过得片刻，西南角下有几下哨声，跟着东南角上也有几下哨声相应，哨声尖锐凄厉，正是星宿海一派门人所吹的玉笛。萧峰心道：“这一千人赶到左近了，不必理会。”

突然之间，两下“叽，叽”的笛声响起，相隔甚近，便发自这小客店中，跟着有人说道：“快起身，大师哥到了，多半已拿住了小师妹。”另一人道：“拿住了，你说她能不能活命？”先前那人道：“谁知道呢？快走，快走！”听得两人推开窗子，纵跃出房。

萧峰心想：“又是两个星宿派门下弟子，没料到这小客店中也伏得有这种人，想是他们比我先到，在客店中一声不出，是以我并未发觉。那二人说不知阿紫能否活命，这小姑娘虽然歹毒，我总不能让她死于非命，否则如何对得起阿朱？”当下也跃出房去。

但听得笛声不断，此起彼应，渐渐移向西南方。他循声赶去，片刻间便已赶上了从客店中出来的那二人。他在二人身后十余丈处不即不离的跟着，翻过两个山头。只见前面山谷中生着一堆火焰。火焰高约五尺。色作纯碧，鬼气森森，和寻常火焰大异。那二人直向火焰处奔去，到得火焰之前，拜倒在地。

萧峰悄悄走近，隐身石后，望将出去，只见火焰旁聚集了十多人，一色的麻葛布衫，绿油油的火光照映之下，人人均有凄惨之色。绿火左首站着一人，一身紫衫，正是阿紫。她双手已被铁铐铐住，雪白的脸给绿火一映，看上去也甚诡异。

众人默不作声的注视火焰，左掌按胸，口中喃喃的不知说些什么。萧峰知道这些邪魔外道各有各的怪异仪式，也不去理会。他听适才那两名星宿弟子说“大师哥到了，多半已拿住了小师妹”，见这十余人有老有少，服饰一般无二，动作神态之中，也无哪一个特别显出颐指气使的模样。

忽听得“呜呜呜”几下柔和的笛声从东北方飘来，众人转过身子，齐向着笛声来处躬身行礼。阿紫小嘴微翘，却不转身。萧峰向着笛声来处瞧去，只见一个白衣人影飘行而来，脚下甚是迅捷，片刻间便走到火焰之前，将一枝二尺来长的玉笛一端放到嘴边，向着火焰鼓气一吹，那火焰陡地熄灭，随即大亮，蓬的一声响，腾向半空，升起有丈许来高，这才缓缓低降。众人高呼：“大师兄法力神奇，令我等大开眼界。”

萧峰瞧那“大师兄”时，微觉诧异，此人既是众人的大师兄，该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岂知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身材高瘦，脸色青中泛黄，面目却颇英俊。萧峰适才见了他飘行而至的轻功和吹火之技，知道他内力不弱，但这般鼓气吹熄绿火，重又点旺，却非内功，料想是笛中藏着什么引火的特异药末。

只听他向阿紫道：“小师妹，你面子不小啊，这许多人为你劳师动众，从星宿海千里迢迢的赶到中原来。”

阿紫道：“连大师哥也出马，师妹的面子自然不小了，不过要是算上我的靠山，只怕你们大伙儿的份量还有点儿不够。”那大师兄道：“师妹还有靠山么？却不知是谁？”阿紫道：“靠山么，自然是我的爹爹、伯父、妈妈、姊夫这些人。”那大师兄哼了一声，道：“师妹从小由咱们师父抚养长大，无父

无母，打从哪里忽然间又钻出了许多亲戚出来？”阿紫道：“啊哟，一个人没爹没娘，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只不过我爹爹、妈妈的姓名是个大秘密，不能让人随便知道而已。”那大师兄道：“那么师妹的父母是谁？”阿紫道：“说出来吓你一跳。你要我说么，快开了我的手铐。”

那大师兄道：“开你手铐，那也不难，你先将神木王鼎交出来。”阿紫道：“王鼎在我姊夫那里。三师哥、四师哥、七师哥、八师哥他们不肯向我姊夫要，我又有什么法子？”

那大师兄向萧峰日间所遇的那四人瞧去，脸露微笑，神色温和，那四人却脸色大变，显得害怕之极。出尘子道：“大……大……大师哥，这可不关我事。她……她姊夫本事太大，我……我们追他不上。”那大师兄道：“三师弟，你来说。”

那胖子道：“是，是！”便将如何遇见萧峰，他如何接去四人钢杖，如何将出尘子提上山壁迫问等情一一说了，竟没半点隐瞒。他本来行事说话都是慢吞吞地泰然自若，但这时对着那大师兄，说话声音发颤，宛如大祸临头一般。

那大师兄待他说完，点了点头，向出尘子道：“你跟他说了什么？”

出尘子道：“我……我……”那大师兄道：“你说了些什么？跟我说好了。”出尘子道：“我说……我说……这座神木王鼎，是本门的三宝之一，是……是……练那个大法的。我又说，师父说道，中原武人一听到我们的化功大法，便吓得魂飞魄散，若是见到这座神木王鼎，非打得稀烂不可。我说这是一件稀世奇珍，非同小可，因此……因此请他务必归还。”那大师兄道：“很好，他说什么？”出尘子道：“他……他什么

也不说，就放我下来了。”

那大师兄道：“你很好。你跟他说，这座神木王鼎是练咱们‘化功大法’之用，深恐他不知道‘化功大法’是什么东西，特别声明中原武人一听其名，便吓得魂飞魄散。妙极，妙极，他是不是中原武人？”出尘子道：“我不……知……知道。”

那大师兄道：“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话声温和，可是出尘子这么一个刚强暴躁之人，竟如吓得魂不附体一般，牙齿格格打战，道：“我……格格……我……格格……不……不……知……格格……知……格格……知道。”这“格格”之声，是他上齿和下齿相击，自己难以制止。

那大师兄道：“那么他是吓得魂飞魄散呢？还是并不惧怕。”出尘子道：“好像他……他……格格……没怎样……怎么……也不害怕。”那大师兄道：“你猜他为什么不害怕？”出尘子道：“我猜不出，请大……师哥告知。”那大师兄道：“中原武人最怕咱们的化功大法，而要练这门化功大法，非这座神木王鼎不可。这座王鼎既然落入他手中，咱们的化功大法便练不成，因此他就不怕了。”出尘子道：“是，是大师哥明见万里，料敌如神，师弟……师弟万万不及。”

萧峰日间和星宿派诸弟子相遇，觉得诸人之中倒是这出尘子爽直坦白，对他较有好感，见他对那大师兄怕得如此厉害，颇有出手相救之意，哪知越听越不成话，这矮子吐言卑鄙，拚命的奉承献媚。萧峰便想：“这人不是好汉子，是死是活，不必理会。”

那大师兄转向阿紫，问道：“小师妹，你姊夫到底是谁？”阿紫道：“他吗？说出来只恐怕你一跳。”那大师兄道：“但说

不妨，倘若真是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我摘星子留意在心便了。”

萧峰听他自报道号，心道：“摘星子！好大的口气！瞧他适才飘行而来的身法，轻功虽然甚佳，却也胜不过大理国的巴天石、四大恶人中的云中鹤。”

只听阿紫道：“他吗？大师哥，中原武人以谁为首？”那大师兄摘星子道：“人人都说‘北乔峰，南慕容’难道这二人都是你姊夫么？”

萧峰气往上冲，心道：“你这小子胡言乱语，瞧我叫你知道好歹。”

阿紫格格一笑，说道：“大师哥，你说话也真有趣，我只有一个姊姊，怎么会有两个姊夫？”摘星子微笑道：“我不知道你只一个姊姊。嗯，就算只一个姊姊，有两个姊夫也不稀奇啊。”阿紫道：“我姊夫脾气大得很，下次我见到他时，将你这句话说与他知，你就有苦头吃了。我跟你讲，我姊夫便是丐帮帮主、威震中原的‘北乔峰’便是。”

此言一出，星宿派中见过萧峰之人都是一惊，忍不住一齐“哦”的一声。那二师兄狮鼻人道：“怪不得，怪不得。折在他的手里，我也服气了。”

摘星子眉头微蹙，说道：“神木王鼎落入了丐帮手中，可不大好办了。”

出尘子虽然害怕，多嘴多舌的脾气却改不了，说道：“大师哥，这乔峰早不是丐帮的帮主了，你刚从西边来，想来没听到中原武林最近这件大事。那乔峰，那乔峰，已给丐帮大伙儿逐出帮啦！”他事不关己，说话便顺畅了许多。

摘星子吁了口气，绷紧的脸皮登时松了，问道：“乔峰给逐出丐帮了么？是真的么？”

那胖胖的三弟子道：“江湖上都这么说，还说他不是汉人，是契丹人，中原英雄人人要杀他而甘心呢。听说此人杀父、杀母、杀师父、杀朋友，卑鄙下流，无恶不作。”

萧峰藏身山石之后，听着他述说自己这几个月来的不幸遭遇，不由得心中一酸，饶是他武功盖世，胆识过人，但江湖间声名如此难听，为天下英雄所不齿，毕竟无味之极。

只听摘星子问阿紫道：“你姊姊怎么会嫁给这种人？难道天下人都死光了？还是给他先奸后娶、强逼为妻？”

阿紫轻轻一笑，说道：“怎会嫁他，我可不知，不过我姊姊是给他一掌打死的。”

众人又都“哦”的一声。这些人心肠刚硬，行事狠毒，但听乔峰杀父、杀母、杀师父、杀朋友之余，又杀死了妻子，手段之辣，天下少有，却也不禁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摘星子道：“丐帮人多势众，确有点不易对付，既然这乔峰已被逐出丐帮，咱们还忌惮他什么？嘿嘿。”冷笑两声，说道：“什么‘北乔峰，南慕容’，那是他们中原武人自相标榜的言语，我就不信这两个家伙，能抵挡得了我星宿派的神功妙术！”

那胖子道：“正是，正是，师弟们也都这么想。大师哥武功超凡入圣，这次来到中原，正好将‘北乔峰，南慕容’一起给宰了，挫折一下中原武人的锐气，好让他们知道我星宿派的厉害。”

摘星子问道：“那乔峰去了哪里？”

阿紫道：“他说是要到雁门关外，咱们一直追去，好歹要寻到他。”

摘星子道：“是了！二、三、四、七、八五位师弟，这次临敌失机，你们该当何罪？”那五人躬身道：“恭领大师哥责罚。”摘星子道：“咱们来到中原，要办的事甚多，要是依罪施罚，不免减弱了人手。嗯，我瞧，这样罢……”说话未毕，左手一扬，衣袖中飞出五点蓝印印的火花，便如五只飞萤一般，扑过去分别落在五人肩头，随即发出嗤嗤声响。

萧峰鼻中闻到一阵焦肉之气，心道：“好家伙，这可不是烧人么？”火光不久便熄，但五人脸上痛苦的神色却越来越厉害。萧峰寻思：“这人所掷的是硫磺硝磷之类的火弹，料来其中藏有毒物，是以火焰熄灭之后，毒性钻入肌肉，反而令人更加痛楚难当。”

只听摘星子道：“这是小号的‘炼心弹’。你们经历一番磨练，耐力更增，下次再遇到劲敌，也不会一战便即屈服，丢了我星宿派的脸面。”狮鼻人和那胖子道：“是，是，多谢大师哥教诲。”其余三人运内力抗痛，无法开口说话。过了一炷香时分，五人的低声呻吟和喘声才渐渐止歇，这一段时刻之中，星宿派众弟子瞧着这五人咬牙切齿、强忍痛楚的神情，无不胆战心惊。

摘星子的眼光慢慢转向出尘子，说道：“八师弟，你泄漏本派重大机密，令本派重宝面临破灭之险，该受如何处罚？”出尘子脸色大变，突然间双膝一屈，跪倒在地，求道：“大师……大师哥，我……我那时胡里胡涂的随口说了出来……你……你饶了我一命，以后……以后给你做牛做马，不敢有半

句怨言，不……不……敢有半分怨心。”说着连连磕头。

摘星子叹了口气，说道：“八师弟，你我同门一场，若是我力之所及，原也想饶了你。只不过……唉，要是这次饶了你，以后还有谁肯遵守师父的戒令？你出手罢！本门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能打败执法尊者，什么罪孽便都免去了。你站起来，这就出手罢！”

出尘子却怎敢和他放对？只不住磕头，咚咚有声。

摘星子道：“你不肯先出手，那么就接我招罢。”

出尘子一声大叫，俯身从地下拾起两块石头，使劲向摘星子掷去，叫道：“大师哥，得罪了！”跟着又拾起两块石头掷出，身子已跃向东北角上，呼呼两响，又掷出两块石头，一个肉球般的身子已远远纵开。他自知武功与摘星子差得甚远，只盼这六块石头能挡得一挡，便可脱身逃走，此后隐姓埋名，让星宿派的门人再也找寻不到。

摘星子右袖挥动，在最先飞到的石头上一带，石头反飞而出，向出尘子后心砸去。

萧峰心想：“这人借力打力的功夫倒也了得，这是真实本领，并非邪法。”

出尘子听到背后风声劲急，斜身左跃躲过。但摘星子拂出的第二块石头跟着又到，竟不容他有喘息余地。出尘子左足刚在地下一点，劲风袭背，第三块石头又已赶了过来。每一块石头掷去，都是逼得出尘子向左跳了一大步，六大步跳过，他又已回到火焰之旁。

只听得拍的一声猛响，第六块石头远远落下。出尘子脸色苍白，手一翻，从怀中取出一柄匕首，便往自己胸口插入。

摘星子衣袖轻挥，一朵蓝色火花扑向他手腕，嗤嗤声响，烧炙他腕上穴道。出尘子手一松，匕首落地。他大声叫道：“大师哥慈悲！大师哥慈悲！”

摘星子衣袖一挥，一股劲风扑出，射向那堆绿色火焰。火焰中分出一条细细的绿火，射向出尘子身上，着体便燃，衣服和头发首先着火。只见他在地下滚来滚去，厉声惨叫，一时却又不死，焦臭四溢，情状可怖。星宿派众门人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

摘星子道：“大家都不说话，嗯，你们觉得我下手太辣，出尘子死得冤枉，是不是？”

众人立即抢着说道：“出尘子死有余辜，大师哥帮他炼体化骨，对他真是仁至义尽。”“大师哥英明果断，处置得适当之极，既不宽纵，又不过分，咱们敬佩万分。”“这家伙泄漏本派的机密，使师尊的练功至宝遭逢危难，本当凌迟碎割，让他吃上七日七夜的苦头这才处死。大师哥顾全同门义气，这家伙做鬼也感激大师哥的恩惠。”“咱们人人有罪，请大师哥宽恕。”

无数卑鄙无耻的言语，夹杂在出尘子的惨叫狂号声中，萧峰只觉说不出的厌憎，转过身来，左足一弹，已悄没声的落在二丈以外，以摘星子如此功夫，竟也没有察觉。

萧峰正要离去，忽听得摘星子柔声问道：“小师妹，你偷盗师尊的宝鼎，交与旁人，该受什么处罚？”萧峰一惊，心道：“只怕阿紫所受的刑罚，比之出尘子更要惨酷十倍，我若袖手而去，心中何安？”当即转身，悄没声的又回到原来隐身之处。

只听阿紫说道：“我犯了师父的规矩，那不错，大师哥，

你想不想拿回宝鼎？”摘星子道：“这是本门的三宝之一，当然非收回不可，如何能落入外人之手？”阿紫道：“我姊夫的脾气，并不怎么太好。这宝鼎是我交给他的，如果我向他要回，他当然完整无缺的还我。倘若外人向他要，你想他给不给呢？”

摘星子“嗯”了一声，说道：“那很难说。要是宝鼎有了些微损伤，你的罪孽可就更加大了。”阿紫道：“你们向他要，他无论如何是不肯交还的。大师哥武功虽高，最多也不过将他杀了，要想取回宝鼎，那可千难万难。”摘星子沉吟道：“依你说那便如何？”阿紫道：“你们放开我。让我独自到雁门关外，去向姊夫把宝鼎要回。这叫做将功赎罪，不过你得答允，以后不能向我施用什么刑罚。”

摘星子道：“这话听来倒也有理。不过，小师妹啊，这么一来，做大师哥的脸皮，可就给你剥得干干净净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能做星宿派的大师兄了。我一放了你，你远走高飞，跟着你姊夫逃之夭夭，我又到哪里去找你？这宝鼎嘛，咱们是志在必得，只要不泄漏风声，那姓乔的未必便敢贸然毁去。小师妹，你出手罢，只要你打胜了我，你便是星宿派的大师姊，反过来我要听你号令，凭你处分。”

萧峰这才明白：“原来他们的排行是以功夫强弱而定，不按照入门先后，是以他年纪轻轻，却是大师兄，许多比他年长之人，反而是师弟。这么说来，这些人相互间常常要争夺残杀，那还有什么同门之情、兄弟之义？”

他却不知，这个规矩正是星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法门。大师兄权力极大，做师弟的倘若不服，随时可以武力

反抗，那时便以武功定高低。倘若大师兄得胜，做师弟的自然任杀任打，绝无反抗余地。要是师弟得胜，他立即一跃而升为大师兄，转手将原来的大师兄处死。师父眼睁睁的袖手旁观，决不干预。在这规矩之下，人人务须努力进修，借以自保，表面上却要不动声色，显得武功低微，以免引起大师兄的疑忌。出尘子膂力厉害，所铸钢杖又长又粗，十分沉重，虽然排行第八，早已引起摘星子的嫉忌，这次便借故剪除了他。别派门人往炸练到一定造诣便即停滞不进，星宿派门人却半天也不敢偷懒，永远勤练不休。做大师兄的固然提心吊胆，怕每个师弟向自己挑战，而做师弟的，也老是在担心大师兄找到自己头上来，但只要功夫练得强了，大师兄没有必胜把握，就不会轻易启衅。

阿紫本以为摘星子瞧在宝鼎份上，不会便加害自己，哪知他竟不上当，立时便要动手，这一来可吓得花容失色，但听出尘子呻吟叫唤之声兀自未息，这命运转眼便降到自己身上，只得颤声道：“我手足都被他们铐住了，如何跟你动手过招？你要害我，不光明正大的干，却使这等阴谋诡计。”

摘星子道：“很好！我先放你。”说着衣袖一拂，一股劲气直射入火焰之中。火焰中又分出一道细细的绿火，便如一根水线般，向阿紫双手之间的铁铐上射去。

萧峰看得甚准，这一条绿火确不是去烧阿紫身体。但听得嗤嗤轻响，过不多时，阿紫两手往外一分，铁铐已从中分断，但两个铁圈还是套在她手上。那绿火倏地缩回，跟着又向前射出，这次却是指向她足踝上的铁镣。也只片刻功夫，铁镣已自烧断。萧峰初见绿火烧熔铁铐，不禁暗自惊异摘星子

内力好生了得，待再看到那绿火去烧脚镣时，这次瞧得清楚，绿火所到之处，铁镣便即变色，看来还是那火焰中颇有古怪，并非纯系出于内力。

星宿派众门人不住口的称赞：“大师哥的内功当真超凡入圣，非同小可。”“我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今之世，除了师尊之外，大师哥定然是天下无敌。”“什么‘北乔峰，南慕容’，叫他们来给大师哥提鞋子也不配。”“小师妹，现下你知道厉害了罢？只可惜懊悔已经迟了。”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说个不停。摘星子听着这些谄谀之言，脸带笑容，微微点头，斜眼瞧着阿紫。阿紫虽然心思灵巧，却也想不出什么妙计来脱出眼前的大难，只盼他们说之不休，摘星子越迟出手越好，但这些人翻来覆去说了良久，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意思来了，声音终于渐渐低下去。

摘星子缓缓的道：“小师妹，你这就出招罢！”阿紫颤声道：“我不出招。”摘星子道：“为什么？我看还是出招的好。”

阿紫道：“我不跟你打，明知打你不过，又何必多费气力？你要杀我，尽管杀好了。”

摘星子叹道：“我并不想杀你。你这样一位美貌可爱的小姑娘，杀了你实在可惜，不过这叫做无法可施。小师妹，你出招罢，你杀了我，你就可以做大师姊了。星宿派中，除了师父之外，谁都要听你的号令了。”

阿紫道：“我小小女子，一生一世永远不会武功盖过你，你其实不用忌我。”

摘星子叹道：“要是你不犯这么大的罪孽，我自然永远不会跟你为难，现下……嗯……我是爱莫能助了。小师妹，你

接招罢！”说着袖子一挥，一股劲风扑向火焰，一道绿色火线便向阿紫缓缓射去，似乎他不想一时便杀了她，是以火焰去势甚缓。

阿紫惊叫一声，向右跃开两步。那道火焰跟着迫来。阿紫又退一步，背心已靠到萧峰藏身的大石之前。摘星子催动内力，那道火焰跟着逼了过来。阿紫已退无可退，正要想向旁纵跃，摘星子衣袖挥动，两股劲风分袭左右，令她无法闪避，正面这道绿火却越逼越近。

萧峰眼见绿火离她脸孔已不到两尺，近了一寸，又近一寸，便低声道：“不用怕，我来助你。”说着从大石后面伸手过去，抵住她背心，又道：“你运掌力向火焰击过去。”

阿紫正吓得魂飞魄散，突然听到萧峰的声音，当真喜出望外，想也不想，便一掌拍出，其时萧峰的内力已注入她体内，她这一掌劲力雄浑。那道绿色火焰倏地缩回两尺。

摘星子大吃一惊，眼见阿紫已成为俎上之肉，正想卖弄功夫，逼得绿火在她脸旁盘旋来去，吓得她大声惊叫，在众同门前显足了威风之后这才取她性命，哪想到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这等厉害内力，实是大出意料之外。他星宿派的武功，师父传授之后，各人自行修练，到底造诣如何，不等临敌相斗或是同门自残，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因此阿紫这一掌拍出，竟能将绿火逼回，众人都是“哦”的一声，虽均感惊讶，却谁也没疑心有人暗助，只道阿紫天资聪明，暗中将功夫练得造诣极深。

摘星子运力送回，绿火又向阿紫脸上射去，这一次使力极猛，绿火去势奇快。阿紫“嚤哼”一声，不知如何抵挡才

是，忙向左一避。幸好这时摘星子拍向她左右两侧的劲力已消，她身子避开，绿火射到石上，嗤嗤直响。萧峰低声道：“左掌拍过去，隔断火焰！”阿紫心道：“这法儿挺妙！”左手一扬，一股掌力推向绿火中腰，绿火登时断为两截，前半截火焰无后力相继，在岩石上烧了一回，便渐渐弱了下去。

摘星子心想：“这股火焰倘若熄了，那便是在众同门前输了一阵，这锐气如何能挫？”当即催动掌力，又将绿火射向岩石，要将那股断了根本的绿火接应回来。

阿紫只觉背上手掌中内力源源送来，若不拍出，说不定自己身子也要炸裂了，当下右手急挥，直击出去。萧峰内力浑厚无比，输到阿紫体内后威力虽减，但若她能善于运用，对摘星子攻个出其不意，极可能便一击而胜。只是她惊恐之余，这一掌拍出去匆匆忙忙，呼的一声响，这道细细的绿火应手而灭，虽是胜了一仗，却未损到摘星子分毫。

但这么一来，星宿派众同门已相顾失色。那七师弟不识时务，还要向大师哥捧场，说道：“大师哥，你功力真强，小师妹这一掌拍来，最多也不过将‘神火’拍熄一些，却哪里奈何得了你？”这几句话他是有心拍大师兄马屁，但摘星子听来，却是有如向他讽刺一般，突然间衣袖一拂，绿火斜出，嗤的一声响，如一枝箭般射到了七师弟脸上。绿火略一烧灸，便即缩回，那人已双手掩面，蹲在地下，杀猪也似的叫将起来。

摘星子刚将七师弟整治了一下，随即左掌斜拍，一道绿火又向阿紫射来。这次的绿火却粗得多了，声势汹汹，照映得阿紫头脸皆碧。

阿紫拍出掌力，抵住绿火，不令近前。那绿火登时便在

半空僵住，焰头前进得一两寸，又向后退了一两寸。黑暗之中，便似一条绿色长蛇横卧空际，轻轻摆动，颜色又是鲜艳，又是诡异，光芒闪烁不定。

摘星子连催三次掌力，都给阿紫挡回，不由得又是焦躁，又是愤怒，再催两次掌力仍是不得前进，蓦地里一股凉意从背脊上升向后颈：“她，她……她余力未尽，原来一直在作弄我。难道师父偏心，暗中将本门最上乘的功夫传了她？我……我这可上了她的当啦！”想到此处，心下登时怯了，手上掌力便即减弱，那条绿色长蛇快如闪电般退向火堆。

摘星子厉声大喝，掌力加盛，绿火突然化作一个斗大的火球，向阿紫疾冲过来。阿紫右掌急拍，却挡不住火球的冲势，左掌忙又推出，双掌并力，才挡住火球。

只见一个碧绿的火球在空中骨碌碌的迅速转动，众弟子喝起采来，都说：“大师哥功力神妙，这一次小丫头可就糟糕啦！”“小师妹，你还逞什么强？乘早服输，说不定大师哥还能给你一条生路。”

阿紫不住催动掌力，但萧峰送来的掌力虽强，终究是外来之物，她运用之际不能得心应手。摘星子和她僵持片刻，已发觉了她内力弱点所在，突然间双眉往上一竖，右手食指点了两点，火焰堆中嗤嗤两声轻响，爆出几朵火花，犹如流星一般，分从左右袭向阿紫，来势迅速之极。阿紫叫声“啊哟！”她双手掌力已凝聚在火球之上，再也分不出手来抵挡，无可奈何之中，只得侧身闪避。但两朵火花在摘星子内力催动之下，立即追来。

萧峰眼见阿紫已无力与抗，当下左掌微扬，一股掌力轻

轻推出，阿紫身形闪动之际，两条腰带飘将起来，一飘一拂，两朵火花迅速无伦的向摘星子喷射回去。

摘星子只吓得目瞪口呆，一怔之间，两朵火花已射到身前，急忙跃起，一朵火花从他足底下飞过。两名师弟喝采：“好功夫，大师兄了不起！”采声未歇，第二朵火花已奔向他小腹。摘星子身在半空，如何还能向上拔高？嗤的一声响，火花已烧上他肚腹。摘星子“啊”的一声大叫，落了下来，那团大火球也即回入火焰堆中。

众弟子眼望阿紫，脸上都现出敬畏之色，均想：“看来小师妹功力不弱，大师兄未必一定能够取胜，我喝采可不要喝得太响了。”

摘星子神色惨淡，伸手打开发髻，长发下垂，覆在脸上，跟着力咬舌尖，一口鲜血向火焰中喷去。那火焰忽地一暗，随即大为明亮，耀得众人眼睛也不易睁开。众弟子还是忍不住大声喝采：“大师哥好功力，令我们大开眼界。”摘星子猛地身子急旋，如陀螺般连转了十多个圈子，大袖拂动，整个火焰堆陡地拔起，便如一座火墙般向阿紫压来。

萧峰知摘星子所使的是一门极厉害的邪术，平生功力已尽数凝聚在这一击之中。这人虽然奸恶，但和他无怨无仇，何必跟他大斗，当下反掌为抓，抓住阿紫背心，便想拉了她就此离去。忽听得阿紫叫道：“阿朱姊姊，阿朱姊姊，你亲妹子给人家这般欺侮，你也不给我出气？”萧峰一怔：“她在叫唤阿朱，我……我……就此一走了事吗？”

萧峰微一迟疑，那绿火来得快极，便要扑到阿紫身上，只得双掌齐出，两股劲风拍向阿紫的衣袖。碧焰映照之下，阿

紫两只紫色的衣袖鼓风飘起，向外送出，萧峰的劲力已推向那堵绿色的光墙。

这片碧焰在空中略一停滞，便缓缓向摘星子面前退去。摘星子大惊，又在舌尖上一咬，一口鲜血再向火焰喷去，火焰一盛，回了过来，但只进得两尺，便给萧峰的内力逼转。众弟子见阿紫的衣袖鼓足了劲风，便如是风帆一般，都道这位小师妹的内功高强之极，哪想得到她背后另外有人。

摘星子此时脸上已无半点血色，一口口鲜血不住向火焰中吐去。他喷出一口鲜血，功力便减弱一分，这已是骑虎难下，只得硬拚到底，但盼将阿紫烧死了，立即离去，慢慢再修炼复元，否则给其他师弟瞧出破绽，说不定乘机便来拣这现成便宜，又来向他挑战。他不断喷出鲜血，但在萧峰雄浑的内力之前，碧焰又怎能再冲前半尺？

萧峰从对方内劲之中，察觉他真气越来越弱，即将油尽灯枯，便凝气向阿紫道：“你叫他认输便是，不用斗了。”

阿紫叫道：“大师哥，你斗不过我啦，只须跪下求饶，我不杀你便是。你认输罢！”摘星子惶急异常，自知命在顷刻，听了阿紫的话，忙点了点头。阿紫道：“你干么不开口？你不说话，便是不肯认输。”摘星子又连连点头，却始终不说话，他凝运全力与萧峰相抗，只要一开口，停送真气，碧焰卷将过来，立时便将他活活烧死。

众同门纷纷嘲骂起来：“摘星子，你打输了，何不跪下磕头！”“这等脓包货色，也出来现世，星宿派的脸也给你丢光啦！”“小师妹宽宏大量，饶你性命，你还硬撑什么面子？开口说话啊，开口说话啊！”“摘星子，十年之前，我就知道你

是星宿派中最大的败类。小师妹今日清理门户，立下丰功伟绩，当真是我星宿派中兴的大功臣。”“你阴谋暗算师尊，企图投靠少林派，幸好小师妹拆穿了你的阴谋。你这混帐畜生，无耻之尤！”“小师妹神功奇妙，除了师尊，普天下要算她最为厉害，我早就看了出来。”“摘星子，你自己偷盗了神木王鼎，却反咬一口，诬赖小师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萧峰听这干人见风使帆，捧强欺弱，一见摘星子处于下风，立即翻脸相向，还在片刻之前，这些人将大师兄赞成是并世无敌的大英雄，这时却骂得他狗血淋头，比猪狗也还不如，心想：“星宿老魔收的弟子，人品都这么奇差，阿紫自幼和这些人为伍，自然也是行止不端了。”见摘星子狼狈之极，当下也不为已甚，内劲一收，阿紫的一双衣袖便即垂下。

摘星子神情委顿，身子摇摇晃晃，突然间双膝一软，坐倒在地。阿紫道：“大师哥，你怎么啦？服了我么？”摘星子低声道：“我认输啦。你……你别……别叫我大师哥，你是咱们的大师姊！”

众弟子齐声欢呼：“妙极，妙极！大师姊武功盖世，星宿派有这样一位传人，咱们星宿派更加要名扬天下了。”“大师姊，你快去宰了那什么‘北乔峰，南慕容’，咱星宿派在中原唯我独尊。”另一人道：“你胡说八道！北乔峰是大师姊的姊夫，怎么杀得？”“有什么杀不得？除非他投入咱们星宿派门下，甘愿服输。”

阿紫斥道：“你们瞎说些什么？大家别作声。”众弟子登时鸦雀无声。

阿紫笑咪咪的向摘星子道：“本门规矩，更换传人之后，

旧的传人该当如何处置？”摘星子额头冷汗涔涔而下，颤声道：“大大……大师姊，求你……求你……”阿紫格格娇笑，说道：“我真想饶你，只可惜本门规矩，不能坏在我的手里。你出招罢！有什么本事，尽力向我施展好了。”

摘星子知道自己命运已决，不再哀求，凝气双掌，向火堆平平推出，可是他内力已尽，双掌推出，火焰只微微颤动了两下，更无动静。

阿紫笑道：“好玩，好玩，真好玩！大师哥，你的法术怎么忽然不灵了？”向前跨出两步，双掌拍出，一道碧焰吐出，射向摘星子身上。阿紫内力平平，这道碧焰去势既缓，也甚是松散黯淡，但摘星子此刻已无丝毫还手余地，连站起来逃命的力气也无。碧焰一射到他身上，霎时间头发衣衫着火，狂叫惨号声中，全身都裹入烈焰之中。

众弟子颂声大起，齐赞大师姊功力出神入化，替星宿派除去了一个为祸多年的败类，禀承师尊意旨，立下了大功。

萧峰虽在江湖上见过不少惨酷凶残之事，但阿紫这样一个秀丽清雅、天真可爱的少女，行事竟这般毒辣。他心中只感说不出的厌恶，轻轻叹了口气，拔足便行。

阿紫叫道：“姊夫，姊夫，你别走，等一等我。”星宿派诸弟子见岩石之后突然有人现身，而二弟子、三弟子等人认得便是萧峰，都是愕然失色。

阿紫又叫：“姊夫，你等等我。”抢步走到萧峰身边。这时摘星子的惨叫声愈来愈响，他嗓音尖锐，加上山谷中的回声，更是难听。萧峰皱眉道：“你跟着我干什么？你做了星宿派传人，成了这一群人的大师姊，不是心满意足了么？”阿紫

笑道：“不成。”压低声音道：“我这大师姊是混来的，有什么希罕？姊夫，我跟你一起到雁门关外去。”萧峰听着摘星子的呼号之声，不愿在这地方多耽，快步向北行去。

阿紫和他并肩而走，回头叫道：“二师弟，我有事去北方。你们在这里附近等我回来，谁也不许擅自离开，听见了没有？”众弟子一齐抢上几步，恭恭敬敬的躬身说道：“谨领大师姊法旨，众师弟不敢有违。”随即纷纷称颂：“恭祝大师姊一路平安。”“恭祝大师姊事事如意。”“恭祝大师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师姊身负如此神功，天下事有什么办不了？这般恭祝，那也是多余的了。”

阿紫回手挥了几下，脸上忍不住露出得意的笑容。

萧峰在白雪映照之下，见到她秀丽的脸上满是天真可爱的微笑，便如新得了个有趣的玩偶或是好吃的糖果一般，若非适才亲眼目睹，有谁能信她是刚杀了大师兄、新得天下第一大邪派传人之位。萧峰轻轻叹息一声，只觉尘世之间，事事都是索然无味。

阿紫问道：“姊夫，你叹什么气？说我太也顽皮么？”萧峰道：“你不是顽皮，是太过残忍凶恶。咱们成年男子，这么干那也罢了，你是个小姑娘，怎么也这般下手不容情？”阿紫奇道：“你是明知故问，还是真的不知道？”说着侧过了头，瞧着萧峰，脸上满是好奇的神色。萧峰道：“我怎么会明知故问？”

阿紫道：“这就奇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这个大师姊是假的，是你给我挣来的，只不过他们都瞧不出来而已。要是我不杀他，终有一日会给他瞧出破绽，那时候你又未必在我身边，我的性命自然势必送在他手里。我要活命，便非杀他

不可。”

萧峰道：“好罢！那你定要跟我去雁门关，又干什么？”阿紫道：“姊夫，我对你说老实话了，好不好，你听不听？”萧峰心道：“好啊，原来你一直没跟我说老实话，这时候才说。”说道：“当然好，我就怕你不说老实话。”阿紫格格的笑了几声，伸手挽住他臂膀，道：“你也有怕我的事？”萧峰叹道：“我怕你的事多着呢，怕你闯祸，怕你随便害人，怕你做出古里古怪的事来……”阿紫道：“你怕不怕我给人家欺侮，给人家杀了？”萧峰道：“我受了你姊姊重托，当然要照顾你。”阿紫道：“要是我姊姊没托过你呢？倘若我不是阿朱的妹子呢？”萧峰哼了一声，道：“那我又何必睬你？”

阿紫道：“我姊姊就那么好？你心中就半点也瞧我不起？”萧峰道：“你姊姊比你好上千倍万倍，阿紫，你一辈子也永远比不上她。”说到这里，眼眶微红，语音颇为酸楚。

阿紫嘟起小嘴，悻悻的道：“既然阿朱样样都比我好，那么你叫她来陪你罢，我可不陪你了。”说了转身便走。

萧峰也不理睬，自管迈步而行，心中却不由得伤感：“倘若阿朱陪我在这雪地中行走，倘若她突然发嗔，转身而去，我当然立刻便追赶前去，好好的赔个不是。不，我起初就不会惹她生气，什么事都会顺着她。唉，阿朱对我柔顺体贴，又怎会向我生气？”

忽听得脚步声响，阿紫又奔了回来，说道：“姊夫，你这人也忒狠心，说不等便不等，没半点仁慈心肠。”萧峰嘿的一声，笑了出来，说道：“你也来说什么仁慈心肠。阿紫，你听谁说过‘仁慈’两字？”阿紫道：“听我妈妈说的，她说对人

不要凶狠霸道，要仁慈些才是。”萧峰道：“你妈妈的话不错，只可惜你从小没跟妈妈在一起，却跟着师父学了一肚子的坏心眼儿。”阿紫笑道：“好罢！姊夫，以后我跟你在一起，多向你学些好心眼儿。”

萧峰吓了一跳，连连摇手，忙道：“不成，不成！你跟着我这个粗鲁匹夫有什么好？阿紫，你走罢！你跟我在一起，我老是心烦意乱，要静下来好好想一下事情也不行。”阿紫道：“你要想什么事情，不如说给我听，我帮你想想。你这人太好，挺容易上人家的当。”萧峰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说道：“你一个小女孩儿，懂得什么？难道我想不到的事，你反而想到了？”阿紫道：“这个自然，有许多事情，你说什么也想不到的。”

她从地下抓起一把雪来，捏成一团，远远的扔了出去，说道：“你到雁门关外去干什么？”萧峰摇头道：“不干什么。打猎牧羊，了此一生，也就是了。”阿紫道：“谁给你做饭吃？谁给你做衣穿？”萧峰一怔，他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随口道：“吃饭穿衣，那还不容易？咱们契丹人吃的是羊肉牛肉，穿的是羊皮牛皮，到处为家，随遇而安，什么也不用操心。”阿紫道：“你寂寞的时候，谁陪你说话？”萧峰道：“我回到自己族人那里，自会结识同族的朋友。”阿紫道：“他们说来说去，尽是打猎、骑马、宰牛、杀羊，这些话听得多了。又有什么味道？”

萧峰叹了口气，知道她的话不错，无言可答。

阿紫道：“你非去辽国不可么？你不回去，在这里喝酒打架。死也好，活也好，岂不是轰轰烈烈、痛快得多么？”

萧峰听她说“在这里喝酒打架，死也好，活也好，岂不是轰轰烈烈、痛快得多么”这句话，不由得胸口一热，豪气登生，抬起头来，一声长啸，说道：“你这话不错！”

阿紫拉拉他臂膀，说道：“姊夫，那你就别去啦，我也不回星宿海去，只跟着你喝酒打架。”萧峰笑道：“你是星宿派的大师姊，人家没了传人，没了大师姊，那怎么成？”阿紫道：“我这个大师姊是混骗来的，一露出马脚，立时就性命不保，虽说好玩，也不怎么了不起。我还是跟着你喝酒打架的好玩。”萧峰微笑道：“说到喝酒，你酒量太差，只怕喝不到一碗便醉了。打架的本事也不行，帮不了我忙，反而要我帮你。”

阿紫闷闷不乐，锁起了眉头，来回走了几步，突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萧峰倒给她吓了一跳，忙问：“你……你……干什么？”阿紫不理，仍是大哭，甚为哀切。

萧峰一向见她处处占人上风，便是给星宿派擒住之时，也是倔强不屈，没想到她竟会如此苦恼的大哭，不由得手足无措，又问：“喂，喂，阿紫，你怎么啦？”阿紫抽抽噎噎的道：“你走开，别来管我，让我在这里哭死了，你才快活。”萧峰微笑道：“好端端一个人，哭是哭不死的。”阿紫哭道：“我偏要哭死，哭死给你看！”

萧峰笑道：“你慢慢在这里哭罢，我可不能陪你了。”说着拔步便行，只走出几步，忽听她止了啼哭，全无声息。萧峰有些奇怪。回头一望，只见她俯伏雪地之中，一动也不动。萧峰心中暗笑：“小女儿儿撒痴撒娇，我若去理睬她，终究理不胜理。”当下头也不回的径自离去了。

他走出数里，回头再望，这一带地势平旷、一眼瞧去并

无树木山坡阻挡，似乎阿紫仍是一动也不动的躺着。萧峰心下犹豫：“这女孩儿性子古怪之极，说不定真的便这么躺着，就此不再起来。”又想：“我已害死了她姊姊，就算不听阿朱的话，不去照料她，保护她，终不能激死了她。”一想到阿朱，不由得胸口一热。当即快步从原路回来。

奔到阿紫身边，果见她俯伏于地，仍和先前一模一样，半分也没移动地位。萧峰走上两步，突然一怔，只见她嵌在数寸厚的积雪之中，身旁积雪竟全不融化，莫非果然死了？他一惊之下，伸手去摸她脸颊，着手处肌肤上一片冰冷，再探她鼻息，也是全无呼吸。萧峰见过她诈死欺骗自己亲生父母，知道她星宿派中有一门龟息功夫，可以闭住呼吸，倒也并不如何惊慌，于是伸指在她胁下点了两点，内力自她穴道中透了进去。

阿紫嚤的一声，缓缓睁开眼来，突然间樱口一张，一枚蓝晃晃的细针急喷而出，射向萧峰眉心。

萧峰和她相距不过尺许，说什么也想不到她竟会突施暗算，这根毒针来得甚是劲急，他武功再高，在仓卒之际、咫尺之间要想避去，也已万万不能。他想也不想，右手一扬，一股浑厚雄劲之极的掌风劈了出去。

这一掌实是他生平功力之所聚，这细细的一枚钢针在尺许之内急射过来，要以无形无质的掌风将之震开，所使的掌力自是大得惊人，他一掌击出，身子同时尽力向右斜出，只闻到一阵淡淡的腥臭之气，毒针已从他脸颊旁擦过，相距不过寸许，委实凶险绝伦。

便在此时，阿紫的身躯也被他这一掌推了出去，哼也不

哼，身子平平飞出，拍的一声，摔在十余丈外。她身子落下后又在雪地上滑了数丈，这才停住。

二十六 赤手屠熊搏虎

萧峰于千钧一发中逃脱危难，暗叫一声：“惭愧！”第一个念头便是：“这妖女心肠好毒，竟使这歹招暗算于我。”想到星宿派的暗器定是厉害无比，毒辣到了极点，倘若这一下给射中了，活命之望微乎其微，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

待见阿紫给自己一掌震出十余丈，不禁又是一惊：“啊哟，这一掌她怎经受得起？只怕已给我打死了。”身形一晃，纵到她身边，只见她双目紧闭，两道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脸如金纸，这一次是真的停了呼吸。

萧峰登时呆了，心道：“我又打死了她，又打死了阿朱的妹妹。她……她临死时叫我照顾她的妹妹，可是……可是……我又打死了她。”这一怔本来只是霎息之间的事，但他心神恍惚，却如经历了一段极长的时刻。他摇了摇头，忙伸掌按住阿紫后心，将真气内力拚命送将过去。过了好一会，阿紫身子微微一动。萧峰大喜，叫道：“阿紫，阿紫，你别死，我说什么也要救活你。”

但阿紫只动了这么一下，又不动了。萧峰甚是焦急，当即盘膝坐在雪地，将阿紫轻轻扶起，放在自己身前，双掌按住她背心，将内力缓缓输入她体内。他知阿紫受伤极重，眼下只有令她保住一口气，暂得不死，徐图挽救，因此以真气

输入她的体内，也是缓缓而行。过得一顿饭时分，他头上冒出丝丝白气，已是全力而为。

这么连续不断的行功，隔了小半个时辰，阿紫身子微微一动，轻轻叫了声：“姊夫！”萧峰大喜，继续行功，却不跟她说话。只觉她身子渐渐温暖，鼻中也有了轻微呼吸。萧峰心怕功亏一篑，丝毫不停的运送内力。直至中午时分，阿紫气息稍匀，这才将她横抱怀中，快步而行，却见她脸上已没半点血色。

他迈开脚步，走得又快又稳，左手仍是按在阿紫背心，不绝的输以真气。走了一个多时辰，来到一个小市镇，镇上并无客店，只得再向北行，奔出二十余里，才寻到一家简陋的客店。这客店也无店小二，便是店主自行招呼客人。萧峰要店主取来一碗热汤，用匙羹舀了，慢慢喂入阿紫口中，但她只喝得三口，便尽数呕了出来，热汤中满是紫血。

萧峰甚是忧急，心想阿紫这一次受伤，多半治不好了，那阎王敌薛神医不知到了何处，就算薛神医便在身边，也未必能治。当日阿朱为少林寺掌门方丈掌力震荡，并非亲身所受，也已惊险万状，既敷了太行山谭公的治伤灵膏，又蒙薛神医施救，方得治愈。他虽知阿紫性命难保，却不肯就此罢手，只是想：“我就算累得筋疲力尽，真气内力全部耗竭，也要支持到底。我不是为了救她，只是要不负阿朱的嘱托。”

他明知阿紫出手暗算于他在先，当此处境，这一掌若不击出，自己已送命在她手中。他这等武功高强之人，一遇危难，心中想也不想，自然而然的便出手御害解难。他被迫打伤阿紫，就算阿朱在场，也决不会有半句怪责的言语，这是

阿紫自取其祸，与旁人无干，但就因阿朱不能知道，萧峰才觉得万分对她不起。

这一晚他始终没合眼安睡，直到次日，不断以真气维系阿紫的性命。当日阿朱受伤，萧峰只在她气息渐趋微弱之时，这才出手，这时阿紫却片刻也离不开他手掌，否则气息立时断绝。

第二晚仍是如此，萧峰功力虽强，但两日两晚的劳顿下来，毕竟也已疲累之极。小客店中所藏的两坛酒早给他喝得坛底向天，要店主到别处去买，偏生身边又没带多少银两。他一天不吃饭毫不要紧，一天不喝酒就难过之极，这时渐渐的心力交瘁，更须以酒提神，心想：“阿紫身上想必带有金钱。”

解开她衣囊，果见有三只小小金元宝、几锭碎银子。他取了一锭银子，包好衣囊，见衣囊上连有一根紫色丝带，另一端系在她腰间。萧峰心想：“这小姑娘谨慎得很，生怕衣囊掉了。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系在身上，可挺不舒服。”伸手去解系在她腰带上的丝带扭结。这结打得很实，单用一只手，费好一会功夫这才解开，一抽之下，只觉丝带的另一端另行系得有物。那物却藏在她裙内。

他一放手，拍的一声，一件物事落下地来，竟是一座色作深黄的小小木鼎。

萧峰叹了口气，俯身拾起，放在桌上。木鼎雕琢甚是精细，木质坚润似玉，木理之中隐隐约约的泛出红丝。萧峰知道这是星宿派修炼“化功大法”之用，心生厌憎，只看了两眼，也便不加理会，心想：“这小姑娘当真狡猾，口口声声说这神木王鼎已交了给我，哪知却系在自己裙内。料得她同门

一来相信确是在我手中，二来也不便搜及她的裙子，是以始终没有发觉。唉，今日她性命难保，要这等身外之物何用？”

当下招呼店主进来，命他持银两去买酒买肉，自己继续以内力保住阿紫的性命。

到第四日早上，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双手各握阿紫一只手掌，将她搂在怀里，靠在自己胸前，将内力从她掌心传将过去，过不多时，双目再也睁不开来，迷迷糊糊的终于合眼睡着了。但总是挂念着阿紫的生死，睡不了片刻，便又惊醒，幸好他入睡之后，真气一般的流动，只要手掌不与阿紫的手掌相离，她气息便不断绝。

这般又过了两天，眼见阿紫一口气虽得勉强吊住，伤势却没半点好转之象，如此困居于这家小客店中，如何了局？阿紫偶尔睁开眼来，目光迷茫无神，显然仍是人事不知，更是一句话也不会说。萧峰苦思无策，心想：“只得抱了她上路，到道上碰碰运气，在这小客店中苦耽下去，终究不是法子。”

当下左手抱了阿紫，右手拿了她的衣囊塞在怀中，见到桌上那木鼎，寻思：“这等害人的物事，打碎了罢！”待要一掌击出，转念又想：“阿紫千辛万苦的盗得此物。眼看她的伤是好不了啦。临死之时回光返照，会有片刻时分的神智清醒，定会问起此鼎，那时我取出来给她瞧上一瞧，让她安心而死，胜于抱恨而终。”

于是伸手取过木鼎，鼎一入手，便觉内中有物蠕蠕而动，他好生奇怪，凝神一看，只见鼎侧有五个铜钱大的圆孔，木鼎齐颈处有一道细缝，似乎分为两截。他以小指与无名指挟住鼎身，以大姆指与中指挟住上半截木鼎向左一旋，果然可

以转动。转了几转，旋开鼎盖，向鼎中瞧去，不禁又是惊奇，又有些恶心，原来鼎中有两只毒虫正在互相咬噬，一只是蝎子，另一只是蜈蚣，翻翻滚滚，斗得着实厉害。

数日前将木鼎放到桌上时，鼎内显然并无毒虫，这蜈蚣与蝎子自是不久之前才爬入鼎中的。萧峰料知这是星宿派收集毒虫毒物的古怪法门，将木鼎一侧，把蜈蚣和蝎子倒在地下，一脚踏死，然后旋上鼎盖，包入衣囊。结算了店帐，抱着阿紫，冲风冒雪的向北行走。

他与中原豪杰结仇已深，却又不愿改装易容，这一路向北，越行越近大宋京城汴梁，非与中上武林人物相遇不可，一来不愿再结怨杀人，二来这般抱着阿紫，与人动手着实不便，是以避开了大路，尽拣荒僻的山野行走。这般奔行数百里，居然平安无事。

这一日来到一个大市镇，见一家药材店外挂着“世传儒医王通治赠诊”的木牌，寻思：“小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名医，但也不妨去请教一下。”于是抱了阿紫，入内求医。

那儒医王通治搭搭阿紫的脉息，瞧瞧萧峰，又搭搭阿紫的脉息，再瞧瞧萧峰，脸上神色十分古怪，忽然伸出手指，来搭萧峰的腕脉。

萧峰怒道：“大夫，是请你看我妹子的病，不是在下自己求医。”王通治摇了摇头，说道：“我瞧你有病，神智不清，心神颠倒错乱，要好好治一治。”萧峰道：“我有什么神智不清？”王通治道：“这位姑娘脉息已停，早就死了，只不过身子尚未僵硬而已。你抱着她来看什么医生？不是心神错乱么？老兄，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可太过伤心，还是抱着令妹的尸体，急

速埋葬，这叫做入土为安。”

萧峰哭笑不得，但想这医生的话也非无理，阿紫其实早已死了，全仗自己的真气维系着她的一线生机，寻常医生如何懂得？他站起身来，转身出门。

只见一个管家打扮的人匆匆奔进药店，叫道：“快，快，要最好的老山人参。我家老太爷忽然中风，要断气了，要人参吊一吊性命。”药店掌柜忙道：“是，是！有上好的老山人参。”

萧峰听了“老山人参，吊一吊性命”这话，登时想起，一个人病重将要断气之时，如果喂他几口浓浓的参汤，往往便可吊住气息，多活得一时三刻，说几句遗言，这情形他本也知道，只是没想到可以用在阿紫身上。但见那掌柜取出一只红木匣子，珍而重之的推开匣盖，现出三枝手指粗细的人参来。萧峰曾听人说过，人参越粗大越好，表皮上皱纹愈多愈深，便愈名贵，如果形如人身，头手足俱全，那便是年深月久的极品了。这三枝人参看来也只寻常之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管家拣了一枝，匆匆走了。

萧峰取出一锭金子，将余下的两枝都买了。药店中原有代客煎药之具，当即熬成参汤，慢慢喂给阿紫喝了几口。她这一次居然并不吐出。又喂她喝了几口后，萧峰察觉到她脉搏跳动略有增强，呼吸似也顺畅了些，不由得心中一喜。

那儒医生王通治在一旁瞧着。却连连摇头，说道：“老兄，人参得来不易，糟蹋了甚是可惜。人参又不是灵芝仙草，如果连死人也救得活，有钱之人就永远不死了。”

萧峰这几日来片刻也不能离开阿紫，心中郁闷已久，听

得这王通治在一旁啰里啰唆，冷言冷语，不由得怒从心起，反手便想一掌击出，但手臂微动之际，立即克制：“乱打不会武功之人，算什么英雄好汉？”当即收住了手，抱起阿紫，奔出药店。隐隐听到王通治还在冷笑而言：“这汉子真是糊涂，抱着个死人奔来奔去，看来他自己也是命不久矣！”这大夫却不知自己适才已到鬼门关去转了一遭，萧峰这一掌若是一怒击出，便是十个王通治，也通统不治了。

萧峰出了药店，寻思：“素闻老山人参产于长白山一带苦寒之地，不如便去碰碰运气。虽然要救活阿紫是千难万难，但只要能使她在人间多留一日，阿朱在天之灵，心中也必多一分喜慰。”

当下折而向右，取道往东北方而去。一路上遇到药店，便进去购买人参，后来金银用完了，老实不客气的闯进店去，伸手便取，几名药店伙计又如何阻得他住？阿紫服食大量人参之后，居然偶尔能睁开眼来，轻轻叫声：“姊夫！”晚间入睡之时，若有几个时辰不给她接续真气，她也能自行微微呼吸。

如此渐行渐寒，萧峰终于抱着阿紫，来到长白山中。虽说长白山中多产人参，但若不是熟知地势和采参法门的老年参客，便是寻上一年半载，也未必能寻到一枝。萧峰不断向北，路上行人渐稀，到得后来，满眼是森林长草，高披堆雪，连行数日，竟一个人也见不到。不由得暗暗叫苦：“糟了，糟了！遍地积雪，却如何挖参？还是回到人参的集散之地，有钱便买，无钱便抢。”于是抱着阿紫，又走了回来。

其时天寒地冻，地下积雪数尺，难行之极，若不是他武功卓绝，这般抱着一人行走，就算不冻死，也早陷在大雪之

中，脱身不得了。

行到第三日上，天色阴沉，看来大风雪便要刮起，一眼望将出去，前后左右尽是皑皑白雪，雪地中别说望不见行人足印，连野兽的足迹也无。萧峰四顾茫然，便如处身于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风声尖锐，在耳边呼啸来去。

萧峰知道早已迷路，数次跃上大树瞭望，四下里尽是白雪覆盖的森林，又哪里分得出东西南北？他生怕阿紫受寒。解开自己长袍将她裹在怀里。他虽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但这时茫茫宇宙之间，似乎使剩下他孤另另一人，也不禁颇有惧意。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那也罢了，雪海虽大，终究困他不住，可是他怀中还抱着个昏昏沉沉、半生不死的小阿紫！

他已接连三天没有吃饭，想打只松鸡野兔，却也瞧不见半点影子，寻思：“这般乱闯，终究闯不出去，且在林中憩息一宵，等雪住了，瞧到日月星辰，便能辨别方向。”在林中找了个背风处，捡些枯柴，生起火来。火堆烧得大了，身上便颇有暖意。他只饿得腹中咕咕直响，见树根处生着些草菌，颜色灰白，看来无毒，便在火堆旁烤了一些，聊以充饥。

吃了二十几只草菌后，精神略振，扶着阿紫靠在自己胸前烤火。正要闭眼入睡，猛听得“呜呼”一声大叫，却是虎啸之声。萧峰大喜：“有大虫送上门来，可有虎肉吃了。”侧耳听去，共有两头老虎从雪地中奔驰而来，随即又听到吆喝之声，似是有人在追逐老虎。

他听到人声，更是喜欢，耳听得两头大虫向西急奔，当即把阿紫轻轻放在火堆旁，展开轻功，从斜路上迎了过去。这时雪下得正大，北风又劲，卷得漫天尽是白茫茫的一团。

只奔出十余丈，便见雪地中两头斑斓猛虎咆哮而来，后面一条大汉身披兽衣，挺着一柄长大铁叉，急步追逐。两头猛虎躯体巨大，奔跑了一阵，其中一头便回头咆哮，向那猎人扑去。那汉子虎叉挺出，对准猛虎的咽喉刺去。这猛虎行动便捷，一掉头，便避开了虎叉，第二头猛虎又向那人扑去。

那猎人身手极快，倒转铁叉，拍的一响，叉柄在猛虎腰间重重打了一下。那猛虎吃痛，大吼一声，挟着尾巴，掉头便奔。另一头老虎也不再恋战，跟着走了。萧峰见这猎人身手矫健，膂力雄强，但不似会什么武功，只是熟知野兽习性，猛虎尚未扑出，他铁叉已候在虎头必到之处，正所谓料敌机先，但要一举刺死两头猛虎，看来却也不易。

萧峰叫道：“老兄，我来帮你打虎。”斜刺里冲将过去，拦住了两头猛虎的去路，那猎人见萧峰斗然冲出，吃了一惊，大声呼喝叫嚷，说的不是汉人语言。萧峰不知他说些什么，当下也不理会，提起右手，对准一头老虎额脑门便是一掌，砰的一声响，那头猛虎翻身摔了个筋斗，吼声如雷，又向萧峰扑来。

萧峰适才这一掌使了七成力，纵是武功高强之士，受在身上也非脑浆迸裂不可，但猛虎头坚骨粗，这一记裂石开碑的掌力打在头上，居然只不过摔了个筋斗，又即扑上。萧峰赞道：“好家伙，真有你的！”侧身避开，右手自上向下斜掠，擦的一声，斩在猛虎腰间。这一斩他加了一成力，那猛虎向前冲出几步，脚步蹒跚，随即没命价纵跃奔逃。萧峰抢上两步，右手一挽，已抓住了虎尾，大喝一声，左手也抓到了虎尾之上，奋起神力，双手使劲回拉，那猛虎正自发力前冲，被

他这么一拉，两股劲力一迸，虎身直飞向半空。

那猎人提着铁叉，正在和另一头猛虎厮斗，突见萧峰竟将猛虎摔向空中，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只见那猛虎在半空中张开大口，伸出利爪，从空扑落。萧峰一声断喝，双掌齐出，拍的一声闷响，击在猛虎的肚腹之上。虎腹是柔软之处，这一招“排云双掌”正是萧峰的得意功夫，那大虫登时五脏碎裂，在地下翻滚一会，倒在雪中死了。

那猎人心下好生敬佩，人家空手毙虎，自己手有铁叉，倘若连这头老虎也杀不了，岂不叫人小觑了？当下左刺一叉，右刺一叉，一叉又一叉往老虎身上招呼。那猛虎身中数叉，更激发了凶性，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纵身向那人扑去。

那猎人侧身避开，铁叉横戳，噗的一声，刺入猛虎的头颈，双手往上一抬，那猛虎惨号声中，翻倒在地。那人双臂使力，将猛虎牢牢的钉在雪地之中。但听得喀喇喇一声响，他上身的兽皮衣服背上裂开一条大缝，露出光秃秃的背脊，肌肉虬结，甚是雄伟。萧峰看了，暗赞一声：“好汉子！”只见那头猛虎肚腹向天，四只爪子凌空乱搔乱爬，过了一会，终于不动了。

那猎人提起铁叉，哈哈大笑，转过身来，向萧峰双手大拇指一翘，说了几句话。萧峰虽不懂他的言语，但瞧这神情，知道他是称赞自己英雄了得，于是学着他样，也是双手大拇指一翘，说道：“英雄，英雄！”

那人大喜，指指自己鼻尖，说道：“完颜阿骨打！”萧峰料想这是他的姓名，便也指指自己的鼻尖，道：“萧峰！”那人道：“萧峰？契丹？”萧峰点点头，道：“契丹！你？”伸手

指着他询问，那人道：“完颜阿骨打！女真！”

萧峰素闻辽国之东、高丽之北有个部族，名叫女真，族人勇悍善战，原来这完颜阿骨打便是女真人。虽然言语不通，但茫茫雪海中遇到一个同伴，总是欢喜，当下比划手势，告诉他还有一个同伴，提起死虎，向阿紫躺卧之处走去。阿骨打拖了死虎，跟随其后。

猛虎新死，血未凝结，萧峰倒提虎身，割开虎喉，将虎血灌入阿紫口中。阿紫睁不开眼来，却能吞咽虎血，喝了十余口才罢。萧峰甚喜，撕下两条虎腿，便在火堆上烤了起来。阿骨打见他空手撕烂虎身，如撕熟鸡，这等手劲实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呆呆的瞧着他一双手，看了半晌，伸出手掌去轻轻抚摸他手腕手臂，满脸敬仰之色。

虎肉烤熟后，萧峰和阿骨打吃了个饱。阿骨打做手势问起来意，萧峰打手势说是挖掘人参替阿紫医病，以致迷路。阿骨打哈哈大笑，一阵比划，说道要人参容易得紧，随我去要多少有多少。萧峰大喜，站起身来，左手抱起了阿紫，右手便提起了一头死虎。阿骨打又是拇指一翘，赞他：“好大的气力！”

阿骨打对这一带地势甚熟，虽在大风雪中也不会迷路。两人走到天黑，便在林中住宿，天明又行。如此一路向西，走了两天，到第三天午间，萧峰见雪地中脚印甚多。阿骨打连打手势，说道离族人已近。果然转过两个山坳，只见东南方山坡上黑压压的扎了数百座兽皮营帐。阿骨打撮唇作哨，营帐中便有人迎了出来。

萧峰随着阿骨打走近，只见每一座营帐前都生了火堆，火

堆旁围满女人，在缝补兽皮、腌猎兽肉。阿骨打带着萧峰走向中间一座最大的营帐，挑帐而入。萧峰跟了进去。帐中十余人围坐，正自饮酒，一见阿骨打，大声欢呼起来。阿骨打指着萧峰，连比带说，萧峰瞧着他的模样，料知他是在叙述自己空手毙虎的情形。众人纷纷围到萧峰身边，伸手翘起大拇指，不住口的称赞。

正热闹间，走了一个买卖人打扮的汉人进来，向萧峰道：“这位爷台，会说汉话么？”萧峰喜道：“会说，会说。”

问起情由，原来此处是女真人族长的帐幕。居中那黑须老者便是族长和哩布。他共有十一个儿子，个个英雄了得。阿骨打是他次子。这汉人名叫许卓诚，每年冬天到这里来收购人参、毛皮，直到开春方去。许卓诚会说女真话，当下便做了萧峰的通译。女真人与契丹人本来时相攻战，但最敬佩的是英雄好汉。那完颜阿骨打精明干练，极得父亲喜爱，族人对他也都甚是爱戴，他既没口子的赞誉萧峰，人人便也不以萧峰是契丹人为嫌，待以上宾之礼。

阿骨打让出自己的帐幕给萧峰和阿紫居住。萧峰推谢了几句，阿骨打执意不肯。萧峰见对方意诚，也就住了进去。

当晚女真族人大摆筵席，欢迎萧峰，那两头猛虎之肉，自也作了席上之珍。萧峰半月来唇不沾酒，这时女真族人一皮袋、一皮袋的烈酒取将出来，萧峰喝了一袋又是一袋，意兴酣畅。女真人所酿的酒入口辛辣，酒味极劣，但性子猛烈，常人喝不到小半袋便就醉了，萧峰连尽十余袋，却仍是面不改色。女真人以酒量宏大为真好汉，他如何空手杀虎，众人并不亲见，但这般喝酒，便十个女真大汉加起来也比不过，自

是人人敬畏。

许卓诚见女真人对他敬重，便也十分的奉承于他。萧峰闲居无事，日间和阿骨打同去打猎，天黑之后，便跟着许卓诚学说女真话。学得四五成后，心想自己是契丹人，却不会说契丹话，未免说不过去，于是又跟他学契丹话。许卓诚多在各地行走，不论契丹话、西夏话，或女真话都说得十分流利。萧峰学话的本事并不聪明，但女真话和契丹话都远较汉语简易，时日既久，终于也能辞可达意，不必再需通译了。

匆匆数月，冬尽春来，阿紫每日以人参为粮，伤势颇有起色。女真人在荒山野岭中挖得的人参，都是年深月久的上品，真比黄金也还贵重。萧峰出猎一次，定能打得不少野兽，换了人参来给阿紫当饭吃。纵是富豪之家，如有一位小姐这般吃参，只怕也要吃穷了。萧峰每日仍须以内力助她运气，其时每天一两次已足，不必像先前那般掌不离身。阿紫有时勉强也可说几句话，但四肢乏力，无法动弹，一切起居饮食，全由萧峰照料。他念及阿朱的深情，甘任其劳，反觉多服侍阿紫一次，便多报答了阿朱一分，心下反觉欣慰。

这一日阿骨打率领了十余名族人，要到西北山岭去打大熊，邀萧峰同去，说道大熊毛皮既厚，油脂又多，熊掌肥美，熊胆更于治伤极具灵效。萧峰见阿紫精神甚好，自己尽可放心出猎，便欣然就道。一行人天没亮便出发了，直趋向北。

其时已是初夏，冰雪消融，地下泥泞，森林中满是烂枝烂叶，甚是难行，但这些女真人脚力轻健，仍走得极快。到得午间，一名老猎人叫了起来：“熊！熊！”各人顺着他所指之外瞧去，只见远处烂泥地中一个大大的脚印，隔不多远，又

是一个，正是大熊的足迹，众人兴高采烈，跟着脚印追去。

大熊的脚掌踏在烂泥之中，深及数寸，便小孩也会跟踪，一行人大声吆喝，快步而前。只见脚印一路向西，后来离了泥泞的森林，来到草原之上，众人奔得更加快了。

正奔驰间，忽听得马蹄声大作，前面尘头飞扬，一大队人马疾驰而来。但见一头大黑熊转身奔来，后面七八十各乘高头大马，吆喝追逐，这些人有的手执长矛，有的拿着弓箭，个个神情剽悍。

阿骨打叫道：“是契丹人！他们人多，快走！快走！”萧峰听说是自己族人，心起亲近之意，见阿骨打等转身奔跑，他却并不便行，站着要看个明白。

那些契丹人却叫了起来：“女真蛮子，放箭！放箭！”只听得嗖嗖之声不绝，羽箭纷纷射来。萧峰心下着恼：“怎地没来由的一见面便放箭，也不问个清楚。”几枝箭射到身前，都给他伸手拨落。却听得“啊”的一声惨叫，那女真老猎人背心中箭，伏地而死。

阿骨打领着众人奔到一个土坡之后，伏在地下，弯弓搭箭，也射倒了两名契丹人。萧峰处身其间，不知帮那一边才好。

契丹人的羽箭却不住向萧峰射来。萧峰接住一枝箭，随手挥舞，将来箭一一拍落，大声叫道：“干什么啊？为什么话也没说，便动手杀人！”阿骨打在土坡上叫道：“萧峰，萧峰，快来，他们不知你是契丹人！”

便在此时，两名契丹人挺着长矛，纵马向萧峰直冲过来，双矛齐起，分从左右刺到。

萧峰不愿伤害自己族人，双手分别抓住矛杆，轻轻一抖，两名契丹倒撞下马。萧峰以矛杆挑起二人身子掷出。那二人在半空中啊啊大叫，飞回本阵，摔在地下，半晌爬不起来。阿骨打等女真人大声叫好。

契丹人中一个红袍中年汉子大声吆喝，发施号令。数十名契丹人展开两翼，包抄过来，去拦截阿骨打等人的后路。那红袍人身周，尚拥着数十人。

阿骨打见势头不妙，大声呼啸，招呼族人和萧峰逃走。契丹人箭如雨下，又射倒了几名女真人。女真人强弓硬弩，箭无虚发，顷刻间也射死了十来名契丹骑士，只是寡不敌众，边射边逃。

萧峰见这些契丹人蛮不讲理，虽说是自己族人，却也顾不得了，抢过一张硬弓，嗖嗖嗖嗖，连发四箭，每一枝箭都射在一名契丹人的肩头或是大腿，四人都摔下马来，却没送命。这红袍人几声吆喝，那些契丹人纵马追来，极是勇悍。

萧峰眼见同来的伙伴之中，只有阿骨打和五名青年汉子还在一面奔逃，一面放箭，其余的都被契丹人射死。大草原上无处隐蔽，看来再斗下去，连阿骨打都要被杀。这些时候来女真人对自己待若上宾，倘连好朋友遇到危难也不能保护，还说什么英雄好汉？但若大杀一阵，将这些契丹人杀得知难而退，势必多伤本族族人的性命，只有擒住这个为首的红袍人，逼他下令退却，方能使两下斗罢。

他心念已定，以契丹语大声叫道：“喂，你们快退回去！如果再不退兵，我可要不客气了。”呼呼呼三声响处，三枝长矛迎面掷来。萧峰心道：“你们这些人当真不知好歹！”身形

一矮，向那红袍人疾冲过去。

阿骨打见他涉险，叫道：“使不得，萧峰快回来！”

萧峰不理，一股劲的向前急奔。众契丹人纷纷呼喝，长矛羽箭都向他身上招呼。萧峰接过一枝长矛，折为两截，拿了半截矛身，便如是一把长剑一般，将射来的兵刃一一拨开，步履如飞，直抢到那红袍人马前。

那红袍人满腮虬髯，神情威武，见萧峰攻来，竟毫不惊慌，从左右护卫手中接过三枝标枪，嗖的一枪向萧峰掷来。萧峰一伸手，便接住了标枪，待第二枝枪到，又已接住。他双臂一振，两枝标枪激射而出，将红袍人的左右护卫刺下马来。红袍人喝道：“好本事！”第三枪迎面又已掷到。萧峰左掌上伸，拨转枪头，借力打力，那标枪激射如风，插入了红袍人坐骑的胸口。

那红袍人叫道“啊哟！”跃离马背。萧峰猿身而上，左臂伸出，已抓住他右肩。只听得背后金刃刺风，他足下一点，向前弹出丈余，托托两声响，两枝长矛插入了地下。萧峰抱着那红袍人向左跃起，落在一名契丹骑士身后，将他一掌打落马背，便纵马驰开。

那红袍人挥拳殴击萧峰门面。萧峰左臂只一挟，那人便动弹不得。萧峰喝道：“你叫他们退去，否则当场便挟死了你。”红袍人无奈，只得叫道：“大家退开，不用斗了。”

契丹人纷纷抢到萧峰身前，想要救人。萧峰以断矛矛头对准红袍人的右颊，喝道：“要不要刺死了他？”

一名契丹老者喝道：“快放开咱们首领，否则立时把你五马分尸。”

萧峰哈哈大笑，呼的一掌，向那老者凌空劈了过去。他这一掌意在立威，吓倒众人，以免多有杀伤，是以手上的劲力使得十足，但听得砰的一声巨响，那契丹老汉为掌力所激，从马背上直飞了出去，摔出数丈之外，口中狂喷鲜血，眼见不活了。

众契丹人从未见过这等劈空掌的神技，掌力无影无踪，犹如妖法，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退后，神色惊恐异常，只怕萧峰向自己一掌击了过来。

萧峰叫道：“你们再不退开，我先将他一掌打死！”说着举起手掌，作势要向那红袍人头顶击落。

红袍人叫道：“你们退开，大家后退！”众人勒马向后退了几步，但仍不肯就此离去。

萧峰寻思：“这一带都是平原旷野，倘若放了他们的首领，这些契丹人骑马追来，终究不能逃脱。”向红袍人道：“你叫他们送八匹马过来。”红袍人依言吩咐。契丹骑士牵了八匹马过来，交给阿骨打。

阿骨打恼恨这些契丹人杀他同伴，砰的一拳，将一名牵马的契丹骑士打了个筋斗。契丹虽然人众，竟不敢还手。

萧峰又道：“你再下号令，叫各人将坐骑都宰了，一匹也不能留。”

那红袍人倒也爽快，竟不争辩，大声传令，“人人下马，将坐骑宰了。”众骑士毫不思索的跃下马背，或用佩刀，或用长矛，将自己的马匹都杀死了。

萧峰没料到众武士竟如此驯从，暗生赞佩之意，心想：“这红袍人看来位望着实不低，随口一句话，众武士竟半分违

拗的意思也无。契丹人如此军令严明，无怪和宋人打仗，总是胜多败少。”说道：“你叫各人回去，不许追来。有一个人追来，我斩去你一只手；有两个人追来，我斩你双手；四个人追来，斩你四肢！”

红袍人气得须髯戟张，但在他挟持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传令道：“各人回去，调动人马，直捣女真人巢穴！”众武士齐声道：“遵命！”一齐躬身。

萧峰掉转马头，等阿骨打等六人都上了马，一行人向东来原路急驰回去。驰出数里后，萧峰见契丹人果然并不追来，便跃到另一匹坐骑鞍上，让那红袍人自乘一马。

八人马不停蹄的回到大营。阿骨打向他父亲和哩布禀告如何遇敌、如何得蒙萧峰相救、如何擒得契丹的首领。和哩布甚喜，道：“好，将那契丹狗子押上来。”

那红袍人进入帐内，仍是神态威武，直立不屈。和哩布知他是契丹的贵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辽国官居何职？”那人昂然道：“我又不是你捉来的，你怎配问我？”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有惯例，凡俘虏了敌人，便是属于俘获者私人的奴隶。和哩布哈哈一笑，道：“也说得是！”

那红袍人走到萧峰身前，右腿一曲，单膝下跪，右手加额，说道：“主人，你当真英雄了得，我打你不过，何况我们人多，仍然输了。我为你俘获，绝无怨言。你若放我回去，我以黄金五十两、白银五百两、骏马三十匹奉献。”

阿骨打的叔父颇拉苏道：“你是契丹大贵人，这样的赎金大大不够，萧兄弟，你叫他送黄金五百两、白银五千两、骏马三百匹来赎取。”这颇拉苏精明能干，将赎金加了十倍，原

是漫天讨价之意。本来黄金五十两、白银五百两、骏马三十匹，以女真人生活之简陋，已是罕有的巨财，女真人和契丹人交战数十年，从未听说过如此巨额的赎款，如果这红袍贵人不肯再加，那么照他应许的数额接纳，也是一笔大横财了。

不料那红袍人竟不躊躇，一口答允：“好，就是这么办！”

帐中一千女真人听了都是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契丹、女真两族族人撒谎骗人，当然也不是没有，但交易买卖，或是许下诺言，却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无说过后不作数的，何况这时谈论的是赎金数额，倘若契丹人缴纳不足，或是意欲反悔，这红袍人便不能回归本族，因此空言许诺根本无用。颇拉苏还怕他被俘后惊慌过甚，神智不清，说道：“喂，你听清楚了没有？我说的是黄金五百两、白银五千两、骏马三百匹？”

红袍人神态傲慢，冷冷的道：“黄金五百两、白银五千两、骏马三百匹，何足道哉？我大辽国富有天下，也不会将这区区之数放在眼内。”他转身对着萧峰，神色登时转为恭谨，道：“主人，我只听你一人吩咐，别人的话，我不再理了。”颇拉苏道：“萧兄弟，你问问他，他到底是辽国的什么贵人大官？”萧峰还未出口，那人道：“主人，你若定要问我出身来历，我只有胡乱捏造，欺骗于你，谅你也难知真假。但你是英雄好汉，我也是英雄好汉，我不愿骗你，因此你不用问了。”

萧峰左手一翻，从腰间拔出佩刀，右掌击向刀背，拍的一声，一柄刀登时弯了下来，厉声喝道：“你胆敢不说？我手掌在你脑袋上这么一劈，那便如何？”

红袍人却不惊惶，右手大拇指一竖，说道：“好本领，好

功夫！今日得见当世第一的大英雄，真算不枉了。萧英雄，你以力威逼，要我违心屈从，那可办不到。你要杀便杀。契丹人虽然斗你不过，骨气却跟你是一般的硬朗。”

萧峰哈哈大笑，道：“好，好！我不在这里杀你。若是我一刀将你杀了，你未必心服，咱们走得远远的，再去恶斗一场。”

和哩布和颇拉苏齐声劝道：“萧兄弟，这人杀了可惜，不如留着收取赎金的好。你若生气，不妨用木棍皮鞭狠狠打他一顿。”

萧峰道：“不！他要充好汉，我偏不给他充。”向女真人借了两枝长矛，两副弓箭，拉着红袍人的手腕，同出大帐，自己翻身上马，说道：“上马罢！”红袍人毫不畏缩，明知与萧峰相斗是必死无疑，他说要再斗一场，直如猫儿捉住了耗子，要戏弄一番再杀而已，却也凛然不惧，一跃上马，径向北去。

萧崎纵马跟随其后，两人驰出数里。萧峰道：“转向西行！”红袍人道：“此地风景甚佳，我就死在这里好了。”萧峰道：“接住！”将长矛、弓箭掷了过去。那人一一接住，大声道：“萧英雄，我明知不是对手，但契丹人宁死不屈！我要出手了！”萧峰道：“且慢，接住！”又将自己手中的长矛和弓箭掷了过去，两手空空，按辔微笑。红袍人大怒，叫道：“嘿，你要空手和我相斗，未免辱人太甚！”

萧峰摇头道：“不是！萧某生平敬重的是英雄，爱惜的是好汉。你武功虽不如我，却是大大的英雄好汉，萧某交了你这个朋友！你回自族去罢。”

红袍人大吃一惊，问道：“什……什么？”萧峰微笑道：

“我说萧某当你是好朋友，让你平安回家！”红袍人从鬼门关中转了过来，自是喜不自胜，问道：“你真的放我回去？你……你到底是何用意？我回去后将赎金再加十倍，送来给你。”萧峰怫然道：“我当你是朋友，你如何不当我是朋友？萧峰是堂堂汉子，岂贪身外的财物？”

红袍人道：“是，是！”掷下兵刃，翻身下马，跪倒在地，俯首下拜，说道：“多谢恩公饶命。”萧峰跪下还礼，说道：“萧某不杀朋友，也不敢受朋友跪拜。倘若是奴隶之辈，萧某受得他的跪拜，也就不肯饶他性命。”

红袍人更加喜欢，站起身来，说道：“萧英雄，你口口声声当我是朋友，我就跟你结义为兄弟，如何？”

萧峰艺成以后，便即入了丐帮。帮中辈份分得甚严，自帮主、副帮主以下，有传功、执法长老，四大护法长老，以及各舵香主、八袋弟子、七袋弟子以至不负布袋的弟子。他只有积功递升，却没和人拜把子结兄弟，只有在无锡与段誉一场赌酒，相互倾慕，这才结为金兰之交。这时听那红袍人这么说，想起当年在中原交遍天下英豪，今日落得蛮邦索居，委实落魄之极，居然有人提起此事，不禁感慨，又见这红袍人气度豪迈，着实是条好汉子，便道：“甚好，甚好，在下萧峰，今年三十一岁。尊兄贵庚？”那人笑道：“在下耶律基，却比恩公大了一十三岁。”萧峰道：“兄长如何还称小弟为恩公？你是大哥，受我一拜。”说着便拜了下去。耶律基急忙还礼。

两人当下将三枝长箭插在地下，点燃箭尾羽毛，作为香烛，向天拜了八拜，结为兄弟。

耶律基心下甚喜，说道：“兄弟，你姓萧，倒似是我契丹

人一般。”萧峰道：“不瞒兄长说，小弟原是契丹人。”说着解开衣衫，露出胸口刺着的那个青色狼头。

耶律基一见大喜，说道：“果然不错，你是我契丹的后族族人。兄弟，女真之地甚是寒苦，不如随我同赴上京，共享富贵。”萧峰道：“多谢哥哥好意，可是小弟素来贫贱，富贵生活是过不来的。小弟在女真人那里居住，打猎吃酒，倒也逍遥快活。日后思念哥哥，自当前来辽国寻访。”他和阿紫分别已久，记挂她伤势，道：“哥哥，你早些回去罢，以免家人和部属牵挂。”当下两人行礼而别。

萧峰掉转马头回来，只见阿骨打率领了十余名族人前来迎接，原来阿骨打见萧峰久去不归，深恐中了那红袍人的诡计，放心不下，前来接应。萧峰说起已释放他回辽。阿骨打也是个大有见识的英雄，对萧峰的轻财重义，豁达大度，深为赞叹。

一日，萧峰和阿骨打闲谈，说起阿紫所以受伤，乃系误中自己掌力所致，虽用人参支持性命，但日久不愈，甚是烦恼。阿骨打道：“萧大哥，原来你妹子的病是外伤，咱们女真人医治打伤跌损，向来用虎筋、虎骨和熊胆三味药物，很有效验，你怎么不试一试？”萧峰大喜，道：“别的没有，这虎筋、虎骨，这里再多不过，至于熊胆吗，我出力去杀熊便是。”当下问明用法，将虎筋、虎骨熬成了膏，喂阿紫服下。

次日一早，萧峰独自往深山大泽中去猎熊。他孤身出猎，得以尽量施展轻功，比之随众打猎方便得多。第一日没寻到黑熊踪迹，第二日便猎到了一头。他剖出熊胆，奔回营地，喂着阿紫服下。这虎筋、虎骨、熊胆与老山远年人参，都是珍

贵之极的治伤药物，尤其新鲜熊胆更是难觅。薛神医虽说医道如神，终究非药物不可，将老山人参给病人当饭吃，固非他财力所能，而要像萧峰那样，隔不了几天便去弄一两副新鲜熊胆来给阿紫服下，却也决计难以办到。

这一日，他正在帐前熬虎筋虎骨膏药，一名女真人匆匆过来，说道：“萧大哥，有十几个契丹人给你送礼来啦。”萧峰点点头，心知是义兄耶律基遣来。只听得马蹄声响，一列马缓缓过来，马背上都驮满了物品。

为首的那契丹队长听耶律基说过萧峰的相貌，一见到他，老远便跳下马来，快步抢前，拜伏在地，说道：“主人自和萧大爷别后，思念得紧，将命小人室里送上薄礼，并请萧大爷赴上京盘桓。”说着磕了几个头，双手呈上礼单，神态恭谨之极。

萧峰接了礼单，笑道：“费心了，你请起罢！”打开礼单，见是契丹文字，便道：“我不识字，不用看了。”室里道：“这薄礼是黄金五千两、白银五万两、锦缎一千匹、上等麦子一千石、肥牛一千头、肥羊五千头、骏马三千匹，此外尚有诸般服饰器用。”

萧峰愈听愈惊，这许多礼物，比之颇拉苏当日所要的赎金更多了十倍，他初见十余匹马驮着物品，已觉礼物太多，倘若照这队长所言，不知要多少马匹车子才装得下。

室里躬身道：“主人怕牲口在途中走散损失，是以牛羊马匹，均多备了一成。托赖主人和萧大爷洪福，小人一行路上没遇上风雪野兽，牲口损失很小。”萧峰叹道：“耶律哥哥想得这等周到，我若不受，未免辜负了他的好意，但若尽数收

受，却又如何过意得去。”室里道：“主人再三嘱咐，萧大爷要是客气不受，小人回去必受重罚。”

忽听得号角声呜呜吹起，各处营帐中的女真人执了刀枪弓箭，纷纷奔来。有人大呼传令：“敌人来袭，预备迎敌。”萧峰向号角声传来之处望去，只见尘头大起。似有无数军马向这边行进。

室里大声叫道：“各位勿惊，这是萧大爷的牛羊马匹。”他用女真话连叫数声，但一千女真人并不相信，和哩布、颇拉苏、颇拉苏、阿骨打等仍是分率族人，在营帐之西列成队伍。

萧峰第一次见到女真人布阵打仗，心想：“女真族人数不多，却个个凶猛矫捷。耶律哥哥手下的那些契丹骑士虽然亦甚了得，似乎尚上不及这些女真人的剽悍，至于大宋官兵，那是更加不如了。”

室里叫道：“我去招呼部属暂缓前进，以免误会。”转身上马，向西驰去。阿骨打手一挥，四名女真猎人上马跟随其后。五人纵马缓缓向前，驰到近处，但见满山遍野都是牛羊马匹，一百余名契丹人手执长杆吆喝驱打，并无兵士。

四名女真人一笑转身，向和哩布禀告。过不多时，牲口队来到近处，只听得牛鸣马嘶，吵成一片，连众人说话的声音也淹没了。

当晚萧峰请女真族人杀羊宰牛，款待远客。次日从礼物中取出金银锦缎，赏了送礼的一行人众。待契丹人告别后，他将金银锦缎、牛羊马匹尽数转送了阿骨打，请他分给族人。女真人聚族而居，各家并无私产，一人所得。便是同族公有，是以萧峰如此慷慨，各人倒也不以为奇，但平白无端的得了这

许多财物，自是皆大欢喜。全族大宴数日，人人都感激萧峰。

夏去秋来，阿紫的病又好了几分。她神智一清，每日躺在营帐中养伤便觉厌烦，常要萧峰带她出外骑马散心，两人并骑，她倚在萧峰胸前，不花半点力气，萧峰对她千依百顺，此后数月之中，除了大风大雪，两人总是在外漫游。后来近处玩得厌了，索性带了帐篷，在外宿营，数日不归，萧峰乘机打虎猎熊、挖掘人参。只因阿紫偷射了一枚毒针，长白山边的黑熊、猛虎可就倒足了大霉，不知道有多少为此而丧生在萧峰掌底。

萧峰为了便于挖参，每次都是向东或向北。这一日阿紫说东边、北边的风景都看过了，要往西走走。萧峰道：“西边是一片大草原，没什么山水可看。”阿紫道：“大草原也很好啊，像大海一般。我就是没见过真正的大海，我们的星宿海虽说是海，终究有边有岸。”

萧峰听她提到“星宿海”三字，心中一凛，这一年来和女真人共居，竟将武林中的种种情事都淡忘了。阿紫不能行动，要做坏事也无从做起，只是顾着给她治伤救命，竟没想到她伤愈之后，恶性又再发作，却便如何？

他回过头来，向阿紫瞧去，只见她一张雪白的脸蛋仍是没半点血色，面颊微陷，一双大大的眼珠也凹了进去，容色极是憔悴，身子更是瘦骨伶仃。萧峰不禁内疚：“她本来是何等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却给我打得半死不活，变得和骷髅相似，怎地我仍是只念着她的坏处？”便即笑道：“你既喜欢往西，咱们便向西走走。阿紫，等你病大好了，我带你到高丽国边境，去瞧瞧真的大海，碧水茫茫，一望无际，这气

象才了不起呢。”

阿紫拍手笑道：“好啊，好啊，其实不用等我病好全，咱们就可去了。”萧峰“咦”的一声，又惊又喜，道：“阿紫，你双手能自由活动了。”阿紫笑道：“十四五天前，我的两只手便能动了，今天更加灵活了好多。”萧峰喜道：“好极了！你这顽皮姑娘，怎么一直瞒着我？”阿紫眼中闪过一丝狡猾的神色，微笑道：“我宁可永远动弹不得，你便天天这般陪着我。等我伤好了，你又要赶我走了。”

萧峰听她说得真诚。怜惜之情油然而生，道：“我是个粗鲁汉子，那次一不小心，便将你打成这生模样。你天天陪着我，又有什么好？”

阿紫不答，过了好一会，低声道：“姊夫，你那天为什么这么大力地出掌打我？”萧峰不愿重提旧事，摇头道：“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再提干么？阿紫，我将你伤成这般，好生过意不去，你恨不恨我？”阿紫道：“我自然不恨。我为什么恨你？我本来要你陪着我，现下你可不是陪着我了么？我开心得很呢。”

萧峰听她这么说，虽觉这小姑娘的念头很是古怪，但近来她为人确实很好，想是自己尽心服侍，已将她的戾气化去了不少，当下回去预备马匹、车辆、帐幕、干粮等物。

次日一早，两人便即西行。行出十余里，阿紫问道：“姊夫，你猜到了没有？”萧峰道：“猜到了什么？”阿紫道：“那天我忽然用毒针伤你，你知道是什么缘故？”萧峰摇了摇头，道：“你的心思神出鬼没，我怎猜得到？”阿紫叹了口气，道：“你既猜不到，那就不用猜了。姊夫，你看这许多大雁，为什

么排成了队向南飞去？”

萧峰抬起头来，只见天边两队大雁，排成了“人”字形，正向南疾飞，便道：“天快冷了，大雁怕冷，到南方避寒。”阿紫道：“到了春天，它们为甚又飞回来？每年一来一去，岂不辛苦得很？它们要是怕冷，索性留在南方，便不用回来了。”

萧峰自来潜心武学，从来没去想过这些禽兽虫蚁的习性，给她这么一问，倒答不出来，摇头笑道：“我也不知它们为什么不怕辛苦，想来这些雁儿生于北方，留恋故乡之故。”

阿紫点头道：“定是这样了。你瞧最后这头雁儿，身子不大，却也向南飞去。将来它的爹爹、妈妈、姊姊、姊夫都回到北方，它自然也要跟着回来。”

萧峰听她说到“姊姊、姊夫”四字，心念一动，侧头向她瞧去，但见她抬头呆望着天边雁群，显然适才这句话是无心而发，寻思：“她随口一句话，便将我和她的亲生爹娘连在一起，可见在她心中，已将我当作了最亲的亲人。我可不能再随便离开她。待她病好之后，须将她送往大理，交在她父母手中，我肩上的担子方算是交卸了。”

两人一路上谈谈说说。阿紫一倦，萧峰便从马背上将她抱了下来，放入后面车中，让她安睡。到得傍晚，便在树林中宿营。如此走了数日，已到大草原的边缘。

阿紫放眼遥望，大草原无边无际，十分高兴，说道：“咱们向西望是瞧不到边了。可是真要像茫茫大海，须得东南西北望出去都见不到边才行。”萧峰知她意思是要深入大草原的中心，不忍拂逆其意。鞭子一挥，驱马便向西行。

在大草原中西行数日，当真四下眺望，都已不见草原尽

处。其时秋高气爽，闻着长草的青气，甚是畅快。草丛间诸般小兽甚多，萧峰随猎随食，无忧无虑。

又行了数日，这日午间。远远望见前面竖立着无数营帐，又有旌旗旄节，似是兵营，又似部落聚族而居。萧峰道：“前面好多人，不知是干什么的，咱们回去罢，不用多惹麻烦了。”阿紫道：“不！不！我要去瞧瞧。我双脚不会动，怎能给你多惹麻烦？”萧峰一笑，说道：“麻烦之来，不一定是你自己惹来的，有时候人家惹将过来。你要避也避不脱。”阿紫笑道：“咱们过去瞧瞧，那也不妨。”

萧峰知她小孩心性，爱瞧热闹，使纵马缓缓行去。草原上地势平坦，那些营帐虽然老远便已望见，但走将过去，路程也着实不近。走了七八里路，猛听得呜呜号角之声大起，跟着尘头飞扬，两列马队散了开来，一队往北，一队往南的疾驰。

萧峰微微一惊，道：“不好，是契丹人的骑兵！”阿紫道：“是你的自己人啊，真是好得很，有什么不好？”萧峰道：“我又不识得他们，还是回去罢。”勒转马头，便从原路回转，没走出几步，使听得鼓声蓬蓬，又有几队契丹骑兵冲了上来。萧峰寻思：“四下里又不见有敌人，这些人是在操练阵法吗？”

只听得喊声大起：“射鹿啊，射鹿啊！”西面、北面、南面，都是一片叫嚷射鹿之声。萧峰道：“他们是在围猎，这声势可真不小。”当下将阿紫抱上马背，勒定了马，站在东首眺望。

只见契丹骑士都身披锦袍，内衬铁甲。锦袍各色，一队红、一队绿、一队黄、一队紫，旗帜和锦袍一色，来回驰骤，

兵强马健，煞是壮观。萧峰和阿紫看得暗暗喝采。众兵各依军令纵横进退，挺首长矛驱赶麋鹿，见到萧峰和阿紫二人，也只略加一瞥，不再理会。四队骑兵分从四面围拢，将数十头大鹿围在中间。偶然有一头鹿从行列的空隙中逸出，便有一小队出来追赶，兜个圈子，又将鹿儿逼了回去。

二十七 金戈荡寇鏖兵

萧峰正观看间，忽听得有人大声叫道：“那边是萧大爷罢？”萧峰心想：“谁认得我了？”转过头来，只见青袍队中驰出一骑，直奔而来，正是几个月前耶律基派来送礼的队长室里。

他驰到萧峰之前十余丈处，使翻身下马。快步上前，右膝下跪，说道：“我家主人便在前面不远。主人常常说起萧大爷，想念得紧，今日什么好风吹得萧大爷来？快请去和主人相会。”萧峰听说耶律基便在近处，也甚欢喜，说道：“我只是随意漫游，没想到我义兄便在左近，那再好也没有了，好，请你领路，我去和他相会。”

室里撮唇作哨，两名骑兵乘马奔来。室里道：“快去禀报，说长白山的萧大爷来啦！”两名骑兵躬身接令，飞驰而去。余人继续射鹿，室里却率领了一队青袍骑兵，拥卫在萧峰和阿紫身后，径向西行。

当耶律基送来大批金银牛羊之时，萧峰便知他必是契丹的大贵人，此刻见了这等声势，料想这位义兄多半还是辽国的什么将军还是大官。

草原中游骑来去，络绎不绝，个个都衣甲鲜明。室里道：“萧大爷今日来得真巧，明日一早，咱们这里有一场好热闹

看。”萧峰向阿紫瞧了一眼，见她脸色有喜，便问：“什么热闹？”室里道：“明日是演武日。永昌、太和两宫卫军统领出缺。咱们契丹官兵各显武艺，且看那一个运气好，夺得统领。”

萧峰一听到比武，自然而然的眉飞色舞，神采昂扬，笑道：“那真来得巧了，正好见识见识契丹人的武艺。”阿紫笑道：“队长，你明儿大显身手，恭喜你夺个统领做做。”室里一伸舌头，道：“小人哪有这大胆子？”阿紫笑道：“夺个统领，又有什么了不起啦？只要我姊夫肯教你三两手功夫，只怕你便能夺得了统领。”室里喜道：“萧大爷肯指点小人，当真求之不得。至于统领什么的，小人没这个福份，却也不想。”

一行人谈谈说说，行了十数里，只见前面一队骑兵急驰而来。室里道：“是大帐皮室军的飞熊队到了。”那队官兵都穿熊皮衣帽，黑熊皮外袍，白熊皮高帽，模样甚是威武。这队兵行到近处，齐声吆喝，同时下马，分立两旁，说道：“恭迎萧大爷！”萧峰道：“不敢！不敢！”举手行礼，纵马行前，飞熊军跟随其后。

行了十数里，又是一队身穿虎皮衣、虎皮帽的飞虎兵前来迎接。萧峰心道：“我那耶律哥哥不知做什么大官，竟有这等排场。”只是室里不说，而上次相遇之时，耶律基又坚决不肯吐露身分，萧峰也就不问。

行到傍晚，到来一处大帐，一队身穿豹皮衣帽的飞豹队迎接萧峰和阿紫进了中央大帐。萧峰只道一进帐中，便可与耶律基相见，岂知帐中毡毯器物甚是华丽，矮几上放满了菜肴果物，帐中却无主人。飞豹队队长道：“主人请萧大爷在此安宿一宵，来日相见。”萧峰也不多问，坐到几边，端起酒碗

便喝。四名军士斟酒割肉，恭谨服侍。

次晨起身又行，这一日向西走了二百余里，傍晚又在一处大帐中宿歇。

到得第三日中午，室里道：“过了前面那个山坡，咱们便到了。”萧峰见这座大山气象宏伟，一条大河哗哗水响，从山坡旁奔流而南。一行人转过山坡，眼前旌旗招展，一片大草原上密密层层的到处都是营帐，成千成万骑兵步卒，围住了中间一大片空地。护送萧峰的飞熊、飞虎、飞豹各队官兵取出号角、呜呜呜呜的吹了起来。

突然间鼓声大作，蓬蓬蓬号炮山响，空地上众官兵向左右分开，一匹高大神骏的黄马冲了出来，马背上一条虬髯大汉，正是耶律基。他乘马驰向萧峰，大叫：“萧兄弟，想煞哥哥了！”萧峰纵马迎将上去，两人同时跃下马背，四手交握，均是不胜之喜。

只听得四周众将士齐声呐喊：“万岁！万岁！万岁！”

萧峰大吃一惊：“怎地众军士竟呼万岁！”游目四顾，但见军官士卒个个躬身，抽刀拄地，耶律基携着他手站在中间，东西顾盼，神情甚是得意。萧峰愕然道：“哥哥，你……你是……”耶律基哈哈大笑，道：“倘若你早知我是大辽国当今皇帝，只怕便不肯和我结义为兄弟了。萧兄弟、我真名字乃耶律洪基。你活命之恩，我永志不忘。”

萧峰虽然豁达豪迈，但生平从未见过皇帝，今日见了这等排场，不禁有些窘迫，说道：“小人不知陛下，多有冒犯，罪该万死！”说着便即跪下，他是契丹子民，见了本国皇帝，该当跪拜。

耶律洪基忙伸手扶起，笑道：“不知者不罪，兄弟，你我是金兰兄弟，今日只叙义气，明日再行君臣之礼不迟。”他左手一挥，队伍中奏起鼓乐，欢迎嘉宾，耶律洪基携着萧峰之手，同入大帐。

辽国皇帝所居营帐乃数层牛皮所制，飞彩绘金，灿烂辉煌，称为皮室大帐。耶律洪基居中坐了，命萧峰坐在横首，不多时随驾文武百官进来参见，北院大王、北院枢密使、于越、南院知枢密使事、皮室大将军、小将军、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等等，萧峰一时之间也记不请这许多。

当晚帐中大开筵席，契丹人尊重女子，阿紫也得在皮室大帐中与宴。酒如池、肉如山，阿紫瞧得兴高采烈，眉花眼笑。

酒到酣处，十余名契丹武士在皇帝面前扑击为戏，各人赤裸了上身，擒攀摔跌，激烈搏斗。萧峰见这些契丹武士身手矫健，膂力雄强，举手投足之间另有一套武功，变化巧妙虽不及中原武士，但直进直击，如用之于战阵群斗，似较中原武术更易见效。

辽国文武官员一个个上来向萧峰敬酒。萧峰来者不拒，酒到杯干，喝到后来，已喝了三百余杯，仍是神色自若，众人无不骇然。

耶律洪基向来自负勇力，这次为萧峰所擒，通国皆知，他有意要萧峰显示超人之能，以掩他被擒的羞辱，没想到萧峰不用在次日比武大会上大显身手，此刻一露酒量，便已压倒群雄，人人敬服。耶律洪基大喜，说道：“兄弟，你是我辽国的第一位英雄好汉！”

阿紫忽然插口道：“不，他是第二！”耶律洪基笑道：“小姑娘，他怎么是第二？那么第一位英雄是谁？”阿紫道：“第一位英雄好汉，自然是你陛下了！我姊夫本事虽大，却要顺从于你，不敢违背，你不是第一吗？”她是星宿老人门人，精通谄谀之术，说这句话只是牛刀小试而已。

耶律洪基呵呵大笑，说道：“说得好，说得好。萧兄弟，我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官爵，让我来想一想，封什么才好？”这时他酒已喝得有八九成了，伸手指在额上弹了几弹。萧峰忙道：“不，不，小人性子粗疏，难享富贵。向来漫游四方，来去不定，确是不愿为官。”耶律洪基笑道：“行啊，我封你一个只须喝酒，不用做事的大官……”一句话没说完，忽听得远处呜呜呜的传来一阵尖锐急促的号角之声。

一众辽人本来都席地而坐，饮酒吃肉，一听到这号角声，蓦然间轰的一声，同时站起身来，脸上均有惊惶之色。那号角声来得好快，初听到时还在十余里外，第二次响时已近了数里，第三次声响又近了数里。萧峰心道：“天下再快的快马，第一等的轻身功夫，也决战不能如此迅捷。是了，想必是预先怖置了传递军情急讯的传信站，一听到号角之声，便传到下一站来。”只听得号角声飞传而来，一传到皮室大帐之外，便倏然而止。数百座营帐中的官兵本来欢呼纵饮，乱成一团，这时突然间尽皆鸦雀无声。

耶律洪基神色镇定，慢慢举起金杯，喝干了酒，说道：“上京有叛徒作乱，咱们这就回去，拔营！”

行军大将军当即转身出营发令，但听得一句“拔营”的号令变成十句，十句变成百句，百句变成千句，声音越来越

大，却是严整有序，毫无惊慌杂乱。萧峰寻思：“我大辽立国垂二百年，国威震于天下，此则虽有内乱，却无纷扰，可见历世辽主统军有方。”

但听马蹄声响，前锋斥候兵首先驰了出去，跟着左右先锋队启行、前军、左军、右军，一队队的向南开拔回京。

耶律洪基携着萧峰的手，道：“咱们瞧瞧去。”二人走出帐来，但见黑夜之中，每一面军旗上都点着一些灯笼，红、黄、蓝、白各色闪烁照耀，十余万大军南行，惟闻马嘶蹄声，竟听不到一句人声。萧峰大为叹服，心道：“治军如此，天下有谁能敌？那日皇上孤身逞勇出猎，致为我所擒。倘若大军继来，女真人虽然勇悍，终究寡不敌众。”

他二人一离大帐，众护卫立即拔营，片刻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行李辎重都装上了驼马大车。中军元帅发出号令，中军便即启行。北院大王、于越、太师、太傅等随侍在耶律洪基前后，众人脸色郑重，却是一声不作。京中乱讯虽已传出，到底乱首是谁，乱况如何。一时却也不易明白。

大队人马向南行了三日。晚上扎营之后，第一名报子驰马奔到，向耶律洪基禀报：“南院大王作乱，占据皇宫，自皇太后、皇后以下，王子、公主以及百官家属，均已被捕。”

耶律洪基大吃一惊，不由得脸色大变。

辽国军国重事，由南北两院分理。此番北院大王随侍皇帝出猎，南院大王留守上京。南院大王耶律涅鲁古，爵封楚王，本人倒也罢了，他父亲耶律重元，乃当今皇太叔，官封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是非同小可。

耶律洪基的祖父耶律隆绪，辽史称为圣宗。圣宗长子宗

真，次子重元。宗真性格慈和宽厚，重元则极为勇武，颇有兵略。圣宗逝世时，遗命传位于长子宗真，但圣宗的皇后却喜爱次子，阴谋立重元为帝。辽国向例，皇太后权力极重，其时宗真的皇位固有不保之势，性命也已危殆，但重元反将母亲的计谋告知兄长，使皇太后的密图无法得逞。宗真对这兄弟自是十分感激，立他为皇太弟，那是说日后传位于他，以酬恩德。

耶律宗真辽史称为兴宗，但他逝世之后，皇位并不传给皇太弟重元，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洪基。

耶律洪基接位后，心中过意不去，封重元为皇太叔，显示他仍是大辽国皇储，再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上朝免拜不名，赐金券誓书，四顶帽，二色袍，尊宠之隆，当朝第一；又封他儿子涅鲁古为楚王，执掌南院军政要务，称为南院大王。

当年耶律重元明明可做皇帝，却让给兄长，可见他既重义气、又甚恬退。耶律洪基出外围猎，将京中军国重务都交给了皇太叔，丝毫不加疑心。这时讯息传来，谋反的居然是南院大王耶律涅鲁古，耶律洪基自是又惊又忧，素知涅鲁古性子阴狠，处事极为辣手，他既举事谋反，他父亲决无袖手之理。

北院大王奏道：“陛下且宽圣虑，想皇太叔见事明白，必不容他逆子造反犯上，说不定此刻已引兵平乱。”耶律洪基道：“但愿如此。”

众人食过晚饭，第二批报子赶到禀报：“南院大王立皇太叔为帝，已诏告天下。”以下的话他不敢明言，将新皇帝的诏书双手奉上。洪基接过一看，见诏书上直斥耶律洪基为篡位

伪帝，说先帝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二十四年之中天下皆知，一旦驾崩，耶律洪基篡改先帝遗诏，窃据大宝，中外共愤，现皇太弟正位为君，并督率天下军马，伸讨逆伪云云。

耶律洪基大怒之下，将诏书掷入火中。烧成了灰烬，心下甚是忧急，寻思：“这道伪诏说得振振有词，辽国军民看后，恐不免人心浮功。皇太叔官居天下兵马大元帅，手绾兵符，可调兵马八十余万，何况尚有他儿子楚王南院所辖兵马。我这里随驾的只不过十余万人，寡不敌众，如何是好？”这一晚翻来覆去，无法安寝。

萧峰听说辽帝要封他为官，本想带了阿紫，黑夜中不辞而别，但此则见义兄面临危难，倒不便就此一走了之，好歹也要替他出番力气，不枉了结义一场。当晚他在营外闲步，只听得众官兵悄悄议论，均说父母妻子俱在上京，这一来都给皇太叔拘留了，只怕性命不保。有的思及家人，突然号哭。哭声感染人心，营中其余官兵处境相同，纷纷哭了起来。统兵将官虽极力喝阻。斩了几名哭得特别响亮的为徇，却也无法阻止得住。

耶律洪基听得哭声震天，知是军心涣散之兆，更是烦恼。

次日一早，探子来报，皇太叔与楚王率领兵马五十余万，北来犯驾。洪基寻思：“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纵然兵败，也只有决一死战。”当日召集百官商议。群臣对耶律洪基都极为忠心，愿决死战，但均以军心为忧。

洪基传下号令：“众官兵出力平逆讨贼，靖难之后，升官以外，再加重赏。”披起黄金甲胄，亲率三军，向皇太叔的军马迎去逆击。众官兵见皇上亲临前敌，登时勇气大振，三呼

万岁，誓死效忠。十余万兵马分成前军、左军、右军、中军四部，兵甲锵锵，向南挺进，另有小队游骑，散在两翼。

萧峰挽弓提矛，随在洪基身后，作了他的亲身护卫。室里带领一队飞熊兵保护阿紫，居于后军。萧峰见耶律洪基眉头深锁，知道他对这场战事殊无把握。

行到中午，忽听得前面号角声吹起。中军将军发令：“下马！”众骑兵跳下马背，手牵马缰而行，只有耶律洪基和各大臣仍骑在马上。

萧峰不解众骑兵何以下马，颇感疑惑。耶律洪基笑道：“兄弟，你久在中原，不懂契丹人行军打仗的法子罢？”萧峰道：“正要请陛下指点。”洪基笑道：“嘿嘿，我这个陛下，不知能不能做到今日太阳下山。你我兄弟相称，何必又叫陛下？”萧峰听他笑声中颇有苦涩之意，说道：“两军未交，陛下不必忧心。”洪基道：“平原之上交锋，最要紧的是马力，人力尚在其次。”萧峰登时省悟，道：“啊，是了！骑兵下马是为了免得坐骑疲劳。”洪基点了点头，说道：“养足马力，临敌时冲锋陷阵，便可一往无前。契丹人东征西讨，百战百胜，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秘诀。”

他说到这里，前面远处尘头大起，扬起十余丈高，宛似黄云铺地涌来。洪基马鞭一指，说道：“皇太叔和楚王都久经战阵，是我辽国的骁将，何以驱兵急来，不养马力？嗯，他们有恃无恐，自信已操必胜之算。”话犹未毕，只听得左军和右军同时响起了号角。萧峰极目遥望，见敌方东面另有两支军马，西面亦有两支军马，那是以五敌一之势。

耶律洪基脸上变色，向中军将军道：“结阵立寨！”中军

将军应道：“是！”纵马出去，传下号令，登时前军和左军、右军都转了回来，一众军士将皮室大帐的支柱用大铁锤钉入地下，张开皮帐。四周树起鹿角，片刻之间，便在草原上结成了一个极大的木城，前后左右，各有骑兵驻守，数万名弓箭手隐身大木之后，将弓弦都绞紧了，只待发箭。

萧峰皱起了眉头，心道：“这一场大战打下来，不论谁胜谁败，我契丹同族都非横尸遍野不可。最好当然是义兄得胜，倘若不幸败了，我当设法将义兄和阿紫救到安全之地。他这皇帝呢，做不做也就罢了。”

辽帝营寨结好不久，叛军前锋已到。却不上前挑战，遥遥站在强弓硬弩射不到处。但听得鼓角之声不绝，一队队叛军围了上来，四面八方的结成了阵势。萧峰一眼望将出去，但见遍野敌军，望不到尽头，寻思：“义兄兵势远所不及，寡不敌众，只怕非输不可。白天不易突围逃走，只须支持到黑夜，我便能设法救他。”但见营寨大木的影子短短的映在地下，烈日当空，正是过午不久。

只听得呀呀呀呀数声，一群大雁列队飞过天空。耶律洪基昂首凝视半晌，苦笑道：“这当儿除非化身为雁，否则是插翅难飞了。”北院大王和中军将军相顾变色。知道皇帝见了叛军军容，已有怯意。

敌阵中鼓声擂起，数百面皮鼓蓬蓬大响。中军将军大声叫道：“击鼓！”御营中数百面皮鼓也蓬蓬响起。蓦地里对面军中鼓声一止，数万名骑兵喊声震动天地。挺矛直冲过来。

眼见敌军前锋冲近，中军将军令旗向下一挥，御营中鼓声立止，数万枝羽箭同时射了出去。敌军前锋纷纷倒地。但

敌军前仆后继，蜂拥而上。前面跌倒的军马便成为后军的挡箭垛子。敌军步兵弓箭手以盾牌护身，抢上前来，向御营放箭。

耶律洪基初时颇为惊惧，一到接战，登时勇气倍增，站在高处，手持长刀，发令指挥。御营将士见皇上亲身督战，大呼：“万岁！万岁！万岁！”敌军听到“万岁”之声，抬头见到耶律洪基黄袍金甲，站在御营中的高台之上，在他积威之下，不由得踟蹰不前，耶律洪基见到良机，大呼：“左军骑兵包抄，冲啊！”

左军由北院枢密使率领，听到皇上号令，三万骑兵便从侧包抄过去。叛军一犹豫间，御营军马已然冲到。叛军登时阵脚大乱，纷纷后退。御营中鼓声雷震，叛军接战片时，便即败退，御营军马向前追杀，气势锋锐。

萧峰大喜，叫道：“大哥，这一回咱们大胜了！”耶律洪基下得台来，跨上战马，领军应援。忽听得号角响起，叛军主力开到，叛军前锋返身又斗，霎时间羽箭长矛在空中飞舞来去，杀声震天，血肉横飞。萧峰只看得暗暗心惊：“这般恶斗，我生平从未见过。一个人任你武功天下无敌，到了这千军万马之中，却也全无用处，最多也不过自保性命而已。这等大军交战，武林中的群殴比武与之相较，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忽听得叛军阵后锣声大响，鸣金收兵。叛军骑兵退了下去，箭如雨发，射住了阵脚。中军将军和北枢院密使率军连冲三次，都冲不乱对方阵势，反而被射死了数千军士。耶律洪基道：“士卒死伤太多，暂且收兵。”当下御营中也鸣金收

兵。

叛军派出两队骑兵冲来袭击，中军早已有备，佯作败退，两翼一合围，将两队叛军的三千名官兵尽数围歼当地，余下数百人下马投降。洪基左手一挥，御营军士长矛挥去，将这数百人都戳死了。这一场恶斗历时不到一个时辰，却杀得异常惨烈。

双方主力各自退出数十丈，中间空地上铺满了尸首，伤者呻吟哀号，惨不忍闻。只见两边阵中各出一队三百人的黑衣兵士，御营的头戴黄帽，敌军的头戴白帽，前往中间地带检视伤者。萧峰只道这些人是将伤者抬回救治，哪知这些黑衣官兵拔出长刀，将对方的伤兵一一砍死。伤者尽数砍死后，六百人齐声呐喊，相互斗了起来。

六百名黑衣军个个武功不弱，长刀闪烁，奋勇恶斗，过不多时，便有二百余人被砍倒在地。御营的黄帽黑衣兵武功较强，被砍死的只有数十人，当即成了两三人合斗一人的局面，这一来，胜负之数更是分明。又斗片刻，变成三四人合斗一人。但双方官兵只呐喊助威，叛军数十万人袖手旁观，并不增兵出来救援。终于叛军三百名白帽黑衣兵一一就歼，御营黑衣军约有二百名回阵。萧峰心道：“想来辽人规矩如此。”这一番清理战场的恶斗，规模虽大不如前，惊心动魄之处却犹有过之。

耶律洪基高举长刀，大声道：“叛军虽众，却无斗志，再接一仗，他们便要败逃了！”

御营官兵齐呼：“万岁，万岁，万岁！”

忽听得叛军阵中吹起号角。五骑马缓缓出来，居中一人

双手捧着一张羊皮。朗声念了起来，念的正是皇太叔颁布的诏书：“耶律洪基篡位，乃是伪君，现下皇太叔正位，凡我辽国忠诚官兵，须当即日回京归服，一律官升三级。”御营中十余名箭手放箭，嗖嗖声响，向那人射去。那人身旁四人举起盾牌相护。那人继续念诵，突然间五匹马均被射倒，五人躲在盾牌之后，终于念完皇太叔的“诏书”，转身退回。

北院大王见属下官兵听到伪诏后意有所动，喝道：“出去回骂！”三十名官兵上前十余丈。二十名官兵手举盾牌保护，此外十名乃是“骂手”，声大喉粗，口齿便给，第一名“骂手”，骂了起来，什么“叛国奸贼，死无葬身之地”等等，跟着第二名“骂手”又骂，骂到后来，尽是诸般污言秽语。萧峰对契丹语所知有限，这些“骂手”的言辞他大都不懂，只见耶律洪基连连点头，意甚嘉许，想来这些“骂手”骂得着实精彩。

萧峰向敌阵中望去，见远处黄盖大纛掩映之下，有两人各乘骏马，手持马鞭指指点点，一人全身黄袍，头戴冲天冠，颌下灰白长须，另一人身披黄金甲胄，面容削瘦，神情剽悍。萧峰寻思：“瞧这模样，这两人便是皇太叔和楚王父子了。”

忽然间十名“骂手”低声商议了一会，一齐放大喉咙，大揭皇太叔和楚王的阴事。那皇太叔似乎立身甚正，无甚可骂之处，十个人所骂的，主要针对于楚王，说他奸淫父亲的妃子，仗着父亲的权势为非作歹。这些话显是在挑拨他父子感情，十个人齐声而喊，叫骂的言语字字相同，声传数里，数十万军士听清楚的着实不少。

那楚王鞭子一挥，叛军齐声大噪，大都是啊啊乱叫，喧

哗呼喊，登时便将十个人的骂声淹没了。

乱了一阵，敌军忽然分开，推出数十辆车子，来到御营之前，车子一停，随车的军士从车中拉出来数十个女子，有的白发婆娑，有的方当妙龄，衣饰都十分华贵。这些女子一走出车子，双方骂声登时止歇。

耶律洪基大叫：“娘啊，娘啊！儿子捉住叛徒，碎尸万段，替你老人家出气。”

那白发老妇便是当今皇太后、耶律洪基的母亲萧太后，其余的是皇后萧后、众嫔妃和众公主。皇太叔和楚王乘耶律洪基出外围猎时作乱，围住禁宫，将皇太后等都擒了来。

皇太后朗声道：“陛下勿以老妇和妻儿为念，奋力荡寇杀贼！”数十名军士拔出长刀，架在众后妃颈中。年轻的嫔妃登时惊惶哭喊。

耶律洪基大怒，喝道：“将哭喊的女子都射死了！”只听得嗖嗖声响，十余枝羽箭射了出去，哭叫呼喊的妃子纷纷中箭而死。

皇后叫道：“陛下射得好，射得好！祖宗的基业，决计不能毁在奸贼手中。”

楚王见皇太后和皇后都如此倔强，此举非但不能胁迫洪基，反而动摇了己方军心，发令：“押了这些女人上车，退下。”众军士将皇太后、皇后等又押入车中。推入阵后。楚王下令：“押敌军家属上阵！”

猛听得呼呼竹哨吹起，声音苍凉，军马向两旁分开，铁链声呛啷啷不绝，一排排男女老幼从阵后牵了出来。霎时间两阵中哭声震天，原来这些人都是御营官兵的家属，御营官

兵是辽帝亲军，耶律洪基特加优待，准许家属在上京居住，一来使亲军感激，有事之时可出死力，二来也是监视之意，使这一枝精锐之师出征时不敢稍起反心，哪知道这次出猎，竟然变起肘腋之间。御营官兵的家属不下二十余万，解到阵前的不过两三万人，其中有许多是胡乱捉来而捉错了，一时也分辩不出，但见拖儿带女，乱成一团。

楚王麾下一名将军纵马出阵，高喊叫道：“御营众官兵听着：尔等家小，都已被收，投降的和家属团聚，升官三级，另有赏金。若不投降，新皇有旨，所有家属一齐杀了。”契丹人向来残忍好杀，说是“一齐杀了”，决非恐吓之词，当真是会一齐杀了的。御营中有些官兵已认出了自己亲人，“爹爹，妈妈，孩子，夫君，妻啊！”两阵中呼唤之声，响成一片。

叛军中鼓声响起，二千名刀斧手大步而出，手中大刀精光闪亮。鼓声一停，二千柄大刀便举了起来，对准众家属的头。那将军叫道：“向新皇投降，重重有赏，若不投降，众家属一齐杀了！”他左手一挥，鼓声又起。

御营众将士知道他左手再是一挥，鼓声停止，这二千柄明晃晃的大刀便砍了下去。这些亲军对耶律洪基向来忠心，皇太叔和楚王以“升官”和“重赏”相招，那是难以引诱，但这时眼见自己的父母子女引颈待戮，如何不惊？

鼓声隆隆不绝，御营亲军的官兵的心也是怦怦急跳。突然之间，御营中有人叫道：“妈妈，妈妈，不能杀了我妈妈！”投下长矛，向敌阵前的一个老妇奔去。

跟着嗖的一箭从御营中射出，正中这人的后心。这人一时未死，兀自向他母亲爬去，只听得“爹娘、孩儿”叫声不

绝，御营中数百人纷纷奔出。耶律洪基的亲信将军拔剑乱斩，却哪里止得住？这数百人一奔出，跟着便是数千，数千人之后，哗啦啦一阵大乱，十五万亲军之中，倒奔去了六七万人。

耶律洪基长叹一声，知道大势已去，乘着亲军和家属抱头相认，乱成一团，将叛军从中隔开了，便即下令：“向西北苍茫山退军。”中军将军悄悄传下号令，余下未降的尚有八万余人，后军转作前军，向西北方驰之。

楚王急命骑兵追赶，但战场上塞满了老弱妇孺，骑兵不能奔驰，待得推开众人，耶律洪基已率领御营亲军去得远了。

八万多名亲军赶到苍茫山脚下，已是黄昏，众军士又饥又累，在山坡上赶造营寨，居高临下，以作守御之计。安营甫定，还未造饭，楚王已亲率精锐赶到山下，立即向山坡冲锋。御营军士箭石如雨，将叛军击退。楚军见仰攻不利，当即收兵，在山下安营。

这日晚间，耶律洪基站在山崖之旁，向南眺望，但见叛军营中营火有如繁星，远处有三条火龙蜿蜒而至，却是叛军的后续部队前来参与围攻。耶律洪基心下黯然，正待入帐，北院枢密使前来奏告：“臣属下的一万五千兵马，冲下山去投了叛逆。臣治军无方，罪该万死。”耶律洪基挥了挥手，摇头道：“这也怪你不得，去休息罢！”

他转过头来，见萧峰望着远处出神，说道：“一到天明，叛军就会大举来攻，我辈尽成俘虏矣。我是国君，不能受辱于叛徒，当自刎以报社稷。兄弟，你乘夜自行冲了出去罢。你武艺高强，叛军须拦你不住。”说到这里，神色凄然，又道：“我本想大大赐你一场富贵，岂知做哥哥的自身难保，反而累

了你啦。”

萧峰道：“大哥，大丈夫能屈能伸，今日战阵不利，我保你退了出去。招集旧部、徐图再举。”

洪基摇头道：“我连老母妻子都不能保，那里还说得上什么大丈夫？契丹人眼中，胜者英雄，败者叛逆。我一败涂地，岂能再兴？你自己去罢！”

萧峰知他所说的乃是实情，慨然道：“既然如此，那我便陪着哥哥，明日与叛寇决一死战。你我义结金兰，你是皇帝也好，是百姓也好，萧某都当你是义兄。兄长有难，做兄弟的自当与你同生共死，岂有自行逃走之理？”

耶律洪基热泪盈眶，握住他双手，说道：“好兄弟，多谢你了。”

萧峰回到帐中，见阿紫蜷卧在帐幕一角，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兀自未睡。阿紫问道：“姊夫，你怪我不怪？”萧峰奇道：“怪你什么？”阿紫道：“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定要到大草原中来游玩，也不会累得你困在这里。姊夫，咱们要死在这里了，是不是？”

帐外火把的红光映在她脸上，苍白之色中泛起一片晕红，更显得娇小稚弱。萧峰心中大起怜意，柔声道：“我怎会怪你？若不是我打伤了 you，咱们就不会到这种地方来。”阿紫微微一笑，说道：“若不是我向你发射毒针，你就不会打伤我。”

萧峰伸出大手，抚摸她头发。阿紫重伤之余，头发脱落了大半，又黄又稀，萧峰轻叹一声，说道：“你年纪轻轻，却跟着我受苦。”阿紫道：“姊夫。我本来不明白，姊姊为什么这样喜欢你，后来我才懂了。”

萧峰心想：“你姊姊待我深情无限，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其实，阿朱为什么会爱上我这粗鲁汉子，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你又怎么知道？”想到此处，凄然摇头。

阿紫侧过头来，说道：“姊夫，你猜到了没有，为什么那天我向你发射毒针？我不是要射死你，我只是要你动弹不得，让我来服侍你。”萧峰奇道：“那有什么好？”阿紫微笑道：“你动弹不得，就永远不能离开我了。否则的话，你心中瞧我不起，随时就抛开我，不理睬我。”

萧峰听她说的虽是孩子话，却也知道不是随口胡说，不禁暗暗心惊，寻思：“反正明天大家都死，安慰她几句也就是了。”说道：“你这真是孩子想法，你真的喜欢跟着我，尽管跟我说就是，我也不会不允。”

阿紫眼中突然发出明亮的光采，喜道：“姊夫，我伤好了之后，仍要跟着你，永远不回到星宿派师父那里去了。你可别抛开我不理。”

萧峰知道她在星宿派所闯的祸实在不小，料想她确是不敢回去，笑道：“你是星宿派的大师姊传人，你不回去，群龙无首，那便如何是好？”阿紫格格一笑，道：“让他们去乱成一团好了。我才不理呢。”

萧峰拉上毛毡，盖到她颈下，替她轻轻拢好了，展开毛毡，自行在营帐的另一角睡下。帐外火光时明时灭，闪烁不定，但听得哭声隐隐，知是御营官兵思念家人，大家均知明晨这一仗性命难保，只是各人忠于皇上，不肯背叛。

次晨萧峰一早便醒了，嘱咐室里队长备好马匹，照料阿紫，自己结束停当，吃了一斤羊肉，喝了三斤酒，走到山边。

其时四下里尚一片黑暗，过不多时，东方曙光初现，御营中号角呜呜吹起，但听得铿铿锵锵，兵甲军刃相撞之声不绝于耳。营中一队队兵马开出，于各处冲要之处守御。萧峰居高临下的望将出去，只见东、南、东南方三面人头涌涌，尽是叛军。一阵白雾罩着远处，军阵不见尽头。

霎时间太阳于草原边上露出一弧，金光万道，射入白雾之中，浓雾渐消，显出雾中也都是军马。蓦地里鼓声大作，敌阵中两队黄旗军驰了出来，跟着皇太叔和楚王乘马驰到山下，举起马鞭，向山上指点商议。

耶律洪基领着侍卫站在山边，见到这等情景，怒从心起，从侍卫手下接过弓箭，弯弓搭箭。一箭向楚王射去。从山上望将下去，似乎相隔不远，其实相距尚有数箭之地。这一箭没到半途，便力尽跌落。

楚王哈哈大笑，大声叫道：“洪基，你篡了我爹爹之位，做了这许多时候的伪君。也该让位了。你快快投诚，我爹爹便饶你死，还假仁义的封你为皇太侄如何？哈哈！”这几句话，显然讽刺耶律洪基封耶律重元为皇太叔乃是假仁假义。

耶律洪基大怒，骂道：“无耻叛贼，还在逞这口舌之利。”

北院枢密使叫道：“主辱臣死！主上待我等恩重如山，今日正是我等报主之时。”率领了三千名亲兵，齐声发喊，从山上冲了下去。这三千人都是契丹部中的勇士，此番抱了必死之心，无不以一当十，大喊冲杀，登时将敌军冲退里许。但楚王令旗挥处，数万军马围了上来，刀矛齐施，只听得喊声震动天地，血肉横飞。三千人越战越少，斗到后来，尽数死节。北院枢密使力杀数人，自刎而死。耶律洪基、众将军大

臣和萧峰等在山峰上看得明白，却无力相救，心感北院枢密使的忠义，尽皆垂泪。

楚王又驰到山边，笑道：“洪基，到底降不降？你这一点儿军马，还济得甚事？你手下这些人都是大辽勇士，又何必要他们陪你送命？是男儿汉大丈夫，爽爽快快地降就降，战就战，倘若自知气数已尽，不如自刎以谢天下，也免得多伤士卒。”

耶律洪基长叹一声，虎目含泪，擎刀在手，说道：“这锦绣江山，便让了你父子罢。你说得不错，咱们叔侄兄弟，骨肉相残，何必多伤契丹勇士的性命。”说着举起刀来，便往颈上勒去。

萧峰猿臂伸出，将他刀子夺过，说道：“大哥，是英雄好汉，便当死于战场，如何能自尽而死？”

洪基叹道：“兄弟，这许多将士跟随我日久，我反正是死，不忍他们尽都跟着我送了性命。”

楚王大声叫道：“洪基，你还不自刎。更待何时？”手中马鞭直指其面。嚣张已极。

萧峰见他越走越近，心念一动，低声道：“大哥，你跟他们信口敷衍，我悄悄掩近身去，射他一箭。”

洪基知他了得，喜道：“如此甚好，若能先将他射死，我死也瞑目。”当即提高嗓子，叫道：“楚王，我待你父子不薄，你父亲要做皇帝，也无不可，何必杀伤本国这许多军士百姓，害得我辽国大伤元气？”

萧峰执了一张硬弓，十枝狼牙长箭，牵过一匹骏马，慢慢拉到山边，一矮身，转到马腹之下，身藏马下，双足钩住

马背，足尖一踢，那马便冲了下去。山下叛军见一匹空马奔将下来，马背上并无骑者，只道是军马断缰奔逸，这是十分寻常之事，谁也没加留神。但不久叛军军士便见到马腹之下有人，登时大呼起来。

萧峰以足尖踢马，纵马向楚王直冲过去，眼见离他约有二百步之遥，在马腹之下拉开强弓，嗖的一箭。向他射去。楚王身旁卫士举起盾牌，将箭挡开。萧峰纵马急驰，连珠箭发，一箭将那卫士射倒，第二箭直射楚王胸腔。

楚王眼明手快，马鞭挥出，往箭上击来。这以鞭击箭之术，原是楚王的拿手本领，却不知射这一箭之人不但膂力雄强，而且箭上附有内劲，马鞭虽击到了箭杆，却只将羽箭拨得准头稍歪，噗的一声，插入他的左肩。楚王叫声“啊哟！”痛得伏在鞍上。

萧峰羽箭又到，这一次相距更近，一箭从他左胁穿进，透胸而过。楚王身子一晃，从马背上溜了下来。

萧峰一举成功，心想：“我何不乘机更去射死了皇太叔！”

楚王中箭堕马，敌阵中人大呼，几百枝羽箭都向萧峰所藏的马匹射到，霎时之间，那马中了二百多枝羽箭，变成了一匹刺猬马。

萧峰在地下几个打滚，溜到了一名军官的坐骑之下，展开小巧绵软功夫，随即从这匹马腹底下钻到那一匹马之下，一个打滚，又钻到另一匹马底下。众官兵无法放箭，纷纷以长矛来刺。但萧峰东一钻，西一滚，尽是在马肚子底下做功夫。敌军官兵乱成一团，数千人马你推我挤，自相残踏，却那里刺得着他？

萧峰所使的，只不过是中原武林中平平无奇的地堂功夫。不论是地堂拳、地堂刀，还是地堂剑，都是在地下翻滚腾挪，俟机攻敌下盘。这时他用于战阵，眼明手快，躲过了千百只马蹄的践踏。他看准皇太叔的所在，直滚过去，嗖嗖嗖三箭，向皇太叔射去。

皇太叔的卫士先前见楚王中箭，已然有备，三十余人各举盾牌，密密层层地挡在皇太叔身前，只听得铮铮铮三响，三枝箭都在盾牌上撞了下来，萧峰所携的十枝箭射出了七枝，只剩下三枝，眼见敌人三十几面盾牌相互掩护，这三枝箭便要射死三名卫士也难，更不用说射皇太叔了。这时他已深入敌阵，身后数千军士挺矛追来，面前更是千军万马，实已陷入了绝境。当日他独斗中原群雄，对方只不过数百人，已然凶险已极，幸得有人相救，方能脱身，今日困于数十万人的重围之中，却如何逃命？

这当儿情急拚命，蓦地里一声大吼，纵身而起，呼的一声，从那三十几面盾牌之上纵跃而过，落在皇太叔马前。皇太叔大吃一惊，举起马鞭往他脸上击落。萧峰斜身跃起，落在皇太叔的马鞍，左手抓住他后心，将他高高举起，叫道：“你要死还是要活？快叫众人放下兵刃！”皇太叔吓得呆了，对他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见。

这时叛军中的扰攘之声更是震耳欲聋，成千成万的官兵弯弓搭箭，对准了萧峰，但皇太叔被他擒在手中，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萧峰气运丹田，叫道：“皇太叔有令，众三军放下兵刃，听宣圣旨。皇帝宽洪大量，赦免全体官兵，谁都不加追究。”

这几句话盖过了十余万人的喧哗纷扰，声闻数里，令得山前山后十余万官兵至少有半数人听得清清楚楚。

萧峰有过丐帮帮众背叛自己的经历，明白叛众心思，一处逆境之后，最要紧的是企图免罪，只须对方保证不念旧恶，决不追究，叛军自然斗志消失。此刻叛军势大，耶律洪基身边不过七八万余人马，众寡悬殊，决不是叛军之敌，其时局面紧急，不及向洪基请旨，便说了这几句话，好令叛军安心。

这几句话朗朗传出，众叛军的喧哗声登时静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均是惶惑无主。

萧峰情知此刻局势极是危险，叛军中只须有人呼叫不服，数十万没头苍蝇般的叛军立时就会酿成巨变，当真片刻也延缓不得，又大声叫道：“皇帝有旨：众叛军中官兵不论官职大小，一概无罪，皇帝开恩，决不追究，军官士兵各就原职，大家快快放下兵刃！”

一片寂静之中，忽然呛啷啷、呛啷啷几声响，有几人掷下手中长矛。这掷下兵刃的声音互相感染，霎时之间，呛啷啷之声大作，倒有一半人掷下兵刃，余下的兀自踌躇不决。

萧峰左臂将皇太叔身子高高举起，纵马缓缓上山，众叛军谁也不敢拦阻，他马头到处，前面便让出一条路来。

萧峰转马来到了山腰，御营中两队兵马下来迎接，山峰上奏起鼓乐。

萧峰道：“皇太叔，你快快下令，叫部属放下兵刃投降，便可饶你性命。”

皇太叔颤声道：“你担保饶我性命？”

萧峰向山下望去，只见无数叛军手中还是执着弓箭长矛，

军心未定，危险未过，寻思：“眼下是安军心为第一要务。皇太叔一人的生死何足道哉，只须派人严加监守，谅他以后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便道：“你戴罪立功，眼下是唯一的良机。陛下知道都是你儿子不好，决可赦你的性命。”

皇太叔原无争夺帝位的念头，都是因他儿子楚王野心勃勃而起祸，这时他身落人手，但求免于一死，便道：“好，我依你之言便了！”

萧峰让他安坐马鞍，朗声说道：“众三军听着，皇太叔有言吩咐。”

皇太叔大声道：“楚王挑动祸乱，现已伏法。皇上宽洪大量，饶了大家的罪过。各人快快放下兵刃，向皇上请罪。”

皇太叔既这么说，众叛军群龙无首，虽有凶鸷倔强之徒也已不敢再行违抗，但听得呛啷啷之声响成一片，众叛军都投下了兵刃。

萧峰押着皇太叔上得苍茫山来。耶律洪基喜不自胜，如在梦中，抢到萧峰身边，握着他的双手，说道：“兄弟，兄弟，哥哥这江山，以后和你共享之。”说到这里，心神激荡，不由得流下泪来。

皇太叔跪伏在地，说道：“乱臣向陛下请罪，求陛下哀怜。”

耶律洪基此时心境好极，向萧峰道：“兄弟，你说该当如何？”萧峰道：“叛军人多势众，须当安定军心，求陛下赦免皇太叔死罪，好让大家安心。”

耶律洪基笑道：“很好，很好，一切依你，一切依你。”转头向北院大王道：“你传下圣旨，封萧峰为楚王，官居南院大王，督率叛军，回归上京。”

萧峰吃了一惊，他杀楚王，擒皇太叔，全是为了要教义兄之命，决无贪图爵禄之意，耶律洪基封他这样的大官，倒令他手足无措，一时说不出话来。北院大王向萧峰拱手道：“恭喜，恭喜！楚王的爵位向来不封外姓，萧大王快向皇上谢恩。”萧峰向耶律洪基道：“哥哥，今日之事，全仗你洪福齐天，众官兵对你输心归诚，叛乱方得平定，做兄弟的只不过出一点蛮力，实在算不得什么功劳。何况兄弟不会做官，也不愿做官，请哥哥收回成命。”

耶律洪基哈哈大笑，伸右手揽着他肩头，说道：“这楚王之封、南院大王的官位，在我辽国已是最高的爵禄，兄弟倘若还嫌不够，一定不肯臣服于我，做哥哥的除了以皇位相让，更无别法了。”

萧峰吃了一惊，心想：“哥哥大喜之余，说话有些忘形了，眼下乱成一团，一切事情须当明快果决，不能有丝毫犹豫，以防更起祸变。”只得屈膝下跪，说道：“巨萧峰领旨，多谢万岁恩典。”耶律洪基笑着双手扶起。萧峰道：“臣不敢违旨，只得领受官爵。只是草野鄙人，不明朝廷法度，若有差失，尚请原宥。”

耶律洪基伸手在他肩头拍了几下，笑道：“决无干系！”转头向左军将军耶律莫哥道：“耶律莫哥，我命你为南院枢密使，佐辅萧大王，勾当军国重事。”耶律莫哥大喜，忙跪下谢恩，又向萧峰参拜，道：“参见大王！”洪基道：“莫哥，你禀受萧大王号令，督率叛军回归上京。咱们向皇太后请安去。”

当下奏起鼓乐，耶律洪基一行向山下走去。叛军的领兵将军已将皇太后、皇后等请出，恭恭敬敬的在营中安置。耶

律洪基进得帐去，母子夫妻相见，死里逃生，恍如隔世，自是人人称赞萧峰的大功。

耶律莫哥先行，引导萧峰去和南院诸部属相见。适才萧峰在千军万马中一进一出，勇不可当，众人均是亲见。南院诸属官军虽然均是楚王的旧部，但一来萧峰神威凛凛，各人心中害怕，不敢不服，又都敬他英雄了得，二来楚王平素脾气暴躁，无恩于人，三来自己作乱犯上，心下都好生惶恐，是以萧峰一到军中，众叛军肃然敬服，齐听号令。

萧峰说道：“皇上已赦免各人从逆谋叛之罪，此后大伙儿应该痛改前非，再也不可稍起贰心。”

一名白须将军上前说道：“禀告大王，皇太叔和世子扣押我等家属，胁迫我等附逆，我等若有不从，世子便将我等家属斩首，事出无奈，还祈大王奏明万岁。”

萧峰点点头：“既是如此，以往之事，那也不用说了。”转头向耶律莫哥道：“众军就地休息，饱餐之后，拔营回京。”

当下南院中部属一个个依着官职大小，上来参见。萧峰虽然从来没做过官，但他久为丐帮帮主，统率群豪，自有一番威严。带着丐帮豪杰和契丹大豪，其间也无甚差别。只是辽军中另有一套规矩，萧峰一面小心在意，一面由耶律莫哥分派处理，一切均是井井有条。

萧峰带领大军出发不久，皇太后和皇后分别派了使者，到军中赐给袍带金银。萧峰谢恩甫毕，室里护着阿紫到了，她身披锦衣，骑着骏马，说道均是皇太后所赐。萧峰见她小小身体裹在宽大的锦袍之中，一张小脸倒被衣领遮去一半，不

禁好笑。

阿紫没亲眼见到萧峰射杀楚王、生擒皇太叔，只是从室里等人口中转述而知。大凡述说往事，总不免加油添酱，将萧峰的功绩，更是说得神乎其神，加了三分。阿紫一见到他，便埋怨道：“姊夫，你立了这样的大功，怎么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否则我站在山边，亲眼瞧着你杀进杀出，岂不开心？倒让我白担了半天心事。”萧峰道：“这虽侥幸立下的功劳，事先我怎么知道？你一见面便来说孩子话。”阿紫道：“姊夫，你过来。”

萧峰走近她身边，见她苍白的脸上发着兴奋的红光，经她身上的锦绣衣裳一衬，倒像是个玩偶娃娃一般，又是滑稽，又是可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阿紫脸有愠色，嗔道：“我跟你正正经经话，你却哈哈大笑，有什么好笑？”萧峰笑道：“我见你穿着这样的衣服，像是个玩偶娃娃一般，很是有趣。”阿紫嗔道：“你老是当我小孩子，却来取笑于我。”萧峰笑道：“不是，不是！阿紫，这一次我只道咱二人都要死于非命了，哪知竟能死里逃生，我自然欢喜。什么南院大王、楚王的封爵，我才不放在心上，能够活着不死，那就好得很了。”

阿紫道：“姊夫，你也怕死么？”萧峰一怔，点头道：“遇到危险之时，自然怕死。”阿紫道：“我只道你是英雄好汉，不怕死的。你既然怕死，众叛军千千万万，你怎么胆敢冲将过去？”萧峰道：“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倘若不冲，就非死不可。那也说不上什么勇敢不勇敢，只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咱们围住了一头大熊、一只老虎，它逃不出去，自然会

拚命的乱咬乱扑。”阿紫嫣然一笑，道：“你将自己比作畜生了。”

这时两人乘在马上，并肩而行，一眼望将出去，大草原上旌旗招展，长长的队伍行列直伸展到天际，不见尽头，前后左右，尽是卫士部属。

阿紫很是欢喜，说道：“那日你帮我夺得了星宿派传人之位，我想星宿派中二代弟子、三代弟子数百人之众，除了师父一人之外，算我最大，心里十分得意。可是比之你统帅千军万马，那是全比不上了。姊夫，丐帮不要你做帮主，哼，小小一个丐帮，有什么希罕？你带领人马，去将他们都杀了。”

萧峰连连摇头，道：“孩子话！我是契丹人，丐帮不要我做帮主，道理也是对的。丐帮中人都是我的旧部朋友，怎么能将他们杀了？”

阿紫道：“他们逐你出帮，对你不好，自然要将他们杀了。姊夫，难道他们还是你的朋友么？”

萧峰一时难以回答，只摇了摇头，想起在聚贤庄上和众旧友断义绝交，豪气登消。

阿紫又问：“如果他们听说你做了辽国的南院大王，忽然懊悔起来，又接你去做丐帮帮主，你又去也不去了？”萧峰微微一笑，道：“天下焉有是理？大宋的英雄好汉，都当契丹人是万恶不赦的奸徒，我在辽国官越做得大，他们越恨我。”阿紫道：“呸！有什么希罕？他们恨你，咱们也恨他们。”

萧峰极目南望，但见天地相接处远山重叠，心想：“过了这些山岭、那便是中原了。”他虽是契丹人，但自幼在中原长大，内心实是爱大宋极深而爱辽国极淡，如果丐帮让他做一

名无职份、无名份的三袋弟子，只怕比之在辽国做什么南院大王更为心安理得。

阿紫又道：“姊夫，我说皇上真聪明，封你做南院大王。以后辽国跟人打仗，你领兵出征，那当然百战百胜。你只要冲进敌阵，将对方的元帅一打死，敌军大伙儿就抛下刀枪，跪下投降，这仗不就胜了吗？”

萧峰微笑道：“皇太叔的部下都是辽国官兵，向来听皇上号令的，因此楚王一死，皇太叔被擒，大家便投降了。如果两国交兵，那便大大不同了。杀了元帅，有副元帅，杀了大将军，有偏将军，人人死战到底。我单枪匹马，那是全然的无能为力。”

阿紫点头道：“喂，原来如此。姊夫，你说冲进敌军，射杀楚王，生擒皇太叔，还不算勇敢，那么你一生真正最勇敢的事是什么？说给我听，好不好？”

萧峰向来不喜述说自己得意的武勇事迹，从前在丐帮之时，出马诛杀大奸大恶，不论如何激战恶斗，回到本帮后只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已将某某人杀了。”至于种种惊险艰难的经过，不论旁人如何探询，他是决计不说的，这时听阿紫问起，心想这一生身经百战，临敌时从不退缩，勇敢之事，当真说不胜说，便道：“我和人相斗，大都是被迫而为，既不得不斗，也就说不上什么勇敢。”

阿紫道：“我却知道。你生平最勇敢的，是聚贤庄一场恶斗。”

萧峰一怔，问道：“你怎么知道？”

阿紫道：“那日在小镜湖畔，你走了之后，爹爹、妈妈，

还有爹爹手下的那些人，大家谈起你来，对你的武功都佩服得了不得，然而说你单身赴聚贤庄英雄大会，独斗群雄，只不过为了医治一个少女之伤。这个少女，自然是我姊姊了。他们那时不知阿朱是爹爹妈妈的亲生女儿，说你对义父义母和受业恩师十分狠毒，对女人偏偏情长：忘恩负义，残忍好色，是个不近人情的坏蛋。”说到这里，格格的笑了起来。

萧峰喃喃的道：“嘿，‘忘恩负义！残忍好色！’中原英雄好汉，给萧峰的是这八个字评语。”

阿紫安慰他道：“你也不用气恼。我妈妈却大大赞你呢，说一个男人只要情长，就是好人，别的干什么都不打紧。她说我爹爹也是忘恩负义，残忍好色，只不过他是对情人好色负义，对女儿残忍无情，说什么也不及你，我在一旁拍手赞成。”萧峰苦笑摇头。

大军行了数日，来到上京。京中留守的百官和百姓早已得到讯息，远远迎接出来。萧峰帅字旗到处，众百姓烧香跪拜，称颂不已。他一举救平这场大祸变，使无数辽国军士得全性命，上京的百姓有一小半倒是御营亲军的家属，自是对他感激无尽。萧峰按辔徐行，众百姓大叫：“多谢南院大王救命！”“老天爷保佑南院大王长命百岁，大富大贵！”

萧峰听着这一片称颂之声，见众百姓大都眼中含泪，感激之情，确是出于至诚，寻思：“一人身居高位，一举一动便关连万千百姓的祸福，我去射杀楚王之时，只是逞一时刚勇，既救义兄，复救自己，想不到对众百姓却有这大的好处。唉，在中原时我一意求好，偏偏怨谤丛集，成为江湖上第一大奸大恶之徒。来到北国，无意之间却成为众百姓的救星。是非

善恶，也实在难说得很。”

又想：“此处是我父母之邦，当年我爹爹、妈妈必曾常在这条大路上来去。唉，我既不知爹娘的形貌，他们当年如何在此并骑驰马，更加无法想象。”

上京是辽国京都。其时辽国是天下第一大国，比大宋强盛得多。但契丹人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上京城中居民、店铺，粗鄙简陋，比之中原却大为不如。

南院属官将萧峰迎入楚王府，府第宏大，屋内陈设也异常富丽堂皇。萧峰一生贫困，哪里住过这等府第？进去走了一遭，便觉十分不惯，命部属在军营中竖立两个营帐，他与阿紫分居一个，起居简朴，一如往昔。

第三日上，耶律洪基和皇太后、皇后、嫔妃、公主等回驾上京，萧峰率领百官接驾。朝中接连忙乱了数日。先是庆贺平难，论功行赏，抚恤北院枢密使等死难官兵的家属。皇太叔自觉无颜，已在途中自尽而死。耶律洪基倒也信守诺言，对附逆的官兵一概不加追究，只诛杀了楚王属下二十余名创议为叛的首恶。皇宫中大开筵席，犒劳出力的将士，接连大宴三日。萧峰自是成了席上的第一位英雄。耶律洪基、皇太后、皇后、众嫔妃、公主的赏赐，以及文武百官的馈赠，当真堆积如山。

犒赏已毕，萧峰到南院视事。辽国数十个部族的族长一一前来参见，什么乌隗部、伯德部、北克部、南克部、室韦部、梅古悉部、五国部、乌古拉部，一时也记之不尽。跟着是皇帝所部大帐皮室军军官，皇后所部属珊属军官，弘宁宫、长宁宫、永兴宫、积庆宫、延昌宫等各宫卫的军官纷纷前来

参见。辽国的属国共五十九国，计有吐谷浑、突厥、党项、沙陀、波斯、大食、回鹘、吐蕃、高昌、高丽、于阗、敦煌等等。各国使臣在上京的，得知萧峰用事，掌握军国重权，都来赠送珍异器玩，讨好结纳。萧峰每日会晤宾客，接见部属，眼中所见，尽是金银珍宝，耳中所闻，无非谄谀称颂，不由得甚是厌烦。

如此忙了一月有余，耶律洪基在便殿召见，说道：“兄弟，你的职份是南院大王，须当坐镇南京，俟机进讨中原。做哥哥虽不愿你分离，但为了建立千秋万世的奇功，你还是早日领兵南下罢！”

萧峰听得皇上命他领兵南征，心中一惊，道：“陛下，南征乃是大事，非同小可。萧峰一勇之夫，军略实非所长。”

耶律洪基笑道：“我国新经祸变，须当休养士卒。大宋现下太后当朝，重用司马光，朝政修明，无隙可乘，咱们原不是要在这时候南征。兄弟，你到得南京，时时刻刻将吞并南朝这件事放在心头。咱们须得待衅而动，看到南朝有什么内乱，那就大兵南下。要是他内部好好的，辽国派兵攻打，这就用力大而收效少了。”

萧峰应道：“是，原该如此。”洪基道：“可是咱们怎知南朝是否内政修明，百姓是否人心归附？”萧峰道：“要请陛下指点。”洪基哈哈大笑，道：“自古以来，都是一般，多用金银财帛去收买奸细间谍啊。南人贪财，卑鄙无耻之徒甚多，你命南部枢密使不惜财宝，多多收买便是。”

萧峰答应了，辞出宫来，心下烦恼，他自来所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尽管江湖上暗中陷害、埋伏下毒等等诡计也见

得多了，但均是爽爽快杀人放火的勾当，从未用过金银去收买旁人。何况他虽是辽人，自幼却在南朝长大，皇帝要他以吞灭宋朝为务，心下极不愿意，寻思：“哥哥封我为南院大王，总是一片好意，我倘若此刻便即辞官，未免辜负他一番盛情，有伤兄弟义气。待我到得南京，做他一年半载，再行请辞便了。那时他如果不准，我挂冠封印，一溜了之，谅他也奈何我不得。”当下率领部队，携手同阿紫来到南京。

辽时南京，便是今日的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称幽都，为幽州之都。后晋石敬瑭自立称帝，得辽国全力扶持，石敬瑭便割燕云十六州以为酬谢。燕云十六州为幽、蓟、涿、顺、檀、瀛、莫、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均是冀北、晋北要地。自从割予辽国之后，后晋、后周、宋朝三朝历年与之争夺，始终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占据形胜，辽国驻以重兵，每次向南用兵，长驱而下，一片平阳之上，大宋无险可守。宋辽交兵百余年，宋朝难得一胜，兵甲不如固是主因，而辽国居高临下以控制战场，亦占到了极大的便宜。

萧峰进得城来，见南京城街道宽阔，市肆繁华，远胜上京，来来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所听到的也都是中原言论，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萧峰和阿紫都很喜欢，次日轻车简从，在市街各处游观。

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门。东是安东门、迎春门；南是开阳门、丹凤门；西是显西门、清晋门；北是通天门、拱辰门。两道北门所以称为通天、拱辰，意思是说臣服于此，听来自北面的皇帝圣旨。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萧峰和阿紫游得半日，但见坊市、廨舍、寺观、官衙，密布四城，

一时观之不尽。

这时萧峰官居南院大王，燕云十六州固然属他管辖，便西京道大同府一带，中京道大定府一带，也俱奉他号令。威望既重，就不便再在小小营帐中居住，只得搬进了王府。他视事数日，便觉头昏脑胀，深以为苦，见南院枢密使耶律莫哥精明强干，熟习政务，便将一应事务都交了给他。

然而做大官究竟也有好处，王府中贵重的补品药物不计其数，阿紫直可拿来当饭吃。如此调补，她内伤终于日痊一日，到得初冬，已自可以行走了。她在燕京城内游了多遍，跟着又由室里随侍，城外十里也都游遍了。

这一日大雪初晴，阿紫穿了一身貂裘，来到萧峰所居的宣教殿，说道：“姊夫，我在城里闷死啦，你陪我打猎去。”

萧峰久居宫殿，也自烦闷，听她这么说，心下甚喜，当即命部属备马出猎。他不喜大举打围，只带了数名随从服侍阿紫，又恐百姓大惊小怪，当下换了寻常军士所穿的羊皮袍子，带一张弓，一袋箭，跨了匹骏马，便和阿紫出清晋门向西驰去。

一行人离城十余里，只打到几只小兔子。萧峰道：“咱们到南边试试。”勒转马头，折而向南，又行出二十余里，只见一只獐子斜刺里奔出来。阿紫从手里接过弓箭，一拉弓弦，岂知臂上全无力气，这张弓竟拉不开。萧峰左手从她身后环过去，抓住弓身，右手握着她小手拉开弓弦，一放手，嗖的一声，羽箭射出，獐子应声而倒。众随从欢呼起来。

萧峰放开了手，向阿紫微笑而视，只见她眼中泪水盈盈，奇道：“怎么啦？不喜欢我帮你射野兽么？”阿紫泪水从面颊

上流下，说道：“我……我成了个废人啦，连这样一张轻弓也……也拉不开。”萧峰慰道：“别这么性急，慢慢的自会回复力气。要是将来真的不好，我传你修习内功之法，定能增加力气。”阿紫破涕为笑，道：“你说过的话，可不许不算，一定要教我内功。”萧峰道：“好，好，一定教你。”

说话之间，忽听得南边马蹄声响，一大队人马从雪地中驰来。萧峰向蹄声来处遥望，见这队人都是辽国官兵，却不打旗帜。众官兵喧哗歌号，甚是欢怵，马后缚着许多俘掳，似是打了胜仗回来一般。萧峰寻思：“咱们并没有跟人打仗啊，这些人从哪里交了锋来？”见一行官兵偏东回城，便向随从道：“你去问问，是哪一队人，干什么来了？”

那随从应道：“是！”跟着道：“是咱们兄弟打草谷回来啦。”纵马向官兵队奔去。

他驰到近处，说了几句话。众官兵听说南院大王在此，大声欢呼，一齐跃下马来，牵缰在手，快步走到萧峰身前，躬身行礼，齐声道：“大王千岁！”

萧峰举手还礼，道：“罢了！”见这队官兵约有八百余人，马背上放满了衣帛器物，牵着的俘虏也有七八百人，大都是年轻女子，也有些少年男子，穿的都是宋人装束，个个哭哭啼啼。

那队长道：“今日轮到我们那黑拉笃队出来打草谷，托大王的福，收成着实不错。”回头喝道：“大伙儿把最美貌的少年女子，最好的金银财宝，通统都献了出来，请大王千岁拣用。”众官兵齐声应道：“是！”将二十多个少女推到萧峰马前，又有许多金银饰物之属，纷纷堆到一张毛毡上。众官兵望着

萧峰，目光中流露出崇敬企盼之色，显觉南院大王若肯收用他们夺来的女子玉帛，实是莫大荣耀。

当日萧峰在雁门关外，曾见到大宋官兵俘虏契丹子民，这次又见到契丹官兵俘虏大宋子民，被俘者的凄惨神情，实一般无异。他在辽国多时，已约略知道辽国的军情。辽国朝廷对军队不供粮秣，也无饷银，官兵一应所需，都是向敌人抢夺而来，每日派出部队去向大宋、西夏、女真、高丽各邻国的百姓抢劫，名之为“打草谷”，其实与强盗无异。宋朝官兵便也向辽人“打草谷”，以资报复。是以边界百姓，困苦异常，每日里提心吊胆，朝不保夕。萧峰一直觉得这种法子残忍无道，只是自己并没打算长久做官，向耶律洪基敷衍得一阵，便要辞官隐居，因此于任何军国大事，均没提出什么主张，这时亲眼见到众俘虏的惨状，不禁恻然，问队长道：“在哪里打来的……打来的草谷？”

那队长恭恭敬敬的道：“禀告大王，是在涿州境外大宋地界打的草谷。自从大王来后，属下不敢再在本州就近收取粮草。”

萧峰心道：“听他的话，从前他们便在本州劫掠宋人。”向马前的一个少女用汉语问道：“你是哪里人？”那少女当即跪下，哭道：“小女子是张家村人氏，求大王开恩，放小女子回家，与父母团聚。”萧峰抬头向旁人瞧去。数百名俘虏都跪了下来，人丛中却有一个少年直立不跪。

这少年约莫十六七岁年纪，脸型瘦长，下巴尖削，神色闪烁不定，萧峰便问：“少年，你家住在哪里？”那少年道：“我有一件秘密大事，要面禀于你。”萧峰道：“好，你过来说。”

那少年双手被粗绳缚着，道：“请你远离部属，此事不能让旁人听到。”萧峰好奇心起，寻思：“这样一个少年，能知道什么机密大事？是了，他从南边来，或许有什么大宋的军情可说。”他是宋人，向契丹禀告机密，便是无耻汉奸，心中瞧他不起，不过他既说有重大机密，听一听也是无妨，于是纵马行出十余丈，招手道：“你过来！”

那少年跟了过去，举起双手，道：“请你割断我手上绳索，我怀中有物呈上。”萧峰拔出腰刀，直劈下去，这一刀劈下去的势道，直要将他身子劈为两半，但落刀部份准极，只割断了缚住他双手的绳子。那少年吃了一惊，退出两步，向萧峰呆呆凝视。萧峰微微一笑，还刀入鞘，问道：“什么东西？”

那少年探手入怀，摸了一物在手，说道：“你一看便知。”说着走向萧峰马前。萧峰伸于去接。

突然之间，那少年将手中之物猛往萧峰脸上掷来。萧峰马鞭一挥，将那物击落，白粉飞溅，却是个小小布袋。那小袋掉在地下，白粉溅在袋周，原来是个生石灰包。这是江湖上下三滥盗贼所用的卑鄙无耻之物，若给掷在脸上，生石灰未入眼，双目便瞎。

萧峰哼了一声，心想：“这少年大胆，原来不是汉奸。”点头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起心害我？”那少年嘴唇紧紧闭住，并不答话。萧峰和颜悦色的道：“你好好说来，我可饶你性命。”那少年道：“我为父母报仇不成，更有什么话说。”萧峰道：“你父母是谁？难道是我害死的么？”

那少年走上两步，满脸悲愤之色，指着萧峰大声道：“乔峰！你害死我爹爹、妈妈，害死我伯父。我……我恨不得食

你之肉，将你抽筋剥皮，碎尸万段！

萧峰听他叫的是自己旧日名字“乔峰”，又说害死了他父母和伯父，定是从前在中原所结下的仇家，问道：“你伯父是谁？你父亲是谁？”

那少年道：“反正我不想活了，也要叫你知道，我聚贤庄游家的男儿，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萧峰“哦”了一声，道：“原来你是游氏双雄的子侄，令尊是游驹游二爷吗？”顿了一顿，又道：“当日我在贵庄受中原群雄围攻，被迫应战，事出无奈。令尊和令伯父均是自刎而死。”说到这里，摇了摇头，说道：“自刎还是被杀，原无分别。当日我夺了你伯父和爹爹的兵刃，以至逼得他们自刎。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年挺了挺身子，大声道：“我叫游坦之。我不用你来杀，我会学伯父和爹爹的好榜样！”说着右手伸入裤筒，摸出一柄短刀，便往自己胸口插落。萧峰马鞭挥出，卷住短刀，夺过了刀子。游坦之大怒，骂道：“我要自刎也不许吗？你这该死的辽狗，忒也狠毒！”

这时阿紫已纵马来到了萧峰身边，喝道：“你这小鬼，胆敢出口伤人？你想死么？嘿嘿，可没那么容易！”游坦之突然见到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姑娘，一呆之下，说不出话来。阿紫道：“小鬼，做瞎子的滋味挺美，待会你就知道了。”转头向萧峰道：“姊夫，这小子歹毒得紧，想用石灰包害你，咱们便用这石灰包先废了他一双招子再说。”

萧峰摇摇头，向领兵的队长道：“今日打草得来的宋人，都给了我成不成？”那队长不胜之喜，道：“大王赏脸，多谢

大王的恩典。”萧峰道：“凡是献了俘虏给我的官兵，回头都到王府去领赏。”众官兵都欢欢喜喜的道：“咱们诚心献给大王，不用领赏了。”萧峰道：“你们将俘虏留下，先回城去罢，各人记着前来领赏。”众官兵躬身谢道。那队长道：“这儿野兽不多，大王要拿这些宋猪当活靶吗？从前楚王就喜欢这一套。只可惜我们今日抓的多是娘们，逃不快。下次给大王多抓些精壮的宋猪来。”说着行了一礼，领兵去了。

“要拿这些宋猪当活靶”这几句话钻入耳中，萧峰心头不禁一震，眼前似乎便见到了楚王当年的残暴举动：几百个宋人像野兽一般在雪地上号叫奔逃，契丹贵人哈哈大笑，弯弓搭箭，一个个的射死。有些宋人逃得远了，契丹人骑马呼啸，自后赶去，就像射鹿射狐一般，终于还是一一射死。这种惨事，契丹人随口说来，丝毫不以为异，过去自必习以为常。放眼向那群俘虏瞧去，只见人人脸如土色，在寒风中不住颤抖。这些边民有的懂得契丹话，早就听过“射活靶”的事，这时更加吓得魂不附体。

萧峰悠悠一声长叹，向南边重重叠叠的云山望去，寻思：“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谜，我直至今日，还道自己是大宋百姓。我和这些人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一时之间，思涌如潮。

眼见出来打草谷的官兵已去得不见人影，向众难民道：“今日放你们回去，大家快快走罢！”众俘虏还道萧峰要令他们逃走，然后发箭射杀，都迟疑不动。萧峰又道：“你们回去

之后，最好远离边界，免得又被人打草谷捉来。我救得你们一次，可救不得第二次。”

众难民这才信是真，欢声雷动，一齐跪下磕头，说道：“大王恩德如山，小民回家去供奉你的长生禄位。”他们早知宋民被辽兵打草谷俘去之后，除非是富庶人家，才能以金帛赎回，否则人人死于辽地。尸骨不得还乡。宋辽连年交锋，有钱人家早就逃到了内地，这些被俘的边民皆是穷人，哪有什么金帛前来取赎？早知自己命运已是牛马不如，这位辽国大王竟肯放他们回家，当真喜出望外。

萧峰见众难民满脸喜色，相互扶持南行，寻思：“我契丹人将他们捉了来，再放他们回去，使他们一路上担惊受怕，又吃了许多苦头，于他们又有什么恩德？”

眼见众难民渐行渐远，那游坦之仍是直挺挺的站着，便道：“你怎么不走啊？你回归中原，有盘缠没有？”说着伸手入怀，想取些金银给他，但身边没带钱财，一摸之下，随手取了个油布小包出来，他心中一酸，小包中包的是一部梵文《易筋经》，当日阿朱从少林寺中盗了出来，强要自己收着，如今人亡经在，如何不悲？随手将小包放回怀中，说道“我今日出来打猎，没带钱财，你若无钱使用，可跟我到城里去取。”

游坦之大声道：“姓乔的，你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何必用这些诡计来戏辱于我？姓游的就是穷死，也岂能使你的一文钱？”

萧峰一想不错，自己是他的杀父仇人，这种不共戴天的深仇无可化解，多说也是无用，便道：“我不杀你，你要报仇，随时来找我便了。”

阿紫忙道：“姊夫，放他不得！这小子报仇不使正当功夫，尽使卑鄙下流手段，斩草除根，免留后患。”

萧峰摇头道：“江湖上处处荆棘，步步凶险，我也这么走着过来了。谅这少年也伤不了我。我当日激得他伯父与父亲自刎，实是出于无心，但这笔血债总是我欠的，何必又害游氏双雄的子侄？”说到这里，只感意兴索然，义道：“咱们回去罢，今天没什么猎可打。”

阿紫嘟起小嘴，道：“我心中想得好好的，要拿这小子来折磨一番，可多有趣！你偏要放走他，我回去城里，又有什么好玩的？”但终于不敢违拗萧峰的话，掉转马头，和萧峰并辔回去，行出数丈，回头说：“小子，你去练一百年功夫，再来找我姊夫报仇！”说着嫣然一笑，扬鞭疾驰而去。

二十八 草木残生颅铸铁

游坦之见萧峰等一行直向北去，始终不再回转，才知自己是不会死了，寻思：“这奸贼为什么不杀我？哼，他压根儿便瞧我不起，觉得杀了我污手。他……他在辽国做了什么大王，我今后报仇，可更加难了。但总算找到了这奸贼的所在。”

俯身拾起了石灰包，又去寻找给萧峰用马鞭夺去后掷开的短刀，忽见左首草丛中有个油布小包，正是萧峰从怀中摸出来又放回的，当即拾起，打开油布，见里面是一本书，随手一翻，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弯弯曲曲的文字，没一个识得。原来萧峰睹物思人，怔忡不定，将这本《易筋经》放回怀中之时，没放得稳妥，乘在马上略一颤动，便摔入草丛之中，竟没发觉。

游坦之心想：“这多半是契丹文字，这本书那奸贼随身携带，于他定是大有用处。我偏不还他，叫他为难一下，也是好的。”隐隐感到一丝复仇的快意，将书本包回油布，放入怀中，径向南行。

他自幼便跟父亲学武，苦于身体瘦弱，膂力不强，与游氏双雄刚猛的外家武功路子全然不合，学了三年武功，进展极微，浑不似名家子弟。他学到十二岁上，游驹灰了心，和哥哥游骥商量。两人均道：“我游家子弟出了这般三脚猫的把

式，岂不让人笑歪了嘴巴？何况别人一听他是聚贤庄游氏双雄子侄，不动手则已，一出手便用全力，第一招便送了他的命。还是要他乖乖的学文，以保性命为是。”于是游坦之到十二岁以上，便不再学武，游驹请了一个宿儒教他读书。

但他读书也不肯用心，老是胡思乱想。老师说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便说：“那也要看学什么而定，爹爹教我打拳，我学而时习之，也不快活。”老师怒道：“孔夫子说的是圣贤学问，经世大业，哪里是什么打拳弄枪之事？”游坦之道：“好，你说我伯父、爹爹打拳弄枪不好，我告诉爹爹去。”总之将老师气走了为止。如此不断将老师气走，游驹也不知打了他几十顿，但这人越打越执拗顽皮。游驹见儿子不肖，顽劣难教，无可如何，长叹之余，也只好放任不理。是以游坦之今年一十八岁，虽然出自名门，却是文既不识，武又不会。待得伯父和父亲自刎身亡，母亲撞柱殉夫，他孤苦伶仃，到处游荡，心中所思的，使是要找乔峰报仇。

那日聚贤庄大战，他躲在照壁后观战，对乔峰的相貌形状瞧得清清楚楚，听说他是契丹人，便浑浑噩噩的向北而来，在江湖上见到一个小毛贼投掷石灰包伤了敌人双眼，觉得这法子倒好，便学样做了一个，放在身边，他在边界乱闯乱走，给契丹兵出来打草谷时捉了去，居然遇到萧峰，石灰包也居然投掷出手，也可说凑巧之极了。

他心下思量：“眼下最要紧的是走得越远越好，别让他捉我回去。我想去捉一条毒蛇或是一条大蜈蚣，去偷偷放在他床上，他睡进被窝，便一口咬死了他。那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唉，她……她这样好看！”

一想到阿紫的形貌，胸口莫名其妙的一热，跟着脸上也热烘烘地，只想：“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这脸色苍白、纤弱秀美的小姑娘。”

他低了头大步而行，不多时便越过了那群乔峰放回的难民。

有人好心叫他结伴同行，他也不加理睬，只自顾自的行走。走出十余里，肚中饿得咕咕直叫，东张西望的想找些什么吃的，草原中除了枯草和白雪，什么都没有，心想：“倘若我是一头牛、一头羊，那就好了，吃草喝雪、快活得很。喂，倘若我是一头小羊，人家将我爹爹、妈妈这两头老羊牵去宰来吃了，我报仇不报？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当然要报啊。可是怎样报法？用两只角去撞那宰杀我父母的人么？人家养了牛羊，本来就是宰来吃的，说得上什么报不报仇？”

他胡思乱想，信步而行，忽听得马蹄声响，雪地中三名契丹骑兵纵马驰来，一见到他，便欢声大呼。一名契丹兵挥出一个绳圈，刷的一声，套在他颈中，一拉之下，便即收紧。游坦之忙伸手去拉。那契丹兵一声呼啸，猛地纵马奔跑。游坦之立足不定，一交摔倒，被那兵拖了出去。游坦之惨叫几声，随即喉头绳索收紧，再也叫不出来了。

那契丹兵怕扼死了他，当即勒定马步。游坦之从地下挣扎着爬起，拉松喉头的绳圈。那契丹兵用力一扯，游坦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三名契丹兵都哈哈大笑起来。那拉着绳圈的契丹兵大声向游坦之说了几句话。游坦之不懂契丹言语，摇了摇头。那契丹兵手一挥，纵马便行，但这一次不是急奔。游坦之生怕又被勒住喉咙，透不过气来，只得走两步、跑三

步的跟随。

他见三名契丹骑兵径向北行，心下害怕：“乔峰这厮嘴里说得好听，说是放了我，一转头却又命部属来捉了我。这次给他抓了去，哪里还有命在？”他离家北行之时，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报仇，浑不知天高地厚，陡然间见到乔峰，父母惨死时的情状涌上心头，一鼓作气，便想用石灰包迷瞎他眼睛，再扑上去拔短刀刺死了他。但一击不中，锐气尽失，只想逃得性命，却又给契丹兵拿了去。

初时他给契丹兵出来打草谷时擒去，杂在妇女群中，女人行走不快，他脚步尽跟得上，也没吃到多少苦头，只是被俘时背上挨了一刀背。此刻却大不相同，跌跌撞撞的连奔带走，气喘吁吁，走不上几十步便摔一交，每一交跌将下去，绳索定在后颈中擦上一条血痕。那契丹骑兵绝不停留，毫不顾他死活，将他直拖入南京城中。进城之时，游坦之已全身是血，只盼快快死去，免得受这许多苦楚。

三名契丹兵在城中又行了好几里地，将他拉入了一座大屋。游坦之见地下铺的都是青石板，柱粗门高，也不知是什么所在。在门口停不到一盏茶时分，拉着他的契丹兵骑马走入一个大院子中，突然一声呼啸，双腿一挟，那马发蹄便奔。游坦之哪料得到，这兵到了院子之中突然会纵马快奔，跨得三步，登时俯身跌倒。

那契丹兵连声呼啸，拖着游坦之在院子中转了三个圈子，催马越驰越快，旁观的数十名官兵大声吆喝助威。游坦之心道：“原来他要将我在地下拖死！”额角、四肢、身体和地下的青石相撞，没一处地方不痛。

众契丹兵哄笑声中，夹着一声清脆的女子笑声。游坦之昏昏沉沉之中，隐隐听得那女子笑道：“哈哈，这人鹰子只怕放不起来！”游坦之心道：“什么是人鹰子？”

便在此时，只觉后颈中一紧，身子腾空而起，登即明白，这契丹兵纵马疾驰，竟将他拉得飞了起来，当作纸鸢般玩耍。

他全身凌空，后颈痛得失去了知觉，口鼻被风灌满，难以呼吸，但听那女子拍手笑道：“好极，好极，果真放起了人鹰子！”游坦之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拍手欢笑的正是那个身穿紫衣的美貌少女。他乍见之下，胸口剧震，也不知是喜是悲，身子在空中飘飘荡荡，实在也无法思想。

那美貌少女正是阿紫。她见萧峰释放游坦之，心中不喜，骑马行出一程，便故意落后，嘱咐随从悄悄去捕了游坦之回来，但不可令萧大王知晓。众随从知道萧大王对她十分宠爱，当下欣然应命，假意整理马肚带，停在山坡之后，待萧峰一行人走远，再转头来捉游坦之。阿紫回归南京，便到远离萧峰居处的佑圣宫来等候。待得游坦之捉到，她询问契丹人有何新鲜有趣的拷打折磨罪人之法。有人说起“放人鹰”。这法儿大投阿紫之所好，她下令立即施行，居然将游坦之“放”了起来。

阿紫看得有趣，连声叫好，说道：“让我来放！”纵上那兵所乘的马鞍，接过绳索，道：“你下去！”

那兵一跃下马，任由阿紫放那“人鹰”。阿紫拉着绳索，纵马走了一圈，大声欢笑，连叫：“有趣，有趣！”但她重伤初愈，手上终究乏力，手腕一软，绳索下垂，砰的一声，游坦之重重摔将下来，跌在青石板上，额角撞正阶石的尖角，登

时破了一洞，血如泉涌。阿紫甚是扫兴，恼道：“这笨小子重得要命！”

游坦之痛得几乎要晕了过去，听她还在怪自己身子太重，要想辩解几句，却已痛得说不出话来。一名契丹兵走将过来，解开他颈中绳圈，另一名契丹兵撕下他身上衣襟，胡乱给他裹了伤口，鲜血不断从伤口中渗出，却哪里止得住？

阿紫道：“行啦，行啦！咱们再玩，再放他上去，越高越好。”游坦之不懂她说的契丹话，但见她指手划脚，指着头顶，料知不是好事。

果然一名契丹兵提起绳索，从他腋下穿了过去，在他身上绕了一周，免得扣住脖子勒死了，喝一声：“起！”催马急驰，将游坦之在地下拖了几圈，又将他“放”了起来。那契丹兵手中绳索渐放渐长，游坦之的身子也渐渐飘高。

那契丹兵陡然间松手，呼的一声，游坦之猛地如离弦之箭，向上飞起。阿紫和众官兵大声喝采。游坦之身不由主向天飞去，心中只道：“这番死了也！”

待得上升之力耗尽，他头下脚上的直冲下来，眼见脑袋便要撞到青石板上，四名契丹官兵同时挥出绳圈，套住了他腰，向着四方一扯。游坦之立时便晕了过去，但四股力道已将他身子僵在半空，脑袋离地约有三尺。这一下实是险到极处，四人中只要有一人的绳圈出手稍迟，力道不匀，游坦之非撞得脑浆迸裂不可。一众契丹兵往日常以宋人如此戏耍，俘虏被放入鸢，十个中倒有八九个撞死，就是在草原的软地上，这么高俯冲下来，纵使不撞破脑袋，那也折断头颈，一般的送了性命。

喝采声中，四名契丹兵将游坦之放了下来，阿紫取出银两，一干官兵每人赏了五两。众兵大声道谢，问道：“姑娘还想玩什么玩意儿？”

阿紫见游坦之昏了过去，也不知是死是活，她适才放“人鸢”之时，使力过度，胸口隐隐作痛，无力再玩，便道：“玩得够了。这小子若是没死，明天带来见我，我再想法儿消遣他。这人想暗算萧大王，可不能让他死得太过容易。”众官兵齐声答应，将满身是血的游坦之架了出去。

游坦之醒过来时，一阵霉臭之气直冲鼻端，睁开眼来，一团漆黑，什么也瞧不见，他第一个念头是：“不知我死了没有？”随即觉得全身无处不痛，喉头干渴难当。他嘶哑着声音叫道：“水！水！”却又有谁理会？

他叫了几声，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忽然见到伯父、父亲和乔峰大战，杀得血流遍地，又见母亲将自己搂在怀里，柔声安慰，叫自己别怕。跟着眼前出现了阿紫那张秀丽的脸庞，明亮的双眼中现出异样光芒。这张脸忽然缩小，变成个三角形的蛇头，伸出血红的长舌，露出獠牙向他咬来。游坦之拚命挣扎，偏就丝毫动弹不得，那条蛇一口口的咬他，手上、腿上、颈中，无处不咬，额角上尤其咬得厉害。他看见自己的肉被一块块的咬下来，只想大叫，却叫不出半点声音……

如此翻腾了一夜，醒着的时候受折磨，在睡梦之中，一般的痛苦。

次日两名契丹兵押着他又去见阿紫，他身上高烧兀自未退，只跨出一步，便向前跌了下去，两名契丹兵忙分别拉住了他左臂右臂，大声斥骂，拖着他走进了一间大屋。游坦之

心想：“他们把我拉到哪里去？是拖出去杀头么？”头脑昏昏沉沉的，也难以思索，但觉经过了两处长廊，来到一处厅堂之外。两名契丹兵在门外禀告了几句，里面一个女子应了一声，厅门推开，契丹兵将他拥了进去。

游坦之抬起头来，只见厅上铺着一张花纹斑斓的极大地毯。地毯尽头的锦垫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少女，正是阿紫。她赤着双脚，踏在地毯之上。游坦之一见到她一双雪白晶莹的小脚，当真是如玉之润，如缎之柔，一颗心登时猛烈的跳了起来，双眼牢牢的钉住她一对脚，见到她脚背的肉色便如透明一般，隐隐映出几条青筋，真想伸手去抚摸几下。两个契丹兵放开了他。游坦之摇晃了几下，终于勉强站定。他目光始终没离开阿紫的脚，见她十个脚趾的趾甲都作淡红色，像十片小小的花瓣。

阿紫眼中瞧出来，却是个满身血污的丑陋少年，面肉扭曲，下颚前伸，眼光中却喷射出贪婪的火焰。她登时想起了一头受伤的饿狼。在星宿海时，她和两个师兄出去打猎，她一箭射中了一头饿狼，但没能将狼射死。那狼受了重伤，恶狠狠的瞪着自己，眼神便如游坦之这般，那狼只想扑上来咬死自己，虽然纵跃不起，仍是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呜呜怒嗥。阿紫喜欢看这野性的眼色，爱听那狼凶暴而无可奈何的嗥叫，只是游坦之太软弱，一点也不反抗，实在太不够味。昨天他向萧峰投掷石灰包，不肯跪拜，说话倔强得很，不肯要萧峰的钱，阿紫很是欢喜，心想这是一头凶猛厉害的野兽。她要折磨他，刺得他遍体鳞伤，要他身上每受一处伤，便向自己狠狠的咬上一口，当然，这一口决不能让他咬中了。但将他

擒了来放“人鸢”，这头野兽竟没反抗，死样活气的，那可太不好玩。她微皱眉头，寻思：“想个什么新鲜法儿来折磨他才好玩？”

突然之间，游坦之喉头发发出“荷荷”两声，也不知从那里来的一股力道，犹如一头豹子般向阿紫迅捷异常的扑了过去，抱着她的小腿，低头便去吻她双足脚背。阿紫大吃一惊，尖声叫了起来。两名契丹兵和阿紫身旁服侍的四个婢女齐声呼斥，抢上前去拉开。

但他双手牢牢抱着，死也不肯放手。契丹兵一拉之下，便将阿紫也从锦垫上扯了下来，一交坐在地毯上。两名契丹兵又惊又怒，不敢再拉，一个用力打他背心，另一个打他右脸。游坦之伤口肿了，高烧未退，神智不清，早如疯了一般，对眼前的情景遭遇全是一片茫然。他紧紧抱着阿紫小腿，不住吻着她的脚。

阿紫觉到他炎热而干燥的嘴唇在吻着自己的脚，心中害怕，却也有些麻麻痒痒的奇异感觉，突然间尖叫起来：“啊哟！他咬住了我的脚趾头。”忙对两名契丹兵道：“你们快走开，这人发了疯，啊哟，别让他咬断了我的脚趾。”游坦之轻轻咬着她的脚趾，阿紫虽然不痛，却怕他突然使劲咬了下去，惶急之下，知道不能用强，生怕契丹兵若再使力殴打，他便不顾性命的乱咬了。

两名契丹兵无法可施，只得放开了手。阿紫叫道：“快别咬，我饶你不死，哎唷，放了你便是。”游坦之这时心神狂乱，那去理会她说些什么？一名契丹兵按住腰刀，只想突然拔刀出鞘，一刀从他后颈劈下，割下他的脑袋，只是他抱着阿紫

的小腿，这一刀劈下，只怕伤着了阿紫，迟疑不发。

阿紫又道：“喂！你又不是野兽，咬人干什么？快放开嘴，我叫人给你治伤，放你回中原。”游坦之仍是不理，但牙齿并不用力，也没咬痛了她，一双手在她脚背上轻轻爱抚，心中飘飘荡荡地，好似又做了人鸢，升入了云端之中。

一名契丹兵灵机一动，抓住了游坦之的咽喉。游坦之喉头被扼，不由自主的张开了口。阿紫急忙缩腿，将脚趾从他口中抽了出来，站起了身，生怕他发狂再咬，双脚缩到了锦垫之后。两名契丹兵抓住游坦之，一拳拳往他胸口击殴。打到十来拳时，他哇哇两声，喷出了几口鲜血，将一条鲜艳的地毯也沾污了。

阿紫道：“住手，别打啦！”经过了适才这一场惊险，觉得这小子倒也古怪有趣，不想一时便弄死了他。契丹兵停手不打。阿紫盘膝坐在锦垫上，将一双赤足坐在臀下，心中盘算：“想些什么法子来折磨他才好？”

阿紫一抬头，见游坦之目不转瞬的瞧着自己，便问：“你瞧着我干什么？”游坦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便道：“你生得好看，我就看着你！”阿紫脸上一红，心道：“这小子好大胆，竟敢对我说这等轻薄言语。”

可是她一生之中，从来没一个年轻男子当面赞她好看。在星宿派学艺之时，众师兄都当她是精灵顽皮的小女孩；跟着萧峰在一起时，他不是怕她捣蛋，便是担心她突然死去，从来没留神她生得美貌，还是难看。游坦之这么直言称赞，显是语出衷诚，她心中自不免暗暗欢喜，寻思：“我留他在身边，拿他来消遣消遣，倒也很好。只是姊夫说过要放了他，倘若

知道我又抓了他来，必定生气。瞒得过他今日，须瞒不过明日。要姊夫始终不知，有什么法子？不许旁人跟他说，那是办得到的，但若姊夫忽然进来，瞧见了，那使如何？”

她沉吟片刻，蓦地想到：“阿朱最会装扮，扮了我爹爹，姊夫就认她不出。我将这小子改头换面，姊夫也就认不得了。可是他若非自愿，我跟他化装之后，他又立即洗去化装，回复本来面目，岂不是无用？”

她一双弯弯的眉毛向眉心皱聚，登时便有了主意，拍手笑道：“好主意，好主意！便是这么办！”向那两个兵士说了一阵。两个兵士有些地方不明白。再行请示。阿紫详加解释，命侍女取出五十两银子交给他们。两名契丹兵接过，躬身行礼，架了游坦之退出厅去。

游坦之叫道：“我要看她，我要看这个狠心的美丽小姑娘。”契丹兵和一众侍女不懂汉语，也不知他叫喊些什么。

阿紫笑咪咪的瞧着他背影，想着自己的聪明主意，越想越得意。

游坦之又被架回地牢，抛在干草堆上。到得傍晚，有人送了一碗羊肉、几块面饼来。游坦之高烧不退，大声胡言乱语，那人吓得放下食物，立时退开。游坦之连饥饿也不知道，始终没去吃羊肉面饼。

这天晚上，忽然走了三名契丹人进来。游坦之神智迷糊，但见这三人神色奇特，显然不怀好意，隐隐约约的也知不是好事，挣扎着要站起，又想爬出去逃走。两个契丹人上来将他按住，翻过他身子，使他脸孔朝天。游坦之乱骂：“狗契丹人，不得好死，大爷将你们千刀万剐。”突然之间，第三名契

丹人双手捧着白白的一团东西，像是棉花，又像白雪，用力按到了他脸上。游坦之只觉得脸上又湿又凉，脑子清醒了一阵，可是气却透不过来了，心道：“原来他们封住我七窍，要闷死我！”

但这猜想跟着便知不对，口鼻上给人戳了几下，便可呼吸，眼睛却睁不开来，只觉脸上湿腻腻地，有人在他脸上到处按捏，便如是贴了一层湿面，或是黏了一片软泥。游坦之迷迷糊糊的只想：“这些恶贼不知要用什么古怪法儿害死我？”

过了一会，脸上那层软泥被人轻轻揭去，游坦之睁开眼来，见一个湿面粉印成的脸孔模型，正在离开自己的脸。那契丹人小心翼翼的双手捧着，唯恐弄坏了。游坦之又骂：“臭辽狗，叫你个个死无葬身之地。”三个契丹人也不理他，拿了那片湿面，径自去了。

游坦之突然想起：“是了，他们在我脸上涂了毒药，过不了多久，我便满脸溃烂，脱去皮肉，变成个鬼怪……”他越想越怕，寻思：“与其受他们折磨至死，不如自己撞死了！”当即将脑袋往墙上撞去，砰砰砰撞了三下。狱卒听得声响，冲了进来，缚住了他手脚。游坦之本已撞得半死，只好听由摆布。

过得数日，他脸上却并不疼痛，更无溃烂，但他死意已决，肚中虽饿，却不去动狱卒送来的食物。

到得第四日上，那三名契丹人又走进地牢，将他架了出去。游坦之在凄苦之中登时生出了甜意，心想阿紫又召他去侮辱拷打，身上虽多受苦楚，却可再见到她秀丽的容颜，脸上不禁带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三个契丹人带着他走过几条小巷，走进一间黑沉沉的大石屋。只见熊熊火炭照着石屋半边，一个肌肉虬结的铁匠赤裸着上身，站在一座大铁砧旁，拿着一件黑黝黝的物事，正自仔细察看。三名契丹人将游坦之推到那铁匠身前，两人分执他双手，另一人揪住了他后心。那铁匠侧过头来，瞧瞧他脸，又瞧瞧手中的物事，似在互相比较。

游坦之向他手中的物事望去，见是个镔铁所打的面具，上面穿了口鼻双眼四个窟窿。他正自寻思：“做这东西干什么？”那铁匠拿起面具，往他脸上罩来。游坦之自然而然将头往后一仰，但后脑立即被人推住，无法退缩，铁面具便罩到了他脸上。他只感脸上一阵冰冷，肌肤和铁相贴，说也奇怪，这面具和他眼目口鼻的形状处处吻合，竟像是定制的一般。

游坦之只奇怪得片刻，立时明白了究竟，蓦地里背上一阵凉气直透下来：“啊哟，这面具正是给我定制的。那日他们用湿面贴在我的脸上，便是做这面具的模型了。他们仔细做这铁面具，有何用意？莫非……莫非……”他心中已猜到了这些契丹人恶毒的用意，只是到底为了什么，却是不知，他不敢再想下去，拚命挣扎退缩。

那铁匠将面具从他脸上取了下来，点了点头，脸上神色似乎颇感满意，取过一把大铁钳钳住面具，放入火炉中烧得红了，右手提起铁锥，铮铮铮的打了起来。他将面具打了一阵，便伸手摸摸游坦之的颧骨和额头，修正面具上的不甚吻合之处。

游坦之大叫：“天杀的辽狗，你们干这等伤天害理的恶事，这么凶残恶辣，老天爷降下祸患，叫你们个个不得好死！叫

你们的牛马倒毙，婴儿夭亡！”他破口大骂，那些契丹人一句不懂。那铁匠突然回过头来，恶狠狠的瞪视，举起烧得通红的铁钳，向他双眼戳将过来。游坦之只吓得尖声大叫。

那铁匠只是吓他一吓，哈哈大笑，缩回铁钳，又取过一块弧形铁块，往游坦之后脑上试去，待修得合式了，那铁匠将面具和那半圆铁罩都在炉中烧得通红，高声说了几句。三个契丹人将游坦之抬起，横搁在一张桌上，让他脑袋伸在桌缘之外。又有两个契丹人过来相助，用力拉着他头发，使他脑袋不能摇动，五个人按手掀脚，游坦之那里还能动得半分？

那铁匠钳起烧红的面具，停了一阵，待其稍凉，大喝一声，便罩到游坦之脸上。白烟冒起，焦臭四散，游坦之大叫一声，便晕了过去。五名契丹人将他身子翻转，那铁匠钳起另一半铁罩，安上他后脑，两个半圆形的铁罩镶成了一个铁球，罩在他头上，铁罩甚热，一碰到肌肤，便烧得血肉模糊。那铁匠是燕京城中的第一铁工巧手，铁罩的两个半球合在一起，镶得丝丝入扣。

如身入地狱，经历万丈烈焰的烧炙，游坦之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这才悠悠醒转，但觉得脸上与后脑都剧痛难当，终于忍耐不住，又晕了过去。如此三次晕去。三次醒转，他大声叫嚷，只听得声音嘶哑已极，不似人声。

他躺着一动不动，也不思想，咬牙强忍颜面和脑袋的痛楚。过得两个多时辰，终于抬起手来，往脸上一摸，触手冰冷坚硬，证实所猜想的一点不错，那张铁面具已套在头上，愤激之下用力撕扳，但面具已镶焊牢固，却如何扳得它动？绝望之余，忍不住放声大哭。

总算他年纪轻，虽然受此大苦，居然挨了下来，并不便死，过得几天，伤口慢慢愈合，痛楚渐减，也知道了饥饿。闻到羊肉和面饼的香味，抵不住引诱，拿来便吃。这时他已将头上的铁罩摸得清楚，知道这只镔铁罩子将自己脑袋密封住，决计无法脱出，起初几日怒发如狂，后来终于平静了下来，心下琢磨：“乔峰这狗贼在我脸上套一只铁罩子，究竟有什么用意？”

他只道这一切全是出于萧峰的命令，自然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出，阿紫所以要罩住他的脸孔，正是要瞒过萧峰。

这一切功夫，都是室里队长在阿紫授意之下干的。

阿紫每日向室里查问，游坦之戴上面具后动静如何，初时担心他因此死了，未免兴味索然，后来知道他已不会死，心下甚喜。这一日得知萧峰要往南郊阅兵，使命室里将游坦之召到“端福宫”来。耶律洪基为了使萧峰喜欢，已封阿紫为“端福郡主”，这座端福宫是赐给她居住的。

阿紫一见到游坦之的模样，忍不住一股欢喜之情从心底直冒上来，心想：“我这法儿管用。这小子带上了这么一个面具，姊夫便和他相对面立，也决计认他不出。”游坦之再向前走几步，阿紫拍手叫好，说道：“室里，这面具做得很好。你再拿五十两银子，去赏给铁匠！”室里道：“是！多谢郡主！”

游坦之从面具的两个眼孔中望出来，见到阿紫喜容满脸，娇憨无限，又听到她清脆悦耳的话声，不禁呆呆的瞧着她。

阿紫见他脸上戴了面具，神情诡异，但目不转睛瞧着自己的情状，仍然看得出来，便问：“傻小子，你瞧着我干什么？”游坦之道：“我……我……不知道。你……你很好看。”阿紫

微笑道：“你戴了这面具，舒不舒服？”游坦之悻悻的道：“你想舒不舒服？”阿紫格格一笑，道：“我想不出。”见他面具上开的嘴孔只是窄窄的一条缝，勉强能喝汤吃饭，若要吃肉，须得用手撕碎，方能塞入，再要咬自己的脚趾。便不能了，笑道：“我叫你戴上这面具，便永远不能再咬我。”

游坦之心中一喜，说道：“姑娘是叫我……叫我……常常在你身边服侍么？”阿紫道：“呸！你这个小子是个大坏蛋。在我身边，你时时会想法子害我，如何容得？”游坦之道：“我……我……我决计不会害姑娘。我的仇人只是乔峰。”阿紫道：“你想害我姊夫？岂不是跟害我一样？那有什么分别？”游坦之听了这句话，胸口陡地一酸，无言可答。

阿紫笑道：“你想害我姊夫，那才叫做难于登天。傻小子，你想不想死？”游坦之道：“我自然不想死。不过现在头上套了这个劳什子。给整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跟死了也没多大分别。”阿紫道：“你如果宁可死了，那也好，我便遂了你的心愿，不过我不会让你干干净净的死了。我先砍了你的左手。”转头向站在身边伺候的室里道：“室里，你拉他出去，先将他左手砍了下来！”室里助应道：“是！”伸手便去拉他手臂。

游坦之大惊，叫道：“不，不！姑娘，我不想死，你……你……你别砍我的手。”阿紫淡淡一笑，道：“我说过的了的话，很难不算，除非……除非……你跪下磕头。”

游坦之微一迟疑间，室里已拉着他退了两步，游坦之不敢再延，双膝一软，便即跪倒，一头叩了下去，铁罩撞上青砖，发出当的一声响。阿紫格格娇笑，说道：“磕头的声音这

么好听，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你再多磕几个听听。”

游坦之是聚贤庄的小庄主，虽然学文不就，学武不成，庄上人人都知道他是个没出息的少年，但游驢有子早丧，游驹也只他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少庄主一呼百诺，从小养尊处优，几时受过这等折辱？他初见萧峰时，尚有一股宁死不屈的傲气，这几日来心灵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厉害的创伤，满腔少年人的豪气，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听阿紫这么说，当即连连磕头，当当直响，这位仙子般的姑娘居然称赞自己磕头好听，心中隐隐觉得欢喜。

阿紫嫣然一笑，道：“很好，以后你听我话，没半点违拗，那也罢了，否则我便随时砍下你的手臂，记不记得？”游坦之道：“是，是！”阿紫道：“我给你戴上这个铁罩，你可懂得是什么缘故？”游坦之道：“我就是不明白。”阿紫道：“你这人真笨死了，我救了你性命，你还不知道谢我。萧大王要将你砍成肉酱，你也不知道么？”游坦之道：“他是我杀父仇人，自是容我不得。”阿紫道：“他假装放你，又叫人促你回来，命人将你砍成肉酱。我见你这小子不算太坏，杀了可惜，因此瞒着他将你藏了起来。可是萧大王如果撞到了你，你还有命么？连我也担代了好大的干系。”

游坦之恍然大悟，说道：“啊，原来姑娘铸了这个铁面给我戴，是为我好，救了我的性命。我……我好生感激，真的……我好生感激。”

阿紫作弄了他，更骗得他衷心感激，甚是得意，微笑道：“所以啊，下次你要是见到萧大王，千万不可说话，以免给他听出声音。他倘若认出是你，哼，哼！这么一拉，将你的左

臂拉了下来，再这么一扯，将你的右臂撕了下来。室里，你去给他换一身契丹人的衣衫，将他身上洗一洗，满身血腥气的，难闻死了。”室里答应，带着他出去。

过不多时，室里又带着游坦之进来，已给他换上契丹人的衣衫。室里为了讨阿紫欢喜，故意将他打扮得花花绿绿，不男不女，像个小丑模样。

阿紫抿嘴笑道：“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做……叫做铁丑。以后我叫铁丑，你便得答应。铁丑！”游坦之忙应道：“是！”

阿紫很是欢喜，突然想起一事，道：“室里！西域大食国送来了一头狮子，是不是？你叫驯狮人带狮子来，再召十几个卫士来。”室里答应出去传令。

十六名手执长矛的卫士走进殿来，躬身向阿紫行礼，随即回身，十六柄长矛的矛头指而向外，保卫着她。不多时听得殿外几声狮吼，八名壮汉抬着一个大铁笼走进来。笼中一只雄狮盘旋走动，黄毛长鬃，介牙锐利，神情威武。驯狮人手执皮鞭，领先而行。

阿紫见这头雄狮凶猛可怖，心下甚喜，道：“铁丑，你嘴里虽说得好听，也不知是真是假。现下我要试你一件事，瞧你听不听我的话。”游坦之应道：“是！”他一见到狮子，便暗自嘀咕，不知有何用意，听她这么说，更是心中怦怦乱跳。阿紫道：“不知道你头上的铁套子坚不坚固，你把头伸到铁笼中，让狮子咬几口，瞧他能不能将铁套子咬烂了。”

游坦之大吃一惊，道：“这个……这个是不能试的。倘若咬烂了，我的脑袋……”阿紫道：“你这人有什么用？这样一点小事也害怕，男子汉大丈夫，应当视死如归才是。而且我

看多半是咬不烂的。”游坦之道：“姑娘，这件事可不是玩的，就算咬不烂，这畜生把铁罩咬扁了，我的头……”阿紫格格一笑，道：“最多你的头也不过是扁了。你这小子真麻烦，你本来的长相也没什么美，脑袋扁了，套在罩子之内，人家也瞧你不见，还管他什么好看不好看。”游坦之急道：“我不是贪图好看……”阿紫脸一沉，道：“你不听话，好，现下试了出来啦，你存心骗我，将你整个人塞进笼去，喂狮子吃了罢！”用契丹话吩咐室里，室里应道：“是！”便来拉游坦之的手臂。

游坦之心想：“身子一入狮笼，哪里还有命在，还不如听姑娘的话，将铁脑袋去试试运气罢！”便叫道：“别拉，别拉！姑娘，我听话啦！”

阿紫笑道：“这才乖呢！我跟你说，下次我叫你做什么，立刻便做，推三阻四的，惹姑娘生气。室里，你抽他三十鞭。”

室里应道：“是！”从驯狮人手中接过皮鞭，刷的一声，便抽在游坦之背上。游坦之吃痛，“啊”的一声大叫出来。

阿紫道：“铁丑，我跟你说，我叫人打你，是瞧得起你。你这么大叫，是不喜欢我打你吗？”游坦之道：“我喜欢，多谢姑娘恩典！”阿紫道：“好，打罢！”室里刷刷连抽十鞭，游坦之咬紧牙关，半声不哼，总算他头上戴着铁罩，鞭子避开了他的脑袋，胸背吃到皮鞭，总还可以忍耐。

阿紫听他无声抵受，又觉无味了，道：“铁丑，你说喜欢我叫人打你，是不是？”游坦之道：“是！”阿紫道：“你这话是真是假？是不是胡诌骗我？”游坦之道：“是真的，不敢欺骗姑娘。”阿紫道：“你既喜欢，为什么不笑？为什么不说打得痛快？”游坦之给她折磨得胆战心惊，连愤怒也都忘记了，

只得说道：“姑娘待我很好，叫人打我，很是痛快。”

阿紫道：“这才像话，咱们试试！”

拍的一声，又是一鞭，游坦之忙道：“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这一鞭打得好！”转瞬间抽了二十余鞭，与先前的鞭打加起来，早已超过三十鞭了。阿紫挥了挥手，说道：“今天就这么算了。你将脑袋探到笼子里去。”

游坦之全身骨痛欲裂，蹒跚着走到笼边，一咬牙，便将脑袋从铁栅间探了进去。

那雄狮乍见他如此上来挑衅，吓了一跳，退开两步，朝着他的铁头端相了半晌，又退后两步，口中荷荷的发威。

阿紫叫道：“叫狮子咬啊，它怎么不咬？”那驯狮人叱喝了几声，狮子得到号令，一扑上前，张开大口，便咬在游坦之头上。但听得滋滋声响，狮牙摩擦铁罩。游坦之闭上了双眼，只觉得一股热气从铁罩的眼孔、鼻孔、嘴孔中传进来，知道自己脑袋已在狮口之中，跟着后脑和前额一阵剧痛。套上铁罩之时，他头脸到处给烧红了的铁罩烧炙损伤，过得几日后慢慢结疤愈合，狮子这么一咬，所有的创口一齐破裂。

雄狮用力咬了几下，咬不进去，牙齿反而撞得甚痛，发起威来，右爪伸出，抓到游坦之肩上，游坦之肩部剧痛。“啊”的一声大叫起来。狮子突觉口中有物发出巨响，吃了一惊，张口放开了他脑袋，退在铁笼一角。

那驯狮人大声叱喝，叫狮子再向游坦之咬去。游坦之大怒，突然伸出手臂，抓住了驯狮人的后颈，用力一推，将他的脑袋也塞入铁笼之中。驯狮人高声大叫。

阿紫拍手嘻笑，道：“很好，很好！谁也别理会，让他们

两人拚个你死我活。”

众契丹兵本要上来拉开游坦之的手，听阿紫这么说，便都站定不动。

驯狮人用力挣扎。游坦之野性发作，说什么也不放开他。驯狮人只有求助于雄狮，大叫：“咬，用力咬他！”狮子听到催促之声，一声大吼，扑了上来，这畜生只知道主人叫它用力去咬，却不知咬什么，两排白森森的利齿合了拢来，喀喇一声，将驯狮人的脑袋咬去了半边，满地都是脑浆鲜血。

阿紫笑道：“铁丑赢了！”命士兵将驯狮人的尸首和狮笼抬出去，对游坦之道：“这就对了！你能逗我喜欢，我要赏你。赏些什么好呢？”她以手支颐，侧头思索。

游坦之道：“姑娘，我不要你赏赐，只求你一件事。”阿紫道：“求什么？”游坦之道：“求你许我陪在你身边，做你的奴仆。”阿紫道：“做我奴仆？为什么？有什么好？嗯，我知道啦，你想等萧大王来看我时，乘机下手害他，为你父母报仇。”游坦之道：“不！不！决计不是。”阿紫道：“难道你不想报仇吗？”游坦之道：“不是不想。只是一来报不了，二来不能将姑娘牵连在内。”

阿紫道：“那么你为什么喜欢做我奴仆？”游坦之道：“姑娘是天仙下凡，天下第一美人，我……我……想天天见到你。”

这话无礼已极，以他此时处境，也实是大胆之极。但阿紫听在耳里，甚是受用。她年纪尚幼，容貌虽然秀美，身形却未长成，更兼重伤之余，憔悴黄瘦，说到“天下第一美人”六字，那真是差之远矣，听到有人对自己容貌如此倾倒，却也不免开心。

她正要答允游坦之的请求，忽听得宫卫报道：“大王驾到！”阿紫向游坦之横了一眼，低声问道：“萧大王要来啦，你怕不怕？”游坦之怕得要命，硬着头皮颤声道：“不怕！”

殿门大开，萧峰轻裘缓带，走了进来。他一进殿门，便见到地上一滩鲜血，又见游坦之头戴铁罩，模样十分奇怪，向阿紫笑道：“今天你气色很好啊，又在玩什么新花样了？这人头上搅了些什么古怪？”阿紫笑道：“这是西域高昌国进贡的铁头人，名叫铁丑，连狮子也咬不破他的铁头，你瞧，这是狮子的牙齿印。”萧峰看那铁罩，果见猛兽的牙印宛然，阿紫又道：“姊夫，你有没有本事将他的铁套子除了下来？”

游坦之一听，只吓得魂飞魄散。他曾亲眼见到萧峰力斗中原群雄时的神勇，双拳打将出去，将伯父和父亲手中的钢盾也震得脱手，要除下自己头上铁罩，可说轻而易举。当铁罩镶到他头上之时，他懊丧欲绝，这时却又盼望铁罩永远留在自己头上，不让萧峰见到自己的真面目。

萧峰伸出手指，在他铁罩上轻轻弹了几下，发出铮铮之声，笑道：“这铁罩甚是牢固，打造得又很精细，毁了岂不可惜！”

阿紫道：“高昌国的使者说道，这个铁头人生来青面獠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见到他的人无不惊避，因此他父母打造了一个铁面给他戴着，免他惊吓旁人。姊夫，我很想瞧瞧他的本来面目，到底怎样的可怕。”

游坦之吓得全身发颤，牙齿相击，格格有声。

萧峰看出他恐惧异常，道：“这人怕得厉害，何必去揭开他的铁面？这人既是自小戴惯了铁面，倘若强行除去，只怕

令他日后难以过活。”

阿紫拍手道：“那才好玩啊。我见到乌龟，总是爱捉了来，将硬壳剥去，瞧它没了壳还活不活。”

萧峰不禁皱眉，想象没壳乌龟的模样，甚觉残忍，说道：“阿紫，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干这等害得人不死不活的事？”

阿紫哼了一声，道：“你又不喜欢我啦！我当然没阿朱那么好，要是我像阿朱一样，你怎么会连接几天不来睬我。”萧峰道：“做了这劳什子的什么南院大王，每日里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不是每天总来陪你一阵么？”阿紫道：“陪我一阵，哼，陪我一阵！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么‘陪我一阵’的敷衍了事。倘若我是阿朱，你一定老是陪在我身旁，不会走开，不会什么‘一阵’、‘半阵’的！”

萧峰听她的话确也是实情，无言可答，只得嘿嘿一笑，道：“姊夫是大人，没兴致陪你孩子玩，你找些年轻女伴来陪你说笑解闷罢！”阿紫气忿忿的道：“孩子，孩子……我才不是孩子呢。你没兴致陪我玩，却又干什么来了？”萧峰道：“我来瞧瞧你身子好些没有？今天吃了熊胆么？”

阿紫提起凳上的锦垫，重重往地下一摔，一脚踢开，说道：“我心里不快活，每天便吃一百副熊胆，身子也好不了。”

萧峰见她使小性儿发脾气，若是阿朱，自会设法哄她转嗔为喜，但对这个刁蛮恶毒的姑娘忍不住生出厌恶之情，只道：“你休息一会儿！”站起身来，径自走了。

阿紫瞧着他的背影，怔怔的只是想哭，一瞥眼见到游坦之，满腔怒火，登时便要发泄在他身上，叫道：“室里，再抽他三十鞭！”室里应道：“是！”拿起了鞭子。

游坦之大声道：“姑娘，我又犯了什么错啦？”阿紫不答，挥手道：“快打！”室里刷的一鞭，打了下去。游坦之道：“姑娘，到底我犯了什么错，让我知道，免得下次再犯。”室里刷的一鞭，刷的又是一鞭。

阿紫道：“我要打便打，你就不该问什么罪名，难道打错了你？你问自己犯了什么错，正因为你问，这才要打！”

游坦之道：“是你先打我，我才问的。我还没问，你就叫人打我了。”刷的一鞭，刷刷刷又是三鞭。

阿紫笑道：“我料到你会问，因此叫人先打你。你果然要问，那不是我料事如神么？这证明你对我不够死心塌地。姑娘忽然想到要打人，你倘若忠心，须得自告奋勇，自动献身就打才是。偏偏啰里啰唆的心中不服。你不喜欢给我打，不打你就是了。”

游坦之听到“不打你就是了”这六个字，心中一凛，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知道阿紫若不打他，必定会另外想出比鞭打惨酷十倍的刑罚来，不如乖乖的挨上三十鞭，忙道：“是小人错了，姑娘打我是大恩大德，对小人身子有益，请姑娘多多鞭打，打得越多越好。”

阿紫嫣然一笑，道：“总算你还聪明，我可不给人取巧，你说打得越多越好，以为我一高兴，便饶了你么？”游坦之道：“不是的，小人不敢向姑娘取巧。”阿紫道：“你说打得越多越好，那是你衷心所愿的了？”游坦之道：“是，是小人衷心所愿。”阿紫道：“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室里，打足一百鞭，他喜欢多挨鞭子。”

游坦之吓了一跳，心想：“这一百鞭打了下来，还有命么？”

但事已如此，自己就算坚说不愿，人家要打便打，抗辩有何用处，只得默不作声。

阿紫道：“你为什么不说话？是心中不服吗？我叫人打你，你觉得不公道么？”游坦之道：“小人心悦诚服，知道姑娘鞭打小人，出于成全小人的好心。”阿紫道：“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说话？”游坦之无言可答，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小人心想姑娘待我这般恩德如山，小人心中感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将来不知如何报答姑娘才是。”

阿紫道：“好啊！你说如何报答于我。我一鞭鞭打你，你将这一鞭鞭的仇恨，都记在心中。”游坦之连连摇头，道：“不，不！不是。我说的报答，是真正的报答。小人一心想要为姑娘粉身碎骨，赴汤蹈火。”

阿紫道：“好，那就打罢！”室里应道：“是！”拍的一声，皮鞭抽了下去。

打到五十余鞭时，游坦之痛得头脑也麻木了，双膝发软，慢慢跪了下来。阿紫笑吟吟的看着，只等他出声求饶。只要他求一句饶，她便又找到了口实，可以再加他五十鞭。哪知道游坦之这时迷迷糊糊，已然人事不知，只是低声呻吟，居然并不求饶。打到七十余鞭时，他已昏晕过去。室里毫不留情，还是整整将这一百鞭打完，这才罢手。

阿紫见游坦之奄奄一息，死多活少，不禁扫兴。想到萧峰对自己那股爱理不理的神情，心中百般的郁闷难宣，说道：“抬了下去罢！这个人不好玩！室里，还有什么别的玩意儿没有？”

这一场鞭打，游坦之足足养了一个月伤，这才痊愈。契

丹人见阿紫已忘了他，不再找他来折磨，便将他编入一众宋人的俘虏里，叫他做诸般粗重下贱功夫，掏粪坑、洗羊栏、拾牛粪、硝羊皮，什么活儿都干。

游坦之头上戴了铁罩，人人都拿他取笑侮辱，连汉人同胞也当他怪物一般。游坦之逆来顺受，便如变成了哑巴。旁人打他骂他，他也从不抗拒。只是见到有人乘马驰过，便抬起头来瞧上一眼，心中记挂着的只是一件事：“什么时候，姑娘再叫我去鞭打？”他只盼望能见到阿紫，便是挨受鞭笞之苦，也是心所甘愿，心里从来没有要逃走的念头。

如此过了两个多月，天气渐暖，这一日游坦之随着众人，在南京城外搬土运砖，加厚南京南门旁的城墙。忽听得蹄声得得，几乘马从南门中出来，一个清脆的声音笑道：“啊哟，这铁丑还没死啊！我还道他早死了呢！铁丑，你过来！”正是阿紫的声音。

游坦之日思夜想，盼望的就是这一刻辰光，听得阿紫叫他，一双脚却如钉在地上一一般，竟然不能移动，只觉一颗心怦怦大跳，手掌心都是汗水。

阿紫又叫道：“铁丑，该死的！我叫你过来，你没听见么？”游坦之应道：“是，姑娘！”转身向她马前走去，忍不住抬起头来瞧了她一眼。相隔四月，阿紫脸色红润，更增俏丽，游坦之心中怦的一跳，脚下一绊，合扑摔了一交，众人哄笑声中，急忙爬起，不敢再看她，慌慌张张的走到她身前。

阿紫心情甚好，笑道：“铁丑，你怎么没死？”游坦之道：“我说要……要报答姑娘的恩典，还没报答，可不能便死。”阿紫更是喜欢，格格娇笑两声，道：“我正要找一個忠心不二的

奴才去做一件事，只怕契丹人粗手粗脚的误事，你还没死，那好得很。你跟我来！”游坦之应道：“是！”跟在她马后。

阿紫挥手命室里和另外三名契丹卫士回去，不必跟随。室里知她不论说了什么，旁人决无劝谏余地，好在这铁面人猥崽懦弱，随着她决无害处，便道：“请姑娘早回！”四人跃下马来，在城门边等候。

阿紫纵马慢慢前行，走出了七八里地，越走越荒凉，转入了一处阴森森的山谷之中，地下都是陈年腐草败叶烂成的软泥。再行里许，山路崎岖，阿紫不能乘马了，便跃下马来，命游坦之牵着马，又走了一程。眼见四下里阴沉沉地，寒风从一条窄窄的山谷通道中刮进来，吹得二人肌肤隐隐生疼。

阿紫道：“好了，便在这里！”命游坦之将马缰系在树上，说道：“你今天瞧见的事，不得向旁人泄露半点，以后也不许向我提起，记得么？”

游坦之道：“是，是！”心中喜悦若狂，阿紫居然只要他一人随从，来到如此隐僻的地方，就算让她狠狠鞭打一顿，那也是甘之如饴。

阿紫伸手入怀，取了一只深黄色的小木鼎出来，放在地下，说道：“待会儿有什么古怪虫豸出现，你不许大惊小怪，千万不能出声。”游坦之应道：“是！”

阿紫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打了开来，里面是几块黄色、黑色、紫色、红色的香料。她从每一块香料上捏了少许，放入鼎中，用火刀、火石打着了火，烧了起来，然后合上鼎盖，道：“咱们到那边树下守着。”

阿紫在树下坐定，游坦之不敢坐在她身边，隔着丈许，坐

在她下风处一块石头上。寒风刮来，风中带着她身上淡淡香气，游坦之不由得意乱情迷，只觉一生中能有如此一刻，这些日子虽受种种苦楚荼毒，却也不枉了。他只盼阿紫永远在这大树下坐着，他自己能永远的这般陪着她。

正自醺醺的如有醉意，忽听得草丛中瑟瑟声响，绿草中红艳艳地一物晃动，却是一条大蜈蚣，全身闪光，头上凸起一个小瘤，与寻常蜈蚣大不相同。

那蜈蚣闻到木鼎中发出的香气，径身游向木鼎，从鼎下的孔中钻了进去，便不再出来。阿紫从怀中取出一块厚厚的锦缎，蹑手蹑足的走近木鼎，将锦缎罩在鼎上，把木鼎裹得紧紧地，生怕蜈蚣钻了出来，然后放入系在马颈旁的革囊之中，笑道：“走罢！”牵着马便行。

游坦之跟在她身后，寻思：“她这口小木鼎古怪得紧，但多半还是因烧起香料，才引得这条大蜈蚣到来。不知这条大蜈蚣有什么好玩，姑娘巴巴的到这山谷中来捉？”

阿紫回到端福宫中，吩咐侍卫在殿旁小房中给游坦之安排个住处。游坦之大喜，知道从此可以常与阿紫相见。

果然第二天一早，阿紫便将游坦之传去，领他来到偏殿之中，亲自关上了殿门，殿中便只他二人。阿紫走向西首一只瓦瓮，揭开瓮盖，笑道：“你瞧。是不是很雄壮？”游坦之向瓮边一看，只见昨日捕来的那条大蜈蚣正在迅速游动。

阿紫取过预备在旁的一只大公鸡，拔出短刀，斩去公鸡的尖嘴和脚爪，投入瓦瓮。那条大蜈蚣跃上鸡头，吮吸鸡血，不久大公鸡便中毒而死。蜈蚣身子渐渐肿大，红头更是如欲滴出血来。阿紫满脸喜悦之情，低声道：“成啦，成啦！这一

门功夫可练得成功了！”

游坦之心道：“原来你捉了蜈蚣，要来练一门功夫。这叫蜈蚣功吗？”

如此喂了七日，每日让蜈蚣吮吸一只大公鸡的血。到第八日上，阿紫又将游坦之叫进殿去，笑咪咪的道：“铁丑，我待你怎样？”游坦之道：“姑娘待我恩重如山。”阿紫道：“你说过要为我粉身碎骨，赴汤蹈火。那是真的，还是假话？”游坦之道：“小人不敢欺骗姑娘。姑娘但有所命，小人决不推辞。”阿紫道：“那好得很啊。我跟你讲，我要练一门功夫，须得有人相助才行。你肯不肯助我练功？倘若练成了，我定然重重有赏。”游坦之道：“小人当然听姑娘吩咐，也不用什么赏赐。”阿紫道：“那好得很，咱们这就练了。”

她盘膝坐好，双手互搓，闭目运气，过了一会，道：“你伸手到瓦瓮中去，这蜈蚣必定咬你，你千万不可动弹，要让他吸你的血液，吸得越多越好。”

游坦之七日来每天见这条大蜈蚣吮吸鸡血，只吮得几口，一只鲜龙活跳的大公鸡便即毙命，可见这蜈蚣毒不可当，听阿紫这么说，不由得迟疑不答。阿紫脸色一沉，问道：“怎么啦，你不愿意吗？”游坦之道：“不是不愿，只不过……只不过……”阿紫道：“怎么？只不过蜈蚣毒性厉害，你怕死是不是？你是人，还是公鸡？”游坦之道：“我不是公鸡。”阿紫道：“是啊，公鸡给蜈蚣吸了血会死，你又不是公鸡，怎么会死？你说过愿意为我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蜈蚣吸你一点血玩玩，你会粉身碎骨么？”

游坦之无言可答，抬起头来向阿紫瞧去，见她红红的樱

唇下垂，颇有轻蔑之意，登时意乱情迷，就如着了魔一般，说道：“好，遵从姑娘吩咐便是。”咬紧了牙齿，闭上眼睛，右手慢慢伸入瓦瓮。

他手指一伸入瓮中，中指指尖上便如针刺般剧痛。他忍不住将手一缩。阿紫叫道：“别动，别动！”游坦之强自忍住，睁开眼来，只见那条蜈蚣正咬住了自己的中指，果然便在吸血。游坦之全身发毛，只想提起来往地下一甩，一脚踏了下去，但他虽不和阿紫相对，却感觉到她锐利的目光射在自己背上，如同两把利剑般要作势刺下，怎敢稍有动弹？

好在蜈蚣吸血，并不甚痛，但见那蜈蚣渐渐肿大起来，但自己的中指上却也隐隐罩上了一层深紫之色。紫色由浅而深，慢慢转成深黑，再过一会，黑色自指而掌，更自掌沿手臂上升。游坦之这时已将性命甩了出去，反而处之坦然，嘴角边也微微露出笑容，只是这笑容套在铁罩之下，阿紫看不到而已。

阿紫双目凝视在蜈蚣身上，全神贯注，毫不怠忽。终于那蜈蚣放开了游坦之的手指，伏在瓮底不动了。阿紫叫道：“你轻轻将蜈蚣放入小木鼎中，小心些，可别弄伤了它。”

游坦之依言抄起蜈蚣，放入锦凳前的小木鼎中。阿紫盖上了鼎盖，过得片刻，木鼎的孔中有一滴滴黑血滴了下来。

阿紫脸现喜色，忙伸掌将血液接住，盘膝运功，将血液都吸入掌内。游坦之心道：“这是我的血液，却到了她身体之中。原来她是在蜈蚣毒掌。”

过了好一会，木鼎再无黑色滴下，阿紫揭起鼎盖，见蜈蚣已然僵毙。

阿紫双掌一搓，瞧自己手掌时，但见两只手掌如白玉无瑕，更无半点血污，知道从师父那里偷听来的练功之法确是半点不错，心下甚喜，捧起了木鼎，将死蜈蚣倒在地上，匆匆走出殿去，一眼也没向游坦之瞧，似乎此人便如那条死蜈蚣一般，再也没什么用处了。

游坦之怅望着阿紫的背影，直到她影踪不见，解开衣衫看时，只见黑气已蔓延至腋窝，同时一条手臂也麻痒起来，霎时之间，便如千万只跳蚤在同时咬啮一般。

他纵声大叫，跳起身来，伸手去搔，一搔之下，更加痒得厉害，好似骨髓中、心肺中都有虫子爬了进去，蠕蠕而动。痛可忍而痒不可耐，他跳上跳下，高声大叫，将铁头在墙上用力碰撞，当当声响，只盼自己即时晕了过去，失却知觉，免受这般难熬的奇痒。

又撞得几撞，拍的一声，怀中掉出一件物事，一个油布包跌散了，露出一本黄皮书来，正是那日他拾到的那本梵文经书。这时剧痒之下，也顾不得去拾，但见那书从中翻开。游坦之全身说不出的难熬，滚倒在地，乱擦乱撞。过得一会，俯伏着只是喘息，泪水、鼻涕、口涎都从铁罩的嘴缝中流出来，滴在梵文经书上。昏昏沉沉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书页上已浸满了涕泪唾液，无意中一瞥，忽见书页上的弯弯曲曲文字之间，竟出现一个僧人的图形。这僧人姿式极是奇特，脑袋从胯下穿过，伸了出来，双手抓着两只脚。

他也没心绪去留神书上的古怪姿势，只觉痒得几乎也透不过来了，扑在地下，乱撕身上衣衫，将上衣和裤子撕得片片粉碎，把肌肤往地面上猛力磨擦，擦得片刻，皮肤中便渗

出血来。他乱滚乱擦，突然间一不小心，脑袋竟从双腿之间穿了过去。他头上套了铁罩，急切间缩不回来，伸手想去相助，右手自然而然的抓住了右脚。

这时他已累得筋疲力尽，一时无法动弹，只得暂时住手，喘过一口气来，无意之中，只见那本书摊在眼前，书中所绘的那个枯瘦僧人，姿势竟然便与自己目前有点儿相似，心下又是惊异，又觉有些好笑，更奇怪的是，做了这个姿势后，身上麻痒之感虽一般无二，透气即顺畅得多了，当下也不急于要将脑袋从胯下钻出来，便这么伏在地下，索性依照图中僧人的姿势，连左手也去握住了左脚，下颚碰在地下。这么一来，姿势已与图中的僧人一般无二，透气更加舒服了。

如此伏着，双眼与那书更是接近，再向那僧人看去时，见他身旁写着两个极大的黄字，弯弯曲曲的形状诡异，笔画中却有许多极小的红色箭头。游坦之这般伏着，甚是疲累，当即放手站起。只一站起，立时又痒得透不过气来，忙又将脑袋从双腿间钻过去，双手握足，下颚抵地。只做了这古怪姿势，透气便即顺畅。

他不敢再动，过了好一会，觉得无聊起来，便去看那图中僧人，又去看他身旁的两个怪字。看着怪字中的那些个箭头，心中自然而然的随着箭头所指的笔画存想，只觉右臂上的奇痒似乎化作一线暖气，自喉头而胸腹，绕了几个弯，自双肩而头顶，慢慢的消失。

看着怪字中的小箭头，接连这么想了几次，每次都有一条暖气通入脑中，而臂上的奇痒便稍有减轻。他惊奇之下，也不暇去想其中原因，只这般照做，做到三十余次时，臂上已

仅余微痒，再做十余次，手指、手掌、手臂各处已全无异感。

他将脑袋从胯下钻了出来，伸掌一看，手上的黑气竟已全部退尽，他欣喜之下，突然惊呼：“啊哟，不好！蜈蚣的剧毒都给我搬运入脑了！”但这时奇痒既止，便算有什么后患，也顾不得许多了，又思：“这本书上本来明明没有图画，怎地忽然多了个古怪的和尚出来？我无意之间，居然做出跟这和尚一般的姿势来？这和尚定是菩萨，来救我性命的。”当下跪倒在地，恭恭敬敬的向图中怪僧磕头，铁罩撞地，当当有声。

他自不知书中图形，是用天竺一种药草浸水绘成，湿时方显，干即隐没，是以阿朱与箫峰都没见到。其实图中姿势与运功线路，其旁均有梵字解明，少林上代高僧识得梵文，虽不知图形秘奥，仍能依文字指点而练成易筋经神功。游坦之奇痒难当之时，涕泪横流，恰好落在书页之上，显出了图形。那是练功时化解外来魔头的一门妙法，乃天竺国古代高人所创的瑜伽秘术。他突然做出这个姿式来，也非偶然巧合，食嗑则咳，饱极则呕，原是人之天性。他在奇痒难当之时，以头抵地，本是出乎自然，不足为异，只是他涕泪刚好流上书页，那倒确是巧合了。他呆了一阵，疲累已极，便躺在地下睡着了。

第二日早上刚起身，阿紫匆匆走进殿来，一见到他赤身露体的古怪模样，“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说道：“怎么你还没死？”游坦之一惊，说道：“小人……小人还没死！”暗暗神伤：“原来她只道我已早死了。”

阿紫道：“你没死那也好！快穿好衣服，跟我再出去捉毒虫。”游坦之道：“是！”等阿紫出殿，去向契丹兵另讨一身衣

服。契丹兵见郡主对他青眼有加，便捡了一身干净衣服给他换上。

阿紫带了游坦之来到荒僻之外，仍以神木王鼎诱捕毒虫，以鸡血养过，再吮吸游坦之身上的血液，然后用以练功。第二次吸血的是一只青色蜘蛛，第三次则是一只大蝎子。游坦之每次依照书上图形，化解虫毒。

阿紫当年在星宿海偷看师父练此神功，每次都见到有一具尸首，均是本门弟子奉师命去掳掠来的附近乡民，料来游坦之中毒后必死无疑，但见他居然不死，不禁暗暗称异。

如此不断捕虫练功，三个月下来，南京城外周围十余里中毒物越来越少，被香气引来的毒虫大都细小孱弱，不中阿紫之意。两人出去捕虫时，便离城渐远。

这一日来到城西三十里之外，木鼎中烧起香料，直等了一个多时辰，才听得草丛中瑟瑟声响，有什么蛇虫过来。阿紫叫道：“伏低！”游坦之便即伏下身来，只听得响声大作，颇异寻常。

异声中夹杂着一股中人欲呕的腥臭，游坦之屏息不动，只见长草分开，一条白身黑章的大蟒蛇蜿蜒游至。蟒头作三角形，头顶上高高生了一个凹凸凸凸的肉瘤。北方蛇虫本少，这蟒蛇如此异状，更是从所未见。蟒蛇游到木鼎之旁，绕鼎团团转动，这蟒身長二丈，粗逾手臂，如何钻得进木鼎之中？但闻到香料及木鼎的气息，一颗巨头不住用力去撞那鼎。

阿紫没想到竟会招来这样一件庞然大物，甚是骇异，一时没了主意，悄悄爬到游坦之身边，低声道：“怎么办？要是蟒蛇将木鼎撞坏了，岂不糟糕？”

游坦之乍听到她如此软语商量的口吻，当真是受宠若惊，登时勇气大增，说道：“不要紧，我去将蛇赶开！”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向蟒蛇。那蛇听到声息，立时盘曲成团，昂起了头，伸出血红的舌头，嘶嘶作声，只待扑出。游坦之见了这等威势，倒也不敢贸然上前。

便在此时，忽觉得一阵寒风袭体，只见西北角上一条火线烧了过来，顷刻间便烧到了面前。一到近处，看得清楚，原来不是火线，却是草丛中有什么东西爬过来，青草遇到，立变枯焦，同时寒气越来越盛。他退后了几步，只见草丛枯焦的黄线移向木鼎，却是一条蚕虫。

这蚕虫纯白如玉，微带青色，比寻常蚕儿大了一倍有余，便似一条蚯蚓，身子透明直如水晶。那蟒蛇本来气势汹汹，这时却似乎怕得要命，尽力将一颗三角大头缩到身子下面藏了起来，那水晶蚕儿迅速异常的爬上蟒蛇身子，一路向上爬行，便如一条炽热的炭火一般，在蟒蛇的脊梁上烧出了一条焦线，爬到蛇头之时，蟒蛇的长身从中裂而为二，那蚕儿钻入蟒蛇头旁的毒囊，吮吸毒液，顷刻间身子便胀大了不少，远远瞧去，就像是一个水晶瓶中装满了青紫色的汁液。

阿紫又惊又喜，低声道：“这条蚕儿如此厉害，看来是毒物中的大王了。”游坦之却暗自忧急：“如此剧毒的蚕虫倘若来吸我的血，这一次可性命难保了。”

那蚕儿绕着木鼎游了一圈，向鼎上爬去，所经之处，鼎上也刻下了一条焦痕。蚕儿似通灵一般，在鼎上爬了一圈，似知倘若钻入鼎中，有死无生，竟不似其余毒物一般钻入鼎中，又从鼎上爬了下来，向西北而去。

阿紫又兴奋又焦急，叫道：“快追，快追！”取出锦缎罩在鼎上，抱起木鼎，向蚕儿追了下去。游坦之跟随其后，沿着焦痕追赶。这蚕儿虽是小虫，竟然爬行如风，一霎眼间便爬出了数丈，好在所过之处有焦痕留下，不致失了踪迹。

两人片刻间追出了三四里地，忽听得前面水声淙淙，来到一条溪旁。焦痕到了溪边，便即消失，再看对岸，也无蚕虫爬行过的痕迹，显然蚕儿掉入了溪水，给冲下去了。阿紫顿足埋怨：“你也不追得快些，这时候却又到哪里找去？我不管，你非给我捉回来不可！”游坦之心下惶惑，东找西寻，却哪里寻得着？

两人寻了一个多时辰，天色暗了下来，阿紫既感疲倦，又没了耐心，怒道：“说什么也得给我捉了来，否则不用再来见我。”说着转身回去，径自回城。

游坦之好生焦急，只得沿溪向下游寻去，寻出七八里地，暮色苍茫之中，突然在对岸草丛中又见到了焦线。游坦之大喜，冲口而出的叫道：“姑娘，姑娘，我找到了！”但阿紫早已去远。

游坦之涉水而过，循着焦线追去，只见焦线直通向前面山坳。他鼓气疾奔，山头尽处，赫然是一座构筑宏伟的大庙。

他快步奔近，见庙前匾额写着“敕建悯忠寺”五个大字。当下不暇细看庙宇，顺着焦线追去。那焦线绕过庙旁，通向庙后。但听得庙中钟磬木鱼及诵经之声此起彼伏，群僧正做功课。他头上戴了铁罩，自惭形秽，深恐给寺僧见到，于是沿着墙脚悄悄而行，见焦线通过了一大片泥地，来到了一座菜园之中。

他心下甚喜，料想菜园中不会有什么人，只盼蚕儿在吃菜，便可将之捉了来，走到菜园的篱笆之外，听得园中有人在大力叱骂，他立即停步。

只听那人骂道：“你怎地如此不守规矩，一个人偷偷出去玩耍？害得老子担心了半天，生怕你从此不回来了。老子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的将你带来，你太也不知好歹，不懂老子对待你一片苦心。这样下去，你还有什么出息，将来自毁前途，谁也不会来可怜你。”那人语音中虽甚恼怒，却颇有期望怜惜之意，似是父兄教诲顽劣的子弟。

游坦之寻思：“他说什么从昆仑山巅万里迢迢的将他带来，多半是师父或是长辈，不是父亲。”悄悄掩到篱笆之旁，只见说话的人却是个和尚。这和尚肥胖已极，身材却又极矮，宛然是个大肉球，手指地下，兀自申斥不休。游坦之向地下一望，又惊又喜，那矮胖和尚所申斥的，正是那条透明的大蚕。

这矮胖和尚的长相已是甚奇，而他居然以这等口吻向那条蚕儿说话，更是匪夷所思。那蚕儿在地下急速游动，似要逃走一般。只是一碰到一道无形的墙壁，便即转头。游坦之凝神看去，见地下画着一个黄色圆圈，那蚕儿左冲右突，始终无法越出圈子，当即省悟：“这圆圈是用药物画的，这药物是那蚕儿的克星。”

那矮胖和尚骂了一阵，从怀中掏出一物，大啃起来，却是个煮熟了的羊头，他吃得津津有味，从柱上摘下一个葫芦，拔开塞子，仰起脖子，咕咕噜噜的喝个不休。

游坦之闻到酒香，知道葫芦里装的是酒，心想：“原来是

个酒肉和尚。看来这条蚕儿是他所养，而且他极之宝爱。却怎么去盗了来？”

正寻思间，忽听得菜园彼端有人叫道：“慧净，慧净！”那矮胖和尚一听，吃了一惊，忙将羊头和酒葫芦在稻草堆中一塞。只听那人又叫：“慧净，慧净，你不去做晚课，躲到哪里去啦？”那矮胖和尚抢起脚边的一柄锄头，手忙脚乱的便在菜畦里锄菜，应道：“我在锄菜哪。”那人走了过来，是个中年和尚，冷冰冰的道：“晨课晚课，人人要做！什么时候不好锄菜，却在晚课时分来锄菜？快去，快去！做完晚课后，再来锄菜好了。在悯忠寺挂单，就得守悯忠寺的规矩。难道你少林寺就没庙规家法吗？”那名叫慧净的矮胖和尚应道：“是！”

放下锄头，跟着他去了，不敢回头瞧那蚕儿，似是生怕给那中年和尚发觉。

游坦之心道：“这矮胖和尚原来是少林寺的。少林和尚个个身有武功，我偷他蚕儿，可得加倍小心。”等二人走远，听四下悄悄地，便从篱笆中钻了进去，只见那蚕儿兀自在黄圈中迅速游走，心想：“却如何捉它？”呆了半晌，想起了一个法子，从草堆中摸了那个葫芦出来，摇了一摇，还有半葫芦酒，他喝了几口，将残酒倒入了菜畦，将葫芦口慢慢移向黄线绘成的圆圈。葫芦口一伸入圈内，那蚕儿嗤的一声，便钻入葫芦。游坦之大喜，忙将木塞塞住葫芦口子，双手捧了葫芦，钻出篱笆，三脚两步的原路逃回。

离悯忠寺不过数十丈，便觉葫芦冷得出奇，直比冰块更冷，他将葫芦从右手交到左手，又从左手交到右手，当真奇寒彻骨，实在拿捏不住。无法可施，将葫芦顶在头上，这一

来可更加不得了，冷气传到铁罩之上，只冻得他脑袋疼痛难当，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要结成了冰。他情急智生，解下腰带，缚在葫芦腰里，提在手中，腰带不会传冷，方能提着。但冷气还是从葫芦上冒出来，片刻之间，葫芦外便结了一层白霜。

二十九 虫豸凝寒掌作冰

游坦之提了葫芦，快步而行，回到南京，向阿紫禀报，说已将冰蚕捉到。

阿紫大喜，忙命他将蚕儿养在瓦瓮之中。其时正当七月盛暑，天气本来甚为炎热，哪知道这冰蚕一养入偏殿，殿中便越来越冷，过不多时，连殿中茶壶、茶碗内的茶水也都结成了冰。这一晚游坦之在被窝中瑟瑟发抖，冻得无法入睡，心下只想：“这条蚕儿之怪，真是天下少有。倘若姑娘要它来吮我的血，就算不毒死，也冻死了我。”

阿紫接连捉了好几条毒蛇、毒虫来和之相斗，都是给冰蚕在身旁绕了一个圈子，便即冻毙僵死，给冰蚕吸干了汁液。接连十余日中，没一条毒虫能够抵挡。这日阿紫来到偏殿，说道：“铁丑，今日咱们要杀这冰蚕了，你伸手到瓦瓮中，让蚕儿吸血罢！”

游坦之这些日子中白天担忧，晚间发梦，所怕的便是这一刹那辰光，到头来这位姑娘毫不容情，终于要他和冰蚕同作牺牲，心下黯然，向阿紫凝望半晌，不言不动。

阿紫只想：“我无意中得到这件异宝，所练成的毒掌功夫，只怕比师父还要厉害。”说道：“你伸手入瓮罢！”游坦之泪水涔涔而下，跪下磕头，说道：“姑娘，你练成毒掌之后，别忘

了为你而死的小人。我姓游，名坦之，可不是什么铁丑。”阿紫微微一笑，说道：“好，你叫游坦之，我记着就是，你对我很忠心，很好，是个挺忠心的奴才！”

游坦之听了她这几句称赞，大感安慰，又磕了两个头，说道：“多谢姑娘！”但终不愿就此束手待毙，当下双足一挺，倒转身子，脑袋从胯下钻出，左手抓足，右手伸入瓮中，心中便想着书中裸僧身旁两个怪字中的小箭头。突然食指指尖上微微一痒，一股寒气犹似冰箭，循着手臂，迅速无伦的射入胸膛，游坦之心中只记着小箭头所指的方向，那道寒气果真顺着心中所想的脉络，自指而臂，又自胸腹而至头顶，细线所到之处，奇寒彻骨。

阿紫见他做了这个古怪姿势，大感好笑，过了良久，见他仍是这般倒立，不禁诧异起来，走近身去看时，只见那条冰蚕咬住了他食指。冰蚕身子透明如水晶，看得见一条血线从冰蚕之口流入，经过蚕身左侧，兜了个圈子，又从右侧注向口中，流回游坦之的食指。

又过一阵，见游坦之的铁头上、衣服上、手脚上，都布上一层薄薄的白霜，阿紫心想：“这奴才是死了，否则活人身上有热气，怎能结霜？”但见冰蚕体内仍有血液流转，显然吮血未毕。突然之间，冰蚕身上忽有丝丝热气冒出。

阿紫正惊奇间，嗒的一声轻响，冰蚕从游坦之手指上掉了下来。她手中早已拿着一根木棍，用力捣下去。她本想冰蚕甚为灵异，这一棍未必捣得它死，哪知它跌入瓮中之后，肚腹朝天，呆呆蠢蠢的一时翻不转身。阿紫一棍舂下，登时捣得稀烂。

阿紫大喜，忙伸手入瓮，将冰蚕的浆液血水塞在双掌掌心，闭目行功，将浆血都吸入掌内。她一次又一次的涂浆运功，直至瓮底的浆血吸得干干净净，这才罢手。

她累了半天，一个欠伸，站起身来，只见游坦之仍是脑袋钻在双腿之间的倒竖，全身雪白，结满了冰霜。她甚是骇异，伸手去摸他身子，触手奇寒，衣衫也都已冰得僵硬。她又是惊讶，又是好笑，传进室里，命他将游坦之拖出去葬了。

室里带了几名契丹兵，将游坦之的尸身放入马车，拖到城外。阿紫既没吩咐好好安葬，室里也懒得费心挖坑埋葬，见道旁有条小溪，将尸体丢入溪中，便即回城。

室里这么一偷懒，却救了游坦之的性命。原来游坦之手指一被冰蚕咬住，当即以《易筋经》中运功之法，化解毒气，血液被冰蚕吸入体内后，又回入他手指血管，将这剧毒无比的冰蚕精华吸进了体内。阿紫再吸取冰蚕的浆血，却已全无效用，只白辛苦了一场。倘若游坦之已练会《易筋经》的全部行功法诀，自能将冰蚕的毒质逐步消解，但他只学会一项法门，入而不出。这冰蚕奇毒乃是第一阴寒之质，登时便将他冻僵了。

要是室里将他埋入土中，即使数百年后，也未必便化，势必成为一具僵尸。这时他身入溪水，缓缓流下，十余里后，小溪转弯，身子给溪旁的芦苇拦住了。过不多时，身旁的溪水都结成了冰，成为一具水晶棺材。溪水不断冲激洗刷，将他体内寒气一点一滴的刷去，终于他身外的冰块慢慢融化。

幸而他头戴铁罩，铁质热得快，也冷得快，是以铁罩内外的凝冰最先融化。他给溪水冲得咳嗽了一阵，脑子清醒，便

从溪中爬了上来，全身叮叮当当的兀自留存着不少冰块。身子初化为冰之时，并非全无知觉，只是结在冰中，无法动弹而已。后来终于冻得昏迷了过去，此刻死里逃生，宛如做了一场大梦。

他坐在溪边，想起自己对阿紫忠心耿耿，甘愿以身去喂毒虫，助她练功，但自己身死之后，阿紫竟连叹息也无一声。他从冰中望出来，眼见她笑逐颜开的取出冰蚕浆血，涂在掌上练功，只是侧头瞧着自己，但觉自己死得有趣，颇为奇怪，绝无半分惋惜之情。

他又想：“冰蚕具此剧毒，抵得过千百种毒虫毒蛇，姑娘吸入掌中之后，她毒掌当然是练成了。我若回去见她……”突然之间，身子一颤，打了个寒噤，心想：“她一见到我，定是拿我来试她的毒掌。倘若毒掌练成，自然一掌将我打死了。倘若还没练成，又会叫我去捉毒蛇毒虫，直到她毒掌练成、能将我一掌打死为止。左右是个死，我又回去做什么？”

他站起身来，跳跃几下，抖去身上的冰块，寻思：“却到哪里去好？”

找乔峰报杀父之仇，那是想也不敢再想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在旷野、荒山之中信步游荡，摘拾野果，捕捉禽鸟小兽为食。到第二日傍晚，百无聊赖之际，便取出那本梵文《易筋经》来，想学着图中裸僧的姿势照做。

那书在溪水中浸湿了，兀自未干，他小心翼翼的翻动，惟恐弄破了书页，却见每一页上忽然都显出一个怪僧的图形，姿势各不相同。他凝思良久，终于明白，书中图形遇湿即显，倒不是菩萨现身救命，于是便照第一页中图形，依式而为，更

依循怪字中的红色小箭头心中存想，隐隐觉得有一条极冷的冰线，在四肢百骸中行走，便如那条冰蚕复活了，在身体内爬行一般。他害怕起来，急忙站直，体内冰蚕便即消失。

此后两个时辰之中，他只是想：“钻进了我体内的冷蚕不知走了没有？”可是触不到、摸不着，无影无踪，终于忍耐不住，又做起古怪姿势来，依着怪字中的红色小箭头存想，过不多时，果然那条冰蚕又在身体内爬行起来。他大叫一声，心中不再存想，冰蚕便即不知去向，若再想念，冰蚕便又爬行。

冰蚕每爬行一会，全身便说不出的舒服畅快。书中裸僧姿势甚多，怪字中的小箭头也是盘旋曲折，变化繁复。他依循不同姿势呼召冰蚕，体内忽凉忽暖，各有不同的舒泰。

如此过得数月，捕捉禽兽之际渐觉手足轻灵，纵跃之远，奔跑之速，更远非以前所能。

一日晚间，一头饿狼出来觅食，向他扑将过来。游坦之大惊，待欲发足奔逃，饿狼的利爪已搭上肩头，露出尖齿，向他咽喉咬来。他惊惶之下，随手一掌，打在饿狼头顶。那饿狼打了个滚，扭曲了几下，就此不动了。游坦之转身逃了数丈，见那狼始终不动，心下大奇，拾起块石头投去，石中狼身，那狼仍是不动。他惊喜之下，蹑足过去一看，那狼竟已死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这么随手一掌，竟能有如此厉害，将手掌翻来覆去的细看，也不见有何异状，情不自禁的叫道：“冰蚕的鬼魂真灵！”

他只当冰蚕死后鬼魂钻入他体内，以致显此大能，却不知那纯系《易筋经》之功，再加那冰蚕是世上罕有剧毒之物，这股剧毒的阴寒被他吸入体内，以《易筋经》所载的上乘内

功修习，内力中便附有极凌厉的阴劲。

这《易筋经》实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宝典，只是修习的法门甚为不易，须得勘破“我相、人相”。心中不存修习武功之念。但修习此上乘武学之僧侣，必定勇猛精进，以期有成，哪一个不想尽快从修习中得到好处？要“心无所住”，当真是千难万难。少林寺过去数百年来，修习《易筋经》的高僧着实不少，但穷年累月的用功，往往一无所得，于是众僧以为此经并无灵效，当日被阿朱偷盗了去，寺中众高僧虽然悲怒，却也不当一件大事。一百多年前，少林寺有个和尚，自幼出家，心智鲁钝，疯疯颠颠。他师父苦习《易筋经》不成，怒而坐化。这疯僧在师父遗体旁拾起经书，嘻嘻哈哈的练了起来，居然成为一代高手。但他武功何以如此高强，直到圆寂归西，始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旁人也均不知是《易筋经》之功。这时游坦之无心习功，只是呼召体内的冰蚕来去出没，而求好玩嬉戏，不知不觉间功力日进，正是走上了当年疯僧的老路。

此后数日中接连打死了几头野兽，自知掌力甚强，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不断的向南而行，他生怕只消有一日不去呼召冰蚕的鬼魂，“蚕鬼”便会离己而去，因此每日呼召，不敢间断。那“蚕鬼”倒也招之即来，极是灵异。

游坦之渐行渐南，这一日已到了中州河南地界。他自知铁头骇人，白天只在荒野山洞树林中歇宿，一到天黑，才出来到人家去偷食。其实他身手已敏捷异常，始终没给人发觉。

这一日他在路边一座小破庙中睡觉，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三人走进庙来。

他忙躲在神龛之后，不敢和人朝相。只听那三人走上殿来，就地坐倒，唏哩呼噜的吃起东西来。三人东拉西扯的说了些江湖上的闲事，忽然一人问道：“你说乔峰那厮到底躲到了哪里，怎地一年多来，始终听不到他半点讯息？”

游坦之一听得“乔峰”，心中一凛，登时留上了神。只听另一人道：“这厮作恶多端，做了缩头乌龟啦，只怕再也找他不到了。”先一人道：“那也未必。他是待机而动，只等有人落了单，他就这么干一下子。你倒算算看，聚贤庄大战之后，他又杀了多少人？徐长老、谭公谭婆夫妇、赵钱孙、泰山铁面判官单老英雄全家、天台山智光老和尚、丐帮的马夫人、白世镜长老，唉，当真数也数不清了。”

游坦之听到“聚贤庄大战”五字之后，心中酸痛，那人以后的话就没怎么听进耳去，过了一会，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乔帮主一向仁义待人，想不到……唉……想不到，这真是劫数使然。咱们走罢。”说前站起身来。

另一人道：“老汪，你说本帮要推新帮主，到底会推谁？”那苍老的声音道：“我不知道！推来推去，已推了一年多，总是推不出一个全帮上下都佩服的英雄好汉，唉，大伙儿走着瞧罢。”另一人道：“我知道你的心思，总是盼乔峰那厮再来做咱们帮主。你乘早别发这清秋大梦罢，这话传到了全舵主耳中，只怕你性命有点儿难保。”那老汪急了，说道：“小毕，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几时说过盼望乔帮主再来当咱们帮主？”小毕冷笑道：“你口口声声还是乔帮主长、乔帮主短的，那不是一心只盼乔峰那厮来当帮主？”老汪怒道：“你再胡说八道，瞧我不揍死你这小杂种。”第三人劝道：“好啦，好啦，大

家好兄弟，别为这事吵闹，快去罢，可别迟到了。乔峰怎么又能来当咱们帮主？他是契丹狗种，大伙儿一见到，就得跟他拚个你死我活。再说，大伙儿就算请他来当帮主，他又肯当吗？”老汪叹了口气，道：“那也说得是。”说着三人走出庙去。

游坦之心想：“丐帮要找乔峰，到处找不到，他们又怎知这厮在辽国做了南院大王啦。我这就跟他们说去。丐帮人多势众，再约上一批中原好汉，或许便能杀得了这恶贼。我跟他们一起去杀乔峰。”想到南京就可见到阿紫，胸口登时便热烘烘地。

当下蹑足从庙中出来，眼见三名丐帮弟子沿着山路径向西行，便悄悄跟随在后。这时暮色已深，荒山无人，走出数里后，来到一个山坳，远远望见山谷中生着一个大火堆，游坦之寻思：“我这铁头甚奇，他们见到了定要大惊小怪，且躲在草丛中听听再说。”钻入长草丛中，慢慢向火堆爬近。爬几丈，停一停，渐渐爬近，但听得人声嘈杂，聚在火堆旁的人数着实不少。游坦之这些时候来苦受折磨，再也不敢粗心大意，越近火堆，爬得越慢，爬到一块大岩石之后，离火堆约有数丈，便不敢再行向前，伏低了身子倾听。

火堆旁众一个个站起来说话。游坦之听了一会，听出是丐帮大智分舵的帮众在此聚会，商议在日后丐帮大会之中，大智分舵要推选何人出任帮主，有人主张推宋长老，有人主张推吴长老。另有一人道：“说到智勇双全，该推本帮的全舵主，只可惜全舵主那日给乔峰那厮假公济私，革退出帮，回归本帮的事还没办妥。”又有一人道：“乔峰的奸谋，是我们全舵

主首先奋勇揭开的，全舵主有大功于本帮，归帮的事易办得很。大会一开，咱们先办全舵主归帮的事，再提出全舵主那日所立的大功来，然后推他为帮主。”

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本人归帮的事，那是顺理成章的。但众位兄弟要推我为帮主，这件事却不能提，否则的话，别人还道兄弟揭发乔峰那厮的奸谋，乃是出于私心。”一人大声道：“全舵主，有道是当仁不让。我瞧本帮那几位长老，武功虽然了得，但说到智谋，没一个及得上你。我们对付乔峰那厮，是斗智不斗力之事，全舵主……”那全舵主道：“施兄弟，我还未正式归帮，这‘全舵主’三字，也是叫不得的。”

围在火堆旁的二百余名乞丐纷纷说道：“宋长老吩咐了的，请你暂时仍任本舵舵主，这‘全舵主’三字，为什么叫不得？”“将来你做上了帮主，那也不会希罕这‘舵主’的职位了。”“全舵主就算暂且不当帮主，至少也得升为长老，只盼那时候仍然兼领本舵。”“对了，就算全舵主当上了帮主，也仍然可兼做咱们大智分舵的舵主啊。”

正说得热闹，一名帮众从山坳口快步走来，朗言说道：“启禀舵主，大理国段王子前来拜访。”全舵主冠清当即站起，说道：“大理国段王子？本帮跟大理国素来不打什么交道啊。”大喊道：“众位兄弟，大理段家是著名的武林世家，段王子亲自过访，大伙儿一齐迎接。”当即率领帮众，迎到山坳口。

只见一位青年公子笑吟吟的站在当地，身后带着七八名从人。那青年公子正是段誉。两人拱手见礼，却是素识，当日在无锡杏子林中曾经会过。全冠清当时不知段誉的身分来历，此刻想起，那日自己给乔峰驱逐出帮的丑态，都给段誉

瞧在眼里，不禁微感尴尬，但随即宁定，抱拳说道：“不知段王子过访，未克远迎，尚请恕罪。”

段誉笑道：“好说，好说。晚生奉家父之命，有一件事要奉告贵帮，却是打扰了。”

两人说了几句客套话。段誉引见了随同前来的古笃诚、傅思归、朱丹臣三人。全冠清请段誉到火堆之前的一块岩石上坐下，帮众献上酒来。

段誉接过喝了，说道：“数月之前，家父在中州信阳贵帮故马副帮主府上，遇上一件奇事，亲眼见到贵帮白世镜长老逝世的经过。此事与贵帮干系固然重大，也牵涉到中原武林旁的英雄，一直想奉告贵帮的首脑人物。只是家父受了些伤，将养至今始愈，而贵帮诸位长老行踪无定，未能遇上，家父修下的一通书信，始终无法奉上。数日前得悉贵舵要在此聚会，这才命晚生赶来。”说着从袖中抽出一封书信，站起身来，递了过去。

全冠清也即站起，双手接过，说道：“有劳段王子亲自送信，段王爷眷爱之情，敝帮上下，尽感大德。”见那信密密固封，封皮上写着：“丐帮诸位长老亲启”八个大字，心想自己不便拆阅，又道：“敝帮不久将开大会，诸位长老均将与会，在下自当将段王爷的大函奉交诸位长老。”段誉道：“如此有劳了，晚生告辞。”

全冠清连忙称谢，送了出去，说道：“敝帮白长老和马夫人不幸遭奸贼乔峰毒手，当日段王爷目睹这件惨事吗？”段誉摇头道：“白长老和马夫人不是乔大哥害死的，杀害马副帮主的也另有其人。家父这通书信之中，写得明明白白，将来全

舵主阅信之后，自知详情。”心想：“这件事说来话长，你这厮不是好人，不必跟你多说。料你也不敢隐没我爹爹这封信。”向全冠清一抱拳，说道：“后会有期，不劳远送了。”

他转身走到山坳口，迎面见两名丐帮帮众陪着两条汉子过来。

那两名汉子互相使个眼色，走上几步，向段誉躬身行礼，呈上一张大红名帖。

段誉接过一看，见帖上写着四行字道：

“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棋艺才俊，于二月初八日驾临河南擂鼓山天聋地哑谷一叙。”

段誉素喜弈棋，见到这四行字，精神一振，喜道：“那好得很啊，晚生若无俗务羁身，届时必到。但不知两位何以得知晚生能棋？”那两名汉子脸露喜色，口中咿咿哑哑，大打手势，原来两人都是哑巴。段誉看不懂他二人的手势，微激一笑，问朱丹臣道：“擂鼓山此去不远罢？”将那帖子交给他。

宋丹臣接过一看，先向那两名汉子抱拳道：“大理国镇南王世子段公子，多多拜上聪辩先生，先此致谢，届时自当奉访。”指指段誉，做了几个手势，表示允来赴会。

两名汉子躬身向段誉行礼，随即又取出一张名帖，呈给全冠清。

全冠清接过看了，恭恭敬敬的交还，摇手说道：“丐帮大智分舵暂领舵主之职全冠清，拜上擂鼓山聪辩先生，全某棋艺低劣，贻笑大方，不敢赴会，请聪辩先生见谅。”两名汉子躬身行礼，又向段誉行了一礼，转身而去。

朱丹臣这才回答段誉：“擂鼓山在嵩县之南，屈原冈的东

北，此去并不甚远。”

段誉与全冠清别过，出山坳而去，问朱丹臣道：“那聪辩先生苏星河是什么人？是中原的棋国手吗？”朱丹臣道：“聪辩先生，就是聋哑先生。”

段誉“啊”了一声，“聋哑先生”的名字，他在大理时曾听伯父与父亲说起过，知道是中原武林的一位高手耆宿，又聋又哑，但据说武功甚高，伯父提到他时，语气中颇为敬重。朱丹臣又道：“聋哑先生身有残疾，却偏偏要自称‘聪辩先生’，想来是自以为‘心聪’、‘笔辩’，胜过常人的‘耳聪’、‘舌辩’。”段誉点点头道：“那也有理。”走出几步后，长长叹了口气。

他听朱丹臣说聋哑先生的“心聪”、“笔辩”，胜过常人的“耳聪”、“舌辩”，不禁想到王语嫣的“口述武功”胜过常人的“拳脚兵刃”。

他在无锡和阿朱救出丐帮人众后，不久包不同、风波恶二人赶来和王语嫣等会合。他五人便要北上去寻慕容公子。段誉自然想跟随前去。风波恶感念他口吸蝎毒之德，甚表欢迎。包不同言语之中却极不客气，怪责段誉不该乔装慕容公子，败坏他的令名，说到后来，竟露出“你不快滚，我便要打”之意，而王语嫣只是絮絮和风波恶商量到何处去寻表哥，对段誉处境之窘迫竟是视而不见。

段誉无可奈何，只得与王语嫣分手，却也径向北行，心想：“你们要去河南寻慕容复，我正好也要去河南。河南中州可不是你慕容家的，你慕容复和包不同去得，我段誉难道便去不得？倘若在道上碰巧再跟你们相会，那是天意，你包三

先生可不能怪我。”

但上天显然并无要他与王语嫣立时便再邂逅相逢之意。这些时月之中，段誉在河南到处游荡，名为游山玩水，实则是东张西望，只盼能见到王语嫣的一缕秀发、一片衣角，至于好山好水，却半分也没有入目。

一日，段誉在洛阳白马寺中，与方丈谈论《阿含经》，研讨佛说“转轮圣王有七宝”的故事。段誉于“不长不短、不黑不白、冬则身暖、夏则身凉”的玉女宝大感兴味。方丈和尚连连摇头，说道：“段居士，这是我佛的譬喻，何况佛说七宝皆属无常……”正说到这里，忽有三人来到寺中，却是傅思归、古笃诚、朱丹臣。

原来段正淳离了信阳马家后，又与阮星竹相聚，另行觅地养伤，想到萧峰被丐帮冤枉害死马大元，不可不为他辩白，于是写了一通书信，命傅思归等三人送去丐帮。

傅思归等来到洛阳，在丐帮总舵中见不到丐帮的首脑人物，得知大智分舵在附近聚会，便欲将信送去，却在酒楼中听到有人说起一位公子发呆的趣事，形貌举止与段誉颇为相似，问明那公子的去向，便寻到白马寺来。

四人相见，甚是欢喜。段誉道：“我陪你们去送了信，你们快带我去拜见父王。”他得知父亲便在河南，自是急欲相见，但这些日子来听不到王语嫣的丝毫讯息，日夜挂心，只盼在丐帮大智分舵这等江湖人物聚会之处，又得见到王语嫣的玉容仙颜，却终于所望落空。

朱丹臣见他长吁短叹，还道他是记挂木婉清，此事无可劝慰，心想最好是引他分心，说道：“那聪辩先生广发帖子，

请人去下棋，棋力想必极高。公子爷去见过镇南王后，不妨去跟这聪辩先生下几局。”

段誉点头道：“是啊，枰上黑白，可遣烦忧。只是她虽然熟知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胸中甲兵，包罗万有，却不会下棋。聪辩先生这个棋会，她是不会去的了。”

朱丹臣莫名其妙，不知他说的是谁，这一路上老是见他心不在焉，前言不对后语，倒也见得惯了，听得多了，当下也不询问。

一行人纵马向西北方而行。段誉在马上忽而眉头深锁，忽尔点头微笑，喃喃自语：“佛经有云：‘当思美女，身藏脓血，百年之后，化为白骨啊。’话虽不错，但她就算百年之后化为白骨，那也是美得不得了的白骨啊。”正自想象王语嫣身内骨骼是何等模样，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两乘马疾奔而来。马鞍上各伏着一人，黑暗之中也看不清是何等样人。

这两匹马似乎不受羁勒，直冲向段誉一行人。傅思归和古笃诚分别伸手，拉住了一匹奔马的缰绳，只见马背上的乘者一动不动。傅思归微微一惊，凑近去看时，见那人原来是聋哑先生的使者，脸上似笑非笑，却早已死了。还在片刻之前，这人曾递了一张请帖给段誉，怎么好端端地便死了？另一个也是聋哑先生的使者，也是这般面露诡异笑容而死。傅思归等一见，便知两人是身中剧毒而毙命，勒马退开两步，不敢去碰两具尸体。

段誉怒道：“丐帮这姓全的舵主好生歹毒，为何对人下此毒手？我跟他理论去。”兜转马头，便要回去质问全冠清。

前面黑暗中突然有人发话道：“你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普天下除了星宿老仙的门下，又有谁能有这等杀人于无形的能耐？聋哑老儿乖乖的躲起来做缩头乌龟，那便罢了，倘若出来现世，星宿老仙决计放他不过。喂，小子，这不干你事，赶快给我走罢。”

朱丹臣低声道：“公子，这是星宿派的人物，跟咱们不相干，走罢。”

段誉寻不着王语嫣，早已百无聊赖，聋哑老人这两个使者若有性命危险，他必定奋勇上前相救，此刻既已死了，也就不想多惹事端，叹了口气，说道：“单是聋哑，那也不够。须得当初便眼睛瞎了，鼻子闻不到香气，心中不能转念头，那才能解脱烦恼。”

他说的是，既然见到了王语嫣，她的声音笑貌、一举一动，便即深印在心，纵然又聋又哑，相思之念也已不可断绝。不料对面那人哈哈大笑，鼓掌叫道：“对，对！你说得有理，该当去戳瞎了他眼睛，割了他的鼻子，再打得他心中连念头也不会转才是。”

段誉叹道：“外力摧残，那是没有用的，须得自己修行，‘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可是若能‘离一切相’，那已是大菩萨了。我辈凡夫俗子，如何能有此修为？‘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此人生大苦也。”

游坦之伏在岩石后的草丛之中，见段誉等一行来了又去，随即听到前面有人呼喝之声，便在此时，两名丐帮弟子快步奔来，向全冠清低声道：“全舵主，那两个哑巴不知怎样给人打死了，下手的人自称是星宿派什么‘星宿老仙’的手下。”

全冠清吃了一惊，脸色登时变了。他素闻星宿海星宿老怪之名，此人擅使剧毒，武功亦是奇高，寻思：“他的门人杀了聋哑老人的使者，此事不跟咱们相干，别去招惹的为是。”便道：“知道了，他们鬼打鬼，别去理会。”

突然之间，身前有人发话道：“你这家伙胡言乱语，既知我是星宿老仙门下，怎地还胆敢骂我为鬼？你活得不耐烦了。”全冠清一惊，情不自禁的退了一步，火光下只见一人直挺挺的站在面前，乃是自己手下一名帮众，再凝神看时，此人似笑非笑，模样诡异，身后似乎另行站得有人，喝道：“阁下是谁，装神弄鬼，干什么来了？”

那丐帮弟子身后之人阴森森的道：“好大胆，你又说一个‘鬼’字！老子是星宿老仙的门下。星宿老仙驾临中原，眼下要用二十条毒蛇，一百条毒虫。你们丐帮中毒蛇毒虫向来齐备，快快献上。星宿老仙瞧在你们恭顺拥戴的份上，便放过你们这群穷叫化儿。否则的话，哼哼，这人便是榜样。”

砰的一声，眼前那丐帮弟子突然飞身而起，摔在火堆之旁，一动不动，原来早已死去。这丐帮弟子一飞开，露出一个身穿葛衫的矮子，不知他于何时欺近，杀死了这丐帮弟子，躲在他的身后。

全冠清又惊又怒，霎时之间，心中转过了好几个念头：“星宿老怪找到了丐帮头上，眼前之事，若不屈服，便得一拚。此事虽然凶险，但若我凭他一言威吓，便即献上毒蛇毒虫，帮中兄弟从此便再也瞧我不起。我想做丐帮帮主固然无望，连在帮中立足也不可。好在星宿老怪并未亲来，谅这家伙孤身一人，也不用惧他。”当即笑吟吟的道：“原来是星宿派的

仁兄到了，阁下高姓大名？”

那矮子道：“我法名叫做天狼子。你快快把毒蛇毒虫预备好罢。”

全冠清笑道：“阁下要毒蛇毒虫，那是小事一桩，不必挂怀。”顺手从地下提起一只布袋，说道：“这里有几条蛇儿，阁下请看，星宿老仙可合用吗？”

那矮子天狼子听得全冠清口称“星宿老仙”，心中已自喜了，又见他神态恭敬，心想：“说什么丐帮是中原第一大帮，一听到我师父老人家的名头，立时吓得骨头也酥了。我拿了这些毒蛇毒虫去，师父必定十分欢喜，夸奖我办事得力。说来说去，还是仗了师父他老人家的威名。”当即伸头向袋口中张去。

斗然间眼前一黑，这只布袋已罩到了头上，天狼子大惊之下，急忙挥掌拍出，却拍了个空，便在此时，脸颊、额头、后颈同时微微一痛，已被袋中的毒物咬中。天狼子不及去扯落头上的布袋，狠狠拍出两掌，拔步狂奔。他头上套了布袋，目不见物，双掌使劲乱拍，只觉头脸各处又接连被咬，惶急之际，只是发足疾奔，蓦地里脚下踏了个空，骨碌碌的从陡坡上滚了下去，扑通一声，掉入了山坡下的一条河中，顺流而去。

全冠清本想杀了他灭口，哪知竟会给他逃走，虽然他头脸为毒蝎所螫，又摔入河中，多半性命难保，但想星宿派擅使毒物，说不定他有解毒之法，在星宿海居住，料来也识水性，倘若此人不死，星宿派得到讯息，必定大举前来报复。沉吟片刻，说道：“咱们布巨蟒阵，跟星宿老怪一拚。难道乔峰

一走，咱们丐帮便不能自立，从此听由旁人欺凌吗？星宿派擅使剧毒，咱们不能跟他们动兵刃拳脚，须得以毒攻毒。”

群丐轰然称是，当即四下散开，在火堆外数丈处布成阵势，各人盘膝坐下。

游坦之见全冠清用布袋打走了天狼子，心想：“这人的布袋之中原来装有毒物，他们这许多布袋，都装了毒蛇毒虫吗？叫化子会捉蛇捉虫，原不希奇。我倘若能将这些布袋去偷了来，去送给阿紫姑娘，她定然欢喜得紧。”

眼见群丐坐下后即默不作声，每人身旁都有几只布袋，有些袋子极大，其中有物蠕蠕而动，游坦之只看得心中发毛。这时四下里寂静无声，自己倘若爬开，势必被群丐发觉，心想：“他们若把袋子套在我头上，我有铁罩护头，倒也不怕，但若将我身子塞在大袋之中，跟那些蛇虫放在一起，那可糟了。”

过了好几个时辰，始终并无动静，又过一会，天色渐渐亮了，跟着太阳出来，照得满山遍野一片明亮。枝头鸟声喧鸣之中，忽听得全冠清低声叫道：“来了，大家小心！”他盘膝坐在阵外一块岩石之旁，身旁却无布袋，手中握着一枝铁笛。

只听得西北方丝竹之声隐隐响起，一群人缓步过来，丝竹中夹着钟鼓之声，倒也悠扬动听。游坦之心道：“是娶新娘子吗？”

乐声渐近，来到十丈开外便即停住，有几人齐声说道：“星宿老仙法驾降临中原，丐帮弟子，快快上来跪接！”话声一停，咚咚咚咚的擂起鼓来。擂鼓三通，镗的一下锣声，鼓声止歇，数十人齐声说道：“恭请星宿老仙弘施大法，降服丐

帮的么魔小丑!”

游坦之心道：“这倒像是道士做法事。”悄悄从岩石后探出半个头张望，只见西北角上二十余人一字排开，有的拿着锣鼓乐器，有的手执长幡锦旗，红红绿绿的甚为悦目，远远望去，幡旗上绣着“星宿老仙”，“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威震天下”等等字样。丝竹锣鼓声中，一个老翁缓步而出，他身后数十人列成两排，和他相距数丈，跟随在后。

那老翁手中摇着一柄鹅毛扇，阳光照在脸上，但见他脸色红润，满头白发，颌下三尺银髯，童颜鹤发，当真便如画中的神仙人物一般。那老翁走到群丐约莫三丈之处便站定了不动，忽地撮唇力吹，发出几下尖锐之极的声音，羽扇一拨，将口哨之声送了出去，坐在地下的群丐登时便有四人仰天摔倒。

游坦之大吃一惊：“这星宿老仙果然法力厉害。”

那老翁脸露微笑，“滋”的一声叫，羽扇挥动，便有一名乞丐应声而倒。那老翁的口哨声似是一种无形有质的厉害暗器，片刻之间，丐帮阵中又倒了六七人。

只听得老翁身后的众人颂声大作：“师父功力，震烁古今，这些叫化儿和咱们作对，那真叫做萤火虫与日月争光！”“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可笑啊可笑！”“师父你老人家谈笑之间，便将一千么魔小丑置之死地，如此摧枯拉朽般大获全胜，徒儿不但见所未见，直是闻所未闻。”“这是天下从所未有的丰功伟绩，若不是师父老人家露了这一手，中原武人还不知世上有这等功夫。”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洋洋盈耳，丝竹箫管也跟着吹奏。

忽听得噓溜溜一声响，全冠清铁笛就口，吹了起来。游坦之心道：“他吹笛干什么？帮着为星宿老仙捧场吗？”忽听地下簌簌有声，大布袋中游出几条五彩斑斓的大蛇，笔直向那老翁游去。老翁身旁一群弟子惊叫起来：“有蛇，有毒蛇！”“啊哟，不好，来了这许多毒蛇！”“师父，这些毒蛇似是冲着咱们而来。”只见群丐布袋中纷纷游出毒蛇，有大有小，昂首吐舌，冲向那老翁和群弟子。众人更是七张八嘴的乱叫乱嚷。

星宿派众弟子提起钢杖，纷纷向蜿蜒而来的毒蛇砸去，只有那老翁神色自若，仍是撮唇作哨，挥扇攻敌。全冠清笛声不歇，群丐也跟着呐喊助威。

群蛇越来越多，片刻之间，这一干人身旁竟聚集了数百条，其中有五六条乃是大蟒。几条巨蟒游将近去，转过尾巴，登时卷住了两人，跟着又有两人被卷。星宿派群弟子若要拔足奔逃，群蛇自是追赶不上，但师尊正在迎敌，群弟子一步也不敢离开，只有舞动兵刃，乱砸乱斩，被他们打死的毒蛇少说已有八九十条，但被毒蛇咬伤的也已有七八人。那些巨蟒更是厉害，皮粗肉厚，被钢杖砸中了行若无事，身子一卷到人，越收越紧，再也不放。铁笛声中，从布袋中游出的巨蟒渐增，一共已有二十七八条。

那老翁见情势不对，想要退开，去攻击全冠清，两条小蛇猛地跃起，向他脸上咬去。他大声怒斥：“好大胆！”羽扇挥动，劲风扑出，将两条小蛇击落，突觉一件软物卷向足踝。他知道不妙，飞身而起，只听得噓溜溜一响笛声，四条蟒蛇同时挥起长尾，向他卷了过来。那老翁身在半空，砰砰击出两掌，将前面和左边的两条蟒蛇击开，身形一晃，已落在两

丈之外。便在此时，第三条、第四条巨蟒的长尾同时攻到。他情急之下，运劲又是一掌击出，掌风到处，登时将一条巨蟒的脑袋打得稀烂。

蛇群如潮涌至。那老翁又劈死了三条巨蟒，但腰间和右腿却被两条巨蟒缠住。他运起内力，大喝一声，伸指抓破了缠在腰间巨蟒的肚腹，只溅得满身都是鲜血。岂知蛇性最长，此蟒肚子虽穿，一时却不便死，吃痛之下，更猛力缠紧，只箍得那老翁腰骨几欲折断。他用力挣了两挣，跟着又有两条巨蟒甩了上来，在他身上绕了数匝，连他手臂也绕在其中，令他再也没法抗拒。游坦之在草丛中见到这般惊心动魄的情景，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

全冠清心下大喜，见一众敌人个个被巨蟒缠住，除了呻吟怒骂，再无反抗的能为，便不再吹笛，走上前去，笑吟吟的道：“星宿老怪，你星宿派和我丐帮素来河水不犯井水，好端端地干么惹到我们头上来？现今又怎么说？”

这个童颜鹤发的老翁，正是中原武林人士对之深恶痛绝的星宿老怪丁春秋。他因星宿派三宝之一的神木王鼎给女弟子阿紫盗去，连派数批弟子出去追捕，甚至连大弟子摘星子也遣了出去，但一次次飞鸽传书报来，均是十分不利。最后听说阿紫倚丐帮帮主乔峰为靠山，将摘星子伤得半死不活，丁春秋又惊又怒，知道丐帮是中原武林第一大帮，实非易与，又听到聋哑老人近年来在江湖上出头露面，颇有作为，这心腹大患不除，总是放心不下，夺回王鼎之后，正好乘此了结昔年的一桩大事，于是尽率派中弟子，亲自东来。

他所练的那门“化功大法”，经常要将毒蛇毒虫的毒质涂

在手掌之上，吸入体内，若是七日不涂，不但功力减退，而且体内蕴积了数十年的毒质不得新毒克制，不免渐渐发作，为祸之烈，实是难以形容。那神木王鼎天生有一股特异气息，再在鼎中燃烧香料，片刻间便能诱引毒虫到来，方圆十里之内，什么毒虫也抵不住这香气的吸引。当年丁春秋有了这奇鼎在手，捕捉毒虫不费吹灰之力，“化功大法”自是越练越深，越练越精。当年丁春秋有一名得意弟子，得他传授，修习化功大法，颇有成就，岂知后来自恃能耐，对他居然不甚恭顺。丁春秋将他制住后，也不加以刀杖刑罚，只是将他因禁在一间石屋之中，令他无法捉虫豸加毒，结果体内毒素发作，难熬难当，忍不住将自己全身肌肉一片片的撕落，呻吟呼号，四十余日方死。星宿老怪得意之余，心下也颇为戒惧，而化功大法也不再传授任何门人。因此摘星子等人都是不会，阿紫想得此神功，非暗中偷学、盗鼎出走不可。

阿紫工于心计，在师父刚捕完毒那天辞师东行，待得星宿老怪发觉神木王鼎被盗，已在七天之后，阿紫早已去得远了。她走的多是偏僻小路，追拿她的众师兄武功虽比她为高，智计却远所不及，给她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的连使几个诡计，一一都撇了开去。

星宿老怪所居之地是阴暗潮湿的深谷，毒蛇毒虫繁殖甚富，神木王鼎虽失，要捉些毒虫来加毒，倒也不是难事，但寻常毒虫易捉。要像从前这般，每次捕到的都是希奇古怪、珍异厉害的剧毒虫豸，却是可遇不可求了。更有一件令他担心之事，只怕中原的高手识破了王鼎的来历，谁都会立即将之毁去，是以一日不追回，一日便不能安心。

他在陕西境内和一众弟子相遇。大弟子摘星子幸而尚保全一条性命，却已武功全失，被众弟子一路上殴打侮辱，虐待得人不像人，二弟子狮鼻人狮吼子暂时接领了大师兄的职位。众弟子见到师父亲自出马，又惊又怕，均想师命不能完成，这场责罚定是难当之极，幸好星宿老怪正在用人之际，将责罚暂且寄下，要各人戴罪立功。

众人一路上打探丐帮的消息。一来各人生具异相，言语行动无不令人厌憎，谁也不愿以消息相告；二来萧峰到了辽国，官居南院大王，武林中真还少有人知，是以竟然打听不到半点确讯，连丐帮的总舵移到何处也查究不到。

这一日天狼子无意中听到丐帮大智分舵聚会的讯息，为要立功，竟迫不及待的孤身闯了来，中了全冠清的暗算，总算他体内本来蕴有毒质，蝎子毒他不死，逃得性命后急忙禀告师父。丁春秋当即赶来，不料空具一身剧毒和深湛武功，竟致巨蟒缠身，动弹不得。

丁春秋不答全冠清的话，冷冷的道：“你们丐帮中有个人名叫乔峰，他在哪里？快叫他来见我。”全冠清心中一动，问道：“阁下要见乔峰，为了何事？”丁春秋傲然道：“星宿老仙问你的话，你怎地不答？却来向我问长问短。乔峰呢？”

全冠清见他身子被巨蟒缠住，早已失了抗拒之力，说话却仍这般傲慢，如此悍恶之人，当真天下少有，便道：“星宿老怪天下皆闻，哪知道不过是徒负虚名，连几条小小蛇儿也对付不了。今日对不起，我们可要为天下除一大害了。”

丁春秋微微一笑，说道：“老夫不慎，折在你这些冷血畜生手下，今日魂归西方极乐，也是命该如此……”

他话未说完，一个被巨蟒缠住了的星宿弟子忽然叫道：“丐帮的大英雄，请你放了我出来，会有大大的好处。我师父诡计甚多，你防不胜防。你一个不小心，便着了他的道儿。”全冠清冷冷的道：“放了你有什么好处？”那人道：“我星宿派共有三件宝物，叫做星宿三宝。只有星宿老怪和我知道收藏的所在。你饶了我性命，待你杀了这星宿老怪之后，我自然取出献上。倘若你将我杀了，这星宿三宝你就永远得不到了。”

另一名星宿弟子大叫：“大英雄，大英雄，你莫上他的当！星宿三宝之中，有一宝早给人盗去了。你还是放我的好。只有我才对你忠心，决不骗你。”

霎时之间，星宿派群弟子纷纷叫嚷起来：“丐帮的大英雄，你饶我性命最好，他们都不会对你忠心，只有我死心塌地，为你效劳。”“大英雄，星宿派本门功夫，我所知最多，我定会一古脑儿的都说了出来，决不会有半点藏私。”“本派人众来到中原，实有重大图谋，主要便是为了对付你们丐帮。众位大英雄，你们想不想知道详情？”“咱们在星宿海之旁藏有无数金银财宝，我知道每一处藏宝的所在。我带你们去挖掘出来，丐帮的英雄好汉从此不必再讨饭了。”这些人七张八嘴，献媚和效忠之言有若潮涌，有的动之以利，有的企图引起对方好奇之心，有的更是公然撒谎，荒诞不经。有些弟子已被毒蛇咬伤，或已给巨蟒缠得奄奄一息的，也均唯恐落后，上气不接下气的争相求饶。

群丐万想不到星宿派弟子竟如此没骨气，既是鄙视，又感好奇，纷纷走近倾听。全冠清冷冷的道：“你们对自己师父也不忠心，又怎能对素无渊源的外人忠心？岂不可笑？”

一名星宿弟子道：“不同，不同，大大的不同。星宿老怪本领低微，我跟了他有什么出息？对他忠心有何好处？丐帮的大英雄武功威震天下，又有驱蛇制敌的大法术，岂是星宿老怪所能比拟？”“是啊，丐帮收容了星宿派的众弟子，西域和中原群雄震动，谁不佩服丐帮英雄了得？”“‘英雄’二字，不足以称众位高人侠士，须得称‘大侠’、‘圣人’、‘世人救星’才是！”“我能言善道，今后去周游四方，为众位宣扬德威，丐帮大侠的名望就天下无不知闻了。”“呸，丐帮大侠的名头早已天下皆知，何必要你去多说？”“‘圣人’、‘世人救星’的称号，是小人第一个说出来的。他们拾我牙慧，毫无功劳。”

一名丐帮的五袋弟子皱眉道：“你们这批卑鄙小人，叫叫嚷嚷的令人生厌。星宿老怪，你怎地如此没出息，尽收些无耻之徒做弟子？我先送了你的终，再叫这些家伙一个个追随于你，老子今日要大开杀戒了！”说着呼的一掌，便向丁春秋击去。

这一掌势挟疾风，劲道甚是刚猛，正中丁春秋胸口。哪知丁春秋浑若无事，那乞丐却双膝一软，倒在地下，蜷成一团，微微抽搐了两下，便一动不动了。群丐大惊，齐叫：“怎么啦？”便有两名乞丐伸手去拉他起身。这两人一碰到他身子，便摇晃几下，倒了下去。旁边三名丐帮弟子自然而然的出手相扶，但一碰到这二人，便也跌倒。其余帮众无不惊得呆了，不敢再伸手去碰跌倒的同伴。

全冠清喝道：“这老儿身上有毒，大家不可碰他身子。放暗器！”

八九名四五袋弟子同时掏出暗器，钢镖、飞刀、袖箭、飞蝗石，纷纷向丁春秋射去。丁春秋大声一喝，脑袋急转，满头白发甩了出去，便似一条短短的软鞭，将十来件暗器反击出来。但听得“啊哟”、“啊哟”连声，六七名丐帮帮众被暗器击中。这些暗器也非尽数击中要害，有的擦破一些皮肉，但几名乞丐立时软瘫而死。

全冠清大叫：“退开，退开！”突然呼的一声，一枝钢镖激射而至，却是丁春秋将头发裹住了钢镖，运劲向他射来。全冠清忙挥手中铁笛格打，当的一声，将钢镖击得远远飞了出去。他想这星宿老怪果然厉害，只有驱蟒制其死命，当即将铁笛凑到口边，待要吹奏，蓦地里嘴上一麻，登时头晕目眩，心知不妙，急忙抛下铁笛，便已咕咚一声，仰天摔倒。

群丐大惊，当即有两人抢上扶起。全冠清迷迷糊糊的叫道：“我……我中了毒，大……大伙快……快……快……去……”群丐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拥着他飞也似的急奔而逃，于满地尸骸、布袋、毒蛇，再也不敢理会。

游坦之蹲在草丛之中，惊疑无已，不敢稍动。四下里一片寂静，十余名乞丐都缩成了一个圆球，便如是一只只遇到了敌人的刺猬，显然均已毙命。

那些巨蟒不经全冠清再以笛声相催，不会伤人，只是紧紧缠住了丁春秋师徒。星宿派众人谁都不敢挣扎动弹，惟恐激起蛇儿的凶性，随口咬将下来。

这么静了片刻，有人首先说道：“师父，你老人家神功独步天下，谈笑之间，随手便将这批万恶不赦的叫化儿杀得落荒而逃……”他话未说完，另一名弟子抢着说道：“师父，你

莫听他放屁，刚才说那些叫化儿是‘大侠’、‘圣人’的就是他。”又有一名弟子道：“咱们追随师父这许多年，岂不知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刚才跟那些叫化儿胡说八道，全是骗骗他们的，好让他们不防，以便师父施展无边法力。”

忽然有人放声大哭，说道：“师父，师父！弟子该死，弟子胡涂，为了贪生怕死，竟向敌人投降，此时悔之莫及，宁愿死在毒蟒的口下，再也不敢向师父求饶了。”

群弟子登时省悟：师父最不喜欢旁人文过饰非，只有痛斥自己胡涂该死，将各种各样的罪名乱加在自己头上，或许方能得到师父开恩饶恕。一霎时间，人人抢着大骂自己，说自己如何居心不良，如何罪该万死。只将草丛中的游坦之听得头昏脑胀，莫名其妙。

丁春秋暗运劲力，想将缠在身上的三条巨蟒崩断。但巨蟒身子可伸可缩。丁春秋运力崩断，蟒身只略加延伸，并不会断。丁春秋遍体是毒，衣服头发上也是凝聚剧毒。群丐向他击打或发射暗器，尽皆沾毒。但巨蟒皮坚厚韧滑，毒素难以侵入。只听得群弟子还在唠叨不停，丁春秋怒道：“有谁想得出驱蛇之法，我就饶了他性命。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的脾气？有谁对我有用，我便不加诛杀。你们老是胡说八道，更有何用？”

此言一出，群弟子登时静了下来。过了一会，有人说道：“只要有人拿个火把，向这些蟒蛇身上烧去，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丁春秋骂道：“放你娘的臭屁！这里旷野之地，前不把村，后不把店，有谁经过？就算有乡民路过，他们见到这许多毒蛇，吓得逃走也来不及，哪里还肯拿火把来烧？”跟

着别的弟子又乱出主意，但每一个主意都不着边际，各人所以不停说话，只不过向师父拚命讨好，显得自己确是遵从师命在努力思索而已。

这样过了良久，有一名弟子给一条巨蟒缠得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昏乱中张口向蟒蛇身上咬去。那蟒蛇吃痛，张口向他咽喉反咬，那弟子惨呼一声，登时毙命。

丁春秋越来越焦急，倘若被敌人所困，这许久之间，他定能下毒行诡，设法脱身，偏偏这些蛇儿无知无识，再巧妙的计策也使不到它们身上，只怕这些巨蟒肚饿起来，一口将自己吞了下去。

他担心的事果真便即出现，一条巨蟒久久不闻笛声，肚中却已饿得厉害，张开大口，咬住了所缠住的一名星宿弟子。那弟子大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两条腿已被那巨蟒吞入了口中，他身子不住的给吸入巨蟒腹中，嘴中兀自惨惨叫。蟒蛇的牙齿形作倒钩，那星宿派弟子腿脚先入蛇口，慢慢的给吞至腰间，又吞至胸口，他一时未死，高声惨呼，震动旷野。

众人均知自己转眼间便要步他后尘，无不吓得心胆俱裂。有一人见星宿老怪也是束手无策，不禁恼恨起来，开口痛骂，说都是受他牵累，自己好端端的在星宿海旁牧羊为生，却被他威胁利诱，逼入门下，今日惨死于毒蛇之口，到了阴间，定要向阎王狠狠告他一状。

这人开端一骂，其余众弟子也都纷纷喝骂起来。各人平素受尽星宿老怪的茶毒虐待，无不怀恨在心，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今日反正是同归于尽，痛骂一番，也好稍泄胸中

的怒气。一人大骂之际，身子动得厉害，激怒了缠住了他的巨蟒，一口便咬住了他的肩头，那人大叫：“啊哟，啊哟！救命，救命！”

游坦之见这一千人个个给蟒蛇缠住了不得脱身，心中已无所顾忌，从草丛中站起身来，眼见此处不是善地，便欲及早离去。

星宿派众人斗然间见到他头戴铁罩的怪状，都是一惊，随即有人想起，惟他可以救命，叫道：“大英雄、大侠士，请你拾些枯草，点燃了火，赶走这些蟒蛇。我立即送你……送你一千两银子。”又一人道：“一千两不够，至少也送一万两！”另一人道：“这位先生是仁人义士，良心最好不过，必定行侠仗义，何况点火烧蛇，没有丝毫危险。”顷刻之间颂声大作，而所许的重酬，也于转瞬间加到了一百万两黄金。

这些人骂人的本领固是一等，而谄谀称颂之才，更是久经历练。游坦之一生之中，几曾听人叫过自己是“大英雄”、“大侠士”、“仁人义士”、“当世无双的好汉”？给他们这般捧上了天上去，只觉全身轻飘飘地，宛然便颇有“大英雄”、“大侠士”的气概，一百万两黄金倒也不在意下，只是阿紫姑娘不能亲耳听到众人对自己的称颂，实是莫大憾事。

当下捡拾枯草，从身边摸出火折点燃了，但见到这许许多多形相凶恶的巨蟒，究竟十分害怕，心想莫要惹恼了这些大蛇，连自己也缠在其内，寻思片刻，先检拾枯枝，烧起了一堆熊熊大火，挡在自己身前，然后拾起一根着了火的枯枝，向离自己最近的一条大蛇投去。他躲在火堆之后，转身蓄势，若是这大蛇向自己窜来，那便立时飞奔逃命，什么“大英

雄”、“大侠士”，那也只好暂且不做。

蟒蛇果然甚是怕火，见火焰烧向身旁，立即松开缠着的众人，游入草丛之中。游坦之见火攻有效，在星宿派诸人欢呼声中，将一根根着了火的枯枝向蛇群中投去。群蛇登时纷纷逃窜，连长达数丈的巨蟒也抵受不住火焰攻逼，松开身子，蜿蜒游走。片刻之间，数百条巨蟒和毒蛇逃得干干净净。

星宿派诸弟子大声颂扬：“师父明见万里，神机妙算，果然是火攻的方法最为灵验。”“师父洪福齐天，逢凶化吉！”“全仗师父指挥若定，救了我等的蚁命！”一片颂扬之声，全是归功于星宿老怪，对游坦之放火驱蛇的功劳竟半句不提。

游坦之怔怔的站在当地，颇感奇怪，寻思：“片刻之前你们还在大骂师父，这时却又大赞起师父来，而我这‘大英雄’、‘大侠士’却又变成了‘这小子’，那是什么缘故？”

丁春秋招了招手，道：“铁头小子，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游坦之受人欺辱惯了，见对方无礼，也不以为忤，道：“我叫游坦之。”说着便向前走了几步。丁春秋道：“这些叫化子死了没有？你去摸摸他们的鼻息，是否还有呼吸。”

游坦之应道：“是。”俯身伸手去探一名乞丐的鼻息，只觉着手冰凉，那人早已死去多时。他又试另一名乞丐，也是呼吸早停，说道：“都死啦，没了气息。”只见星宿派弟子脸上都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嘲弄之色。他不明所以，又重复了一句：“都死啦，没了气息。”却见众人脸上戏侮的神色渐渐隐去，慢慢变成了诧异，更逐渐变为惊讶。

丁春秋道：“你每个叫化儿都去试探一下，看尚有哪一个能救。”游坦之道：“是。”将十来个丐帮弟子都试过了，摇头

道：“个个都死了。老先生功力实在厉害。”丁春秋冷笑道：“你抗毒的功夫，却也厉害得很啊。”游坦之奇道：“我……什么……抗毒的功夫？”

他大惑不解，不明白丁春秋这话是什么意思，更没想到自己每去探一个乞丐的鼻息，便是到鬼门关去走了一遭，十多名乞丐试将下来，已经历了十来次生死大险。他自然不知，星宿老怪被巨蟒缠身，无法得脱，全仗他这小子相救，江湖上传了出去，不免面目无光，因此巨蟒离去之后，立时便起意杀他灭口。不料游坦之经过这几个月来的修习不辍，冰蚕的奇毒已与他体质融合无间，丁春秋沾在群丐身上的毒质再出害他不得。

丁春秋寻思：“瞧他手上肌肤和说话声音，年纪甚轻，不会有什么真实本领，多半是身上藏得有专克毒物的雄黄珠、辟邪奇香之类宝物，又或是预先服了灵验的解药，这才不受奇毒之侵。”便道：“游兄弟，你过来，我有话说。”

游坦之虽见他说得诚恳，但亲眼看到他连杀群丐的残忍狠辣，又听到他师徒间一会儿谄谀，一会儿辱骂，觉得这种人极难对付，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便道：“小人身有要事，不能奉陪，告退了。”说着抱拳唱喏，转身便走。

他只走出几步，突觉身旁一阵微风掠过，两只手腕上一紧，已被人抓住。游坦之抬头一看，见抓住他的是星宿弟子中的一名大汉。他不知对方有何用意，只见他满脸狞笑，显非好事，心下一惊，叫道：“快放我！”用力一挣。

只听得头顶呼的一声风响，一个庞大的身躯从背后跃过他头顶，砰的一声，重重撞在对面山壁之上，登时头骨粉碎，

一个头颅变成了泥浆相似。

游坦之见这人一撞的力道竟这般猛烈，实是难以相信，一愕之下，才看清楚便是抓住自己的那个大汉，更是奇怪：“这人好端端地，怎么突然撞山自尽？莫非发了疯？”他决计想不到自己一挣之下，一股猛劲将那大汉甩出去撞在山上。

星宿派群弟子都是“啊”的一声，骇然变色。

丁春秋见他摔死自己弟子这一下手法毛手毛脚，并非上乘功夫，只是膂力异常了得，心想此人天赋神力，武功却是平平，当下身形一晃，伸掌按上了他的铁头。游坦之猝不及防，登时被压得跪倒在地，身子一挺。待要重行站直，头上便如顶了一座万斤石山一般，再也动不得，当即哀求：“老先生饶命。”

丁春秋听他出言求饶，更是放心，问道：“你师父是谁？你好大胆子，怎地杀了我的弟子？”游坦之道：“我……我没有师父。我决不敢杀死老先生的弟子。”

丁春秋心想不必跟他多言，毙了灭口便是，当下手掌一松，待游坦之站起身来，挥掌向他胸口拍去。游坦之大惊，忙伸右手，推开来掌。丁春秋这一掌去势甚缓，游坦之右掌格出时，正好和他掌心相对。丁春秋正要他如此，掌中所蓄毒质随着内劲直送过去，这正是他成名数十年的“化功大法”，中掌者或沾剧毒，或内力于顷刻间化尽，或当场立毙，或哀号数月方死，全由施法随心所欲。丁春秋生平曾以此杀人无数。武林中听到“化功大法”四字，既厌恶恨憎，复心惊肉跳。段誉的“北冥神功”吸入内力以为己有，与“化功大法”以剧毒化人内功不同，但身受者内力迅速消失，却无二

致，是以往往给人误认。丁春秋见这铁头小子连触十余名乞丐居然并不中毒，当即施展出看家本领来。

两人双掌相交，游坦之身子一晃，腾腾腾接连退出六七步，要想拿桩站定，终于还是一交坐倒，但对方这一推余力未尽，游坦之臀部一着地，背脊又即着地，铁头又即着地，接连倒翻了三个筋斗，这才止住，忙不住磕头，叫道：“老先生饶命，老先生饶命。”

丁春秋和他手掌相交，只觉他内力既强，劲道阴寒，怪异之极，而且蕴有剧毒，虽然给自己摔得狼狈万分，但以内力和毒劲的比拚而论，并未处于下风，何必大叫饶命？难道是故意调侃自己不成？走上几步，问道：“你要我饶命，出自真心，还是假意？”

游坦之只是磕头，说道：“小人一片诚心，但求老先生饶了小人性命。”

丁春秋寻思：“此人不知用什么法子，遇到了什么机缘，体内积蓄的毒质竟比我还多，实是一件奇宝。我须收罗此人，探听到他练功的法门，再吸取他身上的毒质，然后将之处死。倘若轻轻易易的把他杀了，岂不可惜？”伸掌又按住他铁头，潜运内力，说道：“除非你拜我为师，否则的话，为什么要饶你性命？”

游坦之只觉得头上铁罩如被火炙，烧得他整个头脸发烫，心下害怕之极。他自从苦受阿紫折磨之后，早已一切逆来顺受，什么是非善恶之分、刚强骨气之念，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求保住性命，忙道：“师父，弟子游坦之愿归入师父门下，请师父收容。”

丁春秋大喜，肃然道：“你想拜我为师，也无不可。但本门规矩甚多，你都能遵守么？为师的如有所命，你诚心诚意的服从，决不违抗么？”游坦之道：“弟子愿遵守规矩，服从师命。”丁春秋道：“为师的便要取你性命，你也甘心就死么？”游坦之道：“这个……这个……”丁春秋道：“你想想明白，甘心便甘心，不甘心便说不甘心。”

游坦之心道：“你要取我性命，当然是不甘心的。倘若非如此不可，那时逃得了便逃，逃不了的话，就算不甘心，也是无法可施。”便道：“弟子甘心为师父而死。”丁春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你将一生经历，细细说给我听。”

游坦之不愿向他详述身世以及这些日子来的诸般遭遇，但说自己是个农家子弟，被辽人打草谷掳去，给头上戴了铁罩。丁春秋问他身上毒质的来历，游坦之只得吐露如何见到冰蚕和慧净和尚，如何偷到冰蚕，谎说不小心给葫芦中的冰蚕咬到了手指，以致全身冻僵，冰蚕也就死了，至于阿紫修炼毒掌等情，全都略过不提。丁春秋细细盘问他冰蚕的模样和情状，脸上不自禁的露出十分艳羡之色。游坦之寻思：“我若说起那本浸水有图的怪书，他定会抢了去不还。”丁春秋一再问他练过什么古怪功夫，他始终坚不吐实。

丁春秋原本不知《易筋经》的功夫，见他武功十分差劲，只道他练成阴寒内劲，纯系冰蚕的神效，心中不住的咒骂：“这样的神物，竟被这小子鬼使神差的吸入了体内，真是可惜。”凝思半晌，问道：“那个捉到冰蚕的胖和尚，你说听到人家叫他慧净？是少林寺的和尚，在南京悯忠寺挂单？”游坦之道：“正是。”

丁春秋道：“这慧净和尚说这冰蚕得自昆仑山之巅。很好，那边既出过一条，当然也有两条、三条。只是昆仑山方圆数千里，若无熟识路途之人指引，这冰蚕倒也不易捕捉。”他亲身体会到了冰蚕的灵效，觉得比之神木王鼎更是宝贵得多，心想首要之事，倒是要拿到慧净，叫他带路，到昆仑山捉冰蚕去。这和尚是少林僧，本来颇为棘手，幸好是在南京，那便易办得多。当下命游坦之行过拜师入门之礼。

星宿派众门人见师父对他另眼相看，马屁、高帽，自是随口大量奉送。适才众弟子大骂师父、叛逆投敌，丁春秋此刻用人之际，假装已全盘忘记，这等事在他原是意料之中，倒也并不怎么生气。

一行人折而向东北行。游坦之跟在丁春秋之后，见他大袖飘飘，步履轻便，有若神仙，油然而生敬仰之心：“我拜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师父，真是前生修来的福份。”

星宿派众人行了三日，这日午后，一行人在大路一座凉亭中喝水休息，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四骑马从来路疾驰而来。

四乘马奔近凉亭，当先一匹马上的乘客叫道：“大哥、二哥，亭子里有水，咱们喝上几碗，让坐骑歇歇力。”说着跳下马来，走进凉亭，余下三人也即下马。这四人见到丁春秋等一行，微微颌头为礼，走到清水缸边，端起瓦碗，在缸中舀水喝。

游坦之见当先那人一身黑衣，身形瘦小，留两撇鼠胡，神色间甚是剽悍。第二人身穿土黄色袍子，也是瘦骨棱棱，但身材却高，双眉斜垂，满脸病容，大有戾色。第三人穿枣红

色长袍，身形魁梧，方面大耳，颌下厚厚一部花白胡子，是个富商豪绅模样。最后一人身穿铁青色儒生衣巾，五十上下年纪，眯着一双眼睛，便似读书过多，损坏了目力一般，他却不去喝水，提起酒葫芦自行喝酒。

便在这时，对面路上，一个僧人大踏步走来，来到凉亭之外，双手合十，恭恭敬敬的道：“众位施主，小僧行道渴了，要在亭中歇歇，喝一碗水。”那黑衣汉子笑道：“师父忒也多礼，大家都是过路人，这凉亭又不是我们起的，进来喝水罢。”那僧人道：“阿弥陀佛，多谢了。”走进亭来。

这僧人二十五六岁年纪，浓眉大眼，一个大大的鼻子扁平下塌，容貌颇为丑陋，僧袍上打了许多补钉，却甚是干净。他等那三人喝罢，这才走近清水缸，用瓦碗舀了一碗水，双手捧住，双目低垂，恭恭敬敬的说偈道：“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念咒道：“唵缚悉波罗摩尼莎诃。”念罢，端起碗来，就口喝水。

那黑衣人看得奇怪，问道：“小师父，你叽哩咕噜念什么咒？”那僧人道：“小僧念的是饮水咒。佛说每一碗水中，有八万四千条小虫，出家人戒杀，因此要念了饮水咒，这才喝得。”黑衣人哈哈大笑。说道：“这水干净得很，一条虫子也没有，小师父真会说笑。”那僧人道：“施主有所不知。我辈凡夫看来，水中自然无虫，但我佛以天眼看水，却看到水中小虫成千上万。”黑衣人笑问：“你念了饮水咒之后，将八万四千条小虫喝入肚中，那些小虫便不死了？”那僧人踌躇道：“这……这个……师父倒没教过，多半小虫便不死了。”

那黄衣人插口道：“非也，非也！小虫还是要死的，只不

过小师父念咒之后，八万四千条小虫统统往生西天极乐世界，小师父喝一碗水，超度了八万四千名众生。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那僧人不知他所说是真是假，双手捧着那碗水呆呆出神，喃喃的着：“一举超度八万四千条性命？小僧万万没这么大的法力。”

黄衣人走到他身边，从他手中接过瓦碗，向碗中瞪目凝视，数道：“一、二、三、四、五、六……一千、两千、一万、两万……非也、非也！小师父，这碗中共有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条小虫，你数多了一条。”

那僧人道：“南无阿弥陀佛。施主说笑了，施主也是凡夫，怎能有天眼的神通？”黄衣人道：“那么你有没有天眼的神通？”那僧人道：“小僧自然没有。”黄衣人道：“非也，非也！我瞧你有天眼通，否则的话，怎地你只瞧了我一眼，便知我是凡夫俗子，不是菩萨下凡？”那僧人向他左看右看，满脸迷惘之色。

那身穿枣红色袍子的大汉走过去接过水碗，交回在那僧人手中，笑道：“师父请喝水罢！我这个把弟跟你开玩笑，当不得真。”那僧人接过水碗，恭恭敬敬的道：“多谢，多谢。”心中拿不定主意，却不便喝。那大汉道：“我瞧小师父步履矫健，身有武功，请教上下如何称呼，在那一处宝刹出家。”

那僧人将水碗放在缸盖上，微微躬身，说道：“小僧虚竹，在少林寺出家。”

那黑衣汉子叫道：“妙极，妙极！原来你是少林寺的高手，来，来，来！你我比划比划！”虚竹连连摇手，说道：“小僧

武功低微，如何敢和施主动手？”黑衣人笑道：“好几天没打架了，手痒得很。咱们过过招，又不是真打，怕什么？”虚竹退了两步，说道：“小僧虽曾练了几年功夫，只是为健身之用，打架是打不来的。”黑衣人道：“少林寺和尚个个武功高强。初学武功的和尚，便不准踏出山门一步。小师父既然下得山来，定是一流好手。来，来！咱们说好只拆一百招，谁输谁赢，毫不相干。”

虚竹又退了两步，说道：“施主有所不知，小僧此番下山，并不是武功已窥门径，只因寺中广遣弟子各处送信，人手不足，才命小僧勉强凑数。小僧本来携有十张英雄帖，师父吩咐，送完了这十张帖子，立即回山，千万不跟人动武，现下已送了四张，还有六张在身。施主武功了得，就请收了这张英雄帖罢。”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包袱，打了开来，拿出一张大红帖子，恭恭敬敬的递过，说道：“请教施主高姓大名，小僧回寺好禀告师父。”

那黑衣汉子却不接帖子，说道：“你又没跟我打过，怎知我是英雄狗熊？咱们先拆上几招，我打得赢你，才有脸收英雄帖啊。”说着踏上两步，左拳虚晃，右拳便向虚竹打去，拳头将到虚竹面门，立即收转，叫道：“快还手！”

那魁梧汉子听虚竹说到“英雄帖”三字，便即留上了神，说道：“四弟，且不忙比武，瞧瞧英雄帖上写的是是什么。”从虚竹手中接过帖子，见帖上写道：

“少林寺住持玄慈，合十恭请天下英雄，于九月初九重阳佳节，驾临嵩山少林寺随喜，广结善缘，并睹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之风范。”

那大汉“啊”的一声，将帖子交给了身旁的儒生，向虚竹道：“少林派召开英雄大会，原来是要跟姑苏慕容氏为难……”那黑衣汉子叫道：“妙极，妙极。我叫一阵风风波恶，正是姑苏慕容的手下。少林派要跟姑苏慕容氏为难，也不用开什么英雄大会了。我此刻来领教少林派高手的身手便是。”

虚竹又退了两步，左脚已踏在凉亭之外，说道：“原来是风施主。我师父说道，敝寺恭请姑苏慕容施主驾临敝寺，决不是胆敢得罪。只是江湖上纷纷传言，武林中近年来有不少英雄好汉，丧生在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神功之下。小僧的师伯祖玄悲大师在大理国身戒寺圆寂，不知跟姑苏慕容氏有没有干系，敝派自方丈大师以下，个个都是心有所疑，因此上……”

那黑衣汉子抢着道：“这件事吗，跟我们姑苏慕容氏本来半点干系也没有，不过我这么说，谅来你必定不信。既然说不明白，只好手底下见真章。这样罢，咱两个今日先打一架，好比做戏之前先打一场锣鼓，说话本之前先说一段‘得胜头回’，热闹热闹。到了九月初九重阳，风某再到少林寺来，从下面打起，一个个挨次打将上来便是，痛快，痛快！只不过最多打得十七八个，风某就遍体鳞伤，再也打不动了，要跟玄慈老方丈交手，那是万万没有机缘的。可惜，可惜！”说着磨拳擦掌，便要上前动手。

那魁梧汉子道：“四弟，且慢，说明白了再打不迟。”

那黄衣人道：“非也，非也。说明白之后，便不用打了。四弟，良机莫失，要打架，便不能说明白。”

那魁梧汉子不去睬他，向虚竹道：“在下邓百川，这位是

我二弟公冶乾。”说着向那儒生一指，又指着那黄衣人道：“这位是我三弟包不同，我们都是姑苏慕容公子的手下。”

虚竹逐一向四人合十行礼，口称：“邓施主，公施主……”包不同插口道：“非也，非也。我二哥复姓公冶，你叫他公施主，那就错之极矣。”虚竹忙道：“得罪，得罪！小僧毫无学问，公冶施主莫怪。包施主……”包不同又插口道：“你又错了。我虽然姓包，但生平对和尚尼姑是向来不布施的，因此决不能称我包施主。”虚竹道：“是，是。包三爷，风四爷。”包不同道：“你又错了。我风四弟待会跟你打架，不管谁输谁赢，你多了一番阅历，武功必有长进，他可不是向你布施了吗？”虚竹道：“是，是。风施主，不过小僧打架是决计不打的。出家人修行为本，学武为末，武功长不长进，也没多大干系。”

风波恶叹道：“你对武学瞧得这么轻，武功多半稀松平常，这场架也不必打了。”说着连连摇头，意兴索然。虚竹如释重负。脸现喜色，说道：“是，是。”

邓百川道：“虚竹师父，这张英雄帖，我们代我家公子收下了。我家公子于数月之前，便曾来贵寺拜访，难道他还没来过吗？”

虚竹道：“没有来过。方丈大师只盼慕容公子过访，但久候不至，曾两次派人去贵府拜访，却听说慕容老施主已然归西，少施主出门去了。方丈大师这次又请达摩院首座前往苏州尊府送信，生怕慕容少施主仍然不在家，只得再在江湖上广撒英雄帖邀请，失礼之处，请四位代为向慕容公子说明。明年慕容施主驾临敝寺，方丈大师还要亲自谢罪。”

邓百川道：“小师父不必客气。会期还有大半年，届时我家公子必来贵寺，拜见方丈大师。”虚竹合十躬身，说道：“慕容公子和各位驾临少林寺，我们方丈大师十分欢迎。‘拜见’两字，万万不敢当。”

风波恶见他迂腐腾腾，全无半分武林中人的豪爽慷慨，和尚虽是和尚，却全然不像名闻天下的“少林和尚”，心下好生不耐，当下不再去理他，转头向丁春秋等一行打量。见星宿派群弟子手执兵刃，显是武林中人，当可从这些人中找几个对手来打上一架。

游坦之自见风波恶等四人走入凉亭，便即缩在师父身后。丁春秋身材高大，遮住了他，邓百川等四人没见到他的铁头怪相。风波见丁春秋童颜鹤发，仙风道骨，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心中隐隐生出敬仰之意，倒也不敢贸然上前挑战，说道：“这位老前辈请了，请问高姓大名。”丁春秋微微一笑，说道：“我姓丁。”

便在此时，忽听得虚竹“啊”的一声，叫道：“师叔祖，你老人家也来了。”风波恶回过头来，只见大道上来了七八个和尚，当先是两个老僧，其后两个和尚抬着一副担架，躺得有人。虚竹快步走出亭去，向两个老僧行礼，禀告邓百川一行的来历。

右侧那老僧点点头，走进亭来，向邓百川等四人问讯为礼，说道：“老衲玄难。”指着另一个老僧道：“这位是我师弟玄痛。有幸得见姑苏慕容庄上的四位大贤。”

邓百川等久闻玄难之名，见他满脸皱纹，双目神光湛然，忙即还礼。风波恶道：“大师父是少林寺达摩院首座，久仰神

功了得，今日正好领教。”

玄难微微一笑，说道：“老衲和玄痛师弟奉方丈法谕，前往江南燕子坞慕容施主府上，恭呈请帖，这是敝寺第三次派人前往燕子坞。却在这里与四位邂逅相逢，缘法不浅。”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张大红帖子来。

邓百川双手接过，见封套上写着“恭呈姑苏燕子坞慕容施主”十一个大字，料想帖子上的字句必与虚竹送那张贴子相同，说道：“两位大师父是少林高僧大德，望重武林，竟致亲劳大驾，前往敝庄，姑苏慕容氏面子委实不小。适才这位虚竹小师父送出英雄帖，我们已收到了，自当尽快禀告敝上。九月初九重阳佳节，敝上慕容公子定能上贵寺拜佛，亲向少林诸位高僧致谢，并在天下英雄之前，说明其中种种误会。”

玄难心道：“你说‘种种误会’，难道玄悲师兄不是你们慕容氏害死的？”忽听得身后有人叫道：“啊。师父，就是他。”玄难侧过头来，只见一个奇形怪状之人手指担架，在一个白发老翁耳边低声说话。

游坦之在丁春秋耳边说的是：“担架中那个胖和尚，便是捉到冰蚕的，不知怎地给少林派抬了来。”

丁春秋听得这胖和尚便是冰蚕的原主，不胜之喜，低声问道：“你没弄错吗？”游坦之道：“不会，他叫做慧净。师父你瞧，他圆鼓鼓的肚子高高凸了起来。”丁春秋见慧净的大肚子比十月怀胎的女子还大，心想这般大肚子和尚，不论是谁见过一眼之后，确是永远不会弄错，向玄难道：“太师父，这个慧净和尚，是我的朋友，他生了病吗？”

玄难合十道：“施主高姓大名，不知如何识得老衲的师

侄？”

丁春秋心道：“这慧净跟少林寺的和尚在一起了，可多了些麻烦。幸好在道上遇到，拦住劫夺，比之到少林寺去擒拿，却又容易得多。”想到冰蚕的灵异神效，不由得胸口发热，说道：“在下丁春秋。”

“丁春秋”三字一出口，玄难、玄痛、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风波恶六人不约而同“啊”的一声，脸上都是微微变色。星宿老怪丁春秋恶名播于天下，谁也想不到竟是个这般气度雍容、风采俨然的人物，更想不到突然会在此处相逢。六人心中立时大起戒备之意。

玄难在刹那之间，便即宁定，说道：“原来是星宿海丁老先生，久仰大名，当真是如雷贯耳。”什么“有幸相逢”的客套话便不说了，心想：“谁遇上了你，那是前世不修。”

丁春秋道：“不敢，少林达摩院首座‘袖里乾坤’驰名天下，老夫也是久仰的了。这位慧净师父，我正在到处找他，在这里遇上，那真是好极了，好极了。”

玄难微微皱眉，说道：“说来惭愧，老衲这个慧净师侄，只因敝寺失于教诲，多犯清规戒律，一年多前擅自出寺，做下了不少恶事。敝寺方丈师兄派人到处寻访，好不容易才将他找到，追回寺去。丁老先生曾见过他吗？”丁春秋道：“原来他不是生病，是给你们打伤了，伤得可厉害吗？”玄难不答，隔了一会，才道：“他不奉方丈法谕，反而出手伤人。”心想：“他跟你这等邪魔外道结交，又是多破了一条大戒。”

丁春秋道：“我在昆仑山中，花了好大力气，才捉到一条冰蚕，那是十分有用的东西，却被你这慧净师侄偷去。我万

里迢迢的从星宿海来到中原，便是要取回冰蚕……”

他话未说完，慧净已叫了起来：“我的冰蚕呢？喂，你见到我的冰蚕吗？这冰蚕是我辛辛苦苦从昆仑山中找到的……你……你偷了我的吗？”

自从游坦之现身呼叫，风波恶的眼光便在他铁面具上骨溜溜的转个不停，对玄难、丁春秋、慧净和尚三人的对答全然没听在耳里。他绕着游坦之转了几个圈，见那面具造得甚是密合，焊在头上除不下来，很想伸手去敲敲，又看了一会，说道：“喂，朋友，你好！”

游坦之道：“我……我好！”他见到风波恶精力瀰漫、跃跃欲动的模样，心下害怕。风波恶道：“朋友，你这个面具，到底是怎么搅的？姓风的走遍天下，可从没见过你这样的脸面。”游坦之甚是羞惭，低下头去，说道：“是，我……我是身不由主……没有法子。”

风波恶听他说得可怜，怒问：“哪一个如此恶作剧？姓风的倒要会会。”话着斜眼向丁春秋睨去，只道是这老者所做的好事。游坦之忙道：“不……不是我师父。”风波恶道：“好端端一个人，套在这样一只生铁面具之中，有什么意思？来，我来给你除去了。”说着从靴筒里抽出一柄匕首，青光闪闪，显然锋锐之极，便要替他将那面具除去。

游坦之知道面具已和他脸孔及后脑血肉相关，硬要除下，大有性命之虞，忙道：“不，不，使不得！”风波恶道：“你不用害怕，我这把匕首削铁如泥，我给你削去铁套，决计伤不到皮肉。”游坦之叫道：“不，不成的。”风波恶道：“你是怕那个给你戴铁帽子的人，是不是？下次见到他，就说是我一

阵风硬给你除的，你身不由主，叫这恶人來找我好了。”说着抓住了他左腕。

游坦之见到他手中匕首寒光凜然，心中大骇，叫道：“师父，师父！”回头向丁春秋求助。丁春秋站在担架之旁，正兴味盎然的瞧着慧净，对他的呼叫之声充耳不闻。风波恶提起匕首，便往铁面具上削去。游坦之惶急之下，右掌用力挥出，要想推开对方，拍的一声，正中风波恶的左肩。

风波恶全神贯注的要给他削去铁帽，生怕落手稍有不准，割破了他的头脸，哪防到他竟会突然出掌。这一掌来势劲力大得异乎寻常，风波恶一声闷哼，便向前跌了下去。他左手在地下一撑，一挺便跳了起来，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

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三人见游坦之陡施毒手，把弟吃了个大亏，都是大吃一惊，见风波恶脸色惨白，三人更是担心。公冶乾一搭他的腕脉，只见脉搏跳动急躁频疾，隐隐有中毒之象，他指着游坦之骂道：“好小子，星宿老怪的门人，以怨报德，一出手便以歹毒手段伤人”忙从怀中取出个小瓶，拔开瓶塞，倒出一颗解毒药塞入风波恶的口中。

邓百川和包不同两人身形晃处，拦在丁春秋和游坦之的身前。包不同左手暗运潜力，五指成爪，便要向游坦之胸口抓去。邓百川道：“三弟住手！”包不同蓄势不发，转眼瞧着大哥。邓百川道：“咱们姑苏慕容氏跟星宿派无怨无仇，四弟一番好意，要替他除去面具，何以星宿派出手伤人？倒要请丁老先生指教。”

丁春秋见这个新收的门人只一掌，便击倒了姑苏慕容氏手下的一名好手，星宿派大显威风，暗暗得意，而对冰蚕的

神效更是艳羨，微微一笑，说道：“这位风四爷好勇斗狠，可当真爱管闲事哪。我星宿派门人头上爱戴铜帽铁帽，不如碍着姑苏慕容氏什么事了？”

这时公冶乾已扶着风波恶坐在地下，只见他全身发颤，牙关相击，格格直响，便似身入冰窖一般，过得片刻，嘴唇也紫了，脸色渐渐由白而青。公冶乾的解毒丸极具灵效，但风波恶服了下去，便如石沉大海，直是无影无踪。

公冶乾惶急之下，伸手探他呼吸，突然间一股冷风吸向掌心，透骨生寒。公冶乾急忙缩手，叫道：“不好，怎地冷得如此厉害？”心想口中喷出来的一口气都如此寒冷，那么他身上所中的寒毒更是非同小可，情势如此危急，已不及分说是非，转身向丁春秋道：“我把弟中了你弟子的毒手，请赐解药。”

风波恶所中之毒，乃是游坦之《易筋经》内功逼出来的冰蚕剧毒，别说丁春秋无此解药，就是能解，他也如何肯给？他抬起头来，仰天大笑，叫道：“啊乌陆鲁共！啊乌陆鲁共！”袍袖一指，卷起一股疾风。星宿派众弟子突然一齐奔出凉亭，疾驰而去。

邓百川等与少林僧众都觉这股疾风刺眼难当，泪水滚滚而下，睁不开眼睛，暗叫：“不好！”知他袍中藏有毒粉，这么衣袖一拂，便散了出来。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三人不约而同的挡在风波恶身前，只怕对方更下毒手。玄难闭目推出一掌，正好击在凉亭的柱上，柱子立断，半边凉亭便即倾塌，哗啦啦声响，屋瓦泥沙倾泻了下来。众人待得睁眼，丁春秋和游坦之已不知去向。

几名少林僧叫道：“慧净呢？慧净呢？”原来在这混乱之

间，慧净已给丁春秋掳了去，一副担架罩在一名少林僧的头上。玄痛怒叫：“追！”飞身追出亭去。邓百川与包不同跟着追出。玄难左手一挥，带同众弟子赶去应援。

公冶乾留在坍了半边的凉亭中照料风波恶，兀自眼目刺痛，流泪不止。只见风波恶额头不住渗出冷汗，顷刻间便凝结成霜。正惶急间，只听得脚步声响，公冶乾抬头一看，见邓百川抱着包不同，快步回来。公冶乾大吃一惊，叫道：“大哥，三弟也受了伤？”邓百川道：“又中了那铁头人的毒手。”跟着玄难率领少林群僧也回入凉亭。玄痛伏在虚竹背上，冷得牙关只是格格打战。玄难和邓百川、公冶乾面面相觑。

邓百川道：“那铁头人和三弟对了一掌，跟着又和玄痛大师对了一掌。想不到……想不到星宿派的寒毒掌竟如此厉害。”

玄难从怀里取出一只小木盒，说道：“敝派的‘六阳正气丹’颇有克治寒毒之功。”打开盒盖，取出三颗殷红如血的丹药，将两颗交给邓百川，第三颗给玄痛服下。

过得一顿饭时分，玄痛等三人寒战渐止。包不同破口大骂：“这铁头人，他……他妈的，那是什么掌力？”邓百川劝道：“三弟，慢慢骂人不迟，你且坐下行功。”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此刻不骂，等到一命呜呼之后，便骂不成了。”邓百川微笑道：“不必担心，死不了。”说着伸掌贴在他后心“至阳穴”上，以内力助他驱除寒毒。公冶乾和玄难也分别以内力助风波恶、玄痛驱毒。

玄难、玄痛二人内力深厚，过了一会，玄痛吁了口长气，说道：“好啦！”站起身来，又道：“好厉害！”玄难有心要去

助包不同、风波恶驱毒，只是对方并未出言相求，自己毛遂自荐，未免有瞧不起对方内功么嫌，武林中于这种事情颇有犯忌。

突然之间，玄痛身子晃了两晃，牙关又格格响了起来，当即坐倒行功，说道：“师……师兄，这寒……寒毒甚……甚是古怪……”玄难忙又运功相助，三人不断行功，身上的寒毒只好得片刻，跟着便又发作，直折腾到傍晚，每人均已服了三颗“六阳正气丹”，寒气竟没驱除半点。玄难所带的十颗丹药已只剩下一颗，当下一分为三，分给三人服用。包不同坚不肯服，说道：“只怕就再服上一百颗，也……也未必……”

玄难束手无策，说迫：“包施主之言不错，这‘六阳正气丹’药不对症，咱们的内功也对付不了这门阴毒。老衲心想，只有去请薛神医医治，四位意下如何？”邓百川喜道：“素闻薛神医号称‘阎王敌’，任何难症，都是着手回春。大师可知这位神医住在何处？”玄难道：“薛神医家住洛阳之西的柳宗镇，此去也不甚远。他跟老衲曾有数面之缘，若去求治，谅来不会见拒。”又道：“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薛神医素来仰慕，得有机缘跟四位英雄交个朋友，他必大为欣慰。”

包不同道：“非也，非也。薛神医见我等上门，大为欣慰只怕不见得。不过武林中人人讨厌我家公子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有薛神医却是不怕。日后他有什么三……三长两短，只要去求我家公子‘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他的……老命就有救了。”

众人大笑声中，当即出亭。来到前面市镇，雇了三辆大车，让三个伤者躺着休养。邓百川取出银两，买了几匹马让

少林僧乘骑。

一行人行得两三个时辰，便须停下来助玄痛等三人抗御寒毒。到得后来，玄难便也不再避嫌，以少林神功相助包不同和风波恶。此去柳宗镇虽只数百里，但山道崎岖，途中又多耽搁，直到第四日傍晚方到。薛神医家居柳宗镇北三十余里的深山之中，幸好他当日在聚贤庄中曾对玄难详细说过路径。众人没费多大力气觅路，便到了薛家门前。

玄难见小河边耸立着白墙黑瓦数间大屋，门前好大一片药圃，便知是薛神医的居处。他再纵马近前，望见屋门前挂着两盏白纸大灯笼，微觉惊讶：“薛家也有治不好的病人么？”再向前驰了数丈，见门楣上钉着几条麻布，门旁插着一面招魂的纸幡，果真是家有丧事。只见纸灯笼上扁扁的两行黑字：“薛公慕华之丧，享年五十五岁。”玄难大吃一惊：“薛神医不能自医，竟尔逝世，那可糟糕之极。”想到故人长逝，从此幽冥异途，心下又不禁伤感。

跟着邓百川和公冶乾也已策马到来，两个齐声叫道：“啊哟！”

猛听得门内哭声响起，乃是妇女之声：“老爷啊，你医术如神，哪想得到突然会患了急症，撇下我们去了。老爷啊，你虽然号称‘阎王敌’，可见到头来终于敌不过阎罗王，只怕你到了阴世，阎罗王跟你算这旧帐，还要大吃苦头啊。”

不久三辆大车和六名少林僧先后到达。邓百川跳下马来，朗声说道：“少林寺玄难大师率同友辈，有事特来相求薛神医。”他话声响若洪钟，门内哭声顿止。

过了一会儿，走出一个老人来，作佣仆打扮，脸上眼泪

纵横，兀自抽抽噎噎的哭得十分伤心，捶胸说道：“老爷是昨天下午故世的，你们……你们见他不到了。”

玄难合十问道：“薛先生患什么病逝世？”那老仆泣道：也不知是什么病，突然之间咽了气。老爷身子素来清健，年纪又不老，真正料想不到。他老人家给别人治病，药到病除，可是……可是他自己……”玄难又问：“薛先生家中还有些什么人？”那老仆道：“没有了，什么人都没有了。”公冶乾和邓百川对望了一眼，均觉那老仆说这两句话时，语气有点儿言不由衷，何况刚才还听到妇人的哭声。玄难叹道：“生死有命，既是如此，待我们到老友灵前一拜。”那老仆道：“这个……这个……是，是。”引着众人，走进大门。

公冶乾落后一步，低声向邓百川道：“大哥，我瞧这中间似有蹊跷，这老仆很有点儿鬼鬼祟祟。”邓百川点了点头，随着那老仆来到灵堂。

灵堂陈设简陋，诸物均不兼备，灵牌上写着“薛公慕华之灵位”，几个字挺拔有力，显是饱学之士的手迹，决非那老仆所能写得出。公冶乾看在眼里，也不说话。各人在灵位前行过了礼。公冶乾一转头，见天井中竹竿上晒着十几件衣衫，有妇人的衫子，更有几件男童女童的小衣服，心想：“薛神医明明有家眷，怎地那老仆说什么人都没有了？”

玄难道：“我们远道赶来，求薛先生治病，没想到薛先生竟已仙逝。令人好生神伤。天色向晚，今夜要在府上借宿一宵。”那老仆大有难色。道：“这个……这个……嗯，好罢！诸位请在厅上坐一坐，小人去安排做饭。”玄难道：“管家不必太过费心，粗饭素菜，这就是了。”那老仆道：“是，是！诸

位请坐一坐。”引着众人来到外边厅上，转身入内。

过了良久，那老仆始终不来献茶。玄难心道：“这老仆新遭主丧，难免神魂颠倒。唉，玄痛师弟身中寒毒，却不知如何是好？”众人等了几有半个时辰，那老仆始终影踪不见。包不同焦躁起来，说道：“我去找口水喝。”虚竹道：“包先生，你请坐着休息。我去帮那老人家烧水。”起身走向内堂。公冶乾要察看薛家动静，道：“我陪你去。”

两人向后面走去。薛家房子着实不小，前后共有五进，但里里外外，竟一个人影也无。两人找到了厨房之中，连那老仆也已不知去向。

公冶乾知道有异，快步回到厅上，说道：“这屋中情形不对，那薛神医只怕是假死。”玄难站起身来，奇道：“怎么？”公冶乾道：“大师，我想去瞧瞧那口棺木。”奔入灵堂，伸手要去抬那棺材，突然心念一动，缩回双手，从天井中竹竿上取下一件长衣，垫在手上。风波恶道：“怕棺上有毒？”公冶乾道：“人心叵测，不可不防。”运劲一提棺，只觉十分沉重，里面装的决计不是死人，说道：“薛神医果然是假死。”

风波恶拔出单刀，道：“撬开棺盖来瞧瞧。”公冶乾道：“此人号称神医，定然擅用毒药，四弟，可要小心了。”风波恶道：“我理会得。”将单刀刀尖插入棺盖缝中，向上扳动，只听得轧轧声响，棺盖慢慢掀起。风波恶闭住呼吸，生怕棺中飘出毒粉。

包不同纵到天井之中，抓起在桂树下啄食虫豸的两只母鸡，回入灵堂，一扬手，将两只母鸡掷出，横掠棺材而过。两只母鸡咯咯大叫，落在灵座之前，又向天井奔出，但只走得

几步，突然间翻过身子。双脚伸了几下，便即不动而毙。这时廊下一阵寒风吹过，两只死鸡身上的羽毛纷纷飞落，随风而舞。众人一见，无不骇然。两只母鸡刚中毒而死，身上羽毛便即脱即落，可见毒性之烈。一时谁也不敢走近棺旁。

玄难道：“邓施主，那是什么缘故？薛神医真是诈死不成？”说着纵身而起，左手攀在横梁之上，向棺中遥望，只见棺中装满了石块，石块中放着一只大碗，碗中装满了清水。这碗清水，自然便是毒药了。玄难摇了摇头，飘身而下，说道：“薛施主就算不肯治伤，也用不着布置下这等毒辣的机关，来陷害咱们。少林派和他无怨无仇，这等作为，不太无理么？难道……难道……”他连说了两次“难道”，住口不言了，心中所想的是：“难道他和姑苏慕容氏有什深仇大怨不成？”

包不同道：“你不用胡乱猜想，慕容公子和薛神医从来不识，更无怨仇。倘若有什么梁子，我们身上所受的痛楚便再强十倍，也决不会低声下气的来向仇人求治。你当姓包的、姓风的是这等脓包货色么？”玄难合十道：“包施主说的是，是老僧胡猜的不对了。”他是有道高僧，心中既曾如此想过，虽然口里并未说，出，却也自承其非。

邓百川道：“此处毒气极盛，不宜多耽，咱们到前厅坐地。”当下众人来到前厅，各抒己见，都猜不透薛神医装假死而布下的陷阱的原因。包不同道：“这薛神医如此可恶，咱们一把火将他的鬼窝儿烧了。”邓百川道：“使不得，说什么薛先生总是少林派的朋友，冲着玄难大师的金面，可不能胡来。”

这时天色已然全黑，厅上也不掌灯，各人又饥又渴，却不敢动用宅子中的一茶一水。玄难道：“咱们还是出去，到左

近农家去讨茶做饭。邓施主以为怎样？”邓百川道：“是。不过三十里地之内，最好别饮水吃东西，这位薛先生极工心计，决不会只布置一口棺材就此了事，众位大师倘若受了牵累，我们可万分过意不去。”他和公冶乾等虽不明真正原委，但料想慕容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名头太大，江湖下结下了许多没来由的冤家，多半是薛神医有什么亲友被害，将这笔帐记在姑苏慕容氏的头上了。

众人站起身来，走向大门，突然之间，西北角天上亮光一闪，跟着一条红色火焰散开了来，随即变成了绿色，犹如满天花雨，纷纷堕下。瑰丽变幻，好看之极。风波恶道：“咦，是谁在放烟花？”这时既非元宵，亦不是中秋，怎地会有人放烟花？过不多时，又有一个橙黄色的烟花升空，便如千百个流星，相互撞击。

公冶乾心念一动，说道：“这不是烟花，是敌人大举来袭的讯号。”风波恶大叫：“妙极，妙极！打他个痛快！”

邓百川道：“三弟、四弟，你们到厅里耽着，我挡前，二弟挡后。玄难大师，此事跟少林派显然并不相干，请众位作壁上观便了，只须两不相助，慕容氏便深感大德。”

玄难过：“邓施主说哪里话来？来袭的敌人若与诸位另有仇怨，这中间的是非曲直，我们也得秉公论断，不能让他们乘人之危，倚多取胜。倘若是薛神医一伙，这些人暗布陷阱，横加毒害，你我敌忾同仇，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众比丘，预备迎敌！”慧方、虚竹等少林僧齐声答应。玄痛道：“邓施主，我和你两位师弟同病相怜，自当携手抗敌。”

说话之间，又有两个烟花冲天而起，这次却更加近了。再

隔一会，又出现了两个烟花，前后共放了六个烟花。每个烟花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有的似是一枝大笔，有的四四方方，像是一只棋盘，有的似是柄斧头，有的却似是一朵极大的牡丹。此后天空便一片漆黑。

玄难发下号令，命六名少林弟子守在屋子四周。但过了良久，不听到有敌人的动静。

各人屏息凝神，又过了一顿饭时分，忽听得东边有个女子的声音唱道：“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歌声柔媚婉转，幽婉凄切。

那声音唱完一曲，立时转作男声，说道：“啊哟卿家，寡人久未见你，甚是思念，这才赐卿一斛珍珠，卿家收下了罢。”那人说完，又转女声道：“陛下有杨妃为伴，连早朝也废了，几时又将我这薄命女子放在心上，喂呀……”说到这里，竟哭了起来。

虚竹等少林僧不熟世务，不知那人忽男忽女，在捣什么鬼，只是听得心下不胜凄楚。邓百川等却知那人在扮演唐明皇和梅妃的故事，忽而串梅妃，忽而串唐明皇，声音口吻，唯肖唯妙，在这当口来了这样一个伶人，人人心下嘀咕，不知此人是何用意。

只听那人又道：“妃子不必啼哭，快快摆酒宴，妃子吹笛，寡人为你亲唱一曲，以解妃子烦恼。”那人跟着转作女声，说道：“贱妾日夕以眼泪洗面，只盼再见君王一面，今日得见，贱妾死也瞑目了，喂呀……呃，呃……”

包不同大声叫道：“孤王安禄山是也！兀那唐明皇李隆基，你这胡涂皇帝，快快把杨玉环交了出来！”

外面那人哭声立止，“啊”的一声呼叫，似乎大吃一惊。顷刻之间，四下里又是万籁无声。

三十 挥洒缚豪英

过了一会，各人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花香。玄难叫道：“敌人放毒，快闭住了气，闻解药。”但过了一会，不觉有异，反觉头脑清爽，似乎花香中并无毒质。

外面那人说道：“七姊，是你到了么？五哥屋中有个怪人，居然自称安禄山。”一个女子声音道：“只大哥还没到，二哥、三哥、四哥、六哥、八弟，大家一齐现身罢！”

她一句话甫毕，大门外突然大放光明，一团奇异的亮光裹着五男一女。光亮中一个黑须老者大声道：“老五，还不给我快滚出来。”他右手中拿着方方的一块木板。那个女子是个中年美妇。其余四个人中两个是儒生打扮，一人似是个木匠，手持短斧，背负长锯。另一个却青面獠牙，红发绿须，形状可怕之极，直是个妖怪，身穿一件亮光闪闪的锦袍。

邓百川一凝神间，已看出这人是脸上用油彩绘了脸谱，并非真的生有异相，他扮得便如戏台上唱戏的伶人一般，适才既扮唐明皇又扮梅妃的，自然便是此君了，当下朗声道：“诸位尊姓大名，在下姑苏慕容氏门下邓百川。”

对方还没答话，大厅中一团黑影扑出，刀光闪闪，向那戏子连砍七刀，正是一阵风风波恶。那戏子猝不及防，东躲西避，情势甚是狼狈。却听他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

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但风波恶攻势太急，他第三句没唱完，便唱不下去了。

那黑须老者骂道：“你这汉子忒也无理，一上来便狂砍乱斩，吃我一招‘大铁网’！”手中方板一晃，便向风波恶头顶砸到。

风波恶心下嘀咕：“我生平大小数百战，倒没见过用这样一块方板做兵刃的。”单刀疾落，便往板上斩去。铮的一声响，一刀斩在板缘之上，那板纹丝不动，原来这块方板形似木板，却是钢铁，只是外面漆上了木纹而已。风波恶立时收刀，又待再发，不料手臂回缩，单刀竟尔收不回来，却是给钢板牢牢的吸住了。风波恶大惊，运劲一夺，这才使单刀与钢板分离，喝道：“邪门之至！你这块铁板是吸铁石做的么？”

那人笑道：“不敢，不敢！这是老夫的吃饭家伙。”风波恶一瞥之下，见那板上纵一道、横一道的画着许多直线，显然便是一块下围棋用的棋盘，说道：“希奇古怪，我跟你斗斗！”进刀如风，越打越快，只是刀身却不敢再和对方的吸铁石棋盘相碰。

那戏子喘了口气，粗声唱道：“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忽然转作女子声音，娇滴滴的说道：“大王不必烦恼，今日垓下之战虽然不利，贱妾跟着大王，杀出重围便了。”

包不同喝道：“直娘贼的楚霸王和虞姬，快快自刎，我乃韩信是也。”纵身伸掌，向那戏子肩头抓去。那戏子沉肩躲过，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啊唷，我汉高祖杀了你韩信。”左手在腰间一掏，抖出一条软鞭，刷的一声响，向包不

同抽去。

玄难见这几人斗得甚是儿戏，但双方武动均甚了得，却不知对方来历，眉头微皱，喝道：“诸位暂且罢手，先把话说明白了。”

但要风波恶罢手不斗，实是千难万难，他自知身受寒毒之后，体力远不如平时，而且寒毒随时会发，甚是危险，一柄单刀使得犹如泼风相似，要及早胜过了对方。

四个人酣战声中，大厅中又出来一人，呛啷啷一声响，两柄戒刀相碰，威风凛凛，却是玄痛。他大声说道：“你们这批下毒害人的奸徒，老和尚今日大开杀戒了。”他连日苦受寒毒的折磨，无气可出，这时更不多问，双刀便向那两个儒生砍去。一个儒生闪身避过，另一个探手入怀，摸出一枝判官笔模样的兵刃，施展小巧功夫，和玄痛斗了起来。

另一个儒生摇头晃脑的说道：“奇哉怪也！出家人竟也有这么大的火气，却不知出于何典？”伸手到怀中一摸，奇道：“咦，哪里去了！”左边袋中摸摸，右边袋里掏掏，抖抖袖子，拍拍胸口，说什么也找不到。

虚竹好奇心起，问道：“施主，你找什么？”那儒生道：“这位大和尚武功甚高，我兄弟斗他不过，我要取出兵刃，来个以二敌一之势，咦，奇怪，奇怪！我的兵刃却放到哪里去？”敲敲自己额头，用心思索。虚竹忍不住噗哧一笑，心想：“上阵要打架，却忘记兵器放在哪里，倒也有趣。”又问：“施主，你用的是什么兵刃？”

那儒生道：“君子先礼后兵，我的第一件兵刃是一部书。”虚竹道：“什么书？是武功秘诀么？”那儒生道：“不是，不是。

那是一部《论语》，我要以圣人之言来感化对方。”

包不同插口道：“你是读书人，连《论语》也背不出，还读什么书？”那儒生道：“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说到《论语》、《孟子》、《春秋》、《诗经》，我自然读得滚瓜烂熟，但对方是佛门弟子，只读佛经，儒家之书未必读过，我背了出来，他若不知，岂不是无用？定要翻出原书来给他看了，他无可抵赖，难以强辩，这才收效。常言道得好，这叫做‘有书为证’。”一面说，一面仍在身上各处东掏西摸。

包不同叫道：“小师父，快打他！”虚竹道：“待这位施主找到兵器，再动手不迟。”那儒生道：“宋楚战于泓，楚人渡河未济，行列未成，正可击之，而宋襄公曰：‘击之非君子’。小师父此心，宋襄之仁也。”

那工匠模样的人见玄痛一对戒刀上下翻飞，招数凌厉之极，再拆数招，只怕那使判官笔的书生便有性命之忧，当即挥斧而前，待要助战。公冶乾呼的一掌，向他拍了过去。公冶乾模样斯文，掌力可着实雄厚，有“江南第二”之称，当日他与萧峰比酒比掌力，虽然输了，萧峰对他却也好生敬重，可见内力造诣大是不凡。那工匠侧身避过，横斧斫来。

那儒生仍然没找到他那部《论语》，却见同伴的一枝判官笔招法散乱，抵挡不住玄痛的双刀，便向玄痛道：“喂，大和尚。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你出手想杀了我的四弟，那便不仁了。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夫子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乱挥双刀，狠霸霸的只想杀人，这等行动，毫不‘克己’，那是‘非礼’之

至了。”

虚竹低声问身旁的少林僧慧方道：“师叔，这人是不是装傻？”慧方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这次出寺，师父吩咐大家小心，江湖上人心诡诈，什么鬼花样都干得出来。”

那书呆子又向玄痛道：“大和尚。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必有仁。’你勇则勇矣，却未必有仁，算不得是真正的君子。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家倘若将你杀了，你当然是很不愿意的了。你自己既不愿死，却怎么去杀人呢？”

玄痛和那书生跳荡前后，挥刀急斗，这书呆子随着玄痛忽东忽西，时左时右，始终不离他三尺之外，不住劝告，武功显然不弱。玄痛暗自警惕：“这家伙如此胡言乱语，显是要我分心，一找到我招式中的破绽，立时便乘虚而入。此人武功尚在这个使判官笔的人之上，倒是不可不防。”这么一来，他以六分精神去防备书呆，只以四分功夫攻击使判官笔的书生。那书生情势登时好转。

又拆十余招，玄痛焦躁起来，喝道：“走开！”倒转戒刀，挺刀柄向那书呆胸口撞去。那书呆闪身让开，说道：“我见大师武功高强，我和四弟二人以二敌一，也未必斗你得过，是以良言相劝于你，还是两下罢战的为是。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咱们做人，这‘恕道’总是要守的，不可太也横蛮。”

玄痛大怒，刷的一刀，横砍过去，骂道：“什么忠恕之道？仁义道德？你们怎么在棺材里放毒药害人？老衲倘若一个不小心，这时早已圆寂归西了，还亏你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想不想中毒而死啊？”

那书呆子退开两步，说道：“奇哉！奇哉！谁在棺材放毒药了？夫棺材者，盛死尸之物也。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槨。’棺材中放毒药，岂不是连死尸也毒死了？啊哟，不对，死人是早就死了的。”

包不同插口道：“非也，非也。你们的棺材里却不放死尸而放毒药，只是想毒死我们这些活人。”那书呆子摇头晃脑的道：“阁下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矣。此处既无棺材，更无毒药。”

包不同道：“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你是小人。”指着对面那中年美妇道：“她是女子。你们两个，果然难养得很。孔夫子的话，有错的吗？”那书呆子一怔，说道：“‘王顾左右而言他。’你这句话，我便置之不理，不加答复了。”

这书呆与包不同一加对答，玄痛少了顾碍，双刀又使得紧了，那使判官笔的书生登时大见吃紧。那书呆晃身欺近玄痛身边，说道：“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大和尚‘人而不仁’，当真差劲之至了。”

玄痛怒道：“我是释家，你这腐儒讲什么诗书礼乐，人而不仁，根本打不动我的心。”

那书呆伸起手指，连敲自己额头，说道：“是极，是极！我这人可说是读书而呆矣，真正是书呆子矣。大和尚明明是佛门子弟，我跟你说孔孟的仁义道德，自然格格不入焉。”

风波恶久斗那使铁制棋盘之人，难以获胜，时刻稍久，小腹中隐隐感到寒毒侵袭。包不同和那戏子相斗，察觉对方武功也不甚高，只是招数变化极繁，一时扮演西施，吐言莺声啊啊，而且蹙眉捧心，莲步姗姗，宛然是个绝代佳人的神态，

顷刻之间，却又扮演起诗酒风流的李太白来，醉态可掬，脚步东倒西歪。妙在他扮演各式人物，均有一套武功与之配合，手中软鞭或作美人之长袖，或为文士之采笔，倒令包不同啼笑皆非，一时也奈何他不得。

那书呆自怨自艾了一阵，突然长声吟道：“既已舍染乐，心得善摄不？若得不驰散，深入实相不？”玄难与玄痛都是一惊：“这书呆子当真渊博，连东晋高僧鸠摩罗什的偈句也背得出。”只听他继续吟道：“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虚诞等无实，亦非停心处。大和尚，下面两句是什么？我倒忘记了。”玄痛道：“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

那书呆哈哈大笑，道：“照也！照也！你佛家大师，岂不也说‘仁者’？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我劝你还是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罢！”

玄痛心中一惊，陡然间大彻大悟，说道：“善哉！善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呛啷啷两声响，两柄戒刀掷在地下，盘膝而坐，脸露微笑，闭目不语。

那书生和他斗得甚酣，突然间见到他这等模样，倒吃了一惊，手中判官笔并不攻上。

虚竹叫道：“师叔祖，寒毒又发了吗？”伸手待要相扶，玄难喝道：“别动！”一探玄痛的鼻息，只觉呼吸已停，竟尔圆寂了。玄难双手合十，念起“往生咒”来。众少林僧见玄痛圆寂，齐声大哭，抄起禅杖戒刀，要和两个书生拚命。玄难说道：“住手！玄痛师弟参悟真如，往生极乐，乃是成了正果，尔辈须得欢喜才是。”

正自激斗的众人突然见此变故，一齐罢手跃开。

那书呆大叫：“老五，薛五弟，快快出来，有人给我一句话激死了，快出来救命！你这他妈的薛神医再不出来救命，那可乖乖不得了啊！”邓百川道：“薛神医不在家中，这位先生……”那书呆仍是放开了嗓门，慌慌张张的大叫：“薛慕华，薛老五，阎王敌，薛神医，快快滚出来救人哪！你三哥激死了人，人家可要跟咱们过不去啦。”

包不同怒道：“你害死了人，还在假惺惺的装腔作势。”呼的一掌，向他拍了过去，左手跟着从右掌掌底穿出，一招“老龙探珠”，径自抓他的胡子。那书呆闪身避过。风波恶、公冶乾等斗得兴起，不愿便此停手，又打了起来。

邓百川喝道：“躺下了！”左手探出，一把抓住了那戏子的后心。邓百川在姑苏燕子坞慕容氏属下位居首座，武功精熟，内力雄浑，江湖上虽无赫赫威名，但凡是识得他的，无不敬重。他出手将那戏子抓住，顺手便往地下一掷。那戏子身手十分矫捷，左肩一着地，身子便转了半个圆圈，右腿横扫，向邓百川腿上踢来。这一下来势奇快，邓百川身形肥壮，转动殊不便捷，眼见难以闪避，当即气沉下盘，硬生生受了他这一腿。只听得喀喇一声，两腿中已有一条腿骨折断。

那戏子接连几个打滚，滚出数丈之外，喝道：“我骂你毛延寿这奸贼，戕害忠良，啊哟哟，我的腿啊！”原来腿上两股劲力相交，那戏子抵敌不过，腿骨折断。

那中年美妇一直斯斯文文的站在一旁，这时见那戏子断腿，其余几个同伴也被攻逼得险象环生，说道：“你们这些人是何道理，霸占在我五哥的宅子之中，一上来不问情由，便

出手伤人？”她虽是向对方质问，但语气仍是温柔斯文。

那戏子躺在地下，仰天见到悬在大门口的两盏灯笼，大惊叫道：“什么？什么？‘薛公慕华之丧’，我五哥呜呼哀哉了么？”

那使棋盘的、两个书生、使斧头的工匠、美妇人一齐顺着他手指瞧去，都见到了灯笼。两盏灯笼中烛火早熄，黑沉沉的悬着，众人一上来便即大斗，谁也没去留意，直到那戏子摔倒在地，这才抬头瞧见。

那戏子放声大哭，唱道：“唉，唉，我的好哥哥啊，我和你桃园结义，古城相会，你过五关，斩六将，何等威风……”起初唱的是“哭关羽”戏文，到后来真情激动，唱得不成腔调。其余五人纷纷叫嚷：“是谁杀害了五弟？”“五哥啊，五哥啊，哪一个天杀的凶手害了你？”“今日非跟你们拚个你死我活不可。”

玄难和邓百川对瞧了一眼，均想：“这些人似乎都是薛神医的结义兄弟。”邓百川道：“我们有同伴受伤，前来请薛神医救治，哪知……”那妇人道：“哪知他不肯医治，你们便将他杀了，是不是？”邓百川道：“不……”下面那个“是”字还没出口，只见那中年美妇袍袖一拂，蓦地里鼻中闻到一阵浓香，登时头脑晕眩，足下便似腾云驾雾，站立不定。那美妇叫道：“倒也，倒也！”

邓百川大怒，喝道：“好妖妇！”运力于掌，呼一掌拍出了去。那美妇眼见邓百川身子摇摇晃晃，已是着了道儿，不料他竟尚能出掌，待要斜身闪避，已自不及，但觉一股猛力排山倒海般推了过来，气息登时窒住，身不由主的向外直摔

出去。喀喇喇几声响，胸口已断了几根肋骨，身子尚未着地，已晕了过去。邓百川只觉眼前漆黑一团，也已摔倒。

双方各自倒了一人，余下的纷纷出手。玄难寻思：“这件事中间必有重大蹊跷，只有先将对方尽数擒住，才免得双方更有伤亡。”说道：“取禅杖来！”慧镜转身端起倚在门边的禅杖，递向玄难。那使判官笔的书生飞身扑到，右手判官笔点向慧镜胸口。玄难左手一掌拍出，手掌未到，掌力已及他后心，那书生应掌而倒，玄难一声长笑，绰杖在手，横跨两步，挥杖便向那使棋盘的人砸去。

那人见来势威猛，禅杖未到，杖风已将自己周身罩住，当下运劲于臂，双手挺起棋盘往上硬挡，当的一声大响，火星四溅。那人只觉手臂酸麻，双手虎口迸裂。玄难禅杖一举，连那棋盘一起提了起来。那棋盘磁性极强，往昔专吸敌人兵刃，今日敌强我弱，反给玄难的禅杖吸了去。玄难的禅杖跟着便向那人头顶砸落。那人叫道：“这一下‘镇神头’又兼‘倚盖’，我可抵挡不了啦！”向前疾窜。

玄难倒曳禅杖，喝道：“书呆子，给我躺下了！”横杖扫将过去，威势殊不可当。那书呆子道：“夫子，圣之时者也！风行草偃，伏倒便伏倒，有何不可？”几句话没说完，早已伏倒在地。几名少林僧跳将上去，将他按住。

少林寺达摩院首座果然不同凡响，只一出手，便将对方三名高手打倒。

那使斧头的双斗包不同和风波恶，左支右绌，堪堪要败。那便棋盘的人道：“罢了，罢了！六弟，咱们中局认输，这局棋不必再下了。大和尚，我只问你，我们五弟到底犯了你们

什么，你们要将他害死？”玄难道：“焉有此事……”

话未说完，忽听得铮铮两声琴响，远远的传了过来。这两下琴音一传入耳鼓，众人登时一颗心剧烈的跳了两下。玄难一愕之际，只听得那琴声又铮铮的响了两下。这时琴声更近，各人心跳更是厉害。风波恶只觉心中一阵烦恶，右手一松，当的一声，单刀掉在地下。若不是包不同急忙出掌相护，敌人一斧砍来，已劈中他的肩头。那书呆子叫道：“大哥快来，大哥快来！乖乖不得了！你怎么慢吞吞的还弹什么鬼琴？子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琴声连响，一个老者大袖飘飘，缓步走了出来，高额凸颧，容貌奇古，笑咪咪的脸色极为和蔼，手中抱着一具瑶琴。

那书呆子等一伙人齐叫：“大哥！”那人走近前来，向玄难抱拳道：“是哪一位少林高僧在此？小老儿多有失礼。”玄难合十道：“老衲玄难。”那人道：“呵呵，是玄难师兄。贵派的玄苦大师，是大师父的师兄弟罢？小老儿曾与他有数面之缘，相谈极是投机，他近来身子想必清健。”玄难黯然道：“玄苦师兄不幸遭逆徒暗算，已圆寂归西。”

那人木然半晌，突然间向上一跃，高达丈余，身子尚未落地，只听得半空中他已大放悲声，哭了起来。玄难和公冶乾等都吃了一惊，没想到此人这么一大把年纪，哭泣起来却如小孩一般。他双足一着地，立即坐倒，用力拉扯胡子，两只脚脚跟如擂鼓般不住击打地面。哭道：“玄苦，你怎么不知会我一声，就此死了？这不是岂有此理么？我这一曲《梵音普安奏》，许多人听过都不懂其中道理，你却说此曲之中，大含禅意，听了一遍，又是一遍。你这个玄难师弟，未必有

你这么悟性，我若弹给他听，多半是要对牛弹琴、牛不入耳了！唉！唉！我好命苦啊！”

玄难初时听他痛哭，心想他是个至性的人，悲伤玄苦师兄之死，忍不住大恸，但越听越不对，原来他是哀悼世上少了个知音人，哭到后来，竟说对自己弹琴乃是“对牛弹琴”。他是有德高僧，也不生气，只微微一笑，心道：“这群人个个疯疯颠颠。这人的性子脾气，与他的一批把弟臭味相投，这真叫做物以类聚了。”

只听那人又哭道：“玄苦啊玄苦，我为了报答知己，苦心孤诣的又替你创了一首新曲，叫做《一苇吟》，颂扬你们少林寺始祖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的伟绩，你怎么也不听了？”忽然转头向玄难道：“玄苦师兄的坟墓在哪里？你快快带我去，快，快，越快越好。我到他坟上弹奏这首新曲，说不定能令他听得心旷神怡，活了转来。”

玄难道：“施主不可胡言乱语，我师兄圆寂之后，早就火化成灰了。”

那人一呆，忽地跃起，说道：“那很好，你将他的骨灰给我，我用牛皮胶把他骨灰调开了，黏在我瑶琴之下，从此每弹一曲，他都能听见。你说妙是不妙？哈哈，哈哈，我这主意可好？”他越说越高兴，不由得拍手大笑，蓦地见那美妇人倒在一旁，惊道：“咦，七妹，怎么了？是谁伤了你？”

玄难道：“这中间有点误会，咱们正待分说明白。”那人道：“什么误会？是谁误会了？总而言之，伤害七妹的就不是好人。啊哟，八弟也受了伤，伤害八弟的也不是好人。哪几个不是好人？自己报上名来，自报公议，这可没得说的。”

那戏子叫道：“大哥，他们打死了五哥，你快快为五哥报仇雪恨。”那弹琴老者脸色大变，叫道：“岂有此理！老五是阎王敌，阎罗王怎能奈何得了他？”玄难道：“薛神医是装假死，棺材里只有毒药，没有死尸。”弹琴老者等人尽皆大喜，纷纷询问：“老五为什么装假死？”“死尸到哪里去了？”“他没有死，怎么会有死尸？”

忽然间远处有个细细的声音飘将过来：“薛慕华、薛慕华，你师叔老人家到了，快快出来迎接。”这声音若断若续，相距甚远，但入耳清晰，显是呼叫之人内功深厚，非同小可。

那戏子、书呆、工匠等不约而同的齐声惊呼。那弹琴老者叫道：“大祸临头，大祸临头！”东张西望，神色极是惊惧，说道：“来不及逃走啦！快，快，大家都进屋去。”

包不同大喊道：“什么大祸临头？天塌下来么？”那老者颤声道：“快，快进去！天塌下来倒不打紧，这个……”包不同道：“你老先生尽管请便，我可不去。”

那老者右手突然伸出，一把抓住了包不同胸口穴道。这一下出手实在太快，包不同猝不及防，已然被制，身子被对方一提，双足离地，不由自主的被他提着奔进大门。

玄难和公冶乾都是大为讶异，正要开口说话，那使棋盘的低声道：“大师父，大家快快进屋，有一个厉害至极的大魔头转眼便到。”玄难一身神功，在武林中罕有对手，怕什么大魔头、小魔头？问道：“哪一个大魔头？乔峰么？”那人摇头道：“不是，不是，比乔峰可厉害狠毒得多了。是星宿老怪。”玄难微微一晒，道：“是星宿老怪，那真再好不过，老衲正要找他。”那人道：“你大师父武功高强，自然不怕。不过这里

人人都给他整死，只你一个人活着，倒也慈悲得紧。”

他这几句是讥讽之言，可是却真灵验，玄难一怔，便道：“好，大家进去！”

便在这时，那弹琴老者已放下包不同，又从门内奔了出来，连声催促：“快，快！还等什么？”风波恶喝问：“我三哥呢？”那老者左手反手一掌，向他右颊横扫过去。风波恶体内寒毒已开始发作，正自难当，见他手掌打来，急忙低头避让。不料这老者左手一掌没使老了，突然间换力向下一沉，已抓住了风波恶的后颈，说道：“快，快，快进去！”像提小鸡一般，又将他提了进去。

公冶乾见那老者似乎并无恶意，但两个把弟都是一招间便即被他制住，当即大声呼喝，抢上要待动手，但那老者身法如风，早已奔进大门。那书生抱起戏子、工匠扶着美妇，也都奔进屋去。

玄难心想今日之事，诡异多端，还是不可鲁莽，出了乱子，说道：“公冶施主，大家还是进去，从长计议的便是。”

当下虚竹和慧方抬起玄痛的尸身，公冶乾抱了邓百川，一齐进屋。

那弹琴老者又再出来催促，见众人已然入内，急忙关上大门，取过门闩来闩。那使棋盘的說道：“大哥，这大门还是大开的为是。这叫做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叫他不敢贸然便闯进来。”那老者道：“是么？好，这便听你的。这……这行吗？”语音中全无自信之意。

玄难和公冶乾对望一眼。均想：“这老儿武功高强，何以临事如此慌张失措？这样一扇大门，连寻常盗贼也抵挡不住，

何况是星宿老怪，关与不关，又有什么分别？看来这人在星宿老怪手下曾受过大大的挫折，变成了惊弓之鸟，一知他在附近，便即魂飞魄散了。”

那老者连声道：“六弟，你想个主意，快想个主意啊。”

玄难虽颇有涵养，但见他如此惶惧，也不禁心头火起，说道：“老丈，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这星宿老怪就算再厉害狠毒，咱们大伙儿联手御敌，也未必便输于他了，又何必这等……这等……嘿……这等小心谨慎。”这时厅上已点了烛火，他一瞥之下，那老者固然神色惶恐，那使棋盘的、书呆、工匠、使判官笔的诸人，也均有栗栗之意。玄难亲眼见到这些人武功颇为不弱，更兼疯疯颠颠，漫不在乎，似乎均是游戏人间的潇洒之士，突然之间却变成了心惊胆战，猥亵无用的懦夫，实是不可思议。

公冶乾见包不同和风波恶都好端端的坐在椅上，只是寒毒发作，不住颤抖，当下扶着邓百川也在一张椅中坐好，幸好他脉搏调匀，只如喝醉了酒一般昏昏大睡，绝无险象。

众人面面相觑，过了片刻，那使短斧的工匠从怀中取出一把曲尺，在厅角中量了量，摇摇头，拿起烛台，走向后厅。众人都跟了进去，但见他四下一打量，急然纵身而起，在横梁上量了一下，又摇摇头，再向后面走去，到了薛神医的假棺木前，瞧了几眼，摇头道：“可惜，可惜！”弹琴老者道：“没用了么？”使短斧的道：“不成，师叔一定看得出来。”弹琴老者怒道：“你……你还叫他师叔？”短斧客摇了摇头，一言不发的又向后走去。

公冶乾心想：“此人除了摇头，似乎旁的什么也干不了。”

短斧客量量墙角，踏踏步数，屈指计算，宛然是个建造房屋的梓人，一路数着步子到了后园。他拿着烛台，凝思半晌，向廊下一排五只石臼走去，又想了一会，将烛台放在地下，走到左边第二只大石臼旁，棒了几把干糠和泥土放入臼中，提起旁边一个大石杵，向臼中捣了起来，砰的一下，砰的又是一下，石杵沉重，落下时甚是有力。

公冶乾轻叹一声，心道：“这次当真倒足了大霉，遇上了一群疯子，在这当口，他居然还有心情去舂米。倘若舂的是米，那也罢了，石舂中放的明明是谷糠和泥土，唉！”过了一会，包不同与风波恶身上寒毒暂歇，也奔到了后园。

砰，砰，砰，砰，砰，舂米之声连续不绝。

包不同道：“老兄，你想舂了米来下锅煮饭么？你舂的可不是米啊。我瞧咱们还是耕起地来，撒上谷种，等得出了秧……”突然间花园中东南角七八丈处发出几下轧轧之声。声音轻微，但颇为特异，玄难、公冶乾等人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当地并排种着四株桂树。

砰的一下，砰的一下，短斧客不停手的捣杵，说也奇怪，数丈外靠东第二株桂花树竟然枝叶摇晃，缓缓向外移动。又过片刻，众人都已瞧明，短斧客每捣一下，桂树便移动一寸半寸。弹琴老者一声欢呼，向那桂树奔了过去，低声道：“不错，不错！”众人跟着他奔去。只见桂树移开之处，露出一块大石板，石板上生着一个铁环挽手。

公冶乾又是敬佩，又是惭愧，说道：“这个地下机关安排得巧妙之极，当真匪夷所思。这位仁兄在顷刻之间，便发现了机括的所在，聪明才智，实不在建造机关者之下。”包不同

道：“非也，非也。你焉知这机关不是他自己建造的？”公冶乾笑道：“我说他才智不在建造机关者之下，如果机关是他所建，他的才智自然不在他自己之下。”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不在其下，或在其上。他的才智又怎能在他自己之上？”

短斧客再捣了十余下，大石板已全部露出。弹琴老者握住铁环，向上一拉，却是纹丝不动，待要运力再拉，短斧客惊叫：“大哥，住手！”纵身跃入了旁边一只石臼之中，拉开裤子，撒起尿来，叫道：“大家快来，一齐撒尿！”弹琴老者一愕之下，忙放下铁环，霎时之间，使棋盘的、书呆子、使判官笔的、再加上弹琴老者和短斧客，齐向石臼中撒尿。

公冶乾等见到这五人发疯撒尿，尽皆笑不可仰，但顷刻之间，各人鼻中便闻到了一阵火药气味。那短斧客道：“好了，没危险啦！”偏是那弹琴老者的一泡尿最长，撒之不休，口中喃喃自语：“该死，该死，又给我坏了一个机关。六弟，若不是你见机得快，咱们都已给炸成肉浆了。”

公冶乾等心下凛然，均知在这片刻之间，实已去鬼门关走了一转，显然铁环之下连有火石、火刀、药线，一拉之下，点燃药线，预藏的火药便即爆炸，幸好短斧客极是机警，大伙撒尿，浸湿引线，大祸这才避过。

短斧客走到右首第一只石臼旁，运力将石臼向右转了三圈，抬头向天，口中低念口诀，默算半晌，将石臼再向左转了六个半圈子。只听得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过去，大石板向旁缩了进去，露出一个洞孔。这一次弹琴老者再也不敢鲁莽，向短斧客挥了挥手，要他领路。短斧客跪下地来，向左首第一只石臼察看。

忽然地底下有人骂道：“星宿老怪，你奶奶的，你这贼王八！很好，很好！你终于找上我啦，算你厉害！你为非作歹，终须有日得到报应。来啊，来啊！进来杀我啊！”

书生、工匠、戏子等齐声欢呼：“老五果然没死！”那弹琴老者叫道：“五弟，是咱们全到了。”地底那声音一停，跟着叫道：“真的是大哥么？”声音中满是喜悦之意。

嗤的一声响，洞孔中钻出一个人来，正是阎王敌薛神医。

他没料到除了弹琴老者等义兄弟外，尚有不少外人，不禁一怔，向玄难道：“大师，你也来了！这几位都是朋友么？”

玄难微一迟疑，道：“是，都是朋友。”本来少林寺认定玄悲大师是死于姑苏慕容氏之手，将慕容氏当作了大对头。但这次与邓百川等同来求医，道上邓百川、公冶乾力陈玄悲大师决非慕容公子所杀，玄难已然信了六七分，再加此次同遭危难，同舟共济，已认定这一伙人是朋友了。公冶乾听他如此说，向他点了点头。

薛神医道：“都是朋友，那再好也没有了，请大家一起下去，玄难大师先请。”话虽如此，他仍然抢先走了下去。这等黑沉沉的地窖，显是十分凶险之地，江湖上人心诡秘难测，谁也信不过了谁，自己先入，才是肃客之道。

薛神医进去后，玄难跟着走了下去，众人扶抱伤者，随后而入，连玄痛的尸身也抬了进去。薛神医扳动机括，大石板自行掩上，他再扳动机括，隐隐听得轧轧声响，众人料想移开的桂树又回上了石板。

里面是一条石砌的地道，各人须得弯腰而行，走了片刻，地道渐高，到了一条天然生成的隧道之中。又行十余丈，来

到一个宽广的石洞。石洞一旁的火炬旁坐着二十来人，男女老幼都有。这些人听得脚步声，一齐回过头来。

薛神医道：“这些都是我家人，事情紧迫，也不叫他们来拜见了，失礼莫怪。大哥，二哥，你们怎么来的？”不等弹琴老者回答，便即察视各人伤势。第一个看的是玄痛，薛神医道：“这位大师悟道圆寂，可喜可贺。”看了邓百川，微笑道：“我七妹的花粉只将人醉倒，再过片刻便醒，没毒的。”那中年美妇和戏子受的都是外伤，虽然不轻，在薛神医自是小事一件。他把过了包不同和风波恶的脉，闭目抬头，苦苦思索。

过了半晌，薛神医摇头道：“奇怪，奇怪！打伤这两位兄台的却是何人？”公冶乾道：“是个形貌十分古怪的少年。”薛神医摇头道：“少年？此人武功兼正邪两家之所长，内功深厚，少说也有三十年的修为，怎么还是个少年？”玄难道：“确是个少年，但掌力浑厚，我玄痛师弟和他对掌，也曾受他寒毒之伤。他是星宿老怪的弟子。”

薛神医惊道：“星宿老怪的弟子，竟也如此厉害？了不起，了不起！”摇头道：“惭愧，惭愧。这两位兄台的寒毒，在下实是无能为力。‘神医’两字，今后是不敢称的了。”

忽听得一个宏亮的声音说道：“薛先生，既是如此，我们便当告辞。”说话的正是邓百川，他被花粉迷倒，适于此时醒转，听到了薛神医最后几句话。包不同道：“是啊，是啊！躲在这地底下干什么？大丈夫生死有命，岂能学那乌龟田鼠，藏在地底洞穴之中？”

薛神医冷笑道：“施主吹的好大气儿！你知外边是谁到了？”风波恶道：“你们怕星宿老怪，我可不怕。枉为你们武

功高强，一听到星宿老怪的名字，竟然如此丧魂落魄。”那弹琴老者道：“你连我也打不过，星宿老怪却是我的师叔，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玄难岔开话题，说道：“老衲今天所见所闻，种种不明之处甚多，想要请教。”

薛神医道：“我们师兄弟八人，号称‘函谷八友’。”指着那弹琴老者道：“这位是我们大师哥，我是老五。其余的事情，一则说来话长，一则也不足为外人道……”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一个细细的声音叫道：“薛慕华，怎么不出来见我？”

这声音细若游丝，似乎只能隐约相闻，但洞中诸人个个听得十分清楚，这声音更像一条金属细线，穿过了十余丈厚的地面，又如是顺着那曲曲折折的地道进入各人耳鼓。

那弹琴老者“啊”的一声，跳起身来，颤声道：“星……星宿老怪！”风波恶大声道：“大哥，二哥，三哥，咱们出去决一死战。”弹琴老者道：“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你们这一出去，枉自送死，那也罢了！可是泄漏了这地下密室的所在，这里数十人的性命，全都送在你这一勇之夫的手里了。”包不同道：“他的话声能传到地底，岂不知咱们便在此处？你甘愿装乌龟，他还是要揪你出去，要躲也是躲不过的。”那使判官笔的书生说道：“一时三刻之间，他未必便能进来，还是大家想个善法的为是。”

那手持短斧、工匠一般的人一直默不作声，这时插口道：“丁师叔本事虽高，但要识破这地道的机关，至少也得花上两个时辰。再要想出善法攻进来，又得再花上两个时辰。”弹琴

老者道：“好极！那么咱们还有四个时辰，尽可从长计议，是也不是？”短斧客道：“四个半时辰。”弹琴老者道：“怎么多了半个时辰？”短斧客道：“这四个时辰之中，我能安排三个机关，再阻他半个时辰。”

弹琴老者道：“很好！玄难大师，届时那大魔头到来，我们师兄弟八人决计难逃毒手。你们各位却是外人。那大魔头一上来专心对付我们这班师侄，各位颇有逃命的余裕。各位千万不可自逞英雄好汉，和他争斗。要知道，只要有谁在星宿老怪的手底逃得性命，已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包不同道：“好臭，好臭！”各人嗅了几下，没闻到臭气，向包不同瞧去的眼色中均带疑问之意。包不同指着弹琴客道：“此人猛放狗屁，直是臭不可耐。”他适才一招之间便给这老儿制住，心下好生不愤，虽然其时适逢身上寒毒发作，手足无力，但也知自己武功远不及他，对手越强，他越是要骂。

那使棋盘的横了他一眼，道：“你要逃脱我大师兄的掌底，已难办到，何况我师叔的武功又胜我大师兄十倍，到底是谁在放狗屁了？”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武功高强，跟放狗屁全不相干。武功高强，难道就不放狗屁？不放狗屁的，难道武功一定高强？孔夫子不会武功，莫非他老人家就专放狗屁……”

邓百川心想：“这些人的话也非无理，包三弟跟他们胡扯争闹，徒然耗费时刻。”便道：“诸位来历，在下尚未拜聆，适才多有误会，误伤了这位娘子，在下万分歉仄。今日既是同御妖邪，大家算得一家人了。待会强敌到来，我们姑苏慕容公子手下的部属虽然不肖，逃是决计不逃的，倘若当真抵敌

不住，大家一齐毕命于此便了。”

玄难道：“慧镜、虚竹，你们若有机会，务当设法脱逃，回到寺中，向方丈报讯。免得大家给妖人一网打尽，连讯息也传不出去。”六名少林僧合十说道：“恭领法旨。”薛慕华和邓百川等听玄难如此说，已明白他是决意与众同生共死，而是否对付得了星宿老怪，心中也实在毫无把握。

弹琴老者一呆，忽然拍手笑道：“大家都要死了。玄苦师兄此刻就算不死，以后也听不到我的无上妙曲《一苇吟》了，我又何必为他之死伤心难过？唉，唉！有人说我康广陵是个大大的傻子，我一直颇不服气。如此看来，纵非大傻，也是小傻了。”

包不同道：“你是货真价实的大傻子，大笨蛋！”弹琴老者康广陵道：“也不见得比你更傻！”包不同道：“比我傻上十倍。”康广陵道：“你比我傻一百倍。”包不同道：“你比我傻一千倍！”康广陵道：“你比我傻一万倍！”包不同道：“你比我傻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万万倍！”

薛慕华道：“二位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更傻。众位少林派师父，你们回到寺中，方丈大师问起前因后果，只怕你们答不上来。此事本来是敝派的门户之羞，原不足为外人道。但为了灭除这武林中的大患，若不是少林高僧主持大局，实难成功。在下须当为各位详告，只是敬盼各位除了向贵寺方丈禀告之外，不可向旁人泄漏。”

慧镜、虚竹等齐声道：“薛神医所示的言语，小僧除了向本寺方丈禀告之外，决不敢向旁人泄漏半句。”

薛慕华向康广陵道：“大师哥，这中间的缘由，小弟要说

出来了。”

康广陵虽于诸师兄弟中居长，武功也远远高出侪辈，为人却十分幼稚，薛慕华如此问他一声，只不过在外人之前全他脸面而已。康广陵道：“这可奇了，嘴巴生在你的头上，你要说便说，又问我干什么？”

薛慕华道：“玄难大师，邓师傅，我们的受业恩师，武林之中，人称聪辩先生……”

玄难和邓百川等都是一怔，齐道：“什么？”聪辩先生便是聋哑老人。此人天聋地哑，偏偏取个外号叫做“聪辩先生”，他门中弟子个个给他刺聋耳朵，割断舌头，江湖上众所周知。可是康广陵这一群人却耳聪舌辩，那就大大的奇怪了。

薛慕华道：“家师门下弟子人人既聋且哑，那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以前家师不是聋子，更非哑子，他是给师弟星宿老怪丁春秋激得变成聋子哑子的。”玄难等都是“哦”的一声。薛慕华道：“我祖师一共收了两个弟子，大弟子姓苏，名讳上星下河，那便是家师，二弟子丁春秋。他二人的武功本在伯仲之间，但到得后来，却分了高下……”

包不同插口道：“嘿嘿，定然是你师叔丁春秋胜过了你师父，那是不用说的。”薛慕华道：“话也不是这么说。我祖师学究天人，胸中所学包罗万象……”包不同道：“不见得啊不见得。”薛慕华已知此人专门和人抬杠，也不去理他，继续说道：“初时我师父和丁春秋学的都是武功，但后来我师父却分了心，去学祖师爷弹琴音韵之学……”

包不同指着康广陵道：“哈哈，你这弹琴的鬼门道，便是如此转学来的了。”

康广陵瞪眼道：“我的本事若不是跟师父学的，难道是跟你学的？”

薛慕华道：“倘若我师父只学一门弹琴，倒也没什么大碍，偏是祖师爷所学实在太广，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工艺杂学，贸迁种植，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我师父起始学了一门弹琴，不久又去学弈，再学书法，又学绘画。各位请想，这些学问每一门都是大耗心血时日之事，那丁春秋初时假装每样也都跟着学学，学了十天半月，便说自己资质太笨，难以学会，只是专心于武功。如此十年八年的下来，他师兄弟二人的武功便大有高下了。”

玄难连连点头，道：“单是弹琴或弈棋一项，便得耗了一个人大半生的精力，聪辩先生居然能专精数项，实所难能。那丁春秋专心一致，武功上胜过了师兄，也不算希奇。”

康广陵道：“老五，还有更要紧的呢，你怎么不说？快说，快说。”

薛慕华道：“那丁春秋专心武学，本来也是好事，可是……可是……唉……这件事说起来，于我师门实在太不光彩。总而言之，丁春秋使了种种卑鄙手段，又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几门厉害之极的邪术，突然发难，将我祖师爷打得重伤。祖师爷究竟身负绝学，虽在猝不及防之时中了暗算，但仍能苦苦撑持，直至我师父赶到救援。我师父的武功不及这恶贼，一场恶斗之后，我师父复又受伤，祖师爷则堕入了深谷，不知生死。我师父因杂学而耽误了武功，但这些杂学毕竟也不是全无用处。其时危难之际，我师父摆开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扰乱丁春秋的耳目，与他僵持不下。

“丁春秋一时无法破阵杀我师父，再者，他知道本门有不少奥妙神功，祖师爷始终没传他师兄弟二人，料想祖师爷临死之时，必将这些神功秘笈的所在告知我师父，只能慢慢逼迫我师父吐露，于是和我师父约定，只要我师父从此不开口说一句话，便不来再找他的晦气。那时我师父门下，共有我们这八个不成材的弟子。我师父写下书函，将我们遣散，不再认为是弟子，从此果真装聋作哑，不言不听，再收的弟子，也均刺耳断舌，创下了‘聋哑门’的名头。推想我师父之意，想是深悔当年分心去务杂学，以致武功上不及丁春秋，既聋且哑之后，各种杂学便不会去碰了。

“我们师兄弟八人，除了跟师父学武之外，每人还各学了一门杂学。那是在丁春秋叛师之前的事，其时家师还没深切体会到分心旁鹜的大害，因此非但不加禁止，反而颇加奖饰，用心指点。康大师兄广陵，学的是奏琴。”

包不同道：“他这是‘对己弹琴，己不入耳’。”

康广陵怒道：“你说我弹得不好？我这就弹给你听听。”说着便将瑶琴横放膝头。

薛慕华忙摇手阻止，指着那使棋盘的道：“范二师兄百龄，学的是围棋，当今天下，少有敌手。”

包不同向范百龄瞧了一眼，说道：“无怪你以棋盘作兵刃。只是棋盘以磁铁铸成，吸入兵器，未免取巧，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范百龄道：“弈棋之术，固有堂堂之阵，正正之师，但奇兵诡道，亦所不禁。”

薛慕华道：“我范二师兄的棋盘所以用磁铁铸成，原是为了钻研棋术之用。他不论是行走坐卧，突然想到一个棋势，便

要用黑子白子布列一番。他的棋盘是磁铁所制，将铁铸的棋子放了上去，纵在车中马上，也不会移动倾跌。后来因势乘便，就将棋盘作了兵刃，棋子作了暗器，倒不是有意用磁铁之物来占人便宜。”

包不同心下称是，口中却道：“理由欠通，大大的欠通。范老二如此武功，若是用一块木制棋盘，将铁棋子拍了上去，嵌入棋盘之中，那棋子难道还会掉将下来？”

薛慕华道：“那究竟不如铁棋盘的方便了。我苟三师哥单名一个‘读’字，性好读书，诸子百家，无所不窥，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宿儒，诸位想必都已领教过了。”

包不同道：“小人之儒，不足一晒。”苟读怒道：“什么？你叫我是‘小人之儒’，难道你便是‘君子之儒’么？”包不同道：“岂敢，岂敢！”

薛慕华知道他二人辩论起来，只怕三日三夜也没有完，忙打断话头，指着那使判官笔的书生道：“这位是我四师哥，雅擅丹青，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并皆精巧。他姓吴，拜入师门之前，在大宋朝廷做过领军将军之职，因此大家便叫他吴领军。”

包不同道：“只怕领军是专打败仗，绘画则人鬼不分。”吴领军道：“倘若描绘阁下尊容，确是人鬼难分。”包不同哈哈大笑，说道：“老兄几时有暇，以包老三的尊容作范本，绘上一幅‘鬼趣图’，倒也极妙。”

薛慕华道：“包兄英俊潇洒，何必过谦？在下排行第五，学的是一门医术，江湖上总算薄有微名，还没忘了我师父所授的功夫。”

包不同道：“伤风咳嗽，勉强还可医治，一遇到在下的寒毒，那便束手无策了。这叫做大病治不了，小病医不死。嘿，神医之称，果然是名不虚传。”

康广陵捋着长须，斜眼相睨，说道：“你这位老兄性子古怪，倒是有点与众不同。”包不同道：“哈哈，我姓包，名不同，当然是与众不同。”康广陵哈哈大笑，道：“你当真姓包？当真名叫不同？”包不同道：“这难道还有假的？嗯，这位专造机关的老兄，定然精于土木工艺之学，是鲁班先师的门下了？”

薛慕华道：“正是，六师弟冯阿三，本来是木匠出身。他在投入师门之前，已是一位巧匠，后来再从家师学艺，更是巧上加巧。七师妹姓石，精于莳花，天下的奇花异卉，一经她的培植，无不欣欣向荣。”

邓百川道：“石姑娘将我迷倒的药物，想必是取自花卉的粉末，并非毒药。”

那姓石的美妇人闺名叫做清露，微微一笑，道：“适才多有得罪，邓老师恕罪则个。”邓百川道：“在下鲁莽，出手太重了，姑娘海涵。”

薛慕华指着那一开口便唱戏的人道：“八弟李傀儡，一生沉迷扮演戏文，疯疯颠颠，于这武学一道，不免疏忽了。唉，岂仅是他，我们同门八人，个个如此。其实我师父所传的武功，我一辈子已然修习不了，偏偏贪多务得，到处去学旁人的绝招，到头来……唉……”

李傀儡横卧地下，叫道：“孤王乃李存勖是也，不爱江山爱做戏，喂，好耍啊好耍！”

包不同道：“孤王乃李嗣源是也，抢了你的江山，砍了你的脑袋。”

书呆苟读插口道：“李存勖为手下伶人郭从谦所弑，并非死于李嗣源之手。”

包不同不熟史事，料知掉书包决计掉不过苟读，叫道：“呀呀呸！吾乃郭从谦是也！啊哈，吾乃秦始皇是也，焚书坑儒，专坑小人之儒。”

薛慕华道：“我师兄弟八人虽给逐出师门，却不敢忘了师父教诲的恩德，自己合称‘函谷八友’，以纪念当年师父在函谷关边授艺之恩。旁人只道我们臭味相投……”

包不同鼻子吸了几下，说道：“好臭，好臭！”苟读道：“易经系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臭即是香，老兄毫无学问。”包不同道：“老兄之言，其香如屁。”

薛慕华微笑道：“谁也不知我们原是同门的师兄弟。我们为提防那星宿老怪重来中原，给他一网打尽，是以每两年聚会一次，平时却散居各处。”

玄难、邓百川等听薛神医说罢他师兄弟八人的来历，心中疑团去了大半。

公冶乾问道：“如此说来，薛先生假装逝世，在棺木中布下毒药，那是专为对付星宿老怪了。薛先生又怎知他要来到此处？”

薛慕华道：“两天之前，我正在家中闲坐，突然有四个人上门求医，其中一个是大和尚，胸前背后的肋骨折断了八根，那是少林派掌力所伤，早已接好了断骨，日后自愈，并无凶险。但他脏腑中隐伏寒毒，却跟外伤无关，若不医治，不

久便即毒发身亡。”

玄难道：“惭愧，惭愧！这是我少林门下的慧净和尚。这僧人不守清规，逃出寺去，胡作非为，敝寺派人拿回按戒律惩处，他反而先行出手伤人，给老纳的师侄们打伤了。原来他身上尚中寒毒，却跟我们无关。不知是谁送他来求治的。”

薛神医道：“与他同来的另外一个病人，那可奇怪得很，头上戴了一个铁套……”

包不同和风波恶同时跳了起来，叫道：“打伤我们的便是这铁头小子。”薛神医奇道：“这少年竟有如此功力？可惜当时他来去匆匆，我竟没为他搭一搭脉，否则于他内力的情状必可知道一些端倪。”包不同问道：“这小子又生了什么怪病？”薛神医道：“他是想请我除去头上这个铁套，可是我一加检视，这铁套竟是生牢在他头上，除不下来。”包不同道：“奇哉，奇哉！难道这铁套是他从娘胎中带将出来，从小便生在头上的么？”薛神医道：“那倒不是。这铁套安到他头上之时，乃是热的，烫得他皮开肉绽，待得血凝结疤，铁套便与他脸面后脑相连了。若要硬揭，势必将他眼皮、嘴巴、鼻子撕得不成样子。”包不同幸灾乐祸，冷笑道：“他既来求你揭去铁罩，便将他五官颜面尽皆撕烂，也怪不得你。”

薛神医道：“我正在思索是否能有什么方法，他的两个同伴忽然大声呼喝，命我快快动手。姓薛的生平有一桩坏脾气，人家要我治病，非好言相求不可，倘若对方恃势相压，薛某宁可死在刀剑之下，也决不以术医人。想当年聚贤庄英雄大会，那乔峰甘冒生死大险，送了一个小姑娘来求我医治。乔峰这厮横蛮悍恶无比，但既有求于我，言语中也不敢对我有

丝毫失礼……”他说到这里，想起后来着了阿朱的道儿，被她点了穴道，剃了胡须，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便不再说下去了。

包不同道：“你吹什么大气？姓包的生平也有一桩坏脾气，人家若要给我治病，非好言相求不可，倘若对方恃势相压，包某宁可疾病缠身而死，也决不让人治病。”

康广陵哈哈大笑，说道：“你又是什么好宝贝了？人家硬要给你治病，还得苦苦向你哀求，除非……除非……”一时想不出“除非”什么来。

包不同道：“除非你是我的儿子。”康广陵一怔，心想这话倒也不错，倘若我的父亲生了病不肯看医生，我定要向他苦苦哀求了。他是个很讲道理之人，没想到包不同这话是讨他的便宜，便道：“是啊，我又不是你的儿子。”包不同道：“你是不是我儿子，只有你妈妈心里明白，你自己怎么知道？”康广陵一愕，又点头道：“话倒不错。”包不同哈哈一笑，心想：“此人是个大傻瓜，再讨他的便宜，胜之不武。”

公冶乾道：“薛先生，那二人既然言语无礼，你便拒加医治了。”

薛神医点头道：“正是。当时我便道：‘在下技艺有限，对付不了，诸君另请高明。’那铁头人却对我甚是谦恭，说道：‘薛先生，你的医道天下无双，江湖上人称“阎王敌”，武林中谁不敬仰？小人对你向来敬重佩服，家父跟你老人家也是老朋友了，盼你慈悲为怀，救一救故人之子。’”

众人对这铁头人的来历甚为关注，六七个声音同时问了出来：“他父亲是谁？”

李傀儡忽道：“他是谁的儿子，只有他妈妈心里明白，他自己怎么知道？”学的是包不同的声口，当真维妙维肖。

包不同笑道：“妙极，你学我说话，全然一模一样，只怕不是学的，乃是我下的种。”

李傀儡道：“我乃华夏之祖，黄帝是也，举凡中国子民，皆是我的子孙。”他既爱扮古人，心中意想自己是什么人物，便是什么人物，包不同讨他的便宜，他也毫不在乎。

薛神医继续说道：“我听那铁头人自称是我故人之子，当即问他父亲是谁。那人说道：‘小人身遭不幸，辱没了先人，父亲的名字是不敢提了。但先父在世之日，确是先生的至交，此事千真万确，小人决计不敢拿先父来骗人。’我听他说得诚恳，决非虚言。只是在下交游颇广，朋友着实不少，听他说他父亲已然去世，一时之间，也猜想不出他父亲是谁。我想待得将他面目揭去之后，瞧他面貌，或能推想到他父亲是谁。

“只是要揭他这个铁罩，而令他颜面尽量少受损伤，却实非易事，正踌躇间，他的一个同伴说道：‘师父的法旨，第一要紧是治好这慧净和尚之伤，那铁头人的铁罩揭是不揭，却不要紧。’我一听之下，心头便即火起，说道：‘尊师是谁？他的法旨管得了你，可管不了我。’那人恶狠狠的道：‘我师父的名头说将出来，只怕吓破了你的胆。他老人家叫你快快治好这胖和尚的伤，倘若迁延时刻，误了他老人家的事，叫你立时便见阎王。’

“我初时听他说话，心中极怒，听到后来，只觉他口音不纯，颇有些西域胡人的声口，细看他的面貌，也是鬚发深目，与我中华人氏大异，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问道：‘你可是从

星宿海来?’那人一听，立时脸上变色，道：‘嘿，算你眼光厉害。不错，我是从星宿海来的。你既猜到了，快用心医治罢!’我听他果然自认是星宿老怪的弟子，寻思：‘师门深仇，如何不报?’便装作惶恐之态，问道：‘久慕星宿海丁老仙法术通玄，弟子钦仰无已，只是无缘拜见，不知老仙他老人家也到了中原本么?’”

包不同道：“呸，呸，呸！你说星宿老怪也好，星宿老魔也好，怎么自甘堕落，称他做什么‘老仙’！可耻啊，可耻！”邓百川道：“三弟，薛先生是故意用言语试探，岂是真心称他为‘老仙’？”包不同道：“这个我自然知道！若要试探，大可称之为‘老鬼’、‘老妖’、‘老贼’，激得他的妖子贼孙暴跳如雷，也是一样的吐露真情。”

薛慕华道：“包先生的话也是有理，老夫不善作伪，口中称他一句‘老仙’，脸上却不自禁的露出了愤怒之色。那妖人甚是狡猾，一见之下，便即起疑，伸手向我脉门抓来，喝问：‘你查问我师父行踪，有何用意？’我见事情败露，对付星宿老怪的门下，可丝毫不能容情，反手一指，便点了他的死穴。第二名妖人从怀中取出一柄喂毒匕首，向我插了过来。我手中没有兵刃，这妖人武功又着实了得，眼见危急，那铁头人忽地夹手夺了他的匕首，道：‘师父叫咱们来求医，不是叫咱们来杀人。’那妖人怒道：‘十二师弟给他杀死了，你没瞧见么？你……你……你竟敢袒护外人。’铁头人道：‘你定要杀这位神医，便由得你，可是这胖和尚若不救治，性命难保。他不能指引路径，找寻冰蚕，师父唯你是问。’

“我乘着他们二人争辩，便即取兵刃在手。那妖人见不易

杀我，又想铁头人之言也是有理，便道：‘既是如此，你擒了这鬼医生，去见师父去。’铁头人道：‘很好。’一伸手，将匕首插入了那人胸口，将他杀死了。”

众人都“啊”的一声，甚为惊奇。包不同却道：“那也没什么奇怪。这铁头人有求于你，便即下手杀死他的同门，向你卖好。”

薛慕华叹了口气，道：“一时之间，我也分不出他的真意所在，不知他由于我是他父亲的朋友，还是为了要向我挟恩市惠。我正待询问，忽听得远处有一下啸声，那铁头人脸色一变，说道：‘我师父在催我回去了。薛伯父，最好你将这胖和尚给治好了。师父心中一喜，或许不来计较这杀徒之仇。’我说：‘星宿老妖跟我仇深似海，凡是跟他沾上半点干系的，我决计不治。你有本事，便杀了我。’那铁头人道：‘薛伯父，我决不会得罪你。’他还待有所陈说，星宿老妖的啸声又作，他便带了胖和尚匆匆离去。

“星宿老贼既到中原，他两名弟子死在我家中，迟早会找上门来。那铁头人就算替我隐瞒，也瞒不了多久。是以我假装身死，在棺中暗藏剧毒，盼望引他上钩。我全家老幼则藏在这地洞之中。刚好诸位来到舍下，在下的一个老仆，人虽忠心，却是十分愚鲁，竟误认诸位便是我所惧怕的对头……”

包不同说道：“啊哈，他当玄难大师是星宿老怪，我们这一伙人，都是星宿派的徒子徒孙。包某和几个同伴生得古怪，说是星宿派的妖魔，也还有几分相似，可是玄难大师高雅慈祥，道貌盎然，将他误认为星宿老怪，不太也无礼么？”众人

都笑了起来。

薛慕华微笑道：“是啊，这件事当真该打。也是事有凑巧，眼下正是我师兄弟八人每两年一次的聚会之期。那老仆眼见情势紧迫，不等我的嘱咐，便将向诸同门报讯的流星火炮点了起来。这流星火炮是我六师弟巧手所制，放上天空之后，光照数里，我同门八人，每人的流星各有不同。此事可说有幸有不幸。幸运的是，我函谷八友在危难之际得能相聚一堂，携手抗敌。但竟如此给星宿老怪一网打尽，也可说是不幸之极了。”

包不同道：“星宿老怪本领就算厉害，也未必强得过少林高僧玄难大师，再加上我们这许多虾兵蟹将，在旁呐喊助威，拚命一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又何必如此……如此……如此……”他说了三个“如此”，牙关格格相击，身上寒毒发作，再也说不下去。

李傀儡高声唱道：“我乃刺秦皇之荆轲是也。风萧萧兮身上寒，壮士发抖兮口难开！”

突然间地下一条人影飞起，挺头向他胸口撞去。李傀儡“啊哟”一声，挥臂推开，那人抓住了他，厮打起来，正是一阵风风波恶。邓百川忙道：“四弟，不可动粗。”伸手将风波恶拉开。

便在此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又传进山洞：“苏星河的徒子徒孙，快快出来投降，或许还能保得性命，再迟片刻，可别怪我老人家不顾同门义气了。”

康广陵怒道：“此人好不要脸，居然还说什么同门义气。”

冯阿三向薛慕华道：“五哥，这个地洞，瞧那木纹石材，

当是建于三百多年之前，不知是出于哪一派巧匠之手？”薛慕华道：“这是我祖传的产业，世代相传，有这么一个避难的处所，何人所建，却是不知了。”

康广陵道：“好啊，你有这样一个乌龟洞儿，居然从来不漏半句口风。”薛慕华脸有惭色，道：“大哥谅解。这种窝洞并不是什么光彩物事，实在不值一提……”

一言未毕，忽然间砰的一声巨响，有如地震，洞中诸人都觉脚底地面摇动，站立不稳。冯阿三失色道：“不好！丁老怪用炸药硬炸，转眼间便要攻进来！”

康广陵怒道：“卑鄙之极，无耻之尤。我们祖师爷和师父都擅于土木之学，机关变化，乃是本门的看家本领。这星宿老怪不花心思破解机关，却用炸药蛮炸，如何还配称本门弟子？”包不同冷冷的道：“他杀师父、伤师兄，难道你还认做他是本门师叔么？”康广陵道：“这个……”

蓦地里轰的一声大响，山洞中尘土飞扬，迷得各人都睁不开眼来。洞中闭不通风，这一震之下，气流激荡，人人耳鼓发痛。

玄难道：“与其任他炸破地洞，攻将进来，还不如咱们出去。”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风波恶四人齐声称是。

范百龄心想玄难是少林高僧，躲在地洞之中以避敌人，实是大损少林威名，反正生死在此一战，终究是躲不过了，便道：“如此大伙儿一齐出去，跟这老怪一拚。”薛慕华道：“玄难大师与这老怪无怨无仇，犯不着赶这趟混水，少林派诸位大师还是袖手旁观罢。”

玄难道：“中原武林之事，少林派都要插手，各位恕罪。

何况我玄痛师弟圆寂，起因于中了星宿派弟子毒手，少林派跟星宿老怪并非无怨无仇。”

冯阿三道：“大师仗义相助，我们师兄弟十分感激。咱们还是从原路出去，好教那老怪大吃一惊。”众人都点点头称是。

冯阿三道：“薛五哥的家眷和包风二位，都可留在此间，谅那老怪未必会来搜索。”包不同向他横了一眼，道：“还是你留着较好。”冯阿三忙道：“在下决不敢小觑了两位，只是两位身受重伤，再要出手，不大方便。”包不同道：“越伤得重，打起来越有劲。”范百龄等都摇了摇头，均觉此人当真不可理喻。当下冯阿三扳动机括，快步抢了出去。

轧轧之声甫作，出口处只露出窄窄一条缝，冯阿三便掷出三个火炮，砰砰砰三声响，炸得白烟弥漫。三响炮响过去，石板移动后露出的缝口已可过人，冯阿三又是三个火炮掷出，跟着便窜了出去。

冯阿三双足尚未落地，白烟中一条黑影从身旁抢出，冲入外面的人丛之中，叫道：“哪一个星宿老怪，姓风的跟你会会。”正是一阵风风波恶。

他见面前有个身穿葛衣的汉子，喝道：“吃我一拳！”砰的一拳，已打在那人胸口。那人是星宿派的第九弟子，身子一晃，风波恶第二拳又已击中他肩头。只听得劈劈拍拍之声不绝，风波恶出手快极，几乎每一拳每一掌都打在对方身上，只是他伤后无力，打不倒那星宿弟子。玄难、邓百川、康广陵、薛慕华等都从洞中窜了上来。

只见一个身形魁伟的老者站在西南角上，他身前左右，站着两排高矮不等的汉子，那铁头人赫然便在其中。康广陵叫

道：“丁老贼，你还没死吗？可还记得我么？”

那老者正是星宿老怪丁春秋，一眼之间，便已认清了对方诸人，手中羽扇挥了几挥，说道：“慕华贤侄，你如能将那胖胖的少林僧医好，我可饶你不死，只是你须拜我为师，改投我星宿门下。”他一心一意只要薛慕华治愈慧净，带他到昆仑山之巔去捕捉冰蚕。

薛慕华听他口气，竟将当前诸人全不放在眼里，似乎各人的生死存亡，全由他随心所欲的处置。他深知这师叔的厉害，心下着实害怕，说道：“丁老贼，这世上我只听一个人的话，唯有他老人家叫我救谁，我便救谁。你要杀我，原是易如反掌。可是要我治病人，你非去求那位老人家不可。”

丁春秋冷冷的道：“你只听苏星河的话，是也不是？”

薛慕华道：“只有禽兽不如的恶棍，才敢起欺师灭祖之心。”他此言一出，康广陵、范百龄、李傀儡等齐声喝采。

丁春秋道：“很好，很好，你们都是苏星河的乖徒儿，可是苏星河却曾派人通知我，说道已将你们八人逐出门墙，不再算是他门下的弟子。难道姓苏的说话不算，仍是偷偷的留着这师徒名份么？”

范百龄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确是将我们八人逐出了门墙。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没能见到他老人家一面，上门拜谒，他老人家也是不见。可是我们敬爱师父之心，决不减了半分。姓丁的，我们八人所以变成孤魂野鬼，无师门可依，全是受你这老贼所赐。”

丁春秋微笑道：“此言甚是。苏星河是怕我向你们施展辣手，将你们一个个杀了。他将你们逐出门墙，意在保全你们

这几条小命。他不舍得刺聋你们耳朵，割了你们舌头，对你们的情谊可深得很哪，哼，婆婆妈妈，能成什么大事？嘿嘿，很好，很好。你们自己说罢，到底苏星河还算不算是你们师父？”

康广陵等听他这么说，均知若不弃却“苏星河之弟子”的名份，丁春秋立时便下杀手，但师恩深重，岂可贪生怕死而背叛师门，八同门中除了石清露身受重伤，留在地洞中不出，其余七人齐声说道：“我们虽被师父逐出门墙，但师徒之份，自是终身不变。”

李傀儡突然大声道：“我乃星宿老怪的老母是也。我当年跟二郎神的哮天犬私通，生下你这小畜生。我打断你的狗腿！”他学着老妇人的口音，跟着汪汪汪三声狗叫。

康广陵、包不同等尽皆纵声狂笑。

丁春秋怒不可遏，眼中斗然间发出异样光芒，左手袍袖一拂，一点碧油油的磷火射向李傀儡身上，当真比流星还快。李傀儡一腿已断，一手撑着木棍行动不便，待要闪避，却哪里来得及，嗤的一声响，全身衣服着火。他急忙就地打滚，可是越滚磷火越旺。范百龄急从地下抓起泥沙，往他身上洒去。

丁春秋袍袖中接连飞出五粒火星，分向康广陵等五人射去，便只绕过了薛慕华一人。康广陵双掌齐推，震开火星。玄难双掌摇动，劈开了两粒火星，但冯阿三、范百龄二人却已身上着火。霎时之间，李傀儡等三人被烧得哇哇乱叫。

丁春秋的众弟子颂声大起：“师父略施小计，便烧得你们如烤猪一般，还不快快跪下投降！”“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日教你们中原猪狗们看看我星宿派的

手段。”“师父他老人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上下古今的英雄好汉，无不望风披靡！”

包不同大叫：“放屁！放屁！哎哟，我肉麻死了！丁老贼，你的脸皮真老！”

包不同语声未歇，两点火星已向他疾射过来。邓百川和公冶乾各出一掌，撞开了这两点火星，但两人同时胸口如同中了巨锤之击，两声闷哼，腾腾腾退出三步。原来丁春秋是以极强内力拂出火星，玄难内力与之相当，以掌力将火星撞开后不受损伤，邓百川和公冶乾抵受不住。

玄难欺到李傀儡身前，拍出一掌，掌力平平从他身上拂过，嗤的一声响处，掌力将他衣衫撕裂，扯下了一大片来，正在烧炙他的磷火，也即被掌风扑熄。

一名星宿派弟子叫道：“这秃驴掌力还算不弱，及得上我师父的十分之一。”另一名弟子道：“呸，只及我师父的百分之一！”

玄难跟着反手拍出两掌，又扑熄了范百龄与冯阿三身上的磷火。其时邓百川、公冶乾、康广陵等已纵身齐上，向着星宿派众弟子攻去。

丁春秋一摸长须，说道：“少林高僧，果真功力非凡，老夫今日来领教领教。”说着迈步而上，左掌轻飘飘的向玄难拍来。

玄难素知丁老怪周身剧毒，又擅“化功大法”，不敢稍有怠忽，猛地里双掌齐舞，立时向丁春秋连续击出一十八掌，这一十八掌连环而出，左掌尚未收转，右掌已然击出，快速绝伦，令丁春秋绝无使毒的丝毫余暇。这少林派“快掌”果然

威力极强，只逼得丁春秋不断倒退，玄难击出了一十八掌，丁春秋便退了一十八步。玄难一十八掌打完，双腿鸳鸯连环，又迅捷无比的踢出了三十六腿，腿影飘飘，直瞧不清他踢出的到底是左腿还是右腿。丁春秋展动身形，急速闪避，这三十六腿堪堪避过，却听得拍拍两声，肩头已中了两拳，原来玄难踢到最后两腿时，同时挥拳击出。丁春秋避过了脚踢，终于避不开拳打。丁春秋叫道：“好厉害！”身子晃了两晃。

玄难只觉头脑一阵眩晕，登时恍恍惚惚的若有所失。他情知不妙，丁春秋衣衫上喂有剧毒，适才打他两拳，已中暗算，当即呼了一口气，体内真气流转，左手拳又向丁春秋打去。

丁春秋挥右掌挡住他拳头，跟着左掌猛力拍出。玄难中毒后转身不灵，难以闪避，只得挺右掌相抵。到此地步，已是高手比拚真力，玄难心下暗惊：“我决不能跟他比拚内力！”但若拳上不使内力，对方内力震来，立时便是脏腑碎裂，明知已着了道儿，却不得不运内力抵挡。这一运劲，但觉内力源源不绝的向外飞散，再也凝聚不起。

不到一盏茶时分，丁春秋哈哈一笑，耸一耸肩，拍的一声，玄难扑在地下，全身虚脱。

丁春秋打倒了玄难，四下环顾，只见公冶乾和范百龄二人倒在地上发抖，是中了游坦之的寒毒掌，邓百川、薛慕华等兀自与众弟子恶斗，星宿派门下，也有七人或死或伤。

丁春秋一声长笑，大袖飞舞，扑向邓百川身后，和他对了一掌，回身一脚，将包不同踢到。邓百川右掌和丁春秋相对，胸口登时便觉得空荡荡地，待要吸气凝神，丁春秋又是

一掌拍到。邓百川无奈，只得又出掌相迎，手掌中微微一凉，全身已软绵绵的没了力气，眼中看出来迷迷糊糊的尽是白雾。一名星宿派弟子走过来伸臂一撞，邓百川扑地倒了。

顷刻之间，慕容氏手下的部属，玄难所率领的少林诸僧，康广陵等函谷八友，被丁春秋和游坦之二人分别打倒。游坦之本来仅有浑厚内力，武艺平庸之极，但经丁春秋指点数日，已学会了七八招掌法，虽然以武功而论，与寻常武师仍差得甚远，但以之发挥体内所蕴积的冰蚕寒毒，却已威力非凡。公冶乾等出掌打在他身上，一击即中，但被他体内的寒毒反激，反而受伤，再被他加上一掌，那更是难以抵受。

这时只剩下薛慕华一人未曾受伤，他冲击数次，星宿诸弟子都含笑相避，并不还击。

丁春秋笑道：“薛贤侄，你武功比你的师兄弟高得多了，了不起！”

薛慕华见同门师兄弟一一倒地，只有自己安然无恙，当然是丁春秋手下留情之故。他长叹一声，说道：“丁老贼，你那个胖和尚外伤易愈，内伤难治，已活不了几天啦，你想逼我治病救人，那是一百个休想！”

丁春秋招招手道：“薛贤侄，你过来！”

薛慕华道：“你要杀便杀，不论你说什么，我总是不听。”

李傀儡叫道：“薛五哥大义凛然，你乃苏武是也，留胡十九年，不辱汉节。”

丁春秋微微一笑，走到薛慕华身前三步处立定，左掌轻轻搁在他肩头，微笑问道：“薛贤侄，你习练武功，已有几年了？”薛慕华道：“四十五年。”丁春秋道：“这四十五载寒暑

之功，可不容易哪。听说你以医术与人交换武学，各家各派的精妙招式，着实学得不少，是不是？”薛慕华道：“我学这些招式，原意是想杀了你，可是……可是不论什么精妙招式，遇上你的邪术，全然无用……唉！”说着摇头长叹。

丁春秋道：“不然！虽然内力为根本，招数为枝叶，根本若固，枝叶自茂，但招数亦非无用。你如投入我门下，我可传你天下无双的精妙内力，此后你纵横中原，易如反掌。”

薛慕华怒道：“我自有师父，要我薛慕华投入你门下，我还是一头撞死了的好。”

丁春秋微笑道：“真要一头撞死，那也得有力气才成啊。倘若你内力毁败，走一步路也难，还说什么一头撞死？四十五年的苦功，嘿嘿，可惜，可惜。”

薛慕华听得额头汗水涔涔而下，但觉他搭在自己肩头的手掌微微发热，显然他只须心念略动之间，化功大法使将出来，自己四十五载的勤修苦练之功，立即化为乌有，咬牙说道：“你能狠心伤害自己师父、师兄，再杀我们八人，又何足道哉？我四十五年苦功毁于一旦，当然可惜，但性命也不在了，还谈什么苦功不苦功？”

包不同喝采道：“这几句话有骨气，星宿派门下，怎能有如此英雄人物？”

丁春秋道：“薛贤侄，我暂且不杀你，只问你八句话：‘你医不医那个胖和尚？’第一句你回答不医，我便杀了你大师兄康广陵。第二句你回答不医，我再杀你二师兄范百龄。你那会种花的师妹躲到哪里去了？我终究找得到她。第六句你回答不医，我去杀了你那个美貌师妹。第七句杀你八师弟李

傀儡。到第八句问你，你仍是回答不医，那你猜我便如何？”

薛慕华听他说出如此残酷的法子来，脸色灰白，颤声道：“那时你再杀我，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我们八人一起死便是。”

丁春秋微笑道：“我也不忙杀你，第八句问话你如果回答‘不医’，我要去杀一个自称为‘聪辩先生’的苏星河。”

薛慕华大叫：“丁老贼，你胆敢去碰我师父一根毫毛！”

丁春秋微笑道：“为什么不敢？星宿老仙行事，向来独来独往，今天说过的话，明天便忘了。我虽答应过苏星河，只须他从此不开口说话，我便不杀他。可是你惹恼了我，徒儿的帐自然要算在师父头上，我爱去杀他，天下又有谁管得了我？”

薛慕华心中乱成一团，情知这老贼逼迫自己医治慧净，用意定然十分阴毒，自己如出手施治，便是助纣为虐，但如自己坚持不医慧净，七个师兄的性命固然不保，连师父聪辩先生也必死在他的手下。他沉吟半晌，道：“好，我屈服于你，只是我医好这胖和尚后，你可不得再向这里众位朋友和我师父、师兄为难。”

丁春秋大喜，忙道：“行，行，行！我答应饶他们的狗命便是。”

邓百川说道：“大丈夫今日误中奸邪毒手，死则死耳，谁要你饶命？”他本来吐言声若洪钟，但此时真气耗散，言语虽仍慷慨激昂，话声却不免有气没力了。

包不同叫道：“薛慕华，别上他的当，这狗贼自己刚才说过，他的话作不得数。”

薛慕华道：“对，你说过的，‘今天说过的话，明天便忘了。’”

丁春秋道：“薛贤侄，我问你第一句话：‘你医不医那个胖和尚？’”说着左足虚伸，足尖对准了康广陵的太阳穴，显然，只须薛慕华口中吐出“不医”两字，他右足踢出，立时便杀了康广陵。众人心中怦怦乱跳，只听得一个人大声叫道：“不医！”

喝出“不医”这两字的，不是薛慕华，而是康广陵。

丁春秋冷笑道：“你想我就此一脚送了你性命，可也没这么容易。”转头向薛慕华，问道：“你要不要假手于我，先杀了你大师哥？”

薛慕华叹道：“罢了！罢了！我答应你医治这个胖和尚便是。”

康广陵骂道：“薛老五，你便恁地没出息。这丁老贼是我师门的大仇人，你怎地贪生怕死，竟在他威逼之下屈服？”

薛慕华道：“他杀了我们师兄弟八人，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你难道没听见他说，这老贼还要去跟咱们师父为难？”

一想到师父的安危，康广陵等人都是无话可说。

包不同道：“胆……”他本想骂“胆小鬼”，但只一个“胆”字出口，邓百川便伸手过去，按住了他口。包不同对这位大哥倒有五分敬畏，强忍怒气，缩回了骂人的言语。

薛慕华道：“姓丁的，我既屈从于你，替你医治那胖和尚，你对我的众位朋友可得客客气气。”丁春秋道：“一切依你便是。”

当下丁春秋命弟子将慧净抬了过来。薛慕华问慧净道：

“你长年累月亲近厉害毒物，以致寒毒深入脏腑，那是什么毒物？”慧净道：“是昆仑山的冰蚕。”薛慕华摇了摇头，当下也不多问，先给他施过针灸，再取两粒大红药丸给他服下，然后替各人接骨的接骨，疗伤的疗伤，直忙到大天亮，这才就绪，受伤的诸人分别躺在床上或是门板上休息。薛家的家人做了面出来供众人食用。

丁春秋吃了两碗面，向薛慕华笑了笑，说道：“算你还识时务，没在这面中下毒。”薛慕华道：“说到用毒，天下未见得更胜似你的。我虽有此心，却不敢班门弄斧。”

丁春秋哈哈一笑，道：“你叫家人出去，给我雇十辆驴车来。”薛慕华道：“要十辆驴车何用？”丁春秋双眼上翻，冷冷的道：“我的事，也用得着你管么？薛神医在这里人缘想必不差，要雇十辆驴车，不会是什么难事。”薛慕华无奈，只得吩咐家人出去雇车。

到得午间，十辆驴车先后雇到。丁春秋道：“将车夫都杀了！”薛慕华大吃一惊，道：“什么？”只见星宿派众弟子手掌起处，拍拍拍几声响过，十名车夫已然尸横就地。薛慕华怒道：“丁老贼！这些车夫什么地方得罪你啦？你……你……竟下如此毒手？”

丁春秋道：“星宿派要杀几个人，难道还要论什么是非，讲什么道理？你们这些人，个个给我走进大车里去。一个也别留下！薛贤侄，你有什么医书药材，随身带上一些，我可要烧你的屋了。”

薛慕华又是大吃一惊，但想此人无恶不作，多说也是白饶，各种医书他早已读得烂熟，不用再带，但许多精心炮制

的丸散膏丹却是难得之物，当下口中咒骂不休，检拾药物。他收拾未毕，星宿派的诸弟子已在屋后放起火来。

少林僧中的慧镜、虚竹等六僧本来受了玄难之嘱，要逃回寺去报讯，岂知丁春秋布置严密，逃出不远，便都给抓了回来。少林寺玄难等七僧，姑苏慕容庄上邓百川等四人，函谷八友康广陵等八人，十九人中除了薛慕华一人周身无损之外，其余的或被化去内力，或为丁春秋掌力所伤，或中游坦之的冰蚕寒毒，或中星宿派弟子的剧毒，个个动弹不得。再加上薛慕华的家人，数十人分别给塞入十辆车之中。

星宿派众弟子有的做车夫，其余的骑马在旁押送。车上帷幕给拉下后用绳缚紧，车中全无光亮，更看不到外面情景。

玄难等心中都是存着同样的疑团：“这老贼要带我们到哪里去？”人人均知若是出口询问，徒受星宿派之辱，决计得不到回答，只得各自心道：“暂且忍耐，到时自知。”